

细将风教入章回

诸葛青云

从小跟随家长，足迹流转国内。就学于北平、上海等地时，便嗜读“武侠小说”成痴，还珠的“蜀山”、“青城”，朱贞木的“罗刹夫人”、“七杀碑”，郑证因的“鹰爪王”，白羽的“十二金钱镖”，平江不肖生的“火烧红莲寺”，赵焕亭的“洪扬豪侠传”，王度庐的“鹤惊昆仑”等名著，都看得我神游其中，废寝忘食，甚至掩卷都能背诵！

等到了台湾，大学毕业，充任公务员时，因欲寻找副业，弥补微薄薪资，遂受友人暨出版社怂恿，仗国学修养、地理知识，暨腹中“武侠存货”，试为“侠稗”写作，冀能“煮字疗饥”！

有意栽花，花多难发；无心插柳，柳竟成荫？谁料得到起初仅想辛苦笔耕、略助浇裹的“副业”，竟成为谬获众嗜、欲罢不能、无法甩脱的“专业”，成为“相当累”，但也“相当有趣”，多交了海内外无数“知音朋友”的专门“爬格子动物”！

星、马的“星洲日报”、“南洋商报”、“通报”、“新明日报”，泰国的“星暹”、“京华”，香港的“成报”、“快报”、“新报”、“星岛”、“工商”、“华侨”，日本、韩国以及菲、美的“侨报”，加上台湾本土的各家报刊，同时都有“连载”。我几乎日撰万言，要写十个长篇以上，才略堪应付！这一篇，正在卿卿我我，妾意郎情；那一篇，却剑底飞魂，刀头舔血，情绪要不停转变，汗水要不停滴落，手脑要不停劳动思索。这工作，有“荣誉感”，也有“空虚感”！换言之，这种“消耗心力，娱乐别人”的“特殊职业”，是乐事，也是“苦事”！！！！

同文中，着实有几位老友，都是“超超好手”！金庸的“深厚学识”，古龙的“新颖才华”，卧龙生的“沉美笔力”，高阳的“丰特史眼”，都是足令我倾心拜手，深愿“尊之为师”、“敬之为友”的！可惜，金庸住得远，港台非迤，海天相隔，致疏亲近；古龙和高阳，又谪期已满，先弃“红尘”；只有一位“卧龙生”（牛鹤亭兄），和我彼此所居，近才数里，可以常相往还。说也有趣，“诸葛”、“卧龙”，关系本妙，一个是“出山之龙”，一个是“在山之龙”，只不知两岸的“出版社”与“读者”中，有没有肯“三顾茅庐”，赏我们饭吃，要我们“六出岐山”，“七擒孟获”，为他“鞠躬尽瘁”而已？

卧龙生迁移新居，写副“对联”，送他补壁，彼此的关系、成就，以及抱负，于其中略见端倪，录供知音一粲！！！！

“铸侠骨，状奇行，与君以玄思妙想齐名，各有声华惊海宇！
振黄魂，扶正气，劝人持大孝精忠立世，细将风教入章回！”

玉女黄衫

第一章 小红何处教吹箫

窗下流泉浣绿苔，窗前明月照寒梅，窗间有个人儿坐，一阕新词酒一杯！
一个人，以一支烛，一壶酒，一卷书，一炉香，来消磨一段残年腊月的三五良宵，这种意境，够风雅，也够凄凉，颇安静，更颇孤独！

坐在这所精雅小斋窗间的人儿，是一位剑眉星目、俊美英朗无比、年约二十左右的青衫书生，他放下手中的一卷“稼轩词”，在身旁的“博山炉”中添了几段檀香，抬头目注中天皓月，微叹一声，自言自语道：“流光荏苒，又是一年，莽莽天涯，伊人何处？祁连山的群玉峰头，恐怕早已因塞上苦寒，一片雪白了呢？”

青衫书生独语至此，一缕箫声哀怨绝伦地划破了空山月夜的沉沉静寂！

箫声才一入耳，青衫书生便即面色微惊，伸手壁间，取下一柄青铜长剑！

果然箫声呜咽片刻以后，蓦地收歇，一丝幽幽语音随起，说的是：“三五夜，可怜宵，小红何处教吹箫？顾青枫，你要是想找你的孟红绡，却为什么不来找我？”

这丝语音显然是发自一位妙龄女郎口内，但听来似乎充满了幽伤情绪？

青衫书生倒提长剑，身形微闪，便自窗内纵出，循声扑往十来丈外的一大片背崖翠竹之间，轻灵迅疾，美妙无俦，分明一身内家上乘武功颇具火候！

翠竹间的一大块平石之上，坐着一位长发垂腰、容颜绝美的黄衣妙龄女郎，手中执着一根“玉屏竹箫”，星目微扬，情思无限地凝视飘然纵落、卓立身前的顾青枫，仿佛关怀颇切？她含笑问道：“枫哥哥，你既知我来，却带剑则甚？经年久别，独处中条，你大概总把你师傅所遗的‘子午神功’及‘天遁剑法’练好了吧？”

顾青枫知道这位手执“玉屏箫”的黄衣长发佳人，是当世武林中声势极大、最称难缠的三元帮帮主“翻天怪叟”庞千晓的幼女，小字真真，因为她向来爱着黄衣，并极精剑术，江湖人物遂公送“黄衫红线”的美号！

这时他那三尺青锋尚自横在手内，忽听得庞真真嗔怪自己带剑，不禁俊脸微红，一面回剑入鞘，一面说道：“庞姑娘……”

三字才出，便被那位“黄衫红线”庞真真打断话头，神情幽怨已极，凄然欲泪，目注顾青枫道：“枫哥哥，你为什么老是对我这样生份？何必叫‘庞姑娘’，叫我一声真真，或是真妹好么？”

顾青枫好似早知对方必有这番纠缠，剑眉微蹙，无可奈何地改口叫道：“真真，你知道孟红绡如今在何处么？”

庞真真听得顾青枫竟对自己改口，不禁展颜一笑！但旋又柳眉频蹙地，目注顾青枫道：“枫哥哥，你先告诉我，你为什么对我孟红绡姊姊如此怀念？”

顾青枫正感觉这种问话太难作答之际，庞真真又复向他幽幽问道：“枫哥哥，我有哪一点比不上孟红绡姊姊？是容貌生得没有她美？还是箫吹得没有她好？”

顾青枫何尝不知这位“黄衫红线”庞真真无论在风神、容貌、武功、心性等任何方面，均不输于自己的心上人“紫清玉女”孟红绡！他不禁长叹一声说道：“庞姑娘……”

庞真真柳眉一聚，嗔声说道：“又是这种最难听的称呼来了！枫哥哥，你若再叫我‘庞姑娘’，我便立时就走，并拒绝告诉你有关孟红绡姊姊的要

紧消息！”

顾青枫俊目凝光，看着这位对自己一往情深、痴缠不已的“黄衫红线”庞真真，摇头叹道：“真真，你哪一点也不弱于孟红绡，只是我认识她比认识你早了半年而已！”

庞真真此时本已盈盈欲泪，闻言不禁芳心大慰，星眸注处，睫毛上排着晶莹小珠，破涕为笑问道：“枫哥哥，你是不是说，假如认识我在先，便会像你对孟红绡姊姊一般对我好了？”

顾青枫觉得庞真真的这种楚楚神态委实太惹人怜，不禁连连点头，庞真真见状，便略移娇躯，向顾青枫微笑说道：“枫哥哥，你且坐下，听我把所闻有关孟红绡姊姊的紧要消息相告！”

顾青枫一来因极欲得知去年与自己约定于年底在祁连山群玉峰头相会、到时违约未来并失踪经年的心上人“紫清玉女”孟红绡的下落！二来也不忍过拂庞真真的情意，遂大大方方地与庞真真在石上并肩而坐。

庞真真见他居然听话，不由慰然一笑，但举动却丝毫不涉轻浮，向顾青枫问道：“枫哥哥，去年年底孟红绡姊姊未曾到祁连山群玉峰头与你相会，你可知道她失约之故么？”

顾青枫摇头示意，庞真真继续说道：“她是偶然遇到了她师伯碧慧神尼，因碧慧神尼尘缘已满，即将坐化，欲将一册珍藏已久的‘荡魔宝录’举以相传，但却令孟红绡姊姊必须盟誓，在未曾将‘荡魔宝录’中所载‘妙音神功’、‘大罗手’、‘摩诃剑法’三种旷代绝学悟透之前，不可因任何事故，致使一刻中断！孟红绡姊姊既欲恭送她师伯西归，又因‘荡魔宝录’是武林中人梦寐以求之物，遂立时应允，以致无法赶到祁连山群玉峰头赴约！”

顾青枫听得心内一宽，微笑说道：“原来她是有如此罕世奇遇……”

庞真真又再柳眉双蹙，接口叫道：“枫哥哥，你且慢高兴，我孟红绡姊姊虽获奇遇，但随即又遭奇祸！”

顾青枫蓦然一惊，双目炯炯神光凝注庞真真，急声问道：“真真快说，孟红绡身遭什么奇祸？”

庞真真摇头一叹，说道：“孟红绡姊姊刚把‘荡魔宝录’全部记熟，碧慧神尼便即圆寂西归，而正在孟姊姊替她这位师伯举行火化之际，突然三条人影，带着三声悠长厉啸，疾降当场，来了三位俱是一身骷髅装束的怪异人物！”

顾青枫惊声问道：“平素爱作骷髅装束之人，只有黑道中武功极高，但也极为狠毒阴刁的‘娄山三煞’！”

庞真真点头说道：“来人正是‘娄山三煞’，孟红绡姊姊何等冰雪聪明，知道‘三煞’的来意必在那册‘荡魔宝录’，而自己未曾悟透‘妙音神功’、‘大罗手’、‘摩诃剑法’三种旷代绝学以前，又决非‘娄山三煞’的对手！遂于刚刚看清来人之下，便把‘荡魔宝录’抛入火中，与碧慧神尼法体一齐化为灰烬！”

顾青枫扼腕叹道：“‘娄山三煞’何等凶横？孟红绡这样一来，自然难免激怒他们，身遭惨祸！”

庞真真向他目光一转，摇手说道：“若依‘娄山三煞’中第三煞‘笑煞’哈腾之意，便欲立杀孟红绡姊姊以泄愤，但第一煞‘冷煞’洪飞却阴刁异常，认为孟姊姊既肯将‘荡魔宝录’焚毁，则必已记熟！不如将其擒住，用惨毒刑罚加以折磨，或可逼使其背诵，岂非仍有所得！”

顾青枫咬牙叫道：“这‘冷煞’洪飞毒辣得太以可恶！”

庞真真微笑说道：“枫哥哥，你不要急！‘冷煞’洪飞虽然毒辣得太以可恶，我孟红绡姊姊却聪明得太以可爱！”

顾青枫目光一亮，惊喜问道：“她莫非想出了什么防身退敌之策？”

庞真真叹息一声，摇头答道：“防身有术，退敌无方，孟红绡姊姊见‘三煞’计议一定，便立即回剑自指心窝，承认确实已记熟‘荡魔宝录’，并肯告知‘娄山三煞’，但必须完全依照她的条件，不许讨价还价，否则使‘三煞’所愿成空，自行刺心而死！”

顾青枫蹙眉问道：“她要‘娄山三煞’遵从什么条件？”

庞真真答道：“第一，不许对她有丝毫无礼迫害！第二，每隔三天，才向‘三煞’背诵一字！第三，她立誓在未将‘荡魔宝录’背完以前，决不企图逃走，只自然而然地等待外来援救！”

顾青枫也深觉孟红绡的这三项条件提得绝妙！庞真真又复说道：“这三项条件之中，最令‘娄山三煞’头痛的便是第二条，每隔三天才背一字！但万般无奈，亦只好依从，并由第二煞‘瘦煞’焦桐献计，带着孟红绡姊姊觅地隐居，每月变易居所，不见外人，使她既无从求缓，外人亦无从驰救！”

顾青枫听到此处，忽然觉得有些蹊跷，遂目注庞真真，讶然问道：“真真，‘娄山三煞’既然每月变易居所，又不使孟红绡与外人见面，你是怎样知道这种消息？”

庞真真笑道：“我孟姊姊每到一处，总设法留言，希望有人传告，以使你释念！但却郑重声明，她决不愿你海角天涯地从事搜索、援救，因为她要利用‘娄山三煞’作为护法，在此期间，静心参透‘妙音神功’、‘大罗手’、‘摩诃剑法’等三种旷代绝学，然后亲自出手，消除‘三煞’！”

顾青枫摇头说道：“孟红绡虽然如此说法，但我总不能坐视她陷落‘娄山三煞’那等狠毒无比的凶邪之手，因为夜长梦多，万一‘三煞’心急变脸，岂不可虑？”

语音至此略顿，剑眉双蹙，目光一转，又向庞真真问道：“真真，你在何处看见孟红绡的留言？”

庞真真笑道：“不是我亲眼看见，是三元帮护法‘铁剑真人’游览峨眉之时，在一条幽壑以内无心目睹！”

顾青枫问话之故，是想借以推测“娄山三煞”的行踪，闻言沉吟自语道：“峨眉幽壑……”

自语未了，一声极为宏亮的“阿弥陀佛”佛号，突然自三四丈外响起，崖角后转出一位身材微胖的披发头陀，目注顾青枫狞笑叫道：“顾施主，事隔三年，你居然不曾忘了峨眉幽壑？”

顾青枫目光微注，便认出来人正是三年前自己在峨眉幽壑所结强仇，不由霍然起立，朗声笑道：“昔年之事，彼此无心，顾青枫早已忘怀，先师亦已羽化，想不到大师竟还如此介意？”

披发头陀杀气腾腾地恨声说道：“你师傅焦大先生昔年把我的成名兵刃‘催命木鱼槌’毁去，如此深仇，怎能不报？他既侥幸早死，少不得这段过节要你承当！”

庞真真本来神情自若地坐在石上，静静旁观，但听得“催命木鱼槌”一语以后，忽然失声跃起，向顾青枫问道：“枫哥哥，他是‘方外三凶’中的‘催命头陀’？”

顾青枫目光凝注对方，不敢稍懈，微微点头示意，庞真真遂向“催命头陀”问道：“你们‘方外三凶’向来合力，极少走单，怎的今夜只你一人独来，‘勾魂道士’、‘荡魄尼姑’何在？”

“催命头陀”并未把庞真真看在眼里，淡笑一声，冷然说道：“‘方外三凶’对付仇敌，向来是杀人放火，斩草除根！我来此杀人，老道士与小尼姑前去放火！”

说话之间，顾青枫所居书斋的方向，果然有熊熊火光冲天而起！

庞真真愤然变色，冷哼一声，伸手肩头，便待拔剑！

顾青枫反倒神情自若，一面止住庞真真，一面向“催命头陀”微笑说道：“佛门讲究慈悲，出家人尤应戒嗔戒杀！为了一根‘催命木鱼槌’放火烧房，似已足可泄愤，难道大师就非杀顾青枫不可……”

话犹未了，两条人影宛如流星陨电，疾降当场，半空中便有银铃似的语音荡声笑道：“世人既然叫我们‘方外三凶’，我们便索性凶横到底！什么叫戒嗔，戒杀，戒贪，戒淫？‘催命头陀’嗜杀，‘勾魂道士’贪财，我‘荡魄尼姑’好色，至于嗔念，更是人人皆所难除！岂但非要杀你不可，连你身边那位娇滴滴的美人儿我们也要一齐杀呢！”

语音收处，面前添了两人，一个是位面如青蟹的高大道士，一个是位身着淡紫缁衣、风姿绰约的妙龄女尼！

庞真真闻言，不禁向顾青枫摇头笑道：“枫哥哥，我平常总以为我爹爹已经不大讲理，哪知比他老人家更不讲理的人还多得很呢！我来向这位‘方外三凶’之中的‘荡魄尼姑’请教几句！”

顾青枫因深知这“方外三凶”凶横已极，今夜一场恶斗必难避免，遂暗暗凝聚功力，准备应付一切突变！

庞真真微转娇躯，面对那位春山含俏、秋水生媚，在满脸荡逸神情之中，犹隐蕴凶煞之气的妙年女尼，含笑问道：“我既然与我枫哥哥要好，便陪他同死，亦自无妨！但你能不能为我们略留生机，网开一面？”

“方外三凶”中的荡魄尼姑虽然觉得顾青枫以及这不知姓名来历的美女神态太以从容，似有所恃，但仍以一阵咯咯荡笑答道：“你们想乞一线生机倒也不难，只要寻得一件罕世宝物献与那贪财的‘勾魂使者’，再命顾青枫陪我这好色的‘荡魄尼姑’快活几天，我们或可代向嗜杀的‘催命头陀’说情，请他网开一面！”

庞真真听得脸上一阵娇红，但眉梢微蹙，似乎是计上心头，强行忍耐着，依旧含笑说道：“我和枫哥哥要好，舍不得让他陪你，但是却愿意以一件万众觊觎的武林异宝换我们两条性命，不知你肯是不肯？”

“勾魂道士”接口问道：“什么宝物当得起‘万众觊觎’四字？”

庞真真应声答道：“乃是内载‘妙音神功’、‘大罗手’、‘摩诃剑法’三种绝世武学的‘荡魔宝录’！”

“荡魔宝录”四字听得“方外三凶”齐自大吃一惊，“催命头陀”首先喝道：“这册‘荡魔宝录’难道在你身边？”

庞真真摇头笑道：“不在我身边，但我知道落在何人手中？”

“方外三凶”异口同声地急急喝道：“快说，快说！”

庞真真柳眉微轩，晒然一笑说道：“你们只会向我们这等年轻人发狠，我若说将出来，你们必定畏怯对方名头，不敢下手，岂非徒然？”

“荡魄尼姑”阴阴一笑，说道：“你不必再卖关子，大概当世之中，还

没有我们兄妹不敢惹的人物！”

庞真真点头答道：“敢惹就好，他们正好与你们人数相等，名头也差不多，就是‘娄山三煞’！”

“勾魂道士”哦了一声，说道：“怪不得我们前些时在大巴山遇见‘瘦煞’焦桐之际，他言辞支吾，神情诡异，原来他们竟把上载‘妙音神功’、‘大罗手’、‘摩诃剑法’等旷代绝学的‘荡魔宝录’弄到了手内？”

“催命头陀”道：“二弟，三妹，我们既知‘荡魔宝录’落在‘娄山三煞’手中，便该尽快去找他们，因为万一若被他们练会宝录所载绝学，岂不称霸江湖，无人能敌？”

“荡魄尼姑”静听“催命头陀”说到这里，忽然一阵咯咯荡笑说道：“大哥何必如此性急？我们纵然要找‘娄山三煞’夺取‘荡魔宝录’，也应该把这一男一女的事儿办完再走！”

庞真真表面从容，其实早就暗把爹爹“翻天怪叟”庞千晓领袖三元帮群雄威震江湖的“翻天掌力”凝聚待用，闻言，故意蹙眉问道：“我已把这一桩武林秘密告诉你们，难道你们还放我们不过？”

“荡魄尼姑”两道冶荡无比、足以勾魄摄魄而又隐蕴凶狠阴毒神色的目光，深深一注庞真真道：“顾青枫或许能活，你这丫头却有三点理由决活不了。”

庞真真柳眉连轩，强自忍耐，含笑说道：“哦，我委实想不出我自己竟有三条取死之道！”

“荡魄尼姑”阴阴笑道：“你既想不出来，我便把话说明亦无可！你第一条取死之道便是方才说话时目光闪烁，显然必有阴谋，纵令所说不虚，也定与‘娄山三煞’有仇，想施展‘驱虎吞狼’妙计，利用我兄妹代你出气！”

庞真真听得也佩服这位“荡魄尼姑”眼光犀利，心思缜密，不禁点头笑道：“高明，高明，但我生平从不虚言，请你尽管放心！至于是否‘驱虎吞狼’之计，那倒说不定！第一条取死之道已蒙告知，第二条呢？”

“荡魄尼姑”哼了一声，继续说道：“你所说若虚，自然该死！即令是实，则越发该死！”

庞真真气极而笑，凝眸问道：“我为什么这样该死？”

“荡魄尼姑”冷然答道：“你今日对我们吐露了这项秘密，明日后日，则不知又将向何人照样泄漏？凡属武林人物，谁不对这册‘荡魔宝录’梦寐垂涎！‘娄山三煞’更非易与，参与人数越多，便越难如愿，我是否应该杀你灭口？”

庞真真银牙暗咬，点头说道：“该杀，该杀，我承认你前两条理由均颇充足，第三条呢？”

“荡魄尼姑”目中凶光益浓，粉面满布严霜，狞声答道：“第三条大概谁也猜不出来，就是你生得太美！我“荡魄尼姑”妙真凡见比我貌美的少女，决不相容，不是杀却，便是把她容貌毁去！”顾青枫听到此处，不由仰首长空，纵声狂笑！

“荡魄尼姑”向这位英俊倜傥、神采飞扬的年轻侠士看了一眼，目光立即由凶转荡，媚态撩人，含笑问道：“你笑什么？”顾青枫晒然笑道：“我笑你编了半天理由，却恰恰把话说反！”“荡魄尼姑”讶然问道：“我什么话儿说得不对？”

顾青枫笑道：“你方才不是说我或许能活，这位姑娘却非死不可？”

“荡魄尼姑”媚眼如丝，睨着顾青枫荡笑道：“你难道不想活？要知凡属是我舍不得杀死之人，好处多着呢？”

顾青枫剑眉微轩，大笑道：“我顾青枫茕然只影，生死无妨，但这位姑娘来头太大，你们倘若妄想碰她一掌半指，只怕碎骨粉身，均难偿报！”

“勾魂道士”在一旁傲然不屑地接口说道：“妙真三妹刚才曾经说过，当世中大概还找不出我们兄妹不敢招惹之人，她有什么来头……”

话犹未了，庞真真面容忽变，冷笑说道：“庞真真的‘黄衫红线’四字，哪里会看在威震江湖的‘方外三凶’眼内？”“催命头陀”闻言失惊说道：“你是三元帮帮主‘翻天怪叟’庞千晓之女？”

庞真真冷笑说道：“父女名份难道还会冒牌？你们之中谁先接我三记‘翻天掌力’！”

话完，左手平伸，掌心向下，右掌搭在左掌掌背之上，凤目笼威，觑定“催命头陀”、“勾魂道士”、“荡魄尼姑”等“方外三凶”，便待翻掌发力！

“荡魄尼姑”认出这种“覆雨翻云”的开式手法果然正是“翻天怪叟”庞千晓的独门家数，不禁摇手笑道：“庞姑娘不要误会，我们若知是你，怎好意思那等发话？你应该知道我是你三姨娘‘媚香仙子’孔凌霄最要好的手帕之交，算来总要比你长一辈呢？”

庞真真早就知道这“荡魄尼姑”妙真与自己爹爹的第三宠妾“媚香仙子”孔凌霄极为莫逆，但因想要利用“方外三凶”帮助顾青枫找寻“娄山三煞”，以便搭救孟红绡，遂佯作失敬说道：“原来你与我孔姨娘交好，可知道她哥哥‘展翅飞龙’孔大腾已偕同‘黑蛇教主’谢云之等，去往川、滇、黔、桂一带搜索‘娄山三煞’踪迹，谋夺‘荡魔宝录’了呢？”

“方外三凶”闻言互相对看一眼，眉梢略蹙，仍由“荡魄尼姑”妙真向庞真真说道：“关于‘荡魔宝录’一事，既已有其他武林人物插手，我兄妹自然亦应尽力一试，并设法抢占先机！倘若侥幸有成，也当对庞姑娘见告之情，有所酬报！”

庞真真柳眉双扬，方欲再对他们嘲笑几句，这亟于觊觎“荡魔宝录”的“方外三凶”业已微一挥手，身形齐飘，跃上高崖，疾驰而逝！

顾青枫因自己所居书斋已被焚毁，也意欲跟踪去往川、滇、黔、桂一带，探查“娄山三煞”下落，设法援救孟红绡，遂向庞真真说道：“真真，蒙你远来中条，告诉我这桩秘讯……！”

庞真真看了顾青枫一眼，婉然笑道：“枫哥哥，你谢我则甚？关于设法营救孟红绡姊姊之事，因‘娄山三煞’武功太高，各怀绝学，你单独下手，定难如愿，我还想帮你的忙呢！”

顾青枫见庞真真因痴恋自己，虽与孟红绡份属情敌，却仍对她关怀，丝毫无甚妒忌的神色，不由深觉此女确是性情中人，遂微笑说道：“这一年来，我独居中条，痛下苦心，确实已把恩师所遗‘子午神功’及‘天遁剑法’练到了相当火候！故而‘娄山三煞’只要不太厚颜无耻地合手联攻，顾青枫未必畏惧他们其中的任何一个。”

庞真真见顾青枫说话之际，星目笼威，剑眉带煞，越发显得英姿勃勃，芳心不由更加倾倒！

顾青枫看她一眼，又复说道：“真真，你方才曾说‘展翅飞龙’孔大腾与‘黑蛇教主’谢云之等，也均参与夺取‘荡魔宝录’之举，但这册宝录，

不是已被孟红绡烧毁了么？”

庞真真柳眉微蹙说道：“本帮护法‘铁剑真人’得悉这桩秘讯，归报以后，我爹爹遂立派三元帮中出类拔萃的好手‘红男绿女’密搜‘娄山三煞’踪迹，想在他们手内劫取孟红绡姊姊，再设法威逼利诱，使孟姊姊背诵‘荡魔宝录’！”

顾青枫听到三元帮帮主“翻天怪叟”庞千晓也起了劫取“紫清玉女”孟红绡之意，并派出被江湖中称为“红男绿女”的“火孩儿”邬赤、“碧云娘”柳如烟等两名绝顶高手，遂知为了此事，整个武林必将闹得天翻地覆！

庞真真见他愁眉深锁，不禁低叹一声，继续说道：“因我爹爹派的是二姨娘‘碧云娘’柳如烟率同‘火孩儿’邬赤去办此事，三姨娘‘媚香仙子’孔凌霄遂大起妒心，暗将这桩秘密告知她哥哥‘展翅飞龙’孔大腾，约了‘黑蛇教主’，也自下手！”

庞真真说到此处，用一种极为关切的目光看看顾青枫，幽幽地说道：“枫哥哥，如今已有‘火孩儿’、‘碧云娘’、‘展翅飞龙’、‘黑蛇教主’及‘方外三凶’等七名一流好手觊觎此事，‘娄山三煞’更不好惹，你再置身其间，岂不令人担忧，我怎能够不帮你呢？”

顾青枫感激得执着这位“黄衫红线”的一双玉手说道：“真真，除了孟红绡以外，你足可算是我顾青枫生平唯一的红颜知己！”

庞真真听出他这几句话内所含情意颇深，遂又觉安慰、又觉感伤地凄然一笑，说道：“枫哥哥，有了你这‘红颜知己’四字，庞真真定当为你尽心竭力，死亦瞑目。”

顾青枫见她一双妙目之内泪光莹然，不由手中一紧，含笑说道：“真妹快别这等说法，三元帮既已插手此事，你再帮我，岂非大有不便……”

庞真真见顾青枫又复改叫“真妹”，更破涕为笑地嫣然接口说道：“我怎么不能帮你？我马上赶回九疑山，向爹爹请命，也参与搜索‘娄山三煞’之事，表面和你作对，却在暗中帮你！”

顾青枫见她说得神气活现，遂抚摸着庞真真的一双柔荑玉手，含笑问道：“你这暗中帮忙，却是如何……”

庞真真白他一眼，蹙眉笑道：“枫哥哥，你怎的聪明一世、懵懂一时？我只要设法使三元帮中人物与‘方外三凶’及‘展翅飞龙’孔大腾、‘黑蛇教主’谢云之等，在发现‘娄山三煞’踪迹以后，互起纠缠，各自牵扯，岂不便可让你从容不迫地救走孟红绡姊姊？但这种策划的主要原则，便是你应尽量忍耐，不可在时机未成熟前冲动出手！”

顾青枫听得住不住点头，正待再向庞真真称谢之际，突然空中一阵清脆铃声，有只朱睛白羽的矫健白鸽绕着庞真真盘飞三匝，然后轻轻落在她的香肩之上！

庞真真一见白鸽，脸上便现惊容，等它落足肩头以后，伸手在鸽足之上解下一根长才寸许的朱红竹片，略为察视，不禁越发讶然说道：“帮中有何要事，爹爹竟飞传‘朱红竹令’相召？”

一面自语，一面用指甲在竹片上画了两道细痕，依旧系于鸽足之上，玉手一松，那只矫健白鸽便即展翼而起，向南飞去！

庞真真放走白鸽，目注顾青枫，满面情思地黯然说道：“枫哥哥，我要走了，这一去不知又要多久才能见得到你，你送我一样东西，让我在想你的时候可以看看好么？”

顾青枫也是一位倜傥风流的多情种子，只不过因为已与“紫清玉女”孟红绡心心相印，才不得不对这位同样风姿绝代的“黄衫红线”庞真真略加疏远！

如今听到她这几句话内，充满郁郁情意，眉黛凝愁，秋波欲滴，神情更复幽怨无伦！不禁感动得长叹一声，探怀取出一粒光芒略带蓝色的径寸明珠，递与庞真真说道：“真妹，这是我恩师焦大先生遗赠给我的‘姊妹龙珠’，‘姊妹’光色微红，业已送给你孟红绡姊妹，这粒‘妹珠’，就送给你吧！”

庞真真一双微挂泪珠的长长睫毛，高兴得连动几动，接过那粒明珠，略为把玩，凄然微笑说道：“枫哥哥，‘君知妾有夫，赠妾双明珠，感君缠绵意，系在红罗襦……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这是一个多么美丽而又多么凄凉的故事？我们之间的情形，恰好和这故事相反，我虽小独居处，你却衷心有托，故而你越对我冷淡疏远，我便越敬爱你是一位光明磊落、情真意挚的美男子、俏英雄！庞真真既不怨你薄幸，更不会对我孟红绡姊妹嫉妒，我只恨我们为什么相逢略晚？不能提早一百八十三日！”

庞真真说到后来，芳心激动，几乎语不成声，手中用以包裹那粒明珠的一条鲛绡罗帕，也已为泪水湿透！

顾青枫心中对她好生怜惜，但欲慰无言，方自剑眉深蹙，微搓双手，庞真真忽然把那粒明珠揣入怀中，并取出一朵美玉所雕的精巧兰花，姗姗走过，替顾青枫佩戴在胸前，收泪笑道：“枫哥哥，承你送我一粒珠儿，庞真真便以这朵玉雕的兰花，作为琼瑶之报！明月在天，夜寒似水，你书斋已被‘方外三凶’焚毁，还是赶快搜寻‘娄山三煞’的踪迹，援救孟红绡姊妹要紧，免得万一被其他武林人物抢了先手，事更难办，我们暂且为别，再相见处，当在川、滇、黔、桂间了！”

话完，一双妙目之内，又不禁泪光莹莹，银牙微咬，长发一甩，回身缓步走去，口中幽幽吟道：“隰有兰兮兰有枝，赠远别兮交相知，气如兰兮兰不改，心如兰兮终不移……”

吟声收歇，箫声又起，而这位“黄衫红线”庞真真的窈窕倩影，也就随着幽咽箫声，慢慢消逝在泉石草树之内。

顾青枫茫然凝立，心头充满一片难以形容的惆怅情绪，暗想这位痴缠不已、娇美绝伦的庞真真，自己究应如何措置？既不忍断然绝情，又不便鱼与熊掌……

寻思久久，依旧茫然，顾青枫儒衫微拢，正待离却自己这读书学剑、隐居近年的中条山，赶往湖北，寻找一位知己至交，同下川滇黔桂，搜查“娄山三煞”踪迹之际，忽闻身后似有异声，慌忙双掌护胸，回头看去，却见半崖飞下一条俏生生的人影！

这条人影竟是“方外三凶”之中的“荡魄尼姑”妙真！

顾青枫一见她隐身在侧，并未离去，知道自己与庞真真一时大意，忘加提防，所说之语，定然全被“荡魄尼姑”听入耳内！

心中正在怙愒，“荡魄尼姑”妙真那双足以勾人魂魄的冶荡秋波，却已盯住顾青枫英挺的面庞，浪笑连声说道：“顾青枫，你与庞真真那浪丫头，大概未曾想到‘方外三凶’之中，只走了‘催命头陀’与‘勾魂道士’，却留下了‘荡魄尼姑’，才被我把其中详情听得清清楚楚！”

顾青枫因目前只剩“荡魄尼姑”妙真一人，估量以自己近年潜心理学所获进境，似乎大可一战？遂剑眉双挑，冷冷问道：“就算被你听清，又便怎

样？”

“荡魄尼姑”妙真虽见顾青枫蕴怒发话，满含挑战意味，却毫不为忤，依旧媚眼如丝地荡笑道：“江湖中最忌私通外敌，我只要把今夜所闻，悄悄告知三元帮帮主‘翻天怪叟’庞千晓，只怕庞真真那鬼丫头，必受严厉惩罚！”

这几句话，确实听得顾青枫眉头深蹙，心中杀意高腾，暗想自己若容这与“翻天怪叟”庞千晓第三爱妾“媚香仙子”孔凌霄极为厮熟的“荡魄尼姑”妙真逃出手下，则庞真真日后的处境，委实可虑！

“荡魄尼姑”妙真目注顾青枫，媚眼连抛，又复咯咯地笑道：“你且慢着急，要我不向‘翻天怪叟’庞千晓告发此事，也并不甚难，我们可以商议商议！”

顾青枫从对方春情如火的目光之中，早就料出“荡魄尼姑”妙真心意，遂一面暗凝功力，一面冷笑说道：“商议什么？还不是要想逼我与你行那苟且之事！”

“荡魄尼姑”妙真哟了一声，笑道：“苟且之事，多么难听，为何不说是倒凤颠鸾，撩云拨雨？小兄弟应该知道你姊姊对于这套功夫，敢称绝世无双，你倘若尝到甜头？包管蚀骨销魂，欲仙欲死！”

顾青枫听“荡魄尼姑”妙真所说之语，业已不堪入耳，遂索性逗她一句，目光电射地，傲然说道：“你要我应允，也不甚难，但我先要你……”

话犹未了，“荡魄尼姑”妙真便已迫不及待地接口问道：“小兄弟，你要我什么？快说出来，做姊姊的一定依你。”

顾青枫委实厌恶她那种春心难抑的荡逸神情，纵声狂笑，轩眉说道：“我要你先脱去缁衣，蓄发还俗！”

这“蓄发还俗”四字，是对于方外僧尼的极度侮辱之词，顾青枫话一出口，认为“荡魄尼姑”妙真必然变脸动手，遂足下微滑，退后半步，双掌一阴一阳地横护胸前，亮出本门“子午神功”的进手招式！

谁知“荡魄尼姑”妙真闻言之下，只是微微一愣，但却并未变脸，反向顾青枫含笑说道：“小兄弟，你摆出这架势则甚？做姊姊的倘若早遇上你这样英姿飒爽的如意郎君，我早就推翻古佛，踢倒青灯，剪碎缁衣，蓄发还俗了！”

这种意想不到的奇妙答复，听得顾青枫简直有点哭笑不得！

“荡魄尼姑”妙真见他这副尴尬神情，忍俊不禁地“噗哧”一笑，轻扭腰肢走了几个春风俏步，站在顾青枫身前，媚眼连飘，荡声笑道：“小兄弟，不要再想乱出花样，你虽然英挺俊逸，但做姊姊的又有哪点配你不过？”

话音方落，顾青枫功力潜聚，探臂骈指，疾点“荡魄尼姑”妙真前胸的“七坎”重穴！

“荡魄尼姑”妙真久走江湖，阅人无数，自然早就知道这位当世武林中极为杰出的后起之秀“中条剑客”顾青枫，决不会轻易地屈膝裙下，甘为自己面首！最少也要经过一番恶斗，或许才可设法制服对方，达成心愿？

故而一面施展浑身解数，秽言浪语，荡逸撩人，一面却毫未松懈，始终凝聚功力，随时备用！

如今顾青枫这一出手，“荡魄尼姑”妙真既不闪避，又不折架，却极为可恶地微偏身形，把隐藏在左胸缁衣之内的那堆颤巍巍的鸡头软肉，迎向对方的手指，依然荡笑连连，媚声说道：“小兄弟，原来你外表像柳下惠，实质是采花郎？哪个哥儿不爱色，哪只猫儿不吃腥？对对对，这样才是你姊姊

最疼最爱的‘中条剑客’！”

顾青枫跟随他逝世恩师“中条逸士”焦大先生浪迹江湖，到处行侠，所经历的大风大浪亦颇不少！但对于这等柔媚骚荡的阵仗却还是初经，不由弄得面红耳赤，慌忙缩手不迭！

他越是这等拘谨羞窘，便越发加强了“荡魄尼姑”妙真对他的必得之念！她忽然把荡逸神态全收，目注顾青枫正色说道：“小兄弟，我知道若不让你见些真章，你也不会心服！这样好了，五十招以内，我若擒不住你，掉头便走，决不再纠缠！但万一被我擒住，却得乖乖听凭姊姊摆布！”

顾青枫剑眉双轩，答了一个“好”字，心头却在暗想：“方外三凶”虽然威震江湖，但昔年也曾败在师傅手下，何况自己近来刻苦潜修，功力大进，恐怕未必允许你这淫荡尼姑，逃得出五十回合以外！

“荡魄尼姑”妙真虽仗一身上乘内家武学发了狂言，却也深知顾青枫非仅是名师之徒，本身功力亦流露于气宇风神之中，显然不可轻侮！故而话出以后，立即沉心静气，目光微笼对方，卓立待敌！

顾青枫见这淫尼妙真刚把不堪入目的荡态一收，便立即变成一副岳峙渊渟的庄严宝相，不由也颇心惊“方外三凶”的盛名，果非幸致，自己必须好好应付，方不致弱了师门威望！

两人互相抱元守一，凝视片刻，身形微闪，一左一右，活开步眼，“荡魄尼姑”妙真抢先主动进攻，一式“飞花卷絮”，淡紫色的缁衣飘处，发掌疾袭顾青枫左肋！

顾青枫感觉对方手掌未到，劲风先至，并还阴寒彻骨，便知“荡魄尼姑”妙真练有与自己师门绝学刚猛纯阳的“子午神功”恰恰相反的阴毒掌力！

纯阴纯阳两种掌力，本来相克，胜负之分，只看各人功力深浅而定！但顾青枫在“子午神功”已然凝劲欲接之下，忽然心念一动，散却“子午神功”，只用平常掌力，翻掌迎去！

他这种作法，是故意保留实力，要使“荡魄尼姑”妙真轻视自己，才好觅机乘势，加以凝集全力的蓦然一击，歼除这名荡恶淫凶、威震江湖的一流劲敌！

顾青枫既怀诱敌心意，自然两掌甫交，便被“荡魄尼姑”妙真那股在劲急中隐蕴阴寒的奇异掌力，震得足下接连换桩，退出三步！

“荡魄尼姑”妙真一掌挫敌，颇为得意地咯咯笑道：“小兄弟，尝到滋味了吧？你姊姊的‘玄阴掌力’，敢夸举世无双，你再不乖乖听话，片刻以后，便将寒毒攻心，禁受不住！”

顾青枫早知对方掌力阴毒，故而虽然把自己师门的纯阳绝学“子午神功”敛劲不发，却以之散布周身要穴，作为防范，故而表面确被“荡魄尼姑”妙真的“玄阴掌力”震退三步，但阴寒之气并未侵进体内！

顾青枫深知这位对手极其刁钻，自己做作得不能过份离谱，遂傲然长笑起来，进手抢攻，用的也是威力极强的内家掌法“嵩阳大九手”，但始终不肯施展去世恩师“中条逸士”焦大先生威震群魔的“子午神功”，以及一套精绝妙绝的“天遁剑法”！

“荡魄尼姑”妙真一面施展自己最得意的“桃花掌”及“落英身法”，应付顾青枫的“嵩阳大九手”，一面荡声叫道：“小兄弟，你这一身功力，虽然在当世武林第二代人物之内佼佼不群，但对付起老姊姊来，火候却还差得颇远！”

顾青枫虽未施展师门绝学，但“嵩阳大九手”的凌厉攻势，亦如海雨天风，咄咄逼人，绝非寻常身手所能轻易应付！

但任凭自己把这套内家掌法展尽精微，“荡魄尼姑”妙真却极其从容灵妙地在自己掌风掌影之下进退自如，毫未感受威胁！

这样一来，顾青枫不禁悚然，才知道魔高道浅，来日企图自“娄山三煞”手内及群邪虎视眈眈之下，搭救心上人“紫清玉女”孟红绡之事，必然艰险绝伦，异常辣手！

转念之间，双方业已交手近三十招，“荡魄尼姑”妙真又复荡笑道：“小兄弟，五十招之数业已过半，做姊姊的最多再让三招，便将……”

顾青枫剑眉双剔，不等对方话完，便即接口喝道：“谁要你再让三招，你且竭力施为，看看可能逃得出我这三招之下！”

话完，三绝招回环出手，“横扫乾坤”、“鱼龙变化”、“罗汉搏龙”，幻起一天飘飘掌影，并在最后那招“罗汉搏龙”之上，暗藏了师门纯阳绝学“子午神功”，凝劲待发！

“荡魄尼姑”妙真娇笑连声，左掌一式“斜划鸿沟”，化解了顾青枫连环三招中仿佛威力最强的第一招“横扫乾坤”，右掌一穿，缁衣轻飏，宛如落花飞舞般，闪过了第二招“鱼龙变化”，并故意卖狂逞能，以左肩头迎向顾青枫第三招“罗汉搏龙”，口中娇声喝道：“小兄弟，这最后一招，做姊姊的总得给你一点便宜！我倒要试试‘中条逸士’焦大先生衣钵传人的掌上功夫，究竟有多大威多大威力的‘力’字尚未出口，顾青枫右掌业已击中“荡魄尼姑”妙真右肩，掌心登处，“嘿”的一声，发出始终蕴藏不露的“子午神功”的纯阳劲气！

“荡魄尼姑”妙真委实不愧名列“方外三凶”，内功极高，肩头挨了那重一掌，足下不过微退半步，但忽然感觉顾青枫掌心登处，奇热如火，这才知道不妙，变生顷刻，无法闪避，只听娇哼一声，身形硬被震出四五尺远，足下踉跄，摇摇欲倒！

若换平常过手，以顾青枫那等襟怀，必然自知侥幸的适可而止！但如今却既因“荡魄尼姑”妙真一身淫杀恶孽，不可轻饶，又凛于她偷听了“黄衫红线”庞真真意欲暗助自己搭救“紫清玉女”孟红绡之语，万一向庞真真之父三元帮帮主“翻天怪叟”庞千晓前泄漏此事，则后果必极严重！故而见自己“子午神功”奏效伤敌之下，依然就势飘身，跟踪追到，凝劲骈指，点向“荡魄尼姑”妙真脑后“玉枕”死穴！

“荡魄尼姑”妙真若非图使顾青枫心服口服，太以卖狂，这一记“子午神功”并不能胜过她所练的“玄阴掌力”！如今又惊又气之下，听得顾青枫追踪又到，不由冷笑一声，强忍肩头伤痛，滑步转身，樱唇张处，向顾青枫脸上吹了一口芬芳香气！

这口香气，无形无色，又复来得突然，以致使顾青枫难加防范，等到他鼻端微微嗅得芬芳气息，情知不妙，要想摒息退身之际，业已感觉头昏目眩，四肢无力，颓然晕倒！

原来“方外三凶”自知心狠手辣，树敌太众，遂每人练了一种使对手意料不到的防身奇术！“荡魄尼姑”妙真便是在口中装了三粒假齿，齿中满贮“迷魂妙药”，一旦遇上强敌，危机顷刻之时，即将假牙嚼碎喷出，化成一股无色无形的芬芳气息，对方只要半丝入鼻，立告晕倒！

练成以后，尚是初度使用，果然便将顾青枫迷昏倒地，“荡魄尼姑”妙

真银牙微咬，目注顾青枫冷笑说道：“我真想不到，你这等年纪居然已把死鬼焦大先生的‘子午神功’练到了七成左右，如今我先废去你一身武学，看你还不乖乖由我摆布？”

自语方毕，便即俯身伸手搭向顾青枫双肩，意欲把这位“中条剑客”的肩头大筋，先行捏断！

但“荡魄尼姑”妙真的玉手刚刚搭上顾青枫肩头，欲凝功劲之际，忽然发觉方才所挨那记“子午神功”，业已伤及自己脏腑，暂时竟难提聚真力！

遂只得悻然收手，看着顾青枫那英挺俊秀的脸庞，目光一转，荡然笑道：“留着你这一身武功，让我慢慢消遣也好！反正我已决定把你带到九疑山三元帮主坛媚香小筑之中，与要好姊妹‘媚香仙子’孔凌霄一同享受，只需服下她一粒‘酥骨醉仙丸’，任凭你是铁铮铮的盖代英雄，也必然神迷意荡，骨软筋酥，甘心永为我们姊妹的裙下俘虏！这样做法，使庞真真那丫头尚未称心如愿，却被她姨娘先行尝新，岂不有趣已极？”

这位“方外三凶”中的“荡魄尼姑”妙真，在主意打定、略为调气行功以后，便弯腰抱起昏迷不醒的“中条剑客”顾青枫，往湖南九疑山三元帮主舵方向，星夜赶去！

途中情事，无甚足表，作者笔尖暂时转到那位被爹爹“翻天怪叟”庞千晓派遣飞鸽传送“朱红竹令”，急急召回三元帮主坛的“黄衫红线”庞真真身上。

庞真真离开中条山以后，一面向九疑急赶，一面仍对顾青枫思念万分，暗想若照这次会晤情形的看来，枫哥哥对自己不是无意，只因他结识孟红绡在先，又复胸襟正大，用情至尊，不便遽然移爱而已！

倘若自己真能尽力设法救出孟红绡，使他们得谐素愿，则顾青枫、孟红绡双双衔感恩情，或许……

想到此处，不禁娇靥飞红，连耳根都微觉发烧，又取出顾青枫送给自己的那粒“姊妹龙珠”中光芒略带蓝色的“妹珠”，略微把玩，喃喃自语说道：“庞真真虽然痴爱顾青枫，但决无独占的私心，将来只要能像这‘姊妹龙珠’一般的姊妹同归一主，便已心满意足！”

天下良缘多挫折，人间难遣是情思！这位“黄衫红线”庞真真与“中条剑客”顾青枫之间的一段情缘，虽甚高洁，但其中偏偏多了一位“紫清玉女”孟红绡，又有无数魑魅魍魉，从旁作祟，以致形成本书所描述的紧张惊奇无比，令人神摇目眩，荡气回肠的凄艳故事！

披星戴月，餐风饮露的急赶之下，依然略微迟到，等到庞真真抵达湘南九疑山三元帮总舵之际，只见三姨娘“媚香仙子”孔凌霄，带着经常侍奉爹爹的“和合双童”萧英、萧俊，正在本帮要地三元峡口，停立眺望！

庞真真想不到“媚香仙子”孔凌霄是在等候自己，老远便即含笑叫道：“三姨娘，我爹爹有何要事找我？竟派遣灵鸽远往中条，飞传‘朱红竹令’！”

“媚香仙子”孔凌霄微笑说道：“你二姨娘用飞鸽传书，报称已在乌蒙山九回谷内发现‘娄山三煞’踪迹！但因‘苗疆双怪’居然也插手此事，她与‘火孩儿’邬赤遂感人手单薄，故而飞书求援！”

庞真真听得“娄山三煞”已有下落，不禁心头微喜，遂含笑问道：“‘苗疆双怪’名列当世武林十三名手，确实非比寻常！二姨娘既然飞书求援，爹爹却派何人前往接应！”

“媚香仙子”孔凌霄微笑答道：“你爹爹得讯以后，本拟亲自赴援，但

因为三月初一的北海比剑大会之期即届，遂只得与护法铁剑真人同赴北海，而派遣灵鸽，飞传‘朱红竹令’，将你召回，令你率领‘和合双童’，持他‘翻天三宝’中的‘飘翔百剑’及‘列缺神斧’，急速赶往乌蒙山九回谷，抢在‘苗疆双怪’之前，制服‘娄山三煞’，把‘紫清玉女’孟红绡掳回本帮！”

庞真真闻言，目光微注“和合双童”，只见萧英手中捧着一支扁长豹皮囊，萧俊背上插着一件红绫密裹的兵刃，知道正是爹爹生平极少动用的“翻天三宝”中的“飘翔百剑”及“列缺神斧”！

暗想有了这“翻天二宝”，自己倘若此行遇上“方外三凶”，岂不便可仗以为枫哥哥除去劲敌，报复中条山火焚书斋之恨？

心中高兴之下，柳眉微扬，含笑说道：“爹爹既然这等分派，则事不宜迟，萧英、萧俊是否业已准备停当？随我立刻就走！”

萧英、萧俊双双恭身领命，“媚香仙子”孔凌霄笑道：“他兄弟在两天以前便已准备停当，随时皆可动身，但你爹爹尚有两桩指示要你遵从！”

庞真真问道：“我爹爹有什么指示？”

“媚香仙子”孔凌霄笑道：“第一桩指示是要你对‘苗疆双怪’特别小心，不到万不得已之时，不必走极端！尤应设法防止双怪与‘娄山三煞’联合一处！”

庞真真微微点头，孔凌霄又复说道：“至于其他觊觎此事的武林人物，则无须顾虑，可以施展严厉手段对付！”

庞真真柳眉微蹙，会心一笑问道：“第二桩呢？”

孔凌霄俏丽的脸庞之上，突然布满杀气，狞声笑道：“你爹爹的第二桩指示是在万一发生意外困难，无法掳回‘紫清玉女’孟红绡时，便命你设法使那‘荡魔宝录’中所载的‘妙音神功’、‘大罗手’、‘摩诃剑法’等三种旷代绝学，永远成为武林绝响！”

庞真真秋波一转，失惊问道：“爹爹这桩指示之意，莫非命我在万一无法掳回‘紫清玉女’孟红绡时，便下辣手将她杀死？”

孔凌霄冷冷点头答道：“三元帮不能如愿之事，自然也不应使其他人物加愿。”

庞真真不敢在这位三姨娘前泄漏自己与“紫清玉女”孟红绡的微妙关系，银牙微咬，便待率领“和合双童”萧英、萧俊兄弟，启程就道。

孔凌霄忽然又复换了一副笑容叫道：“真真慢步，我私人还有一事相托！”

庞真真停步问道：“三姨娘有事尽管请讲！”

“媚香仙子”孔凌霄欲言又止，但最后还是低声笑道：“我听说我哥哥‘展翅飞龙’孔大腾与‘黑蛇教主’谢云之等，也会插手参与此事……”

庞真真不等“媚香仙子”孔凌霄话完，便即会意笑道：“三姨娘的意思我懂得了！万一双方有所冲突之时，我定会对你哥哥容让三分，但对那‘黑蛇教主’谢云之，却似乎不必客气，依然按照我三元帮的一向规例处置！”

“媚香仙子”孔凌霄因庞真真所携“飘翔百剑”及“列缺神斧”等“翻天二宝”，委实威力太强，生恐哥哥“展翅飞龙”孔大腾因性情暴烈，万一双方闹僵，有所失闪，才先行略打招呼！如今既听庞真真这等说法，心中遂宽，微微一笑说道：“真真不要恃强傲物，须知当世武林人才杰出，八荒四海劲敌极多！便那‘黑蛇教主’谢云之也极工心计，艺有专长，决非容易对付之辈呢！”

庞真真含笑点头，向“媚香仙子”孔凌霄恭身为别，便即率领“和合双童”萧英、萧俊兄弟，西驰而去！

“媚香仙子”孔凌霄目送庞真真等三人身形杳后，抬手向峡外一招，便有一名极为美艳的玄衣女尼自树影之中闪出。

孔凌霄眉头微蹙，向这玄衣女尼低声说道：“我昨夜接你师姊妙真飞鸽传书，她说带了一人，要来见我，但因帮主远去北海，把整个三元帮事务交我执掌，暂时无暇分身追欢！何况庞千晓那老头儿似乎听得什么风言风语，人虽出外，却在三元峡内留下不少心腹眼线，耳目众多，不便荒唐，故而把你找来，命你远迎十里，请你师姊暂且把那人儿藏在你所居清心庵中，单独前来会我，彼此再作商议！”

玄衣女尼闻言，一双冶荡的秋波、接连几转，恭身领命，悄悄退去！

“媚香仙子”孔凌霄把这两桩事儿分派完毕，懒洋洋地回到自己所居的室内，倚枕小憩，但不知怎的，却始终春意慵添，心猿意马，难得平息！眉头微蹙之下，招呼侍婢送来两只雪梨，吃完之后，方觉欲念稍遏，不由自主地失笑说道：“妙真二妹真不愧有天下第一淫女之称！她人还未到，便勾引得我……”

自语未了，贴身侍婢突然入室报道：“启禀夫人，本帮四大护法之一‘瞽目诸葛’苗平，回帮有要事请见！”

“媚香仙子”孔凌霄知道“瞽目诸葛”苗平终年飘泊江湖，专负刺探各种要闻秘讯之责，若无大事，轻不回帮！如今突来请见，显然外间又有什么重大事变，遂向侍婢说道：“苗护法突然回山，必有要事，你请他到三元堂中相见！”

侍婢领命去后，“媚香仙子”孔凌霄略为整顿衣裳，也就缓步进入三元堂，只见那位手执盲公竹、报君知，完全一副算命先生打扮的“瞽目诸葛”苗平，业已坐在堂中相待。

孔凌霄笑声叫道：“苗护法，一别多时，足见风尘辛苦，怎的突然赶回本帮，莫非江湖间有甚轩然巨变？”

“瞽目诸葛”苗平是位假瞎子，如今在自己人前，自然不必假装，遂把两只白果眼连翻几翻，露出一对又黑又圆，但精光慑人的小小眼珠，略注孔凌霄，起身含笑说道：“苗平一向少来问安，孔夫人玉体可好？”

孔凌霄微笑点头，伸手让座，苗平又复说道：“苗平此次回帮，确有两桩大事禀报帮主，但帮主恰好赴约北海，故而只好惊动孔夫人，敬请夫人定夺！”

孔凌霄意识到这两桩大事定然关系极重，遂眉头微蹙，正色问道：“苗护法请讲，是两桩什么大事？”

“瞽目诸葛”苗平神色异常凝重地缓缓说道：“第一桩大事，是风闻上载‘妙音神功’、‘大罗手’及‘摩诃剑法’三种旷代绝学的‘荡魔宝录’，业已再度出世。”

孔凌霄点头笑道：“关于此事，帮主已有所闻，并派出‘碧云娘’柳夫人，‘火孩儿’邬赤，‘和合双童’萧英、萧俊兄弟，及帮主爱女‘黄衫红线’庞真真，携同‘飘翔百剑’、‘列缺神斧’等‘翻天二宝’，因应一切！”

“瞽目诸葛”苗平听帮主“翻天怪叟”庞千晓不但业已知晓这桩秘讯，并已派出五名高手，加以图谋，不由颇觉惊佩，伸手端起几上香茗，呷了一口，又继续说道：“第二桩大事是野人山百丈坪头，有人大兴土木，建造一

座高大门楼！……”

孔凌霄听得讶然插口问道：“一座门楼有何足怪？”

“瞽目诸葛”苗平笑道：“门楼虽不足怪，但名称却颇不平凡！”

孔凌霄问道：“这座门楼叫做什么名称？”

“瞽目诸葛”苗平目中精光一射，应声答道：“万劫门！”

孔凌霄点头说道：“‘万劫门’三字，的确起得颇够气派！”

“瞽目诸葛”苗平却一笑接道：“气派更大的是这‘万劫门’中央，镶有十三只兽牙所制的‘白骨圆环’！”

孔凌霄知道这十三支“白骨圆环”，必有其他作用，遂不再插口动问，静听“瞽目诸葛”苗平往下叙述。

但苗平突然一转话头，向孔凌霄问道：“夫人总应该知道当世武林之中有所谓‘十三名手’！”

孔凌霄点头微笑接道：“苗疆双怪、娄山三煞、北海青萍宫主人、钓鳌居士、黑蛇教主谢云之、本帮帮主、苗护法、铁剑真人以及那业已逝世的中条逸士焦大先生、百忍神尼，共称当世武林的‘十三名手’！”

“瞽目诸葛”苗平点头冷笑说道：“那‘万劫门’中央十三只‘白骨圆环’，便是准备挂我们这‘十三名手’的项上人头之用！”

孔凌霄听得先是悚然一惊，但旋即冷笑说道：“这种气派，委实大得吓人！苗护法可知‘万劫门’已否落成？及‘万劫门主人’的姓名来历？”

苗平摇头答道：“不但这‘万劫门主人’的姓名来历神秘莫测，即连他的本来面目也从未有人见过！至于‘万劫门’的门楼，则业经落成，只是‘万劫门’三字，尚待漆成鲜红的颜色！”

孔凌霄蹙眉问道：“漆红三个字儿还不容易？”

苗平摇头微叹答道：“这‘万劫门主人’的各种举措，均令人无法捉摸，他怎肯用普通油漆来漆红那等于向举世武林高手挑战的‘万劫门’三字？”

孔凌霄听出其中妙趣无穷，往下问道：“不用普通油漆，却用何物？”

苗平答道：“那‘万劫门主人’规定要用‘千年鹤顶红’、‘九叶紫芝汁’以及‘天下第一狠心人’的心窝鲜血，来代替普通油漆，漆红‘万劫门’三字！”

孔凌霄觉得这位“万劫门主人”简直是匪夷所思，不禁失笑说道：“百年鹤顶红是极强毒物，九叶紫芝汁是罕世圣药，再加上天下第一狠心人的心窝鲜血，当作漆红‘万劫门’三字之用，委实异想天开，妙到绝顶！但不知这三样东西，要到哪里去找？”

苗平答道：“那位‘万劫门主人’业已派出他‘万劫魔宫’的弟子，穷极四海八荒地搜索这三项需用之物，一旦寻得，将‘万劫门’三字漆成红色以后，便将传柬当世‘武林十三名手’，召开‘万劫大会’。”

孔凌霄失笑道：“但愿对方这桩心愿早日完成，也好使我们瞻仰瞻仰‘万劫门主人’，是怎样一位神奇人物？”

话音到此一顿，忽似想起甚事，蹙眉说道：“当世武林十三名手之中的‘百忍神尼’及‘中条逸士’焦大先生均已去世……”

“瞽目诸葛”苗平不等孔凌霄话完，便即接口说道：“那‘万劫门主人’知道‘百忍神尼’及‘中条逸士’焦大先生均告去世，业已拟人补缺！”

孔凌霄微笑问道：“当世武林十三名手之称，颇不易致，那‘万劫门主人’却以何人补缺？”

苗平微一噤嘴，似乎有话不便出口。

孔凌霄笑道：“苗护法尽管照实直言，毋需有何避忌。”

苗平以一种颇为尴尬的神情缓缓说道：“就是孔夫人与‘碧云娘’柳夫人等二位！”

孔凌霄秀眉一挑，冷笑说道：“想不到我孔凌霄的这颗项上人头，也有资格悬挂在‘万劫门’前的‘白骨圆环’以内！”

“瞽目诸葛”苗平神情凝重地目注孔凌霄说道：“苗平由于‘万劫门主人’的这项措置，怀疑对方曾与帮主或是两位夫人结有夙仇，才特地回帮报讯，似乎应该早定因应之策。”

孔凌霄点头答道：“苗护法所虑极是，但此事似乎颇关重大，且等帮主北海青萍宫赴约回来，再决定是静待其变，抑或先发制人地来个犁庭扫穴之举。”

苗平听孔凌霄如此说法，便即站起身形，微笑说道：“敬烦夫人转报帮主定夺，苗平告退。”

孔凌霄一面起身送客，一面笑道：“苗护法倘若江湖无事，不妨去往乌蒙山九回谷一带，替柳夫人及真真等打个接应，因为风闻‘苗疆双怪’也想下手谋劫那位‘百忍神尼’之徒、已熟记‘荡魔宝录’的‘紫清玉女’孟红绡呢！”

语毕，遂把其中各情，又对“瞽目诸葛”苗平叙述一遍。

苗平静静听完，点头说道：“‘苗疆双怪’与‘娄山三煞’，均属当世武林的‘十三名手’中人，极不好斗，倘若双方联合，事更难办，苗平愿尽所能，走趟乌蒙山九回谷，与‘碧云娘’孔夫人及真真小姐等打个接应。”

因苗平身为护法，与帮中寻常人物大为不同，兼之孔凌霄又复胸怀壮志，亟思笼络人心，竟亲自送出三元峡外。

苗平走后半日，时已入夜，侍婢又复报道：“妙真大师驾到！”

孔凌霄因与“荡魄尼姑”妙真是极要好的手帕之交，有时更瞒着“翻天怪叟”庞千晓，弄些精壮面首，长枕大被，胡帝胡天，故而一听此讯，便向侍婢说道：“妙真大师是常来熟客，何须通报，赶紧请入内室相见。”

侍婢唯唯退去，少顷过后，那位“荡魄尼姑”妙真，便自带着一阵醉人香风，飘身入室。

孔凌霄目光微注，便即讶然问道：“妙真二妹，你脸上气色怎的如此不好？……”

话犹未了，忽然眼珠一转，挥退侍婢，低声笑道：“许是一路之上过于辛劳了吧？”

“荡魄尼姑”妙真瞪了孔凌霄一眼，带嗔说道：“大姊就是这等小心眼儿，人家留着原封上货等你尝新，你倒如此嚼舌。”

孔凌霄又惊又喜，说道：“哪里来的原封上货？”

“荡魄尼姑”妙真本待说明，但又恐孔凌霄知道庞真真与顾青枫的关系以后，有所避忌不敢下手，遂转过话头，微笑说道：“大姊莫问来路，只要你到清心庵中看了货色以后，包管最少三日三夜不肯回帮主持帮务！”

孔凌霄被“荡魄尼姑”妙真说得邪思大动，心痒难搔，双颊微红，低声说道：“明晨我把帮中事务略为交代，便随你到清心庵内走走。”

“荡魄尼姑”妙真笑道：“只要你走得开，便今夜前去也行，但必须带上一粒‘酥骨醉仙丸’，否则不但大煞风景，并还未必如愿呢。”

孔凌霄何等机灵？已自“荡魄尼姑”妙真的话风之中听出蹊跷，失笑说道：“我说以你的为人，哪有带个原封上货给我享受，而不中途偷嘴之理！原来不知碰到什么铁铮铮的汉子，空自现身说法，顽石却不点头，才想借用我的‘酥骨醉仙丸’之力！”

“荡魄尼姑”妙真脸上一红，低声笑道：“大姊，你方才是不是看出我脸上气色不好？”

孔凌霄点头笑道：“难道你在未曾如愿之下，竟然一路失眠……”

“荡魄尼姑”妙真嗔道：“大姊又来嚼舌，我是挨了一记‘子午神功’，脏腑略受震伤，还想向你耍一粒姊夫庞帮主特炼的‘龙虎返魂丹’呢！”

孔凌霄闻言，不禁微吃一惊，一面取出一粒“龙虎返魂丹”，递给“荡魄尼姑”妙真吞服，一面讶然问道：“子午神功是‘中条逸士’焦大先生的独门绝学，但焦大先生业已去世，你却怎会……”

“荡魄尼姑”妙真荡笑一阵，说道：“我带来的原封上货，就是‘中条逸士’焦大先生的唯一衣钵传人！”话完，目光凝注孔凌霄，察看她可知晓“黄衫红线”庞真真与顾青枫两人之间的交往？

第二章 魔影幢幢

孔凌霄哦了一声，说道：“怪不得你满口夸耀，‘中条逸士’焦大先生的衣钵传人，自非俗士，若能把他收为心腹，归顺三元帮中，岂不更好？”

“荡魄尼姑”妙真听孔凌霄如此说法，看出她尚不知“黄衫红线”庞真真与顾青枫之间的交往，遂媚笑说道：“此人人品太好，个性也就太强，若供你我姊妹临时享乐，自然只消大姊的一粒‘酥骨醉仙丸’便可如愿！倘想收为永久心腹，却要看你降龙伏虎的手段如何了？”

“荡魄尼姑”妙真越是形容顾青枫的倔强英武，孔凌霄便越是霍然心动，眼波一转，含笑问道：“他叫什么名字？”

“荡魄尼姑”妙真笑道：“他叫顾青枫，外号人称‘中条剑客’！”

孔凌霄赞道：“顾青枫，好个漂亮的名字，闻名如见其人，他一定长得像一株傲霜青枫般的英挺不群……”

“荡魄尼姑”妙真见她这等出神情状，不禁失笑说道：“大姊，我们不如立刻就去清心庵，我看你熬不过这一夜了呢！”

孔凌霄笑道：“要走就走，反正老头儿一时不会回来，两件大事又已被我处理妥当，且到清心庵中逍遥几日也好！”

说完便唤进侍婢，命传呼三元帮刑堂香主“铁面阎罗”马鉴，至养德轩中有事商议。

“荡魄尼姑”妙真含笑问道：“孔大姊，你处理了两件什么事情，居然用得上‘大事’之称？”

孔凌霄遂把“荡魔宝录”及“万劫门”等二事，向“荡魄尼姑”妙真叙述一遍。

“荡魄尼姑”妙真早知“荡魔宝录”一事，但对“万劫门”那段传说，却闻所未闻，遂颇为好奇地微笑说道：“这‘万劫门主人’口气太大，过于张狂！倘若西南有事，路经野人山，必当便道往百丈坪头，一探究竟！也许我这不足列入‘武林十三名手’的庸俗之辈，就可以大闹‘万劫魔宫’，推倒‘万劫门’，把那一十三只白骨圆环打成粉碎！”

孔凌霄闻言，失笑说道：“妙真二妹，你醋意之浓，委实天下少有！你不要因为江湖人物未曾将你列入‘十三名手’之中而有所气恼，我把‘万劫门’前三十三白骨圆环之内悬头的位置奉让如何？”

两人笑谑至此，侍婢入室禀报，刑堂香主“铁面阎罗”马鉴，已在养德轩中候见。

养德轩就在孔凌霄所居媚香小筑左侧，孔凌霄遂请“荡魄尼姑”妙真独自小坐，起身走入养德轩内。

“铁面阎罗”马鉴的外号听来虽凶，但貌相却恰得其反，是位和蔼异常的白发老者！

孔凌霄一入轩门，马鉴便肃然起立，执礼甚恭地含笑问道：“孔夫人深夜传唤马鉴，必有要事吩咐，是否哪位兄弟犯了重大帮规，需加严厉处置？”

这“犯了重大帮规，需加严厉处置”二语，正中孔凌霄心病，不由听得脸上一红，急忙含笑说道：“三元帮声誉蒸蒸日上，雄视江湖之故，便是由于帮中兄弟上下一心，共同努力，各无陨越所致！孔凌霄奉请马香主来此，并非有甚兄弟犯规，只因顷获好友密报，江湖中发生极为重大事变，必须亲离三元峡一行，烦请马香主代将‘三元旗令’执掌三日！”

“铁面阎罗”马鉴悚然起立，眉头深皱，略一沉吟道：“三元旗令是本帮重器，马鉴本不敢亵渎，但孔夫人之命，又不能违，敬请只以三日为限！”

孔凌霄笑道：“马香主放心，我走得并不太远，查明一件重大秘密以后，立即回帮，最多不会超过三日！”

话完，便自袖中取出一面朱红小旗，递与“铁面阎罗”马鉴！

马鉴恭身接过“三元旗令”，退出养德轩，孔凌霄也回转媚香小筑，略为收拾，与“荡魄尼姑”妙真双双扑奔清心庵而去。

清心庵是“荡魄尼姑”妙真的师妹妙空清修之所，距离三元峡仅约十四五里山路，故而孔凌霄经常借来作为瞒着“翻天怪叟”庞千晓，与精壮面首追欢作乐之地！

但是今夜孔凌霄“荡魄尼姑”妙真兴匆匆地连翻两座峰头以后，却觉得事情不对，看出前面峰腰火光烛天，仿佛正是妙空师太所居的清心庵位置？

“荡魄尼姑”妙真一声“不好”，绝世轻功展处，一连三式“神龙御风”，疾向清心庵急急赶去！

“媚香仙子”孔凌霄见状，满腔欲火亦自冷却大半，低低哼了一声，一面随“荡魄尼姑”妙真展开轻功急赶，一目光如电，扫警四外，察看是否有可疑人物的踪迹？

等她们赶到清心庵，这表面是座幽静尼庵的风流艳窟，业已整个付诸一炬，不但“中条剑客”顾青枫的生死不知，连“荡魄尼姑”妙真的师妹妙空师太，也自毫无踪影！

“媚香仙子”孔凌霄银牙紧咬，恨声说道：“这种情状，好像有人追踪来此，营救顾青枫……”

“荡魄尼姑”妙真摇头说道：“不对，不对，一来我迷倒顾青枫的‘无相迷香’，非我的独门解药不解！二来我师妹妙空的一身武学，虽比你我稍差，但也颇不弱，并有几桩奇妙暗器，决不致轻易被擒，或是死在来敌手下！”

孔凌霄诧异问道：“二妹既然这等说法，难道清心庵会自行起火？顾青枫又会飞上天去？”

“荡魄尼姑”妙真秀眉一蹙，咬牙说道：“我怀疑是我师妹妙空这小丫头从中弄鬼！”

她这种推测倒颇出孔凌霄意外，方自哦了一声，忽然满面惊疑地，注目熊熊未息的火光之中，仿佛若有所见？

“荡魄尼姑”妙真见孔凌霄如今这般神色，随着她眼光看去，果见火光中有一座高才盈寸的金光闪闪之物！

这金光闪闪之物，在周围烈焰以内仿佛毫无所损，但形状又看不甚清，孔凌霄遂向“荡魄尼姑”妙真说道：“妙真二妹，这金色之物似甚奇特扎眼，我们想个法儿，把它弄出火堆看看！”

“荡魄尼姑”妙真眼珠略转，飘身纵到一排参天巨竹之前，微运掌力，砍断一根巨竹，持在手中笑道：“孔大姊，我用巨竹把那金色之物挑得飞起，你再给它一记劈空掌力，大概便可震出火堆以外！”

孔凌霄点头示意，等“荡魄尼姑”妙真用竹尖自火堆中挑起金光闪闪之物以后，便即“呼”然一掌劈出，把它震得凌空飞出一丈三四！

“荡魄尼姑”妙真抛去手中巨竹，抢先纵过，看出那金光闪闪之物，是座高约寸许的金色门楼，门下并有十三只白色小环悬挂在横楣之上！

她起初尚自觉得诧异，但是忽然想起来此以前，在媚香小筑中，听孔凌

霄所说之事，不由失惊叫道：“孔大姊快来，这金光闪闪之物，不就是你方才告诉我的‘万劫门’么？”

孔凌霄闻言，也自悚然赶过，果见这座金色门楼不过具体而微，一切形状均与“瞽目诸葛”苗平所云，丝毫不错！

尤其门楣上尚镌有三个篆书小字，细辨之下，果然是“万劫门”，但未加油漆，仍是本色，也与苗平所说“万劫门主人”正派遣“万劫魔宫”弟子，穷极四海八荒，搜寻“千年鹤顶红”、“九叶紫芝汁”及“天下第一狠心人”的心窝鲜血，以备用来漆红“万劫门”三字等情，符合一致！

孔凌霄虽然仅属“翻天怪叟”庞千晓的第三侍妾，但既因庞真真之母终日长斋礼佛，不问俗事，又加上本身武功机智，两皆惊人，遂渐渐恃宠而骄，与“碧云娘”柳如烟，俨然成了庞千晓的左右手，共同掌理三元帮中事务！如今在看清这座具体而微的金色“万劫门”后，不禁双眉略挑，自鼻中哼了一声，说道：“这‘万劫门主人’委实太以猖狂，居然敢派遣‘万劫魔宫’的弟子，到九疑山中生事，我定然要设法使他们尝尝三元帮的厉害！”

“荡魄尼姑”妙真也紧咬银牙，恨声说道：“这样一来，要想知道我师妹妙空及顾青枫的生死存亡，还必须跑趟野人山百丈坪，才能探出究竟！”

孔凌霄冷笑道：“他们既敢来我九疑山中纵火掳人，我们难道就不能到他‘万劫门’前，闹个天翻地覆？”话音一顿，拾起金色门楼藏在袖内，目光微扫清心庵的枯柱颓垣，又向“荡魄尼姑”妙真说道：“妙真二妹，此处已无可恋，我们还是先返三元峡，再复从长计议！”

“荡魄尼姑”妙真自然只得点头，这两位绝代淫娃，遂双双乘兴而来，败兴而返。

但刚刚回到三元峡口，便有三元帮中弟子，向孔凌霄报道：“帮主业已回帮，正与铁护法、‘铁面阎罗’马香主，在养德轩中叙话。”

孔凌霄咦了一声，向“荡魄尼姑”妙真讶然说道：“老头子与铁剑真人北海赴约，怎的中途折回，难道又有什么岔事？二妹且随我到养德轩中看看！”

话毕，与“荡魄尼姑”妙真偕同走往养德轩，但心中却颇为吃惊，暗想倘若不是“万劫魔宫”弟子来得凑巧，自己必仗恃“酥骨醉仙丸”之力，与顾青枫在清心轩狂欢，决想不到“翻天怪叟”庞千晓会中途折回，岂非要出大祸？

一面暗叫侥幸，一面业已走到养德轩外，果见“翻天怪叟”庞千晓正与本帮首席护法铁剑真人及自己交他代为执掌“三元旗令”的刑堂香主“铁面阎罗”马鉴，对坐饮酒。

遂拉着“荡魄尼姑”妙真掀帘而入，媚笑道：“帮主与铁剑真人怎的中途折回难道也听说武林内新近发生了比北海比剑大会更重要的大事了么？”

“翻天怪叟”庞千晓是一位骨相清奇、相貌威猛的青袍长髯老者，闻言看了“媚香仙子”孔凌霄一眼，神色中仿佛微含不悦，接口说道：“我与铁护法行至中途，便遇北海青萍宫使者，说是‘青萍宫主人’因有要事他往，北海比剑大会停止举行，我们遂自折转。你将‘三元旗令’交马香主代掌三日，怎的立即赶回，如今又这等说法，究竟武林中出了什么大事？”

“媚香仙子”孔凌霄途中早就想妥答话，闻言一指“荡魄尼姑”妙真笑道：“我妙真二妹的师妹妙空师太，向在本山清心庵静修，帮主总该知道？”

“翻天怪叟”庞千晓微一点头，孔凌霄又复说道：“我妙真二妹此次到

清心庵探望妙空师太，告以近日曾发现怪异的武林人物，在清心庵左近窥探，似有图谋，妙真二妹认为无论武林中任何门派，也不敢轻捋三元帮虎须，遂来告我，我便随她一同前往，暗加查察！”

“翻天怪叟”庞千晓听到此处，傲然笑道：“妙空师太恐是多虑啦，江湖中确实无人敢对三元帮轻加招惹！”

孔凌霄脸色突然一冷，满布杀气，愤愤叫道：“帮主，这一回你可失算了，江湖中居然出了敢批龙鳞、敢捋虎须的胆大包天之辈，等我与妙真二妹赶到九疑山翠玉峰腰，清心庵已化劫灰，妙空师太已被人掳去！”

这一番话，听得“翻天怪叟”庞千晓、铁剑真人、“铁面阎罗”马鉴等大出意外，深自吃惊，庞千晓眉头双蹙，目注孔凌霄，沉声问道：“火焚清心庵之人，究竟是谁？难道你看不出什么蛛丝蚂迹？”

孔凌霄自袖中取出那座金色门楼，放在桌上说道：“我在清心庵劫灰火堆之内捡来此物，帮主可认得么？”

“翻天怪叟”庞千晓拿起金色门楼略一观看，交与铁剑真人说道：“真人，你可知道这是那派人物表记？”

铁剑真人接过手中，细一辨识门楼横楣之上所镌的篆字，皱眉说道：“这座门楼取名‘万劫门’，气派确实不小！但从未听说过哪路江湖人物用此表记！”

孔凌霄冷笑说道：“真人只觉‘万劫门’三字气派甚大，口气甚狂，大概未注意到那十三个白骨小环？”

铁剑真人目光微注，向孔凌霄笑道：“请教孔夫人，这十三个白骨小环有何异处？”

孔凌霄应声答道：“这十三个白骨小环，是作为悬挂当世武林‘十三名手’的首级之用！”

“翻天怪叟”庞千晓虎目一张，接口道：“当世武林‘十三名手’之内，业已凋谢了‘百忍神尼’及‘中条逸士’焦大先生二位……”

孔凌霄不等“翻天怪叟”庞千晓话完，便即说道：“这‘万劫门主人’业已指定‘碧云娘’柳二姊与我孔凌霄填补这项空缺！”

“翻天怪叟”庞千晓哦了一声，目射神光，问道：“你怎样得悉这种讯息，‘万劫门主人’的姓名来历可知道么？”

孔凌霄遂将本帮护法“瞽目诸葛”苗平所告各情，向“翻天怪叟”庞千晓叙述一遍，说完指着那座小小金色门楼的“万劫门”三字，笑道：“只要等‘万劫魔宫’弟子寻得‘千年鹤顶红’、‘九叶紫芝汁’及‘天下第一狠心人’的心窝鲜血，漆红‘万劫门’三字，便是召开‘万劫门大会’之期，也就是要把‘十三名手’的项上人头，悬挂在十三白骨圆环以内之时！”

“翻天怪叟”庞千晓静静听完，向铁剑真人笑道：“这‘万劫门主人’简直匪夷所思，近乎疯狂，凭他一人，竟敢与当世‘十三名手’作对？”

铁剑真人脸色异常沉重地缓缓说道：“此事必然还有内情，帮主可曾注意到‘万劫门主人’指定柳夫人孔夫人递补‘百忍神尼’、‘中条逸士’焦大先生遗缺以后，在他‘万劫门’下十三白骨圆环的悬头位置之中，我们三元帮中人，竟然占了五席！”

“翻天怪叟”庞千晓闻言默计，铁剑真人、“瞽目诸葛”苗平、“碧云娘”柳如烟、“媚香仙子”孔凌霄，连同自己，果然有五人之多，也就等于把三元帮中的出类拔萃好手一网打尽。

遂诧异说道：“真人说得不错，照此情形看来，那‘万劫门主人’难道与三元帮有甚深仇大恨？”

铁剑真人说道：“帮主不妨思忖思忖，可有甚不解强仇突然隐迹，多年未见出世？”

“翻天怪叟”庞千晓沉思片刻，摇头说道：“我闯荡江湖，结怨无数，一时难以断定谁最可疑，不如索性走趟西南，既与柳夫人及真真等打个接应，也可顺便探听探听有关‘万劫门’的翔实消息！”

铁剑真人笑道：“这样恰好把北海剑会改作了西南之行，贫道愿奉陪帮主，到云贵之间走走！”

“翻天怪叟”庞千晓目注铁剑真人，一阵怪笑道：“这样一来，三元帮等于倾巢猛扑西南，第一批‘碧云娘’柳夫人，‘火孩儿’邬赤，第二批真真率同‘和合双童’萧英、萧俊，并携我‘飘翔百剑’、‘列缺神斧’，连庞千晓与真人，声势确已不小……”

“荡魄尼姑”妙真接口笑道：“庞帮主若肯携带，妙真也想凑凑热闹，探查探查我师妹妙空的下落！”

庞千晓含笑点头，遂仍令“媚香仙子”孔凌霄执掌三元帮帮务，自己与铁剑真人、“荡魄尼姑”妙真，向乌蒙山九回谷飘然而去！

这一来，西南道上，魔影幢幢，不知引起多少石破天惊的腥风血雨，及可歌可泣的儿女英雄事迹！

乌蒙山位居云贵边境，穷峰恶岭，险恶异常，其中最为幽秘的一条山谷，名为“九回谷”，不但谷内乱石嵯峨，谷径回旋曲折，谷口并是狭仅盈尺，石缝非用“缩骨神功”，无法进入！

这条石缝，非仅极为狭隘，更被山壁所垂藤蔓苔萝掩盖，倘若不知底细之人，决想不到藤蔓纷垂之内，有条石缝，石缝之内，有条幽秘山谷，而山谷之内又复住着记熟“荡魔宝录”，为天下武林人物共图的“紫清玉女”孟红绡，及位列“十三名手”、阴险狠辣无比的“娄山三煞”！

九回谷出口之外，是片广约亩许的深潭，四外群峰环抱，波光岚影，景色颇佳，这时正有一位身材矮胖、满面笑容的五十来岁老者，在潭边坐石倚松，静看另一位年龄与他仿佛，但奇瘦无比的老者，临潭垂钓。

这一胖一瘦两位老者，均是一身黑衣，衣上并用银线绣出人体骨骼，闪闪发光，夜中望去，简直宛若骷髅鬼怪！

矮胖老者是“娄山三煞”中第三煞“笑煞”哈腾，奇瘦老者则是第二煞“瘦煞”焦桐。

焦桐垂钓已久，毫无所获，正自略觉心烦，忽然发现潭面浮标突地下沉，遂手腕微抖，一条长约尺许的乌黑发光之物，便即应手而起！

“笑煞”哈腾哈哈笑道：“二哥手法不错，像这样肥大的泥鳅，再钓上两条，便可大吃一顿，换换口味……”话方至此，突然目光一注，对那正欲向钓钩上摘取泥鳅的“瘦煞”焦桐，急急叫道：“二哥小心，这不像泥鳅，到底是什么东西？”

这时“瘦煞”焦桐也倏然警觉自己由潭中钓起之物，竟是一条通体纯黑的奇形小蛇！

他不由双眉一蹙，正待仔细注目之际，黑色小蛇业已咬断钓钩，落入潭中，水花一散，便自不见。

焦桐气得索性连钓杆也抛入潭内，向“笑煞”哈腾直摇头苦笑道：“我

在这九回谷内，委实住烦了呢！”

“笑煞”哈腾含笑点头答道：“恶水穷山，食用不便，哪个住得不烦？但大哥一来因这九回谷地势太好，极为幽秘，二来最近发现武林人物暗中窥探，似对我你有所图谋，生恐万一带着孟红绡迁移之时，中途生变，才决定暂时在此久居，略观究竟，再定行止！”

“瘦煞”焦桐摇头说道：“其实大哥未免过虑，凭我们‘娄山三煞’兄弟，在当世武林之内，怕着谁来？”

焦桐说到此处，左侧峰腰，突然起了一阵“咕拉拉，咕拉拉”的奇异鸟鸣，声音好不凄厉！

“笑煞”哈腾蹙眉说道：“这是什么鸟儿？怎的叫得如此难听？”

“瘦煞”焦桐目光微注左峰，尚未及答，却又听到那凄厉的鸟叫，逐渐变成一种水流花放、无限天机的奇妙音韵！

蓦然心中一动，想起一个人来，扭头向“笑煞”哈腾低声说道：“三弟小心，这怪声不是鸟鸣，似是人为？……”

“笑煞”哈腾也已听出端倪，接口问道：“二哥，来人是不是‘苗疆双怪’中的‘妙音公主’？”

“瘦煞”焦桐方一点头，耳中怪啸连声，已自左面峰腰驰下四头人熊，抬着一乘无帘软轿，轿中坐着一位霞披云裳、珠光宝气、三十左右的美貌宫妆少妇！

人熊脚程又快又稳，不多时便到切近，那宫妆少妇轻扶轿杆，飘身落地，四头人熊也就倏然停步！

“笑煞”哈腾首先双拳一抱，哈哈笑道：“想不到在这乌蒙山中，幸会‘妙音公主’法驾！”

妙音公主目光微扫面前这“娄山三煞”中的二三两煞，含笑问道：“洪大兄为何不见？”

“瘦煞”焦桐笑道：“我洪大哥尚在娄山，焦桐是与哈三弟闲游过此……”

妙音公主看他一眼，截断焦桐话头，摆手笑道：“焦二兄，以你这等身份，何必在真人面前说甚假话？”

“瘦煞”焦桐脸上一烧，但仍向妙音公主问道：“请教公主，焦桐何言不实？”

妙音公主笑道：“洪大兄哪里是在娄山，分明就在这九回谷中，逼迫‘紫清玉女’孟红绡背诵‘荡魔宝录’！”

“瘦煞”焦桐见对方业已洞悉秘密，知道无法再瞒，遂一面准备应变，一面蹙眉说道：“公主既知此事，意欲如何？”

妙音公主笑道：“因‘荡魔宝录’之内的‘妙音神功’中，有我想练已久、苦无真诀遵循的佛家‘法华禅唱’与道家‘万妙清音’，故想请焦二兄等分润分润，至于另一位与我同来的‘烈火太岁’，也只想略窥‘大罗手’奥秘而已！”

“笑煞”哈腾接口问道：“与公主在苗疆齐名的‘烈火太岁’呼延炳也在此处？”

妙音公主点头笑道：“呼延兄因性如烈火，容易与人闹僵，才由我出面来和焦二兄哈三兄等，商议商议。”

话音略顿，一指来路峰腰笑道：“‘烈火太岁’呼延炳兄，就在那边峰腰静候好音。”

妙音公主刚刚语毕，她所指左面峰腰便即有人发出一声高亢入云的洪厉氏啸！

“瘦煞”焦桐想不到“妙音公主”、“烈火太岁”等“苗疆双怪”居然合手齐来？不禁眉头略蹙！但经细一衡量，觉得以自己兄弟三人的功力，未必便惧对方，遂冷冰冰地哦了一声，答道：“倘若焦桐兄弟不肯把‘妙音神功’及‘大罗手’公开参研，公主与呼延太岁又待如何？”

妙音公主丝毫不以为忤地微笑道：“我早知焦二兄必然如此回答，却不愿彼此伤了和气，但请焦兄留些精神，应付其他强敌！”

“瘦煞”焦桐听出妙音公主话意，冷哼一声说道：“想不到看中‘娄山三煞’兄弟的武林同道，竟还不少？”

妙音公主笑道：“我先向焦二兄贡献几桩消息再说，来人中有‘展翅飞龙’孔大腾……”

“笑煞”哈腾哈哈笑道：“孔大腾腾不过我，他不能称得起‘强敌’二字！”

妙音公主又复说道：“孔大腾虽不强，但与他同来之人，却不算弱，是‘黑蛇教主’谢云之！”

“笑煞”哈腾闻言恍然叫道：“焦二哥，怪不得你方才钓上来一条奇形黑蛇，原来谢云之那鬼头鬼脑的东西，也来暗打我们的主意！”

“瘦煞”焦桐冷冷说道：“一个‘黑蛇教主’谢云之，吓不倒‘娄山三煞’！”

妙音公主笑道：“焦二兄不要放心过早，‘展翅飞龙’孔大腾与‘黑蛇教主’谢云之，只不过是多少拨人马的其中一拨而已！”

“笑煞”哈腾笑道：“公主既有消息，怎不快讲，对我兄弟垂青的，还有哪些知名之士？”

妙音公主微笑道：“北海‘青萍宫主人’为了此事，停开北海剑会，万里西来！三元帮帮主‘翻天怪叟’庞千晓，也派出了号称‘红男绿女’的‘火孩儿’邬赤、‘碧云娘’柳如烟，赶来这乌蒙山九回谷！”

“瘦煞”焦桐听得北海青萍宫主人“海天剑圣”展青萍也为此事西来，不由眉头深皱，等妙音公主话完，脸上越发显出忧烦的神色问道：“北海青萍宫主人‘海天剑圣’展青萍与‘翻天怪叟’庞千晓也要插手此事？”

妙音公主点头笑道：“‘荡魔宝录’中的‘妙音神功’、‘大罗手’、‘摩诃剑法’等三种旷代神功，谁不觊觎？常言道得好：‘双拳不敌四手，好汉还怕人多。’焦二兄等功力再高，面对这多强敌，恐怕也将难于应付！”

“瘦煞”焦桐听完这番话后，知道来日难关重重，不敢与妙音公主、烈火太岁等“苗疆双怪”过份闹僵，遂换了一种较为缓和的语气，含笑说道：“既然如此，难道公主与呼延太岁不想抢在群雄未至之前，对我弟兄赐教？”

妙音公主笑道：“我们‘苗疆双怪’作事向来与人不同，三位尽管放手应付各方来敌，若难胜任，我与呼延太岁便即悄然而去，决不打扰！万一三位有所艰虞，需人为助之际，只要略加招呼，我与呼延太岁便当稍尽绵薄，但那时却请焦二兄等勿吝‘妙音神功’及‘大罗手’两种绝学，彼此公开研究！”

“瘦煞”焦桐听对方所说入情入理，遂点头笑道：“焦桐兄弟便依公主高见，彼此一言为定！”

妙音公主颇为高兴地嫣然笑道：“焦二兄既已答允，则我与呼延太岁暂

作旁观，适才潭水中已现黑蛇，‘黑蛇教主’谢云之及‘展翅飞龙’孔大腾，可能即将赶到？”

话完，即飘身纵上无帘软轿，仍由那四头人熊抬起，飞登峰腰，隐入丛丛草树之内！

“瘦煞”焦桐目送妙音公主的身形消失后，顿时满面愁容地向“笑煞”哈腾蹙眉说道：“想不到风声泄漏得如此之快，对头一来这多，并还个个俱是绝世好手！我去禀告大哥，商量应付之策，三弟且隐身谷口守望，无论何人只要想妄进九回谷，你便给他一记‘三阴重掌’！”

“笑煞”哈腾点头觅地隐身，“瘦煞”焦桐遂施展“缩骨神功”钻进谷口，往九回谷内自己兄弟所居的山洞疾驰而去。

这时“娄山三煞”中的老大“冷煞”洪飞，正与那位一身白衣、美绝天人的“紫清玉女”孟红绡，互相对坐，静静用功，忽听焦桐进洞，遂向孟红绡微笑说道：“孟姑娘，如今已满你我订约以来的一百八十三日，你应该告诉我们‘荡魔宝录’之上的第六十一个字了！”

“紫清玉女”孟红绡妙目微开，用一种平和无比的眼光，看着“冷煞”应声答道：“荡魔宝录‘妙音神功篇’上的第六十一字是个危机重重的‘危’字！”

“冷煞”洪飞方把这个“危”字记录在一本小小绢册之上，“瘦煞”焦桐已忍不住低声叫道：“大哥，且让孟姑娘独自略坐片刻，小弟有几件东西要请大哥过目！”

“冷煞”洪飞最工心计，闻言便知有了蹊跷，遂跟随“瘦煞”焦桐走出洞来，蹙眉问道：“二弟怎的神色不对，莫非九回谷外已有敌人踪迹了么？”

焦桐哼了一声说道：“岂但已有敌人踪迹，我们如今的情况，恰好业已入孟红绡适才所说的那个‘危机重重’之内！”

“冷煞”洪飞闻言一惊，焦桐遂将谷前巧遇“苗疆双怪”中的妙音公主之事，及所闻各情，向洪飞细说一遍。

洪飞听完，双眉深聚，细一寻思，向“瘦煞”焦桐说道：“焦二弟，你先往九回谷口，与哈三弟见机行事，合力御敌，我向孟红绡交代几句话儿，随后就到！”

焦桐领命驰去，洪飞遂又复走进山洞，对“紫清玉女”孟红绡含笑叫道：“孟姑娘，匹夫无罪，怀璧其罪，看来我们之间的这场契约，恐怕无法完成了呢！”

“紫清玉女”孟红绡因这半年多来，自己利用“娄山三煞”作为护法，静心参悟“荡魔宝录”之上所截的“妙音神功”、“大罗手”、“摩诃剑法”等三种旷代绝学，虽无机缘实验，却觉略有心得，闻言不禁讶然问道：“我们之间所订的契约有何阻碍？”

“冷煞”洪飞遂把焦桐所告各事，一字不隐的向“紫清玉女”孟红绡复述一遍，说完摇头笑道：“洪飞兄弟一面既要顾及孟姑娘安危，一面要抵御那多强敌，岂非定遭毒手，哪里还能完成彼此所订的契约？”

孟红绡闻言，这才知道自己因恐“中条剑客”顾青枫突然发现自己失约失踪，过份担忧，而在以往居停之处所留的讯息，竟招来灾祸，引得武林中无数凶人均对自己眈眈虎视，咸欲得而甘心！眼珠一转，计上心头，向“冷煞”洪飞微笑说道：“我们这半年多来，彼此合作尚佳，我倒有个法儿，可以使你们异姓昆仲三位，灭除后顾之忧，专心抵御来敌！”

“冷煞”洪飞将信将疑问道：“孟姑娘有何高见？”

孟红绡含笑问道：“你们有没有什么非独门解药不救，而发作迟缓的剧烈毒物？”

洪飞诧然点头说道：“我们所炼‘三日断魂散’便是这种药物，孟姑娘要它何用？”

孟红绡伸手笑道：“你把这‘三日断魂散’给我一包！”

“冷煞”洪飞猜不透孟红绡心意，眉头微蹙，但终于自身边取出一包“三日断魂散”来递过。

孟红绡接药在手，目光微注，又向“冷煞”洪飞问道：“这药既名‘三日断魂散’，是否服后三日方始发作？”

洪飞刚一点头，孟红绡已微启樱唇，把那包“三日断魂散”一倾而尽，神色从容地含笑说道：“这样一来，你们昆仲三位是否可以不必顾虑我乘隙脱逃，而专心抵御来敌！”

“冷煞”洪飞向孟红绡双翘拇指，阴阴笑道：“孟姑娘，算有你的！这样一来‘娄山三煞’兄弟果无后顾之忧，可以放手与赶来乌蒙山九回谷的各派豪雄周旋一搏！但愿能如孟姑娘心意，在恶虎刁狼互相拼斗之下，落得个狼虎双绝！”

孟红绡摇头笑道：“你这位‘冷煞’太以多疑，将来必在‘多疑’二字之上，要吃大亏！你们纵然拼得狼虎双绝，对我有何好处我这已服‘三日断魂散’的非狼非虎之人，还不是一样同归于尽！”洪飞何等老奸巨滑？但如今却被“紫清玉女”孟红绡讥诮得有点难以为情！遂聊自解嘲地一阵哈哈笑道：“孟姑娘请在这洞口左近随意活动，洪飞要到九回谷口去看看究竟来了多少惊天动地的有名人物？”

这几句话说得丝毫不差，就在“冷煞”洪飞与“紫清玉女”孟红绡互相答话之间，九回谷前业已密布幢幢魔影！

那乌蒙山中已展开了狼争虎斗。

原来“瘦煞”焦桐向“冷煞”洪飞报讯以后，刚刚赶回九回谷口，在谷口隐身的“笑煞”哈腾远远便向他摇手作势，示意焦桐蹑足潜踪，不要发出声息！

焦桐见状，便知谷外有警，悄悄走到哈腾身畔，自石隙中往外看去，只见自己适才垂钓的潭边，站着一男一女。男的身高不及五尺，貌若婴孩，背着一只巨大的朱红葫芦，衣鞋一色大红，女的则年在三十一二，俏丽异常，穿着一套碧绿紧身劲装，连头上束发的丝巾也是绿色！

“瘦煞”焦桐用内家“蚁语传声”功力，向“笑煞”哈腾耳边低低问道：“三弟，这一男一女，大概就是三元帮中号称‘红男绿女’的‘火孩儿’邬赤与‘碧云娘’柳如烟！”

哈腾也用“蚁语传声”点头答道：“正是他们，‘碧云娘’柳如烟并已命‘火孩儿’邬赤，在九回谷外的山石之上，以‘三离真火’烙了‘三元符令’！”

焦桐笑道：“既然如此，必有热闹可看，我们不到最后关头，不必出手，乐得省些气力！”

话方至此，九回谷外的“火孩儿”邬赤，忽然用鼻向天连嗅，冷哼一声说道：“柳夫人，我已闻得蛇腥，‘黑蛇教主’谢云之及‘展翅飞龙’孔大腾，可能即将到此，我们不如藏在一旁，看他们见了‘三元符令’以后，是

否仍敢轻举妄动？”

“碧云娘”柳如烟微一点头，两人身形略闪，全自隐入附近峰脚的丛林密树之内！

约莫盏茶时间过后，潭水中先起了一种奇异的声音，突从对岸出现了百余条乌黑小蛇，纷纷下水向九回谷入口这边，昂头而渡！

但在距离丈许，即将抵岸之际，群蛇却停止不动，前后参差相接，宛如在这片潭水之上，搭了一道长长蛇桥！

蛇桥刚刚搭好，对岸树影之中，连声怪笑，出现两人，一人是个高大魁梧、赤红脸膛的四十来岁壮汉，另外一人则是位身材矮瘦的黑袍道士！

两人走到潭边，微提真气，身形一飘，便自踏着群蛇高昂的蛇头，凌波而渡！

蛇桥走完，纵身上岸，黑袍道士口中响起一声奇异尖音，群蛇立即一齐沉入水中，隐去形迹！

赤红脸膛的魁梧壮汉，大声叫道：“‘娄山三煞’何在？‘黑蛇教主’谢云之与俺‘展翅飞龙’孔大腾特来拜访，请出一会！”

空山寂寂，哪有回音？“黑蛇教主”谢云之眉梢微挑，向“展翅飞龙”孔大腾哼了一声说道：“娄山三煞兄弟不愿见人，我手下的蛇儿却最爱钻洞，干脆命它们攻入九回谷就是！”

谢云之话音方了，孔大腾忽然手指九回谷口的一块崖石，眉头深蹙叫道：“谢教主，你看那块崖石之上的三个黑圆圈，是不是三元帮人物所留的‘三元符令’？”

“黑蛇教主”谢云之目光注处，先颇一愣，但旋即狂笑说道：“孔兄认得不错，这品字形的三个焦黑圆圈，正是‘三元符令’！但不仅孔兄令妹下嫁‘翻天怪叟’庞千晓，彼此乃是姻亲，连谢云之也与三元帮中人物多半交好，既然不算外人，何必对其顾忌？……”

谢云之话犹未了，耳边连声冷笑起处，一红一绿两条人影飘落当场，“翻天怪叟”庞千晓的第二宠妾，“碧云娘”柳如烟发出一阵银铃脆笑说道：“我们三元帮的‘三元符令’一现，向来不分亲疏，从者是友，逆者是敌，谢教主与孔大哥难道竟不肯给我柳如烟留些情面吗？”

这几句话儿，软中带硬，硬中又复套有交情，弄得“展翅飞龙”孔大腾的那张红脸更加通红，无法作答！

还是“黑蛇教主”谢云之心计较工，向“碧云娘”柳如烟稽首为礼，含笑问道：“柳夫人为何在此留下‘三元符令’？”

柳如烟妙目复眨，瞟了“黑蛇教主”谢云之一眼，摇头失笑说道：“谢教主倒真会明知故问，你问我为何留下‘三元符令’？柳如烟也要向你请教，我们好端端的怎会在这乌蒙山九回谷口凑巧相逢？”

“黑蛇教主”谢云之在片刻之间，胸中成竹已定，闻言哦了一声，微笑说道：“原来柳夫人也是为了‘娄山三煞’才远降乌蒙！”

柳如烟听对方提到正题，遂目光微注“火孩儿”邬赤，示意他防备谢云之突然翻脸动手，然后缓缓问道：“彼此目的既同，‘紫清玉女’孟红绡只有一人，理应如何解决？”

谢云之目内神光一闪，哈哈笑道：“武林中对于这等纷争之事只有两种解决方法，一种胜者为强，另一种则是捷足先得！”

柳如烟知道这位“黑蛇教主”谢云之不仅所豢黑蛇凶毒绝伦，本人也极

工心计，并有一身高明的武功，位列当世“十三名手”之一！遂戒备殊深地傲笑问道：“谢教主对于‘紫清玉女’孟红绡之事打算怎样处理？是胜者为强，还是捷足先得！”

“黑蛇教主”谢云之光对崖石上的“三元符令”，看了一眼，然后目光略扫“碧云娘”柳如烟、“火孩儿”邬赤，含笑答道：“对手倘若换了交情不够的江湖人物，谢云之不揣鄙陋，难免要选择‘胜者为强’之策！但我与三元帮帮主‘翻天怪叟’庞千晓兄既然是武林旧识，再加上柳夫人亲下乌蒙，自然另当别论！柳夫人捷足先得，请自施为，谢云之料想‘娄山三煞’一闻三元帮威名，哪敢不乖乖献出孟红绡？贫道与孔大腾兄敬候柳夫人手到功成，再为祝贺的了！”

话完又复稽首为礼，竟与“展翅飞龙”孔大腾若无其事地走向一旁，静看“碧云娘”柳如烟及“火孩儿”邬赤怎样进入九回谷？或是设法逼令“娄山三煞”出战！

柳如烟被谢云之的一番话儿僵得无法下台，不由心中暗骂这“黑蛇教主”太以老奸巨猾，表面谦和客气已极，骨子里即无殊驱使自己与“火孩儿”邬赤代他去打头阵！

心中虽然有气，但事既至此，欲罢不能，遂面对九回谷的入口，稍凝功力，提气叫道：“娄山三煞兄弟听真，三元帮人物在九回谷口，请出一会！”

藏身九回谷口之内的“瘦煞”焦桐及“笑煞”哈腾，哪肯就此应声？双双对看一眼，保持缄默！

“黑蛇教主”谢云之见“碧云娘”柳如烟发话以后，九回谷内仍旧无人应声，遂发出一阵怪笑道：“‘娄山三煞’兄弟怎的光会学那缩头乌龟？须知柳夫人倘若一发雷霆，区区九回谷，岂不立成齑粉？”

“碧云娘”柳如烟实在被这位“黑蛇教主”讽嘲得太觉难堪，暗地计算自己发现“苗疆双怪”，在乌蒙左近现身，而向三元帮总坛求助以来，已有相当时日，援兵理应即至！遂黛眉双剔，扭头向身旁的“火孩儿”邬赤沉声叫道：“邬香主，‘娄山三煞’既不出面？我们也犯不着冒险入谷搜寻，你且先给九回谷口，放上一把‘三离真火’再说！”

“瘦煞”焦桐“笑煞”哈腾二人，深知“火孩儿”邬赤的“三离真火”威力极大，号称能够化石熔山，因恐受了误伤，正未决定是否应该挺身而出之际，“火孩儿”邬赤业已把身后所背的巨大火红葫芦取下，捧在手内！

就在此时，小潭左右两侧的峰腰之上突现人影，左面三条，身法均快，宛如电掣星驰般，疾闪而落！

“碧云娘”柳如烟见有人来，遂命“火孩儿”邬赤暂缓发出“三离真火”，且等辨清来人是敌是友，再作定夺！

左面来人路近先到，是一位披发头陀及一位面如青蟹的高大道士！

这一僧一道，在柳如烟、邬赤及谢云之、孔大腾等眼内并不陌生，认出是“方外三凶”中的“催命头陀”与“勾魂道士”！

右面三条人影也到，正是三元帮来援人物，“黄衫红线”庞真真暨“和合双童”萧英萧俊兄弟！

“碧云娘”柳如烟见来援三人均是年轻后辈，不由微觉失望，双眉方自一蹙，庞真真何等冰雪聪明，业已看透她的心意，紧走几步，向柳如烟耳边低声说道：“二姨娘不要嫌我与‘和合双童’年轻艺弱，可知道我把爹爹‘翻天三宝’中的‘列缺神斧’及‘飘翔百剑’带来了么？”

“碧云娘”柳如烟听说庞真真竟把“列缺神斧”及“飘翔百剑”带来了，顿觉宽心大放，精神一长，回头目注“催命头陀”、“勾魂道士”，冷然问道：“你们两位远来这乌蒙山九回谷，难道也想对‘荡魔宝录’之事插一腿么？”

“催命头陀”与“勾魂道士”到后，虽然怯于三元帮的威势，但因本身也是当世武林中的一流人物，不便过份示弱，遂由“勾魂道士”含笑答道：“像‘荡魔宝录’这等罕世秘籍，凡属武林人物，谁不梦寐以求？贫道等来得难道有何不是？”

“碧云娘”柳如烟伸手一指九回谷崖石上所烙“三元符令”，傲笑说道：“此事‘三元帮’捷足先得，谁若再想插手？谁便是三元帮中死敌！”

“催命头陀”被“碧云娘”柳如烟这等高傲冷峻的神色刺激得有些忍受不住，厉声宣了一声“阿弥陀佛”佛号，愤然说道：“三元帮三字，难道真能震慑所有武林人物？”

这时“黑蛇教主”谢云之因见“三元帮”增援，感觉自己这边实力稍逊，遂想把“催命头陀”、“勾魂道士”拉拢过来，互相联手，以张声势，见状不愿双方立即闹僵，赶紧含笑叫道：“大师何必争先？且让孔夫人……”

话方至此，“黄衫红线”庞真真突然缓步走出，戟指“催命头陀”，神情冷傲绝伦，晒然问道：“难道你对我三元帮的威名有些不服？”

原来庞真真一见这“方外双凶”，便想起他们在中条山火焚顾青枫书斋的强横霸道之事，再加上深知“催命头陀”与“勾魂道士”生平两手血腥，恶孽极重，遂思乘机加以诛戮，为世除害！

果然那位性如烈火的“催命头陀”忍受不住如此讥嘲，但他也深知三元帮人物的厉害，一面凝功戒备，一面狞声厉笑答道：“庞姑娘，就算我有些不服，又便如何？”

庞真真冷然一笑，回头向“碧云娘”柳如烟问道：“二姨娘，三元帮所订规例，对于藐视本帮威誉之人，应该如何处置？”

“碧云娘”柳如烟知道“黄衫红线”庞真真一向心慈手软，今日突异寻常，不由微诧答道：“格杀无赦！”

庞真真闻言，翻手自背后取下一件奇形兵刃，解去外裹的红绫，原来是柄长约二尺六七、锋刃间毫无精芒的黝黑铁斧！

“催命头陀”哪里认得这是三元帮帮主“翻天怪叟”庞千晓“翻天三宝”中最不轻用而威力最强的“列缺神斧”？不由摇头狂笑说道：“庞姑娘，你不要过份轻视天下无人，难道凭你这把斧头，便能杀得了我？”

庞真真一双冷电似的眼神，先行凝注“催命头陀”，然后看看手中的“列缺神斧”，废然一叹道：“若用这柄斧头杀你？委实玷污了我爹爹的心爱神物！”

“催命头陀”气得一阵狞笑，目中暴射凶光，冷冷说道：“庞姑娘，我再给你盏茶光阴，好好想一个杀我之法！但是你若想不出来，我却不管你是‘翻天怪叟’庞帮主的独生爱女，也要超度你西归极乐！”

庞真真眼珠一转，微笑叫道：“你这‘催命头陀’，生平恶孽太重，大概冥冥中有无数冤魂催命，这‘超度’二字，倒提醒了我一条最适宜的杀你之法！”

“催命头陀”此时杀心已起，拼闯大祸，暗把一身功力渐渐运聚右掌，准备不但一击立毙庞真真，并趁便向“碧云娘”柳如烟下手，闻言遂故意延

缓时间，向庞真真狞笑问道：“你想出了什么最适宜的杀我之法？”

庞真真笑道：“你是和尚，自然应该火化！”

说到此处，突然神色一肃，高举手中的“列缺神斧”，向“火孩儿”邬赤高声叫道：“‘催命头陀’藐视三元帮威誉，我以‘列缺神斧’代替爹爹传令，邬香主速发‘三离真火’除去贼秃！”

“贼秃”二字刚刚出口，一条轰轰烈烈、其亮如电的火龙，已自“火孩儿”邬赤手中所捧的朱红葫芦之内，怒喷而出！

“催命头陀”想不到对方这快便发难，躲闪不及，方自怒吼一声，全身已被烈焰红光密密罩没！

“火孩儿”邬赤的“三离真火”虽是一喷即收，但“催命头陀”在这刹那之间，却已化成一团火球，惨叫连连，满地乱滚！

等“黑蛇教主”谢云之、“展翅飞龙”孔大腾及“勾魂道士”飘身赶到，业告无法抢救，只好眼睁睁地看着这位“方外三凶”中的“催命头陀”，变成一段枯黑焦炭而已！

就在谢云之等满腔愤怒，而又有些怯于三元帮声威，不知究应如何措置才妥之际，左面峰腰，突然传出一阵洪烈无比的哈哈狂笑，宛如百万天鼓齐挝，震得远山近壑，一片“嗡嗡”回响！

“黄衫红线”庞真真一闻笑声，便知是绝世高手所发，遂向“碧云娘”柳如烟低低问道：“二姨娘知不知道这发笑之人是哪一个？”

“碧云娘”柳眉微蹙，看了“火孩儿”邬赤一眼，低声答道：“这是‘苗疆双怪’中‘烈火太岁’呼延炳生平有名的‘霹雳笑’！”

庞真真闻言目注左峰，果听那阵慑人狂笑收歇以后，便有一个粗暴的语音说道：“这一把‘三离真火’烧得我呼延炳意兴大发，那位会放火的红娃娃还有什么奇绝火技，不妨尽量施展，让我们瞻仰瞻仰！”

语音甫毕，峰腰飞落八头人熊，每四头人熊抬着一乘无帘软轿！

第一轿中，坐着云裳霞帔、满身宝气珠光的妙音公主！

第二乘轿中，则坐定那位“烈火太岁”呼延炳，身穿一件上绘九朵火焰的鲜红道袍，头上戴着一具特别制造的灯影金冠，冠中并燃着一朵熊熊火焰！

人熊奔走极速，刹那间便到面前，众人这才看清威震江湖、位列“十三名手”的“苗疆双怪”的本来面目！

妙音公主满面春风，微微含笑，是位三十来岁的美貌宫妆少妇！

“烈火太岁”呼延炳满头红发，面目狰狞，几乎与他身外抬的轿人熊长相有些仿佛！

“黑蛇教主”谢云之看出“苗疆双怪”欲与三元帮人物作对，不由喜上眉梢，口中突发奇哨异声，隐在潭水中的百余条黑蛇一齐现身，宛如急箭离弦般窜上岸来，摆成了一个圆形蛇阵，将“碧云娘”柳如烟，“火孩儿”邬赤、“黄衫红线”庞真真及“和合双童”萧英萧俊兄弟围在其内！

庞真真虽遇强敌，毫不畏怯，目光一扫四外，神色自如地点头微笑说道：“这样才好，彼此全是五人，再也公平不过！你们虽然多了百余条黑蛇及八头人熊，但我带来我爹爹‘翻天三宝’中的‘列缺神斧’与‘飘翔百剑’，这些毒蛇凶兽，决难禁受！”

说完，把手中“列缺神斧”抛与“碧云娘”柳如烟，傲然叫道：“二姨娘，你且用这‘列缺神斧’给我掠阵，待我发出‘飘翔百剑’，先把四外那些看来讨厌已极的蛇儿扫数歼除，然后再与对方一一交手！”

“和合双童”中的萧英闻言，赶紧把身后所背的扁长豹皮囊解下递过。

庞真真接囊在手，微凝“铁琵琶”指力，轻轻一划，囊口立时打开，现出上下三排，整整百口光带暗蓝的金翅小剑！

“翻天怪叟”庞千晓的“翻天三宝”虽然极少使用，但武林中稍有头脸的人物多半闻名，知道各具奇异妙用，厉害无比！

如今“黄衫红线”庞真真一发声便欲用“飘翔百剑”，先杀身外蛇群，“黑蛇教主”谢云之不由冷笑连声，发话说道：“庞姑娘，你休要倚仗你爹爹的‘飘翔百剑’逞威，便是他亲身到此，也不敢对谢云之过于轻视！”

庞真真冷笑一声，方待答话，那位“苗疆双怪”中的妙音公主却迸出一阵银铃似的笑声，向庞真真问道：“庞姑娘，你们三元帮这五位人物之中，由谁作主？”

庞真真玉颊微红，向“碧云娘”柳如烟低声说道：“二姨娘，你去与这妙音公主答话。”

“碧云娘”柳如烟含笑点头，目注妙音公主问道：“妙音公主有何高论？”

妙音公主笑道：“彼此既然在这乌蒙山九回谷外相遇，目的定然相同，如今‘娄山三煞’尚未出头，便先互起争斗，是否自损实力，太以不智？”

藏身九回谷口以内，向外窥看的“瘦煞”焦桐、“笑煞”哈腾，见三元帮人物欲与“黑蛇教主”谢云之等互相争斗，正自暗中高兴之际，忽听妙音公主似乎意欲发话解围，不由双双眉头紧蹙，对看一眼！

“瘦煞”焦桐仍以“蚁语传声”功力向“笑煞”哈腾说道：“妙音公主曾与我们约定在急难之时出手相助，怎的如今又调停起对方之间的矛盾来了？”

“笑煞”哈腾微微摇手，向外一指，只听“碧云娘”柳如烟应声问道：“听公主言中之意，难道要三元帮袖手而去？”

妙音公主笑道：“柳夫人，你错会我的意思了，我何尝要三元帮袖手而去？只觉得目前遽起纷争，彼此无益，不如找寻一种公平折衷的方法……”

“碧云娘”柳如烟接口笑道：“三元帮中人物愿闻公主妙策。”

妙音公主笑道：“这种办法既极合理，又极简单，就是把人手时间分开，不许互相干扰，你们三元帮人物算是一拨，我与呼延太岁，算是一拨……”

“勾魂道士”因目前自己势力单薄，只好暂忍“催命头陀”惨死的仇火，怒视“火孩儿”邬赤几眼，插口叫道：“我与谢教主、孔大腾兄算是一拨。”

妙音公主点头笑道：“眼前共是三拨人手，每拨一日，各凭本领进攻，岂非再也公平不过？”

“碧云娘”柳如烟点头说道：“这种办法，公平倒颇公平，但先后次序，却恐不便规定！”

妙音公主笑道：“先后次序方面，则更好安排，三元帮威震江湖，人多势众，又复先行在此烙了‘三元符令’，第一日便让你们占先，谢教主等次之，我与呼延太岁，则敬接末阵，倘若彼此均不能在当日得手，则必须等到第四日上，再复轮流向九回谷内进攻！”

“碧云娘”柳如烟想了一想，目光微扫群雄，发话说道：“我们一言为定！”

“黑蛇教主”谢云之听罢冷笑道：“彼此均在江湖中略具微名，谁也不是言而无信，覆雨翻云之辈！”

“火孩儿”邬赤竟在一旁插口叫道：“既已一言为定，则三元帮以外人

物，应该赶快退出这九回谷口一带。”

“烈火太岁”呼延炳自随妙音公主出现以后，始终一言未发，如今却用冷森森的目光凝注“火孩儿”邬赤，怪笑几声说道：“红娃娃……”

“红娃娃”三字甫出，妙音公主便即向他含笑摇手叫道：“呼延太岁，如今大家且把整个心力用来对付‘娄山三煞’，何必另生闲气？且请暂忍技痒，改日再与这位邬朋友观摩比较彼此同擅的‘烈火神功’，目前我们确实应该如约退出这九回谷口左近才是！”

话完，玉手一挥，八头人熊便又抬着那两乘无帘软轿，向左面峰腰疾驰而去！

“苗疆双怪”一走，“黑蛇教主”谢云之也带着他所豢的黑蛇及“展翅飞龙”孔大腾、“勾魂道士”悄悄退去，九回谷口遂只剩下三元帮老少五人，暨“催命头陀”那具烧成枯炭一般的短短的焦黑尸体！

“碧云娘”柳如烟目送两拨人身形消失以后，向“火孩儿”邬赤低声说道：“邬香主，那位‘烈火太岁’呼延炳，大概因你与他同擅‘烈火神功’，以致大动凶心，异日万一若与其狭路相逢，却必须

庞真真看了萧英一眼，却向“碧云娘”柳如烟笑道：“二姨娘，你我是不是如今便攻进九回谷中？”

“碧云娘”柳如烟伸手一指“九回谷”出口之处，蹙眉答道：“九回谷天生绝险，我们要想攻入此谷，只怕还要费番手脚？”

说到此处，目注“火孩儿”邬赤叫道：“邬香主，你且再放一把‘三离真火’，将九回谷口的松萝藤蔓之属，一齐烧掉！”

“火孩儿”邬赤立如令施为，那藏在谷口内的“瘦煞”焦桐、“笑煞”哈腾，既恐受了“三离真火”误伤，又需将外间的情势报知“冷煞”洪飞，互商对付三元帮人物之策，遂均悄无声息地退去。

庞真真等九回谷入口处的松萝藤蔓一齐烧去以后，仔细看了几眼，向“碧云娘”柳如烟笑道：“这入谷之处虽小，但我们五人，都会‘缩骨神功’……”

柳如烟不等庞真真话完，便即失笑道：“‘娄山三煞’不但武功极高，并还是以暗对明，隐身谷内！万一乘我们施展‘缩骨神功’入谷之际，突加算计，岂非无法还手，宛若瓮中之鳖？”

庞真真闻言秀眉微聚问道：“二姨娘既然这等说法，是否另有破敌妙计？”

柳如烟笑道：“我并无妙计，只有笨策，要想利用这柄无坚不轻颯，一式“雁落平沙”，美妙绝伦地飘坠庞真真身侧！

只见劲急无伦的掌风过处，轰隆巨响，裂石纷飞，九回谷的入口石隙，顿时放大了一倍左右！

“碧云娘”柳如烟以一种冷峻语音叫道：“九回谷口已开，‘娄山三煞’兄弟为何还不出谷？”

她这几句话又算白问，九回谷内仍是静悄悄、暗沉沉、阴森森的，哪有丝毫回响？

柳如烟怫然蕴怒，双掌护胸，一式“神龙御风”，凌空横跃五丈，当先纵进九回谷口！

“黄衫红线”庞真真，“火孩儿”邬赤，“和合双童”萧英、萧俊，也均随在“碧云娘”柳如烟身后，一齐闯进九回谷内！

谷中悄然无人，所见到的只是夹立高峰，及极为狭隘、极为曲折迂回的

森森谷径！

如此险恶的环境之中，又复隐藏了“ 娄山三煞 ”那等凶人，委实令人有些步步惊魂，感觉到危机四伏！

行约一盏茶时，不但毫未见人，且仿佛始终转来转去的，为迂回谷径所迷，未曾进入多远。

“ 碧云娘 ”柳如烟止步提气，运用“ 传音入密 ”神功叫道：“ ‘ 娄山三煞 ’听真，我等已入九回谷，你们再若藏头藏尾，不敢露面，哪里还能算是位列当今武林‘ 十三名手 ’之中的有数人物？”

语音方落，回响未绝之下，蓦地连声厉笑，摄人心魄，突起当空，就在丈许前嵯峨森列的大堆怪石之后，大摇大摆地走出三人，全是一身黑衣，衣上并用银色细线绣出一根根的骷髅骨骼！

“ 碧云娘 ”柳如烟见“ 娄山三煞 ”一齐现身，不敢怠慢，一面向“ 黄衫红线 ”庞真真、“ 火孩儿 ”邬赤及“ 和合双童 ”萧英萧俊兄弟等示意戒备，一面含笑问道：“ 三位可知柳如烟的来意么？”

“ 笑煞 ”哈腾一阵哈哈怪笑道：“ 三元帮倚势胡为，巧取豪夺，来意不问可知，无非为了那上载‘ 妙音神功 ’，‘ 大罗手 ’及‘ 摩诃剑法 ’的‘ 荡魔宝录 ’！”

“ 火孩儿 ”邬赤见“ 笑煞 ”哈腾对三元帮出言不逊，冷哼一声，正待发作，柳如烟却又继续笑道：“ 三位既知三元帮来意，可肯将这三种神功公诸同好？”

“ 冷煞 ”洪飞皮笑肉不笑地冷冷说道：“ 这事还不容易？‘ 紫清玉女 ’孟红绡就在九回谷，你们把她带走，加以逼问便可如愿！”

“ 碧云娘 ”柳如烟秀眉微剔，目注“ 冷煞 ”洪飞，问道：“ 洪大先生，听你语中之意，莫非彼此定欲干戈相见？”

“ 冷煞 ”洪飞阴恻恻答道：“ ‘ 娄山三煞 ’兄弟为了‘ 紫清玉女 ’孟红绡业已费却不少心血，你们既想来捡现成，多少总得留下几手令人慑服的武林绝艺！”

柳如烟闻言，冷然一笑，说道：“ 洪大先生，俗语云：‘ 识时务者方为俊杰。 ’如今为了这‘ 荡魔宝录 ’，武林强手云集乌蒙，三元帮不过是多少拨人物的其中一拨而已，其他尚有‘ 黑蛇教主 ’谢云之，‘ 展翅飞龙 ’孔大腾，‘ 方外三凶 ’内的勾魂道士，‘ 苗疆双怪 ’妙音公主及‘ 烈火太岁 ’呼延炳……”

“ 瘦煞 ”焦桐一旁接说道：“ 这些来的人物，我兄弟比你清楚，你还漏说了一位厉害脚色，就是北海青萍宫主人‘ 海天剑圣 ’展青萍！”

“ 碧云娘 ”柳如烟确实不知“ 海天剑圣 ”展青萍也欲插手此事，闻言虽自心中微愕，但仍不露神色地继续笑说道：“ 三位既知形势这等险恶，何不将孟红绡带往三元帮中，彼此一同参究，岂不稳妥？”

“ 冷煞 ”洪飞摇头说道：“ 我与柳夫人的看法不同。”

柳如烟问道：“ 怎样不同？”

“ 冷煞 ”洪飞脸上浮现一种阴毒冷傲的笑容说道：“ 你认为武林高手云集乌蒙是形势险恶，但洪飞兄弟却认为是彼此切磋技艺的大好良机！”

柳如烟知道无法用言语打动对方，遂冷笑道：“ 药医不死病，佛度有缘人！洪大兄等不但与三元帮无缘，并已病入膏肓，无药可救……”

“ 瘦煞 ”焦桐狂笑说道：“ 我兄弟既已病入膏肓，无药可救，何妨便请

你们这些以佛自居的三元帮高手，超度超度！”

柳如烟脸色一沉，冷冷问道：“我们怎样动手？”

“冷煞”洪飞目光微扫对方，傲笑道：“‘娄山三煞’既是兄弟三人，即以三阵为限，你们若能得胜两阵，便尽管把‘紫清玉女’孟红绡带走！”

柳如烟方一沉吟，“冷煞”洪飞又复晒然说道：“再不然你们倚仗人多，便来上一场混战也好！”

柳如烟知道“娄山三煞”恃技骄狂，除了把自己认成劲敌以外，根本未将“黄衫红线”、“火孩儿”等看在眼里！不由心中暗骂无知狂徒，岂但邬赤的各种随身火器威力无边！庞真真所携“列缺神斧”、“飘翔百剑”妙用无穷！便连“和合双童”萧英萧俊两个娃儿，也因久随丈夫，得有真传，非同小可！

遂目注“冷煞”洪飞，微笑说道：“三元帮虽然势众，但从不肯倚众欺人，我们便以三阵定输赢，你们谁先出阵？”

“笑煞”哈腾应声走出，向“碧云娘”柳如烟哈哈笑道：“柳夫人是亲自下场，还是派哪位高手令哈腾见识见识三元帮人物的罕世绝学！”

柳如烟一看“火孩儿”邬赤，微笑说道：“邬香主，‘娄山三煞’个个都是位列当世武林‘十三名手’中之高人，绝艺神功，非同小可，你且下场向这位哈三先生讨教，兵刃掌法，暗器玄功，随意施展，百无禁忌！”

“火孩儿”邬赤点头会意，领命出场，“笑煞”哈腾浓眉微剔，向“碧云娘”柳如烟哈哈笑道：“柳夫人不必暗以言语提醒邬香主，他那些随身火器，无妨尽量施展，哈腾虽然不才，大概尚不致像‘方外三凶’中的‘催命头陀’，惨被烧成一段焦炭！”

第三章 海天剑圣

“ 娄山三煞 ” 中的 “ 笑煞 ” 哈腾话完，在所着骷髅衣内，取出一根百炼精钢所铸的白骨杖，及一柄尺许周围的圆形铁扇！

“ 娄山三煞 ” 啸傲江湖，从来少动兵刃，如今一经取出，不由得庞真真等人齐加注目，只见 “ 笑煞 ” 哈腾所用的 “ 白骨杖 ” 共分两截，每截长约一尺四五，中以钢环衔接，形若人骨，粗如鸭卵！

那柄圆形铁扇，则径约一尺二三，四周锋刃极薄，仿佛就是一柄奇形短斧！

“ 火孩儿 ” 邬赤见对方这两件兵刃形式奇特，知道必其厉害，遂赶紧把自己所用的 “ 烈火乾坤圈 ” 及 “ 短柄蛇焰矛 ” 取出，他这两件兵刃，也与 “ 笑煞 ” 哈腾的一杖一扇同样不载于 “ 兵器谱 ” 中，均系自出心裁打造！

“ 烈火乾坤圈 ” 是只上有把手的盈尺锯齿钢圈，但有三枚锯齿中通小孔，只要按动把手暗簧，便会突自孔中喷出烈火！

“ 短柄蛇焰矛 ” 则长仅二尺一二，矛尖形状如蛇，不但蛇口可喷毒焰，连那一蓬精钢细丝所作的血挡也可化为无数钢针，在对面动手之间，用内家暗劲抖得飞出伤敌！

“ 笑煞 ” 哈腾左手持扇，右手持杖， “ 火孩儿 ” 邬赤则左手持圈，右手持矛，相距五尺左右，巍然对立！

他们一个知道对方是位列当世武林 “ 十三名手 ” 的绝代凶人，一个知道对方以 “ 火 ” 成名，全身几乎无物不蕴烈火，遂均抱元守一，静气凝神，谁也不敢丝毫怠慢！

巍然相持片刻， “ 笑煞 ” 哈腾艺高胆大，哈哈一笑，身形欺进三尺，左手铁扇微挥，照准 “ 火孩儿 ” 邬赤的面门，一扇扇去！

“ 火孩儿 ” 邬赤因自己兵刃中妙用无穷，也恐对方铁扇以内有甚花样？遂不肯贸然接架，足下微滑，拧身右旋， “ 烈火乾坤圈 ” 就势招化 “ 力划鸿沟 ”，向 “ 笑煞 ” 哈腾腰胯之间斜斜划落！

“ 笑煞 ” 哈腾是当世武林中一流人物，眼力何等高明？见 “ 火孩儿 ” 邬赤闪避之间极有分寸，出手还招又极轻灵迅疾，便知无怪 “ 翻天怪叟 ” 庞千晓派遣此人与 “ 碧云娘 ” 柳如烟同来，这位 “ 火孩儿 ” 邬赤除了一身火器威力极强以外，在真实武功方面亦有精纯造诣！

眼看 “ 烈火乾坤圈 ” 已将划到腰际， “ 笑煞 ” 哈腾突然微退半步，手中白骨杖往上一穿，连人飞起两丈来高，吸气转身，掉头猛扑，左手铁扇化成冷森森一片玄云，右手白骨杖则化成千条杖影，威势之强，几乎把 “ 火孩儿 ” 邬赤立足处的丈许周围，一齐笼罩在内！

“ 火孩儿 ” 邬赤见对方施展内家极上乘的 “ 飞鹰身法 ” 扑击自己，知道难于应付，遂身形微仰，装出欲用 “ 巧看天河 ”、“ 金鲤逆游 ” 的身法向后脱身，实则身形一仰一躬，足尖用劲，反而迎着 “ 笑煞 ” 哈腾，宛如急箭离弦似的，斜穿而上！

果然 “ 笑煞 ” 哈腾在 “ 火孩儿 ” 邬赤身形微仰之际，便即一声得意厉笑，算准对方后退远近，真气微提，运用绝顶轻功 “ 凌空虚度 ”，硬把身形在空中横移八尺，欲乘 “ 火孩儿 ” 邬赤倒纵而出，将落地而未落地的刹那之间，集中全力，猛下辣手，将其一击而毙！

倘若“火孩儿”邬赤真用“巧看天河”、“金鲤逆游”身法，则委实难逃此劫，但如今却恰好于“笑煞，哈腾施展“凌空虚渡”神功，在半空横移身形之时，险煞人的自白骨杖端之下斜穿而过！

等到“笑煞”哈腾变式再扑，“火孩儿”邬赤业已暂脱危机，把“短柄蛇焰矛”、“烈火乾坤圈”展尽精微，与对方互相狠斗！

但因他真实武功方面毕竟略逊“笑煞”哈腾，三四十个照面尚可支持，一到了五十合以上，便被哈腾圈在一片寒风杖影之内！

“黄衫红线”庞真真见“火孩儿”邬赤已落下风，遂向“碧云娘”柳如烟低声问道：“二姨娘，邬香主力难敌人，为什么还不施展他的拿手火技？”

柳如烟看她一眼，微笑低声答道：“真真，你江湖阅历毕竟还浅，邬香主以火成名，‘笑煞’哈腾定然对他戒意极深，甚或想有克制之法，过早施展，必告无功！如今他败象已呈，对方骄气已盛，防范之心也就自然稍疏，他大概也就快出手了。”

语音方了，“火孩儿”邬赤果已趁着闪避“笑煞”哈腾的白骨杖风，身躯接连两旋，左手“烈火乾坤圈”用阴把反手向后一撩，并按动把手机簧，自那三枚中空的锯齿之中，喷出三缕银色火焰！

这三缕银色火焰，他自知因对手太强，必难奏效，故而只是惑乱“笑煞”哈腾的心神，实则想用“短柄蛇焰矛”上的“钢丝血挡”克敌致胜！

果然“笑煞”哈腾因曾目睹“方外三凶”中的“催命头陀”被“火孩儿”邬赤发出“三离真火”，烧成焦炭，对他戒备颇深，银色火焰方自“烈火乾坤圈”锯齿之内往外一喷，哈腾左手圆形铁扇便即凝劲猛扇，扇出一股罡风，封住那三缕不知是否含有剧毒，抑或另具其他妙用的银色火焰！

“火孩儿”邬赤此时仍不使用“钢丝血挡”，只将右手“短柄蛇焰矛”一拍，自那状如蛇头的矛尖之中，喷出一股暗绿毒火！

“笑煞”哈腾对于这些烈火暗器委实头疼，既不敢挡，又不便躲，眉峰微聚之下，照准那股射向自己面门的暗绿毒火，潜运神功，张嘴喷出一口内家真气！

这口内家真气，果然喷得那股暗蓝毒火四散分飞，但“火孩儿”邬赤却把握了极好机会，凝聚真力，猛抖“短柄蛇焰矛”，矛上的“钢丝血挡”立化成一大片赤红飞针，齐往“笑煞”哈腾上半身密射而出！

哈腾左手挥扇御火，口中凝劲喷气之下，又遭遇这等意外的奇袭，饶他久闯江湖，多经阵仗，也未免有些心惊意乱，手足无措！

但他毕竟位列当世武林“十三名手”，一身武学超异凡流，在这千钧一发之间，一面丹田提气，功聚上身，一面抛却右手白骨杖，凝集十二成掌力，觑准“火孩儿”邬赤那片“钢丝血挡”所化的红云，怒劈而出！

这一掌是“笑煞”哈腾惊怒交集以下，全力劈出，威力岂同小可？不仅将那片钢丝血挡所化的红云震得飞散无踪，并把红云以后的“火孩儿”邬赤，震得“腾腾腾”倒退三步，心头狂跳，右臂奇酸，连“短柄蛇焰矛”均攥不住手，坠落在地！

但“钢丝血挡”为数太多，距离又近，任凭他“笑煞”哈腾功力再高，也无法将其全部震飞，左右肩头及右肋之下，一连伤了四处，入肉破衣，渗渗见血！

“冷煞”洪飞见状，向“碧云娘”柳如烟阴森森地笑了一笑，说道：“柳夫人，这第一阵算是谁胜谁败？”

“碧云娘”柳如烟应声答道：“哈三兄受伤见血，邬香主兵刃脱手，彼此就算秋色平分，洪大兄认为公道否？”

“冷煞”洪飞点头说道：“好好好，第一阵就算秋色平分，第二阵洪飞想向柳夫人请教请教！”

“碧云娘”柳如烟含笑问道：“洪大兄是要与我比赛玄功？还是较量兵刃掌力？”

“冷煞”洪飞想了一想答道：“我们也像方才那样混合施为，百无禁忌便了！”

“碧云娘”柳如烟知道“冷煞”洪飞练有一种“冷毒搜魂掌”，及七根歹毒无比的“冷光针”，因而才赢得“冷煞”之名，功力极高，心机又妙，是个极难应付的强硬对手！遂丝毫不敢托大怠慢，向“黄衫红线”庞真真说道：“真真，你把‘列缺神斧’交我一用！”

庞真真知道这是一阵惨烈恶斗，遂不但递过“列缺神斧”，并向“碧云娘”柳如烟低声进言道：“二姨娘，‘冷煞’洪飞那七根妙用无穷，歹毒无比的‘冷光针’，驰誉武林甚久，你何不索性施展‘飘翔百剑’……”

话方至此，忽见“娄山三煞”脸上神情有异，柳如烟、庞真真不禁微诧，正待发话喝问之际，九回谷深处突有一种奇异声息传出！

“笑煞”哈腾首先向“碧云娘”柳如烟愤然喝道：“三元帮人物怎的如此无耻，一面借词与我弟兄比斗，一面却派人暗入九回谷深处，企图把‘紫清玉女’孟红绡偷偷劫走？”

“碧云娘”柳如烟冷哼一声，方欲反唇相讥，“瘦煞”焦桐已向“笑煞”哈腾摇头道：“哈三弟，不要错怪对方，九回谷四周，俱是峭拔百仞的壁立高峰，除了这一线回旋谷以外，根本无路可通，竟会突有变动，委实不可思议，我们何必在此争吵，应该赶去一看究竟！”说到此处，转向“碧云娘”柳如烟阴阴笑道：“那位‘紫清玉女’孟红绡，便是一册活的‘荡魔宝录’，对于你我均有莫大关联，柳夫人何不率领手下一同前去察看察看？”

话完，“娄山三煞”首先展开绝世身法，向九回谷深处疾驰，“碧云娘”柳如烟等，亦均紧随在后！

十来个回旋过去，突然听得前方有飞鸟“啪啪”振翼之声，“冷煞”洪飞暗叫一声：“不好！”真气提处，足下加速，又复绕过两个回旋，到了“紫清玉女”孟红绡所居的洞口，只见一只似鹰非鹰、似雕非雕的绝大黑色异鸟，业已冲天飞起二三十丈，鸟背上坐着一位彩衣宫妆女子，手中捧抱“紫清玉女”孟红绡，孟红绡软绵绵的毫不抗拒，仿佛已被对方点了晕穴？

“冷煞”洪飞忙以真气传声，仰头叫道：“来人听真，孟红绡已服‘三日断魂散’，非我独门解药不救，你将她劫去也是徒然，赶快回来，我们商议互惠之策！”

黑色异鸟背上的彩衣宫妆女子，对“冷煞”洪飞说的话宛若未闻，举手轻拍鸟颈，黑鸟两翼连扇，飞行更速，刹那间便自越过高峰，没入云中，不见踪影！

“冷煞”洪飞气得连连顿足，足下山石一片裂响。

“碧云娘”柳如烟也惋惜不已地叹息问道：“洪大兄，‘紫清玉女’孟红绡竟真个服了你以十三种奇毒药物合制的‘三日断魂散’么？”

“冷煞”洪飞目中凶光怒射，咬牙答道：“若不是你们这群东西闻风起意，来此一闹，孟红绡怎会被人劫走？如今只要‘三日断魂散’的药力发作，

‘妙音神功’、‘大罗手’、‘摩诃剑法’等三种旷代奇学，便将永成武林绝响！”

庞真真因太以痴恋“中条剑客”顾青枫，且心性良善，故对自己枫哥哥的另一位心上人‘紫清玉女’孟红绡的安危亦极关怀，闻言颇为惊心，但仍带几分希冀地，接口说道：“那乘骑怪鸟来的彩衣宫妆女子既把孟红绡劫走，又不理你警告之言，也许她有甚罕世灵药，足以解除‘三日断魂散’所蕴的毒力？”

“冷煞”洪飞冷笑摇头说道：“那‘三日断魂散’是我用十三种奇药配成，对方便有千岁灵芥，也无法救得孟红绡一条性命！”

“瘦煞”焦桐眉峰深聚说道：“大哥，事已至此，我们不必乱作无谓争论，似应先查出对方来历，再行设法！”

在场八人之内，多半均是久走江湖、见闻极广之人，但却均猜测不透那乘骑黑色异鸟，自天飞降，劫走“紫清玉女”孟红绡的彩衣宫妆女子，究竟是何路数？

庞真真听得“三日断魂散”别无解药，不禁颇替“紫清玉女”孟红绡担忧难过，芳心一惨，螭首微低，忽然瞥见孟红绡所居洞口左角，有一座高约寸许的金色门楼，遂讶声叫道：“那座小小金色门楼，是不是来人所留的标记？”

“瘦煞”焦桐目光微注，纵身取到手中细看，这金色门楼的横楣之下，悬着十三只白色圆环，楣上并镌有“万劫门”三个篆书小字，“万”字作朱红，“劫门”二字则仍为本色！

焦桐仔细看完，向“冷煞”洪飞讶然叫道：“大哥，这‘万劫门’三字，你可曾听人说过，是何来历？”

“冷煞”洪飞眉头深蹙，方自寻思，突如电掣云飘般的，自九回谷外驰来一条人影。

“火孩儿”邬赤一声厉喝：“来者何人？竟敢妄闯九回谷！”

来人闻言收势，身形一现，是位神采飘逸、肩插长剑的清癯白衣老人，他目注“火孩儿”邬赤，微笑问道：“尊驾大概是三元帮的‘火孩儿’邬香主，这发话之意，难道就不许我展青萍进入九回谷么？”

“碧云娘”柳如烟见来人是武林“十三名手”中的杰出人物，北海青萍宫主人“海天剑圣”展青萍，知道丈夫“翻天怪叟”庞千晓，因不服对方外号“海天剑圣”四字，曾数次偕同三元帮的首席护法，剑术极好的铁剑真人参与“北海剑会”，但空自展尽绝学，始终未能胜得展青萍半招，可知此人厉害无比，招惹不得，遂赶紧含笑说道：“青萍宫主人休要误会，只因九回谷外想与‘娄山三煞’打交道的武林同道太多，遂由‘苗疆双怪’中的妙音公主分配逐日进谷！今日轮属三元帮，邬香主才在未曾辨清展大侠身份之前，发话查问。”

“海天剑圣”展青萍静静听完后，脸上那种微含不悦的神色遂消，向“碧云娘”柳如烟笑道：“一来我不知道妙音公主议定分批逐日进谷之事，二来因遥见那只黑鸟自谷中飞起，料想可能有变，才赶紧……”

“冷煞”洪飞听出“海天剑圣”展青萍的语意，不等他话完，便向这位北海青萍宫主人问道：“展兄认识那只黑鸟？”

“海天剑圣”展青萍点头说道：“那只黑鸟名为‘墨羽神鸢’，来自‘万劫魔宫’之内！”

“冷煞”洪飞取过焦桐手中的金色门楼，递与“海天剑圣”展青萍观看，并皱眉问道：“展兄所谓的‘万劫魔宫’，是否与这‘万劫门’颇有关系？”

“海天剑圣”展青萍应声答道：“万劫魔宫建筑在野人山百丈坪，‘万劫门’就在魔宫之前，这种当作表记使用、具体而微的‘小万劫门’，我也见过一次……”

说到此处，忽然瞥见“万劫门”三个篆书小字之内，“万”字业已漆成朱红，不禁讶然说道：“我所见的另一座‘小万劫门’，门楣上字迹尚系本色，如今这座的第一字却业已漆成朱红，难道‘万劫魔宫’的弟子真有偌大神通，把那三样绝世难寻之物，找到一样了么？”

“娄山三煞”与“碧云娘”柳如烟等，听得全自茫然，遂一齐向“海天剑圣”展青萍请教有关“万劫门”之事！

展青萍把自己所知细述一遍，内容与三元帮护法“瞽目诸葛”苗平向“媚香仙子”孔凌霄所报的大致相同，说完一指那金色门楼上的朱红“万”字笑道：“如今这‘万’字业已漆成鲜红，岂非表承‘万劫魔宫’弟子已将‘千年鹤顶红’、‘九叶紫芝汁’或是‘天下第一狠心人’的心窝鲜血找到一样了么？”

“冷煞”洪飞厉笑说道：“我倒希望他赶紧把‘万劫门’三字完全漆红，早点举行那场‘万劫大会’！”

“海天剑圣”展青萍这时已知“紫清玉女”孟红绡被劫，遂摇头笑道：“洪兄莫急，你我这颗项上人头，早就被对方预先编列悬挂在‘万劫门’楣的十三白骨圆环之内，哪怕‘万劫魔宫’主人到时不来邀请？倒是如今因‘紫清玉女’孟红绡业已被掳，又服了无药可救的‘三日断魂散’，则‘荡魔宝录’一事顿成云散烟消，展青萍先行告退，并向九回谷外的‘苗疆双怪’、‘黑蛇教主’等人说明情形，请他们各自散去，好好准备应付那场不知将在何时召开，但必凶险无伦的‘万劫大会’！”

话完，向“娄山三煞”及“碧云娘”柳如烟等人微一含笑点头，身形略闪，便即平飘六七丈远，隐入回旋谷径！

“海天剑圣”展青萍一走，“碧云娘”柳如烟也率领庞真真等退出九回谷，庞真真边行边自愁眉深锁说道：“我们这次劳师动众的千里远来，却弄得无功而返，岂非大为扫兴？”

“碧云娘”柳如烟笑道：“真真何必扫兴？我们这次虽然未能掳得‘紫清玉女’孟红绡，但却使‘荡魔宝录’成为绝响，从此任何人也无法再参研‘妙音神功’、‘大罗手’、‘摩诃剑法’等三种旷代奇学，岂非也可算是消极收获？”

庞真真忽然想起自己的意中人“中条剑客”顾青枫，既知孟红绡落入“娄山三煞”之手，必然会打探消息，尽力追寻，遂向“碧云娘”柳如烟笑道：“二姨娘，你带领邬香主及萧氏兄弟回帮交令好了，我暂时不想回九疑山去！”

“碧云娘”柳如烟含笑问道：“你不回九疑山，要去哪里？”

庞真真眼珠微转，设辞答道：“我好久未去云南，想就便一游滇池洱海、金马碧鸡之胜！”

“碧云娘”柳如烟看她两眼，正色说道：“游赏滇池洱海、金马碧鸡，原自无妨，但千万不可跑到‘海天剑圣’展青萍所说的野人山百丈坪去！”

庞真真失笑说道：“二姨娘真是想入非非，野人山百丈坪那座‘万劫门’”

楣下的十三个白骨圆环，是准备用来悬挂‘十三名手’的首级，可见对方是何等高明，我怎会如此不知天高地厚，跑去自蹈危机，送入虎口？”

“碧云娘”柳如烟笑道：“你明白就好……”语音微顿，想了一想，忽把那柄“列缺神斧”，递与庞真真，含笑又道：“如今江湖多事，奇人迭出，险厄难防，我把‘飘翔百剑’带回交你爹爹，这柄‘列缺神斧’你且留在身旁，万一遭逢劲敌，当有大用！”

庞真真欣然接过，“碧云娘”柳如烟遂率领“火孩儿”邬赤、“和合双童”萧英萧俊，回转三元帮，庞真真则仍在乌蒙山左近闲游，希望自己的枫哥哥能够闻讯赶到，彼此见面！

这时，“苗疆双怪”及“黑蛇教主”谢云之等，已因听得“海天剑圣”展青萍叙述九回谷内情形，知道希望已绝，纷纷散去！

“娄山三煞”兄弟也满怀愤怒，嗒然若失地回转娄山，这几乎引起武林剧斗、酿成浩劫的九回谷前，又恢复了一片死寂！

但在那班武林群雄踪迹消失以后，却自九回谷右侧峰腰飞落一位白衣老人，慢慢走到谷口，寻块平坦青石，曲肱高卧！仿佛若有所待？

这位白衣老人，便是北海青萍宫主人“海天剑圣”展青萍！

展青萍在大石上小睡了约莫两个时辰，高空忽然传来几声鸟鸣，似乎落向九回谷深处？

展青萍面含微笑，清啸一声，果见带走“紫清玉女”孟红绡的那只黑色异鸟“墨羽神鸢”，自九回谷中缓缓飞出！

但如今鸟背上坐的不是彩衣宫妆女子，而是一位彩衣少年，少年手中照样捧抱一人，也不是“紫清玉女”孟红绡，而是一位青衫秀士！

彩衣少年瞥见在石上高卧的“海天剑圣”展青萍，遂招呼那只“墨羽神鸢”往下降落。

离地尚有五六丈高，这彩衣少年便即手捧神志昏迷的青衫秀士，飘然纵落，身法美妙轻灵，确属武林罕见！

但那位“海天剑圣”展青萍却丝毫不为对方的声势所夺，依然在石上动都不动地高卧如故。

彩衣少年也似为展青萍的镇静神情及出尘风采所惊，寻块大石放下手捧的青衫秀士，回身发话问道：“石上所卧，是否‘娄山三煞’之一？”

“海天剑圣”展青萍一听，便知对方江湖阅历太浅，遂冷冷一笑，反向彩衣少年问道：“你是不是野人山百丈坪‘万劫魔宫’的弟子，来找‘娄山三煞’索取‘三日断魂散’的独门解药？”

彩衣少年闻言一惊，目注“海天剑圣”展青萍狂笑说道：“你以为孟红绡若无‘三日断魂散’的独门解药，便会死么？”

展青萍虽已听出对方语意，但却故意再试探性的点头笑道：“三日断魂散是以十三种奇毒药物配制而成，除了‘娄山三煞’以外，不但无人能解，亦复无药可解！”

彩衣少年冷笑说道：“我大师姊业已给孟红绡服下三滴‘九叶紫芝汁’，她还死得了么？”

“海天剑圣”展青萍闻言暗想，无怪“万劫门”三字之中的“万”字已漆成红色，果然对方业经寻得“九叶紫芝汁”，遂看了彩衣少年两眼，含笑问道：“孟红绡既服‘九叶紫芝汁’，保住性命，你还寻找‘娄山三煞’则甚？”

彩衣少年答道：“孟红绡虽已保住性命，但却神智不清，我才奉了大师姊之令，来把‘娄山三煞’随意擒上一人，去往千危谷，对她解救！”

展青萍欠身坐起，讶然问道：“千危谷？你们不是住在野人山百丈坪的‘万劫魔宫’？”

彩衣少年答道：“我们尚有两桩任务未曾完成，不能回转‘万劫魔宫’，故而暂住千危谷别府！”

展青萍笑道：“两桩什么任务未曾完成？是不是尚未找到‘千年鹤顶红’及‘天下第一狠心人’的心窝鲜血？”

彩衣少年失惊说道：“你对我们‘万劫魔宫’之事，为什么知道得这般清楚？”

展青萍笑而不答，反向彩衣少年问道：“你们那千危谷别府却在何处？”

彩衣少年摇头说道：“你问得太多，你是娄山第几煞？乖乖跟我前去，不就不知道千危谷在何处了么？”

展青萍笑道：“你先告诉我你的姓名，我才考虑去是不去？”彩衣少年眉头微蹙，意似不耐地冷然答道：“我是‘魔宫七使者’中的‘氤氲使者’庄梦蝶，你究竟是娄山第几煞？”展青萍哈哈笑道：“‘娄山三煞’中的‘冷煞’洪飞、‘瘦煞’焦桐、‘笑煞’哈腾均已离此他往，走了半日！”

“氤氲使者”庄梦蝶听说对方不是“娄山三煞”，不由气得怒视“海天剑圣”展青萍问道：“你不是‘娄山三煞’，却又是谁？”展青萍笑道：“我是武林中无名散人，也是你们‘万劫魔宫’的凶星恶煞！”

“氤氲使者”庄梦蝶双目之中凶光电射，似被展青萍触怒，意欲向前动手！但终于勉强忍耐，冷笑说道：“我因急于追擒‘娄山三煞’，才对你暂时宽容，但下次再遇，却将严加处置，以惩藐视‘万劫魔宫’之罪！”

庄梦蝶话完，刚待转身，展青萍却又叫道：“你不能走！”

庄梦蝶愤然回头，厉声问道：“难道你真要找死？”

展青萍淡然一笑，手指昏卧石上的青衫秀士问道：“这人是谁？”

庄梦蝶答道：“万劫魔主的‘万劫魔宫’之中共需百名使者，除了我们得真传的七人以外，尚少九十三人，故而凡属资质美秀，并有上乘武功基础的少年男女，福缘又好，便可能被我们选中，送往魔宫，由‘万劫魔主’加以深造！”

展青萍笑道：“你们任选何人我都不管，但这位青衫秀士却福缘太薄，不宜去往‘万劫魔宫’深造！”

“氤氲使者”庄梦蝶听得半恼半惊地手指青衫秀士，向“海天剑圣”展青萍愤然问道：“你认得他么？”

展青萍大笑说道：“他姓顾，叫顾青枫，是我去世老友‘中条逸士’焦大先生的唯一衣钵传人，我怎能听任他沾染上一身肮脏魔气？”

原来这“氤氲使者”庄梦蝶秉性风流，与“荡魄尼姑”妙真的师妹、淫尼妙空师太本有交情，这次趁了奉命找寻“千年鹤顶红”之便，乘骑“墨羽神鹫”，前往清心庵叙旧，却巧遇妙空师太正对身中迷药、四肢无力的“中条剑客”顾青枫宽衣解带，纵体投怀，以图引诱！

顾青枫守定心神，毫不为动，妙空师太欲火难禁，正将施展“霸王请客”的手段，“氤氲使者”庄梦蝶却妒火中烧地破窗飞进，杀死妙空师太，火焚“清心庵”，并点了顾青枫穴道，意欲把他带回“万劫魔宫”，充任“魔宫使者”！

等庄梦蝶遍寻“千年仙鹤”不得，带着顾青枫乘“墨羽神鹫”飞回之际，却在千危谷遇见大师姊“瑶池使者”毕金环，怀抱“紫清玉女”孟红绡，乘骑另一只“墨羽神鹫”飞来，命令庄梦蝶赶紧飞往乌蒙山九回谷，设法把“娄山三煞”擒来一人，才好解救孟红绡所服“三日断魂散”的毒力！

如今“海天剑圣”展青萍认出石上青衫秀士就是去世老友“中条逸士”焦大先生的唯一衣钵传人顾青枫，欲加拯救，庄梦蝶却哪里肯依，功力暗聚，上前三步，向展青萍微笑道：“老头儿，你凭什么要我把他留下？”

“海天剑圣”展青萍存心一试“万劫魔宫”门下弟子的武功究竟练到何等地步？遂故意换了一种狂傲无比的神情，冷眼看着“氤氲使者”庄梦蝶，哈哈大笑道：“我叫你留下，你就得给我留下！”

“氤氲使者”庄梦蝶听得对方这等说法，居然不怒反笑，哦了一声，缓缓走近展青萍所坐的大石，说道：“你这老头儿倒蛮有意思，要知道连当世武林‘十三名手’算上，也无人敢对‘万劫魔宫的七使者’如此无礼！”

一面说话，一面伸手在展青萍所坐的大石之上轻轻一抓，便自抓下一块拳大裂石，双手微搓，碎如粉末！

展青萍失声赞道：“能把‘鹰爪力’加杂‘五行掌’的功夫练到这等地步，委实太不容易！”

庄梦蝶颇为得意地嘿嘿笑道：“老头儿，你既懂得这是‘鹰爪力’加杂‘五行掌’神功，总也会些门道，若能照样施为，庄梦蝶便把顾青枫留下，否则即须自行跳入这潭水之中，方可饶你不死！”

展青萍也不答话，默然伸手折断一根粗大的树枝，然后功凝指掌，把树枝修剪成一柄宝剑形状！

庄梦蝶虽自这“削枝成剑”一举之上，看出展青萍功力不弱，但仍晒然不屑地冷冷说道：“你以为这指上功夫，就配和我的‘五行掌’及‘鹰爪力’相比？”

展青萍哈哈大笑道：“谁要和你相比？你要我自行跳入这潭水之中，我遂不得不设法测量测量这潭水到底有多深浅？”

庄梦蝶听说展青萍削了三尺左右的一柄木剑，竟作为测量潭水深浅之用，不由好生诧异，遂静静旁观，看这神气活现的老头儿怎样测量？

展青萍毫未作势凝劲，只随手举起木剑，向潭水之中轻飘飘的一剑劈下。说也奇怪，木剑剑锋距离潭水水面尚有三尺，也未见甚疾风劲气，便听得“哗啦”一响，潭水蓦然分飞，仿佛被展青萍虚空一剑，斩出了一丈来长、五六尺深的一条水缝！

庄梦蝶虽然狂傲，毕竟也是武学名家，见状不由惊得倒退三步，失声说道：“这是‘先天罡力’所化的‘无形剑气’！”

展青萍仍然做得神气十足地目注潭水，摇头说道：“这潭水太深，我却绝不自动跳水！”一面发话，一面却将手内木剑自肋下向后倒甩，居然“夺”的一声，没入他适才所坐的青石之中，足有五寸！然后回头凝注“氤氲使者”庄梦蝶，双目中射出令人慑然生畏的炯炯神光，微笑问道：“老夫这‘无形剑气’及‘木剑入石’等两手功夫，抵不抵得过你的‘五行神掌’及‘大鹰爪力’？”

“氤氲使者”庄梦蝶此时方知自己的武功火候比人家差得何止一筹？不由凶威顿杀，讪讪说道：“大丈夫一诺千金，你这两手功夫确实胜我多多，庄梦蝶把顾青枫交给你就是！”

话完，正待走向顾青枫，“海天剑圣”展青萍业已哈哈大笑说道：“你能不背信失诺最好，待去回复‘万劫魔宫’主人，就说‘武林十三名手’均望他早日把那‘万劫门’三字完全漆成红色！”

展青萍发话之时，因防“氤氲使者”庄梦蝶万一起甚凶心，对顾青枫骤下毒手，遂不等话了，身形即横飘丈许，恰好挡在庄梦蝶与顾青枫之间，边对庄梦蝶继续发话，边自反手认穴，虚空弹指，替顾青枫点活血脉！

这一盲目弹指、隔空点穴，又是武林罕见的绝顶神功，看得“氤氲使者”庄梦蝶好不心惊，忙自撮唇发啸，把那只“墨羽神鹫”招来身侧！

“墨羽神鹫”刚刚飞到当头，“氤氲使者”庄梦蝶便即一式“平步青云”，拔身飞起四丈，飘登鸟背！

这手轻功委实不俗，连“海天剑圣”展青萍也不禁点头赞道：“好轻功，‘万劫魔宫’弟子果然名不虚传！”

“氤氲使者”庄梦蝶在鸟背之上向下问道：“老人家身怀绝技，应有高名，难道竟不敢向我‘万劫魔宫’中人显露本来面目？”

“海天剑圣”展青萍手指那柄没入石中足有五寸的木剑，哈哈笑道：“老夫啸傲北海，以剑成名，你不应该猜不出我的来历！”

“氤氲使者”庄梦蝶恍然大悟，失声问道：“你是北海青萍宫主人‘海天剑圣’展青萍？”

展青萍笑道：“展青萍近十年来，未履中原，这次偶然知道野人山百丈坪上又出了位盖世魔头，他叫‘万劫魔宫主人’，我叫‘青萍宫主人’，我住北海，他住南荒，真可谓巧不可谐，针锋相对！”

“氤氲使者”庄梦蝶深知这位“海天剑圣”展青萍功力绝世，适才又曾亲见厉害，遂轻拍“墨羽神鹫”，命它穿云飞去！

展青萍忽然又复叫道：“氤氲使者慢走！”

“氤氲使者”庄梦蝶闻言，不知何事，遂命令“墨羽神鹫”飞回，但却不敢低飞，只在七丈以上高声叫道：“青萍宫主人尚有何事？”

展青萍哈哈笑道：“我因希望‘万劫魔宫主人’早日将‘万劫门’三字漆成朱红，召开‘万劫大会’，才叫你回来，告诉你一件秘密。”

庄梦蝶一听愕然问道：“告诉我有关漆红‘万劫门’三字的秘密？是不是你知道谁是天下第一狠心人？”

展青萍笑道：“我不知道谁是天下第一狠心人，但却知道何处有‘千年仙鹤’！”

庄梦蝶听对方要告知自己何处有千年仙鹤，不由喜形于色地发话问道：“展老人家请讲，哪里有千年仙鹤？”

展青萍哈哈笑道：“关外长白绝顶‘天池’左近，有一对千年仙鹤，但仙鹤有主，你们未必敢去惹他！”

庄梦蝶傲然叫道：“仙鹤主人是哪一位？‘万劫魔宫七使者’倘若合群而出，谁不敢惹？”

展青萍笑道：“凡事做成再说，何必先夸大话？那两只千年仙鹤的主人，慢说从来未履江湖，连长白山都不轻出，故而名号难为世晓，只知是位身材矮小的跛足老头，但武功之高，却决不在我们这些所谓‘十三名手’以下！”

庄梦蝶静静听完，在“墨羽神鹫”背上，向展青萍拱手称谢说道：“多蒙展老人家指教，下次倘若再见‘万劫门’表记之时，大概连那第二个‘劫’字也已漆成朱红颜色！”

展青萍笑道：“但愿如此，也好使武林人物早日得瞻‘万劫魔宫主人’的风采！”

庄梦蝶满心高兴地催鹞飞入白云，展青萍因未听顾青枫有何声息！转身愕然注目石上，才知去世老友“中条逸士”焦大先生的这位衣钵传人，想因穴道被点太久，如今虽被自己解开，一时竟难完全恢复！

展青萍见状，遂伸手按住顾青枫命门，将本身纯阳真气绵绵传入，帮助顾青枫活开血脉！这样一来，果在片刻以后，顾青枫便自霍然醒转！

展青萍收功缩掌，哈哈笑道：“顾贤侄，你对老夫还记得么？”

顾青枫自从中了“荡魄尼姑”妙真的迷香以后，几乎一直都在昏昏惘惘之中，对于一切经过，均不知悉。

但如今听了展青萍这等说法，再一仔细注目，虽在神智初复之下，也立即认出眼前这位神采飘逸的清癯白衣老人，竟是师傅生前至交，北海青萍宫主人，威震天下的当世第一名剑！

遂赶紧口呼“展师伯”，起身拜倒，展青萍含笑相搀，约约略略地把自己怎样来到这乌蒙山九回谷，并从“氤氲使者”庄梦蝶手中救他的一段情形，说了一遍。

顾青枫听说自己的心上人“紫清玉女”孟红绡不但已被“万劫魔宫”的人物掳走，并还服食了几乎无药可救的“三日断魂散”，不由急得五内如焚，目注“海天剑圣”展青萍急急问道：“展师伯，你可知道‘万劫魔宫七使者’所居的千危谷是在何处？”

展青萍弄不懂顾青枫脸上的神情何以如此激动？在细细盘查询问之下，才知“紫清玉女”孟红绡与他有啮臂深盟，不禁微叹说道：“顾贤侄，不但我不知千危谷在何处，你一身艺业恐怕也不够决斗‘万劫魔宫七使者’，援救‘紫清玉女’孟红绡……”

顾青枫知道“海天剑圣”展青萍以为自己无能，不由脸上一红，剑眉微剔说道：“启禀展师伯，顾青枫此次是因误中迷香，无力抗拒，才落在‘氤氲使者’庄梦蝶手内！但若论真实武功，却自信已获先师真传……”

展青萍看了顾青枫两眼，眉头一动，含笑说道：“顾贤侄请把你师门‘天遁剑法’演练一遍，给我看看！”

顾青枫应声拔剑，先向展青萍微一恭身，然后剑诀一领，足下轻灵，一招一式的施展师门绝学“天遁剑法”！

“天遁剑法”本极精妙，何况顾青枫面对号称“海天剑圣”的当世第一用剑名家，自然益发着意施为，心与手合，气与神凝，猛如虎狮，静如山岳，而轻捷灵妙之处，更有如云飘电掣，鹤舞龙翔，只看得展青萍手捻银须，频频点首！

顾青枫使完“天遁剑法”，方一收势，“海天剑圣”展青萍便即呵呵笑道：“难怪贤侄自诩，这套‘天遁剑法’，果然已得令师焦大先生的十之七八！”

顾青枫闻言，刚待逊谢，展青萍又复手指那块插着木剑的青石，向他笑道：“顾贤侄，你再把你师父的另一绝技‘子午神功’，在这石上略为施展！”

顾青枫虽不知这位展师伯为何如此考较自己？却也只得如言施为，功力微凝，伸手抓裂一块青石，合掌一搓，成为碎粉！

“海天剑圣”展青萍，对地下石粉仔细注目片刻之后，向顾青枫微笑说道：“顾贤侄，你这‘子午神功’碎石不匀，尚胜不过‘氤氲使者’庄梦蝶

的‘大鹰爪功’加杂‘五行掌力’！何况千危谷内的‘万劫魔宫使者’共有七人之多！”

顾青枫知道“海天剑圣”展青萍决不会故意抑己扬彼，所设定系实言，不禁听得眉头深蹙，忧容满面地说道：“照展师伯这等说法，岂非……”

展青萍截断顾青枫话头笑道：“顾贤侄不必担心，你在其他功力方面纵或稍差，但却可仗着精妙剑法，与‘万劫魔宫七使者’一斗！”

顾青枫闻言，心内方觉微宽，“海天剑圣”展青萍又复向他含笑问道：“顾贤侄，你知不知道当世之中，剑法一道，以谁称最？”

顾青枫料不到“海天剑圣”展青萍突有如此一问，想了半天，才缓缓答道：“当世中钓鳌居士、铁剑真人、‘翻天怪叟’庞千晓、展师伯以及先师，均属用剑名手，但展师伯美号‘海天剑圣’，自然冠冕群伦！”

展青萍哈哈笑道：“贤侄且不要往我脸上贴金，我若能够冠冕群伦，怎会空自邀约钓鳌居士、庞千晓、铁剑真人，连开了三次‘北海剑会’，仍然不能在彼此之间分出丝毫高下？”

因“北海剑会”除了钓鳌居士、庞千晓、铁剑真人及展青萍等四位用剑名家以外，未邀其他武林人物参与，故顾青枫对此茫无所知，不便插口，只得静听展青萍续道：“连你师傅焦大先生算上，我们这五人之中，确实各有所长，各有所短，谁也不敢说是当世第一！”

顾青枫听到此处，心头一动，接口说道：“倘若这五位名家，能够互相切磋融会，截长补短，岂不便可研创出一套旷古绝今、精奥无比的剑法？”

展青萍长叹一声说道：“贤侄说得一点不错，但凡属武林人物，多半门户之见极深，尤其有了相当声望以后，更缺少开扩的胸襟，便连我与你师傅那等至交，也不肯互相推敲研讨！结果虽然每人均经刻苦努力，卓然成家，但却无一人到达旷古绝今的精微无上境界！”

展青萍说到这里，语音微微一顿，以一种蔼然的目光看着顾青枫，微笑说道：“自你师傅逝世以后，我接连召开三次‘北海剑会’，均无法与钓鳌居士、庞千晓、铁剑真人等分出胜负，不禁雄心渐淡，但忽又听得中载精奥绝伦的‘摩诃剑法’的‘荡魔宝录’出现江湖，才特地赶来这乌蒙山九回谷！”

顾青枫剑眉深蹙说道：“荡魔宝录早已焚毁，孟红绡虽曾把‘妙音神功’、‘大罗手’、‘摩诃剑法’等三种旷代绝学熟记胸中，但她却又被‘万劫魔宫使者’掳往不知处所的千危谷内……”

展青萍不等他话完，截口笑道：“孟红绡福缘太好，她记熟了那样罕世难逢的‘荡魔宝录’，自然难免有些灾厄！但又因任何人均不愿‘荡魔宝录’成为武林绝响，故而任何人也均愿尽力保障孟红绡的安全，她虽服‘三日断魂散’，也无非一场虚惊，我就不信‘九叶紫芝汁’的灵验功效，比不上‘娄山三煞’的独门解药！”

顾青枫听展青萍这种推断颇有道理，心中略觉宽慰，展青萍又复说道：“至于那‘荡魔宝录’，虽已早化飞灰，但我如今却又寻得了一册新的‘荡魔宝录’！”

顾青枫愕然问道：“这种绝世秘籍，难道还有双份？”

展青萍笑道：“贤侄本身，就是所说的另一册‘荡魔宝录’！”

顾青枫越发愕然问道：“小侄参不透展师伯语内的玄机，我与‘荡魔宝录’有何关系？”

展青萍轻拍顾青枫肩头，含笑说道：“贤侄已得你师傅焦大先生‘天遁

剑法’的十之七八，我也将我数十年独创精研之学尽量相传，再设法使你获得钓鳌居士指点，综三家剑法于一身，岂足可与万劫群魔一搏？”

顾青枫听得惊喜交集，但倏又剑眉微蹙，好似想起甚事？又向展青萍问道：“展师伯，当世的剑法名家之中，尚有三元帮帮主‘翻天怪叟’庞千晓及铁剑真人，为何单单要设法求得钓鳌居士的指点？”

展青萍笑道：“一来庞千晓及铁剑真人与我们气味不太相投，二来他们两人的剑法虽然狠辣诡异绝伦，但终嫌属于偏锋，不是正宗路数！”

顾青枫顺着展青萍的语意问道：“照展师伯这等说来，钓鳌居士的剑法必然别有神妙？”

展青萍点头答道：“钓鳌居士在东海钓矶静观海天风雨、日月星辰等自然变化，研究出‘风云雷雨’四大绝招，威力神妙无比，‘风雷’两招攻敌，‘云雨’两招防身，每次‘北海剑会’中，钓鳌居士只要一落下风，便仗这四大绝招挽回颓局，维持均势！”语音至此略顿，目中射出凛然神光，看了顾青枫几眼，续笑道：“贤侄得我与师傅全部真传，若能更从钓鳌居士学会‘风云雷雨’四大绝招，便足可与‘万劫魔宫七使者’放手一搏！万一救出孟红绡，再参透‘荡魔宝录’中的‘摩诃剑法’，岂不独秀乾坤，为百世武林，放一异彩！”

顾青枫在几乎身罹大劫之后，忽然有此奇遇，自然欣喜异常，但因心中始终挂念“紫清玉女”孟红绡安危，遂又向展青萍愁眉问道：“小侄从展师伯学剑，必然颇需时日，又要往东海钓矶拜谒钓鳌居士……”

展青萍看出顾青枫心意，含笑问道：“贤侄是否恐怕学剑需时太久，对孟红绡姑娘的安危有些放心不下？”

顾青枫俊脸微红，展青萍不禁哈哈大笑说道：“贤侄尽管放心，孟红绡姑娘聪明绝世，就凭她每三天才肯告诉‘娄山三煞’一字的举措之上，便可猜出她必能想出巧妙的方法应付‘万劫魔宫七使者’！何况那些魔崽子们又复上了我一个当，难免弄得焦头烂额！”

顾青枫问道：“‘万劫魔宫七使者’上了师伯什么大当？”

展青萍遂把自己告知“氤氲使者”庄梦蝶，关外长白山“天池”附近有对千年仙鹤之事，向顾青枫叙述一遍。

顾青枫哦了一声，说道：“师伯是否要叫‘万劫魔宫七使者’跑趟冤枉长路？”

展青萍摇头笑道：“‘万劫魔宫七使者’拥有两只训练纯熟的‘墨羽神鸢’，长白虽远，也费不了他们多大时间，加上我在当世武林总算薄具名头，不便说谎，故而‘天池’附近确有千年仙鹤，但仙鹤主人‘天池跛叟’却太以古怪难缠，‘万劫魔宫七使者’若想动他心爱仙鹤的脑筋，非被那怪老头儿弄得灰头土脸不可！”

顾青枫听完，方知究竟，刚叫了一声“展师伯”，那位“海天剑圣”展青萍又已向他含笑说道：“至于学剑一事，因你师傅与我同属剑法正宗，路数大致相若，你又有这好的根基，触类旁通，进展极快，最多三四月光阴，必可尽得骊珠，然后再去寻那钓鳌居士，学他的‘风云雷雨’四剑！”

顾青枫听说只要三四月光阴便可尽得“海天剑圣”展青萍的绝世剑法精粹，不由心头狂喜，遂含笑问道：“师伯既肯如此破格成全，小侄是否立随师伯同往北海？”

展青萍看了顾青枫一眼，摇头笑道：“学剑何须远去北海？这九回谷内

幽僻异常，便是绝好所在，何况那位钓鳌居士，如今也不在东海钓矶……”

顾青枫正愁东海路远，闻言急忙问道：“钓鳌居士不在东海钓矶，却在何处？”

展青萍笑道：“他就在离此不远的六诏山内！”

顾青枫讶然问道：“这位武林前辈为何远离东海钓矶，来到六诏则甚？”

展青萍笑道：“钓鳌居士是位极为风趣的老天真，因在东海钓矶每日钓鳌，钓得有些厌烦，听说云南六诏山桃花沼内出了一条‘桃花鲛’，遂特地万里西来，要想把这条‘桃花鲛’钓到手内！”

顾青枫问道：“这‘桃花鲛’有何用处？”

展青萍笑道：“‘桃花鲛’剧毒无比，但它脑中的一粒元珠，却是祛除百毒的无上圣药！一身皮鳞，更可制作入火不焚、入水不沉、宝刀宝剑难伤的护身软甲！”

顾青枫闻言，暗喜天缘凑巧，不但“海天剑圣”展青萍愿意尽传秘学，钓鳌居士居然也由东海西来六诏，或许真能造就自己一身绝世剑法，仗以独闯千危谷，拯救孟红绡，与“万劫魔宫七使者”，放手一战！

从此开始，顾青枫便随同“海天剑圣”展青萍，在九回谷内，摒绝万缘，专心练剑！

在这段时间以内，三元帮帮主“翻天怪叟”庞千晓与铁剑真人、“荡魄尼姑”妙真一行，因恰好与“碧云娘”柳如烟等相遇知道“紫清玉女”孟红绡，已被“万劫魔宫弟子”掳走，庞千晓遂与柳如烟等同返三元帮，命铁剑真人云游西南，探听有关“万劫魔宫”的确讯，那位“荡魄尼姑”妙真则独自飘荡江湖。

“黄衫红线”庞真真一直在乌蒙山左近苦候月余，始终未见顾青枫到来，其间她也曾在九回谷外那一潭清泉附近，芳心寂寞，立尽黄昏，消磨了多少光阴，但却万万料不到机缘未至，咫尺天涯，顾青枫就在九回谷中专心一志地随同“海天剑圣”展青萍苦研绝世剑术！

等了将近两个月，庞真真才带着失望的情怀怅然离去，但她却未回转三元帮，依旧西游金马碧鸡，滇池洱海，企图巧遇顾青枫，并打探打探“紫清玉女”孟红绡的下落，及有关“万劫魔宫”的讯息。

庞真真走后，又过了一月有余，顾青枫终于倚仗本身资质颖悟，对剑术一道又有极好根底，更在“海天剑圣”展青萍这等绝代名家的悉心教导之下，探奥抉微、融精铸粹地练成了一套综两家之长的神妙剑法！

“海天剑圣”展青萍见顾青枫成就神速，心中也颇高兴，向他含笑说道：“顾贤侄，你仅仅费了百日光阴，便练成三十六式综合我与你师傅两家之长的神妙剑法，着实难能可贵！我默计日期，那位钓鳌居士如今已到六诏，你应该立即前去，照我的指示，设法求他传授‘风云雷雨’四剑！”

顾青枫与“海天剑圣”展青萍相聚百日，情感颇深，如今在这即将分袂之际，不禁有点依依难舍起来，剑眉双蹙，微叹一声问道：“师伯不能与小侄一同去么？”

“海天剑圣”展青萍摇头说道：“一来我尚有别事，二来那位钓鳌居士虽有‘居士’之名，却无居士之实，名心未淡，嗔念未消，倘若有我在场，你根本休想他传授一招半式。”

顾青枫闻言，一片离愁，形诸神色。

展青萍见状，伸手轻拍顾青枫肩头，含笑说道：“贤侄天性纯厚，但何

须如此惜别伤离？如今江湖多事，到处均可相逢，我们就此分手了吧。”

顾青枫黯然伤神地恭身问道：“师伯所传三十六式新创剑法，应有名称……”

展青萍不等顾青枫话完，便即笑道：“你师傅的剑法名为‘天遁’，我的剑法名为‘青萍’，这套新创的三十六式剑法，既系综合熔铸两家之长，何不就叫它‘青萍遁剑’？”

他一面说话，一面向九回谷外举步飘身，等到最后的“青萍遁剑”四字送入顾青枫耳中，这位“海天剑圣”展青萍早已杳然无迹！

顾青枫急展轻功，随后追出九回谷，只见四山寂寂，哪有人踪？不由暗叹这位展师伯委实如天矫神龙，不可捉摸！

怅然片刻，“海天剑圣”展青萍的出尘道貌，渐渐自脑海中消失，但“紫清玉女”孟红绡的绝世倩影，却又浮上心头，顾青枫不禁剑眉双轩，仰天一啸，离却乌蒙山九回谷，向那钓鳌居士企图钓取“桃花鲛”的六诏山桃花沼赶去！

他因早获展青萍指点，无须探询途径，故在抵达六诏山后，便直扑西南方挺拔参天的一座高峰之下！

这时正值夕阳满天，余霞未散，映照着那座高峰左近，彩雾弥漫，绚丽已极！

顾青枫知道桃花沼便在那座高峰脚下的左侧后方，遂一面眺览黄昏美景，一面向那高峰信步走去。

走到距离高峰约莫十三四丈远近，顾青枫不由心中暗想，那片彩雾弥漫所在，正是峰脚的左侧后方，莫非……

念犹未了，身后突然“刷”的一声轻微细响，像是有甚物件向自己右肩飞到！

顾青枫真气微提，左飘丈许，谁知背后飞来之物好似活的一般，也随着他身形飘动，钩住顾青枫所着青衫，竟是一枚长约三寸的黝黑鱼钩，钩上并系着粗如米粒的黄色钓线！

鱼钩钓线入目，顾青枫立即知道自己业已遇上了钓鳌居士！

但心中却暗觉这位武林奇人未免太不讲理，彼此萍水初逢，尚不相识，怎的便将自己当做鱼儿戏弄？

顾青枫深恐对方趁势要把自己钓起，遂赶紧转过身形，手握钓线，并微凝真气，施展出大力千斤坠的“金刚柱地”身法。

目光注处，看见用鱼钩钓线戏弄自己之人，是位坐在一株参天古木半腰的长眉长发蓑衣老者。

蓑衣老者心意果被顾青枫猜对，在鱼钩钩中对方之下，他一抖手内碧绿的钓竿，竟想把顾青枫凌空钓起！

顾青枫目注蓑衣老者，方欲发话，谁知老者钓竿一抖之力，重有千钧，自己虽已施展“金刚柱地”身法，仍被带得向前抢了几步！

蓑衣老者见顾青枫未被自己钓起，不由也颇觉惊疑，咦了一声，手中钓竿微扬，便即收回了鱼钩钓线！

顾青枫强忍心头恶气，向那尚自坐在参天古树半腰的蓑衣老者微一抱拳，发话问道：“前辈上姓高名，为何要对我顾青枫如此戏弄？”

蓑衣老者哈哈笑道：“我生平无姓无名，至用鱼钩钓你之故，却有两大原因！”

顾青枫眉峰微蹙，哦了一声，问道：“老人家把我当做鱼儿，居然还有两大原因？”

蓑衣老者收拾好鱼钩钓线，像一张落叶般飘下参天古树，向顾青枫双眼一瞪，傲然说道：“当然有两大原因，第一桩原因便是救你一条小命！”

顾青枫闻言，不禁蹙眉苦笑！

蓑衣老者看他一眼，冷冷说道：“你笑什么？那峰脚下弥漫的彩雾，乃杀人无形的‘桃花毒瘴’！不到月上中天，彩雾尽散，谁敢走近峰前十丈以内？慢说你叫顾青枫，便真是一株傲霜青枫，稍沾毒瘴，也立将枝枯叶落，委顿而死！”

顾青枫听得心中一寒，改容称谢，蓑衣老者继续说道：“第二桩原因，便是为了你肩头插着一柄宝剑！”

顾青枫又恢复了诧异神色，讶然问道：“我肩头插剑与否，却与老人家何关？”

蓑衣老者以一种颇为骄傲的神情点头答道：“当然有关，你遇见了当世第一流的用剑名手！”

顾青枫暗想“海天剑圣”展青萍说得一点都不错，这钓鳌居士委实是位极为风趣的老天真，自己何不遵照展师伯的指示，逗他一逗！

主意既定，遂佯作愕然问道：“这‘第一流用剑名手’七字，是否老人家夫子自道？”

蓑衣老者傲然笑说道：“当然，当然，用剑比斗，当世中无人能够胜我！”

顾青枫剑眉一轩，朗声说道：“老人家既然这等说法，我应该猜得出你的名号！”

蓑衣老者点头吟道：“武林俗手虽无数，用剑名家有几人？你确实应该一猜就对！”

顾青枫看到他那副骄傲的神情，不禁暗暗好笑，故意想了片刻，缓缓说道：“可惜老人家不是身着道装，否则你应该是三元帮护法铁剑真人！”

蓑衣老者微一撇嘴，摇头说道：“铁剑真人那老牛鼻子的剑法没有我好，真若彼此以死相拼，五百招后，他将难免一败！”

顾青枫故作失惊问道：“听老人家这等口气，莫非便是威震江湖的三元帮帮主、‘翻天怪叟’庞千晓？”

蓑衣老人又复摇头笑道：“庞千晓的剑法与铁剑真人也差不多，他们只可勉强称为一流剑手！”

顾青枫微叹一声说道：“老人家连‘翻天怪叟’及铁剑真人都不看在眼里，倒叫我不好猜了！”

蓑衣老人笑道：“我方才业已说过‘用剑名家有几人？’你再往后猜，便猜对了！”

顾青枫双目之中神光一射，得意笑道：“我猜到了！因为我想起了一位声名盖世、绝艺无双的大剑客！”

蓑衣老人喜道：“快说，快说！”

顾青枫目注蓑衣老人，脸上显露一种极为钦佩的神色问道：“老人家定是北海青萍宫主人、‘海天剑圣’展青萍！”蓑衣老人闻言，颇为失望地摇头晒道：“不对，不对，展青萍妄自尊大，号称‘海天剑圣’，其实在三次‘北海剑会’之中，他何曾胜过我一招半式？”

顾青枫苦笑说道：“我已经把举世第一流用剑名家全都猜完，仍未猜出

老人家究竟是哪位？”

这位蓑衣老人正是钓鳌居士，他见顾青枫连猜展青萍、庞千晓、铁剑真人，却偏偏未曾猜到自己，不由得又气又急地蹙眉说道：“当世一流剑手只剩一人，你再猜下去总该猜对了把！”顾青枫头点说道：“我知道还有一位剑法无双的一流名手！”钓鳌居士大喜说道：“对，对，对，那就是我！”

顾青枫摇头说道：“不是你，是‘中条逸士’焦大先生，但他老人家尘缘早满，仙游已久！”

钓鳌居士再也忍耐不住，目注顾青枫自报名号，负气问道：“我是钓鳌居士，你为什么不把我列入当世武林一流剑手之内？”顾青枫闻言，意似失惊，赶紧口称“老前辈”，恭身施礼！钓鳌居士眉头微蹙，摆手说道：“我长年独居东海荒岛，寂寞已惯，不拘世俗礼节，你不必谦恭，赶快告诉我为何把我摒诸当世一流剑手以外，免得我心中发急！”

顾青枫心中暗自好笑，但面上却遵从“海天剑圣”展青萍的指教，装出一副惶恐神色说道：“顾青枫不敢直言冲撞前辈！”钓鳌居士摇头说道：“不妨，不妨，当面挨骂足过瘾，只要你骂得有理！”

顾青枫恭身答道：“顾青枫怎敢批评前辈，只听说‘海天剑圣’展青萍、‘翻天怪叟’庞千晓及铁剑真人等，对前辈曾有微词！”钓鳌居士双眼一瞪，急急问道：“这群老鬼，讲我什么坏话？”顾青枫道：“他们说老前辈虽亦勉强列名当世一流剑手，却系滥竽充数，一无足取！”

钓鳌居士气得哼了一声，手中钓竿微挥，在崖壁间扫裂一块拳大突石，向顾青枫恨恨问道：“他们敢说我一无足取？”顾青枫陪笑说道：“老前辈莫发雷霆，顾青枫乃是照所闻直陈……”

钓鳌居士不等他说完，又复急急问道：“他们可曾提到过我的‘风云雷雨’四剑？”

顾青枫暗笑这位钓鳌居士的性情，真被“海天剑圣”展青萍完全摸透，果然步步上钩！遂反向钓鳌居士问道：“什么叫‘风云雷雨’四剑？”

钓鳌居士双眉一扬，颇为得意地答道：“风四剑是‘舞雪凝冰’，‘飘红送绿’，‘蛟龙怒卷’，‘易水萧萧’！云四剑是‘风啾龙嘘’，‘遮天蔽日’，‘彩霞练水’，‘缥缈氤氲’！雷四剑是‘斜鞭紫电’，‘海立山崩’，‘天鼓三挝’，‘乾坤一震’！雨四剑是‘空蒙润物’，‘鞭石飞烟’，‘泼火清尘’、‘一天丝影’！”

顾青枫听得笑道：“这些招名倒颇高雅好听，却不知有无妙用？”

钓鳌居士沉声说道：“这‘风云雷雨’四剑，是我在东海钓矶静观海天风雨、日月星辰等自然变化，研创而成，威力神妙无比！”

顾青枫含笑问道：“老前辈既擅如此神妙的招术，怎的在三次‘北海剑会’之中，不曾制服其他诸人，独秀天下？”

钓鳌居士被顾青枫问得脸上一红，微微叹息答道：“我与‘海天剑圣’展青萍、‘翻天怪叟’庞千晓及铁剑真人等，各有所长，亦各有所短，以致连开三次‘北海剑会’，均未分出胜负！今年有几分制胜把握，偏偏展青萍又命人传语，第四次‘北海剑会’因事延期，才把我闲得无聊，跑到这六诏山桃花沼来，想钓条‘桃花鲛’消遣消遣！”

顾青枫讶然问道：“老前辈怎的今年会有制胜把握？”

钓鳌居士答道：“我这‘风云雷雨’四剑本是四招，去年‘北海剑会’以后，经我苦心精研，由一变四，化成四四一十六招，威力自然增强不少，

岂非略有制胜把握？”

顾青枫笑道：“老前辈东海潜心，精研绝学，但‘海天剑圣’展青萍等其他三位一流剑手，也决不会虚度光阴……”

钓鳌居士见顾青枫始终不太信服自己，不由皱眉接口道：“你是不曾见过我的‘风云雷雨’四剑，才对我不太信服，等我把那条‘桃花鲛’钓到手后，定让你见识见识！”

顾青枫装作对那“风云雷雨”四剑毫不关心，微笑说道：“老前辈的‘风云雷雨’四剑我并不想见识，却想见识见识你钓取‘桃花鲛’的手段！”

钓鳌居士见自己的生平绝艺对方居然不想见识，不由好生诧异地问道：“你也是用剑之人，看来武功也不算太弱，怎肯放过这等机缘？不想见识见识旷代绝学！”

顾青枫傲然笑道：“因为我师傅的剑法也是妙绝当今，比起老前辈来，不过火候功力之别。”

钓鳌居士问道：“你是何人弟子？”

顾青枫肃立恭身答道：“先师‘中条逸士’焦大先生！”

钓鳌居士哦了一声，打量了顾青枫几眼，微笑说道：“你师傅在世之时，与庞千晓、展青萍、铁剑真人及我五人，合称‘乾坤五剑’！你既得传焦大先生衣钵，火候纵差，眼力必好！等钓得‘桃花鲛’后，我定要施展‘风云雷雨’四四绝招，让你看看是否不比什么‘海天剑圣’、‘翻天怪叟’逊色？甚至还要凌驾他之上？”

钓鳌居士越是急于炫露，顾青枫便越是不慌不忙地含笑道：“老前辈施展生平绝学让我观看，未免不大妥当？”

钓鳌居士讶然问道：“有什么不大妥当？”

顾青枫笑道：“老前辈倘若施展得太快，我根本就无法体会精微！倘若施展得太慢，又难免被我记熟偷偷学去！”

钓鳌居士摇头大笑说道：“这‘风云雷雨’四四绝招，是我以数十年光阴，穷参日月天地等自然变化研创而成，虽仅一十六式，但变化之奇，堪称包罗万象，岂是你在看我施展一番之下，便能偷偷记去？……”语音至此微顿，双目精光在顾青枫全身上下细一打量，继续又道：“但你我能在这六诏山中相会，总有前缘，倘若你看了我所施展的独创绝学以后，能有个公平论断，我或可将‘风云雷雨’四剑之中各传一式于你，包你在当世武林的年轻一辈之内，大放异彩！”

第四章 蛮荒剑气

顾青枫双眉一轩，朗笑说道：“老前辈，你把你这‘风云雷雨’四剑夸耀得如此神奇，到今我有点心痒难搔，老前辈曾说，钓那‘桃花鲛’须待月上中天，彩雾散尽，目前时间还早……”

钓鳌居士早被顾青枫逗得技痒难禁，闻言欣然色喜地接口问道：“你是不是现在就想看看我的‘风云雷雨’四剑？”

顾青枫笑道：“老前辈倘有雅兴，我便开开眼界也好，但望这‘风云雷雨’四剑名符其实，确具泣鬼惊神之妙。”

钓鳌居士见顾青枫仍对自己这套独创精研绝学的神妙程度表示怀疑，不由气得深蹙双眉，折了一段松枝在手。

顾青枫问道：“老前辈何必折枝代剑？我肩头现有……”

钓鳌居士哂然说道：“武功只要练到火候，慢说一段松枝，便是三尺吴绫，施展开来，威力也与‘干将’，‘莫邪’等前古神物无异。”

说到此处，目注顾青枫高声叫道：“我是按着‘风云雷雨’四剑，顺序施为，每剑四式，你最好先把招名记熟，才好体会，‘风’四剑是‘舞雪凝冰’……”

顾青枫插口截断钓鳌居士的话头，笑道：“老前辈不必重说，我大概业已记得！‘风’四剑是‘舞雪凝冰’、‘飘红送绿’、‘蛟龙怒卷’、‘易水萧萧’！‘云’四剑是‘凤翥龙嘘’、‘垂天蔽日’、‘彩霞练水’、‘缥缈氤氲’！‘雷’四剑是‘斜鞭紫电’、‘海立山崩’、‘天鼓三挝’、‘乾坤一震’！‘雨’四剑是‘空蒙润物’、‘鞭石飞烟’、‘泼火清尘’、‘一天丝影’！”

钓鳌居士颇为他这超人的记忆力吃了一惊，点头微笑说道：“你记忆力确实不错，但招名可以强记，剑法却不能强记，因为其中有许多精微变化，必须由我亲加指点解说，才能发挥威力！”

话完松枝一振，果然把他数十年心血结晶的“风云雷雨”四剑，一招一式地，顺序施展！

顾青枫本来已得一代剑侠‘中条逸士’焦大先生心传，日前在乌蒙山九回谷内，又获“海天剑圣”展青萍把生平绝学倾囊相授，练成“青萍遁剑”，自然眼力极高，一看便知钓鳌居士这参究海天风雨、日月星辰等自然变化的“风云雷雨”四剑，果然穷极奥妙，无怪展师伯一再叮嘱自己，若想以剑术称绝寰宇，必须向这位性情极怪的前辈奇人设法讨教不可。

钓鳌居士把“风云雷雨”四四一十六式使完，见顾青枫默然无语，不由好生不服地扬眉问道：“你到底识不识货？我这‘风云雷雨’四四一十六式、是否称得起剑法绝学？”

顾青枫肃容恭身，向钓鳌居士一揖到地，满面钦佩神色说道：“老前辈这套剑法简直穷精极奥，威力无俦，以致把顾青枫看得有点失神落魄！”

钓鳌居士直到如今才算听到顾青枫对自己表示钦佩，不由吁了一口长气，面含得意微笑，继续问道：“依你看来，我的剑法比起‘海天剑圣’展青萍、‘翻天怪叟’庞千晓及铁剑真人，究竟谁高谁下？”

顾青枫想了一想，微笑道：“晚辈因见识浅薄，故虽不敢断言老前辈定然高过其他三位一流剑手，却可认准其他三位，决不会高过老前辈！”

钓鳌居士听到此处，胸头郁积已久的一口恶气，方告渐渐平息，顾青枫

又复说道：“关于老前辈这‘风云雷雨’四四一十六式的剑法之精，顾青枫佩服得无法形容，只好借用杜工部‘剑器行’诗的‘燿如羿射九日落，矫如群帝骖龙翔，来如雷霆收震怒，罢如江海凝清光’四语，为赞的了！”

钓鳌居士满面春风，点头笑道：“你这番话儿不贬不褒，确甚中肯，可算公平论断！”说至此处，咦了一声，又道：“我方才是否曾经说过倘若你在看了我‘风云雷雨’四剑以后，能有公平论断，便可把这四剑之中各传一式于你？”

顾青枫喜得心头狂跳，但表面上却仍摇手逊谢道：“老前辈虽曾如此许诺，但顾青枫却觉得这‘风云雷雨’四剑太以精奥珍奇，有些不敢领受，老前辈随意教我几手别的剑法，应个景儿，也就算了！”

钓鳌居士忽然听出几分端倪，手指顾青枫呢呢笑道：“你这娃儿，究竟得了谁的高明指教？一开始时拼命拿话激我，如今却又对我极度捧场，其实绕来绕去，无非想学我的‘风云雷雨’四剑！”

顾青枫本性忠厚，诚笃异常，此次遵从“海天剑圣”展青萍指教，对这钓鳌居士，捉弄半天，心中已颇不安，如今再被叫破，不由涨红着一张俊脸，嗫嚅说道：“老前辈明见无差，我……我是奉了‘海天剑圣’展青萍师伯之命，特来参谒求教！”

钓鳌居士双眼一翻，怒容满面，怪笑说道：“原来是展老怪物叫你前来算计于我，他可曾传你什么剑法？”

顾青枫见钓鳌居士业已动怒，虽知所愿成空，对方决不会再传授自己“风云雷雨”四剑，但却因说了实话，心中毫无愧作，反倒天君泰然，遂含笑答道：“展师伯在乌蒙山九回谷中，以百日之功，将他生平绝学‘青萍剑法’，倾囊相授，与顾青枫先师‘天遁剑法’融会成了一种极为精妙的‘青萍遁剑’！”

钓鳌居士听得哼了一声，顾青枫却继续说道：“但展青萍师伯授完绝学，又对晚辈说道，若想依仗剑法一道，在武林中冠冕同辈，出人头地，必须更求进益……”

钓鳌居士插口问道：“你既欲更求进益，为何不去找那‘翻天怪叟’庞千晓，或铁剑真人，却特意跑来找我？”

顾青枫据实答道：“展青萍师伯批评‘翻天怪叟’庞千晓及铁剑真人的剑法虽颇狠辣诡异，但嫌属于偏锋，不是正宗路数！何况彼此气味亦不相投，遂特命顾青枫赶到六诏山桃花沼来，参谒老前辈，求教‘风云雷雨’四剑！”

钓鳌居士脸上微现得意神色笑道：“想不到那骄傲绝顶的展老怪物，居然也有几句良心话儿，承认我的‘风云雷雨’四剑，属于正宗绝学！”

顾青枫老实地说明就里，心头感觉舒畅异常，又复向钓鳌居士恭身一礼，含笑说道：“顾青枫起初虽遵展师伯指教，设词激动老前辈，但心中终觉歉然，如今实情尽吐，尚望老前辈海量相涵，恕我不恭之罪！”

话完，又复深施一礼，便即转身向来路走去！

钓鳌居士忽然叫道：“站住。”

顾青枫愕然回身问道：“老前辈有何指教？”

钓鳌居士含笑说道：“你所愿未遂，怎的便走？难道‘风云雷雨’四剑，不想学了？”

顾青枫满面愧色，摇头答道：“老前辈不加怪责，顾青枫已觉侥幸，哪里还敢厚颜奢望？”

钓鳌居士笑道：“你这娃儿天资聪明，但心性却诚实得令人喜爱，展老

怪物的‘青萍剑法’与我的‘风云雷雨’四剑，同属珍秘异常的不传绝学，只要他真如此大方，我又何必吝啬，索性照样相传，使你成为小一辈中的无双剑客，也是美事！”

顾青枫闻言，不禁大出意外，喜心翻倒！

钓鳌居士见他这副失神的样儿，哈哈大笑说道：“你不要发呆，且把所谓综合‘海天剑圣’展青萍及‘中条逸士’焦大先生两家之妙的‘青萍遁剑’，施展出来给我看看！”

顾青枫脸上一红，伸手肩头，青钢剑“呛啷”出鞘，足下暗合子午，一式“五岳朝天”，向钓鳌居士恭身献剑！

钓鳌居士此时确对顾青枫的诚实聪明颇为喜爱，如今见他以这式“五岳朝天”对自己表示尊敬，遂摇手呵呵笑道：“我早已说过久居山野，向来不拘俗礼，你不必太过谦恭，尽量施展那‘青萍遁剑’就是！”

顾青枫恭身应命，微退两步，左手剑诀一领，意与神凝，轻灵美妙，威猛沉雄地施展出自己的新成绝学！

钓鳌居士一面留神细看，一面双眉连轩，直等顾青枫把三十六式“青萍遁剑”使完，收势卓立，重向自己恭身献剑以后，方始感慨无穷地哈哈大笑道：“好！好！好！顾老弟，你的福缘真好！这套‘青萍遁剑’果然神妙绝伦，再若学会我‘风云雷雨’四四一十六式？并肯在玄功内力方面刻苦修为，二十年后，我保你独秀乾坤，成为武林无敌的超等剑客！”

顾青枫逊谢道：“武功主旨，本在强身，顾青枫虽愿求绝艺，借以术道降魔，却无意争胜武林，博取‘无敌’之号！”

钓鳌居士伸手重重一拍顾青枫肩头，大笑说道：“顾老弟你真是一位难得的佳才，这几句明心见性之话，听得我这放不下名心嗔念，终日在争奇斗胜的老糊涂蛋，几乎愧死！”

语音至此略顿，蹙眉想了一想，又对顾青枫说道：“因为你师傅焦大先生与‘海天剑圣’展青萍的路数相近，你那‘青萍遁剑’方易速成，但我这‘风云雷雨’四四一十六式，却系独辟蹊径，家数迥异，一时难以全教，故而目前我打算各传一式！”

顾青枫感激无似地陪笑说道：“老前辈肯将‘风云雷雨’四大绝剑各传一式，顾青枫已受用不尽了！”

钓鳌居士笑道：“要教就全教，决不丝毫藏私！但因我于今夜钓得‘桃花鲛’后，必须赶回东海，只好暂传你四式，其余留待将来，你既已将招名记清，且自行在每剑之中，选上一式便了！”

顾青枫知道既已如此，不必再复客气，遂想了一想说道：“风四剑内，我要学‘易水萧萧’！云四剑内我要学‘缥缈氤氲’！雷四剑内我要学‘天鼓三挝’！雨四剑内我要学‘一天丝影’！”

钓鳌居士摇头笑道：“厉害，厉害，你的眼力，确实厉害！这四招全是主招，学会以后，等于获得‘风云雷雨’四剑的一半精奥！”

话完，遂即手执松枝，把这‘风云雷雨’四大绝招的精微变化，向顾青枫详加讲解！

顾青枫聚精会神地专心学习之下，深知钓鳌居士毫未过甚其词，这四式‘风云雷雨’剑法果然变化复杂，奥妙无穷，极为难记！

等到他勉强记熟，业已月挂斜空，钓鳌居士笑道：“难得，难得，这样短暂的时间之内，你竟能记下四招变化，委实可称天悟神聪，无怪‘海天剑

圣’展青萍对你那般看重！目前虽尚生疏，但略下工夫，加以熟练，便可运用自如，‘缥缈氤氲’、‘一天丝影’两招防身，‘易水萧萧’、‘天鼓三挝’两招攻敌，再加上你那套‘青萍遁剑’，即遇上‘十三名手’之流，也大可一拼的了！”

顾青枫一面恭身称谢，一面向钓鳌居士笑道：“如今那山峰脚下彩雾已消，老前辈是否可以钓那‘桃花鲛’了？”

钓鳌居士抬头一看天时，微笑说道：“此时尚嫌略早，大概还要等上顿饭光阴才可前去，我对这条‘桃花鲛’业已暗暗窥视十日，今夜正值月望，正是下手良机，但我们少时走近峰脚五丈以内，便不可稍有声息，否则它若警觉不肯上钩，就又要再等半个月了！”

顾青枫好奇问道：“那条‘桃花鲛’约有多大？”

钓鳌居士道：“长约五尺，重约百斤！”

顾青枫闻言，不禁向钓鳌居士手中那根碧绿的钓竿及粗如米粒的黄色钓线看了两眼！

钓鳌居士微笑道：“顾老弟不要替我担心，我这根钓竿是‘阴沉竹’，钓线之内则杂有‘天蚕丝’，漫说重约百斤的‘桃花鲛’，就是重达千斤的‘东海鳌鱼’，我也曾钓过十来条呢！”

顾青枫摇头笑道：“老前辈在把我当作鱼儿之际，我说看出老前辈所用钓竿钓线均非凡品！所以好奇之故，只是不知要用何物作为香饵？”

钓鳌居士点头笑道：“你这一问，倒问得颇为在行，香饵共有三样东西，我取出来让你看看，等到安排妥当，时候也就差不多了！”

说完，先由怀中取出两粒大小仅若梧桐子，但异香扑鼻的金黄灵丹，自行含了一粒，命顾青枫把另一粒含在口内！

顾青枫意识到钓取“桃花鲛”所用的香饵，可能是什么绝毒之物？遂如言把金黄灵丹含好，只见钓鳌居士又自蓑衣以内取出三只小小的苍黄竹篓，及另外两枚带线的钓钩！

钓鳌居士打开第一只竹篓，极其小心地取出一条粗如人指、长几盈尺的蓝色蚯蚓，穿在鱼钩以上，并向顾青枫笑道：“这条巨大的蚯蚓，毒性颇强，是我远从东海带来，极可能是那条生具奇毒，但脑内元珠却能祛万毒的‘桃花鲛’的喜爱食物！”

顾青枫看得惊奇不已问道：“这条巨大的蓝色蚯蚓已极罕见，竹篓之中其余两只，难道也是如此毒物？”

钓鳌居士点头微笑，伸手先向另两只竹篓凌空虚按，然后倒出一只拳大的虾蟆及一只长约七寸的苍色毒蝎！

虾蟆通体土色，背上却有三条显明的金线，那只毒蝎则尾具双钩，腹间长有十二点鲜明的红色圆点！

顾青枫对这两般毒虫却曾听人说过，知道虾蟆是奇毒无比的“金线虾蟆”，蝎子则是极为难见、螫人立死的“天牌毒蝎”！

但这两般毒虫，却似被钓鳌居士适才凌空虚按的功力震昏，只在地上蠢蠕蠕动，不太灵活！

钓鳌居士把这“金线虾蟆”及“天牌毒蝎”穿上另两只鱼钩，一齐加系在那条蓝色蚯蚓左右，才向顾青枫笑道：“顾老弟，如今时刻已到，你且随我去钓那条‘桃花鲛’，但千万不可出声，将它惊动！”

说完，便自领着顾青枫向那山峰脚下，蹑足潜踪，恍无声息地走去。

顾青枫学会“风云雷雨”四式，心中高兴已极，但忽然想到分别已久的心上人儿“紫清玉女”孟红绡来，却又不禁黯黯生愁，暗想“万劫魔宫七使者”所居的千危谷不知究在何处？自己但等奉陪钓鳌居士，钓得“桃花鲛”后，便将海角天涯，踏破铁鞋，务期早日拯救孟红绡脱离魔手！

一面思索，一面前行，不知不觉间已到峰脚左侧，顾青枫遂暂遏情思，观赏当前奇景！

原来这山峰左侧，乃是一个方圆数丈的深潭，但潭中未见丝毫潭水，却落满了生长在山峰半腰的一片茂密桃林的无数桃花碎瓣！

这些桃花碎瓣，陈年腐烂者均在下方，表面上布满一层新鲜的落英，使人揣度不出这桃花沼中的一潭“桃花泥”，究竟有多深浅？

钓鳌居士轻轻纵上峰脚一块巨石，又复取出两粒金黄灵丹，分了一粒递与顾青枫，以手示意，命他含在口内！

顾青枫深知这等陈腐桃花所化恶瘴极为歹毒，遂丝毫不敢怠慢地含好灵丹，钓鳌居士抬头略看天时，一扬手中“阴沉竹”钓竿，把那“金线虾蟆”、“天牌毒蝎”及“蓝色巨大蚯蚓”等三样香饵，轻轻甩落潭面桃花碎瓣以上。

“金线虾蟆”、“天牌毒蝎”及“蓝色巨大蚯蚓”等三般毒物，虽然已被钓鳌居士穿在钓钩以上，但均未全死，都在那些桃花碎瓣之间，蠕蠕而动！

起初潭内毫无动静，但约莫过了盏茶时分以后，突然看见在这三种毒物香饵附近的桃花碎瓣，起了一阵微微波动！

钓鳌居士用手肘略碰顾青枫，顾青枫知道那条“桃花鲛”大概闻香而至，已被诱来，遂聚精会神地观看究竟。

果见毒物香饵附近的桃花碎瓣持续波动片刻，突然“波”的一声，花瓣纷飞，现出一大片桃花污泥，泥中并现出一只鱼头，约有脸盆大小！

顾青枫见这“桃花鲛”，头尖眼小，除了颜色斑驳以外，似与海中常见的食人鳌鱼仿佛，心想这样一条鱼儿，怎的会有能祛除万毒的内丹？以及若用那身鱼皮制成软甲，并可入火不焚，入水不沉，连宝刀宝剑，内家掌力均难伤害！

疑思未了，“桃花鲛”巨口忽张，“呼”的一声，在距离七八尺外，便把“金线虾蟆”、“天牌毒蝎”、“蓝色巨大蚯蚓”等三种毒物香饵，一齐吸进腹内！

顾青枫以为业已得手，心中方自一喜，但见那位钓鳌居士却藏在石后，面带微笑，听凭“桃花鲛”吞食香饵，毫无任何举措！

顾青枫见状，虽觉微愕，但又不敢出声询问，只得以好奇不解的茫然眼光，偷偷向桃花沼中仅仅露出一只头来的“桃花鲛”，继续凝视。

果然这条“桃花鲛”狡猾异常，它虽吸进“金线虾蟆”、“天牌毒蝎”、“蓝色巨大蚯蚓”等毒物香饵，但却未吞下腹内，才进口中，便又一喷而出！

这一喷，足足把那三种毒物香饵喷得凌空飞出丈许远近，但钓鳌居士及顾青枫何等眼力，均已看出在“金线虾蟆”等三种毒物身外笼罩着一层似有似无的淡淡暗影！

“桃花鲛”哪里肯舍这等到口美食？这向外喷出之意，不过是鱼类习性，试探试探有无敌人而已。

直等三种毒物，喷出一丈三四，仍复毫无动静，“桃花鲛”忽然猛地张口一吸，“金线虾蟆”等身外所笼的淡影立即由无形变为有形，化成一蓬其亮如电的银白细丝，裹着三种毒物香饵，重复向“桃花鲛”口中飞疾投进！

钓鳌居士静等“桃花鲛”再度吸进毒物香饵，大嘴一闭，缩头沉入“桃花泥”内之际，才突然纵声狂笑，手中“阴沉竹”钓竿往起一抖，只见那桃花沼中一潭桃花泥，立时翻滚得狼藉不堪，彩烟浮动！

钓鳌居士知道三种毒物香饵中所藏的鱼钩，业已钩中“桃花鲛”脏腑，遂向顾青枫笑道：“顾老弟，‘桃花鲛’业已钓到，老弟倘若江湖有暇，不妨来我东海钓矶一游，我不但要补传你其余的‘风云雷雨’一十二式，并可赠你一身入水不沉，入火不焚，宝刀宝剑，内家掌力俱都难伤的“桃花软甲”一付！”

一面发话，一面缓拖手中钓线，把那条“桃花鲛”自桃花泥浮面慢慢拖到潭边！

顾青枫此时方看清这“桃花鲛”全貌，果然是条四五尺长的鳌形大鱼，满布桃花斑点，绝以朵朵桃花，但那身皮鳞看去，却柔细娇嫩异常，不知怎会具有能避刀兵水火之效？

钓鳌居士把“桃花鲛”拖到潭边，一提而起，又复向顾青枫笑道：“顾老弟，我们暂且为别，望你能在两年之内来我东海钓矶一游，以践前约！”

话完又是一声得意长啸，啸声清越嘹亮，宛如凤啾龙吟，钓鳌居士也就在四山回响之中，与顾青枫含笑而别，提着那条‘桃花鲛’，飘然而去！

顾青枫恭送钓鳌居士去后，不由一阵茫然，暗想‘风云雷雨’剑法已蒙这位老前辈各传一式，加上那套综合“海天剑圣”展青萍“青萍剑法”与师门“天遁剑法”之妙的“青萍遁剑”，自信已可寻觅“万劫魔宫七使者”一战，拯救心上人“紫清玉女”孟红绡脱险，但海宇茫茫，山川无数，那“万劫魔宫七使者”所居的千危谷却又究在何处？

顾青枫正在愁怀索莫，情思惘惘之际，蓦地发现桃花沼的那潭“桃花泥”中，腾起一片青濛濛的光雾！

因钓鳌居士曾经一再谆谆嘱咐沼中“桃花瘴”毒力奇强，厉害无比，故而顾青枫对之深具戒心，一见这片青濛濛的光雾腾起，便以为是“桃花瘴”已将发作，赶紧施展轻功，闪身离开这峰脚左侧的“桃花沼”附近！

但等他驰高峰脚十丈以外，忽又想起先前弥漫峰脚的“桃花毒瘴”是一片缤纷彩烟，适才在“桃花泥”中腾起的濛濛光雾，却怎会变成纯青颜色？

心中虽告起疑，但既已离开，也就懒得回头察看，依然信步向前走出。

才行数步，突自崖壁七八丈高处飞落一片彩云，有位年约二十四五，身着彩色宫装的美艳少妇，俏生生地当道而立！

顾青枫因对方凌空飞落所用身法美妙轻灵得从来未见，不由悚然一惊，微退两步！

彩衣宫装少妇的一双妙目以内，射出极为英锐而又微带冶荡的光辉，向顾青枫略一打量，嫣然笑道：“你背后的宝剑借我一看好么？”

顾青枫不知道对方为甚要看自己所用的兵刃，遂只好茫然点头，探手拔剑！

但青钢剑“呛啷”微响，方自出鞘寸许，彩衣宫装少妇便即柳眉双蹙，摇手笑道：“不对，不对，我不要看了！”

顾青枫被她弄得一头玄雾，讶然问道：“姑娘上姓芳名？是否错认我这柄极为寻常的青钢剑是什么斩金截铁的前古神物？”彩衣宫装少妇笑道：“我叫卫芳华，因知道那桃花沼中藏有一条‘桃花鲛’及一柄稀世名剑，又听得有人在此发出得意啸声，才特地赶来，一看究竟！”语音至此略顿，又复看

了顾青枫一眼，继续笑道：“你叫什么名字？我见你自桃花沼方向走来，肩头又插着一柄长剑，以为是得自沼中，才想借来一看！”

顾青枫闻言这才悟出自己所见由桃花沼中腾起那片青濛濛的光雾，原来竟是剑气精芒，不是什么“桃花毒瘴”！

遂含笑答道：“在下顾青枫，虽从桃花沼旁走来，却不知沼中藏有什么稀世名剑？”

卫芳华笑道：“你要不要听听这段故事？”

顾青枫因在“荡魄居姑”妙真身上业已吃过苦头，如今又见这卫芳华神情亦颇荡逸，本来不欲多加理会，但忽然发现她身上彩衣，竟与‘氤氲使者’庄梦蝶所着，色泽极为相似，遂生出几分希冀地含笑说道：“卫姑娘既肯见告，顾青枫自当洗耳恭听。”

卫芳华在崖畔随意选了一块青石坐下，微笑说道：“这坠落桃花沼中的稀世名剑，就是春秋神物‘莫邪剑’！”

顾青枫微吃一惊说道：“春秋神物‘莫邪剑’听说是在武林名宿白阳子手中，白阳子剑术虽不太高，却有‘神医’之号，他怎会把这柄稀世神物失落在桃花沼的桃花毒泥之内？”

卫芳华微含媚意地瞟了顾青枫一眼，咯咯娇笑道：“你说得不错，这柄莫邪剑，确系白阳子之物，但白阳子并非仅仅将剑失落在桃花沼中，却是连人都作了‘桃花毒泥’之内的冤魂怨鬼！”

顾青枫失惊问道：“白阳子是被何人所害？”

卫芳华笑道：“白阳子采药炼丹，路过桃花沼，出其不意地突被自桃花毒泥中喷出的一蓬银色毒丝网住，遂被沼内一条罕见毒鱼‘桃花蛟’活生生地连人带剑拖坠桃花毒泥，沉入沼底！”

顾青枫听得双眉一蹙，略起疑云问道：“白阳子被‘桃花蛟’喷丝网住，拖沉沼底之事，卫姑娘怎会知晓？”

卫芳华笑道：“你说得有理，因为我就住在这六诏山中，那日恰巧目睹惨剧，只不过是不及救援而已！”

顾青枫闻言，不禁向卫芳华身上所着的彩衣看了几眼，暗想此女倘若真如自己所料是“万劫魔宫”一派人物，则照她这样说法，那渴欲相寻、惜无觅处的千危谷，岂不在这六诏山内？一面疑思，一面抬头向卫芳华现身自上纵落的峭壁凝目察看。

卫芳华猜出顾青枫的心意，失笑问道：“你是不是想知道我住在哪里？”

顾青枫心中狂喜，但又不敢形诸神色，只是淡淡一笑道：“这六诏山中的多半峰壑，我都曾游览，你大概是住在……”

卫芳华不等顾青枫话完，便即摇手笑道：“你不必猜，猜也决猜不出，我虽来自高峰，却是住在颇低之处！”

顾青枫越听越觉与自己所望相近，不禁心弦微震，强自镇静地含笑说道：“极低之处，你莫非住在‘金壶壑’底？”

卫芳华掩口笑道：“金壶壑哪里算深？你方才去过的桃花沼就有三十丈桃花积泥，我还住这桃花积泥的百丈以下！”

顾青枫愕然问道：“你说你住在桃花沼底？”

卫芳华点头笑道：“位置是在桃花沼的下方，但路程却需由高入低，回环曲折，走起来远得很呢！”顾青枫不愿错过良机，试探性的问道：“像这样幽秘阴僻的所在，应该起个不俗的地名，才配合得上呢！”

卫芳华接口笑道：“我们师兄弟姊妹共同商量之下，起了一个地名，叫做‘千危谷’！”

“千危谷”三字入耳，几乎把顾青枫惊喜得从石上跳将起来，心弦颤动，血脉偾张，赶紧仰视天空悠然自得的舒卷白云，勉强保持镇静，以免功亏一篑！

卫芳华见他神情有异，果已起疑，柳眉微剔问道：“你在想些什么？”

顾青枫一面调息宁神，尽量使心情恢复平静，一面仍自仰望白云，点头笑道：“千危谷，千危谷，这个地名起得多么诱人？多么幽秘神妙？”

卫芳华见顾青枫对“千危谷”的地名如此赞美，不禁得意地笑道：“这名儿是我起的，其他师兄弟姊妹只不过点头通过而已！”顾青枫存心要想借机从这卫芳华身上进入千危谷，便索性捧她几句，目光一注，含笑说道：“卫姑娘真不愧锦心绣口……”说到这里，忽又愕然问道：“卫姑娘一再提到贵师兄弟姊妹，适才自崖壁飞降之际，所用的身法，更复美妙绝伦，但不知是哪位武林前辈门下？”

卫芳华笑道：“我是‘万劫魔宫七使者’中排行第三的‘餐霞使者’！”

顾青枫佯作不知地讶然说道：“万劫魔宫七使者之名，怎的这样陌生？好似从未听得武林人物谈过？”

卫芳华点头笑道：“武林人物，眼前确实多半都对‘万劫魔宫’四字陌生，但等他们对这四字感觉到惧怕之时，可能各大门派及‘十三名手’均将荡然无存，只剩下‘万劫’一派，独霸乾坤，君临天下！”

顾青枫故作不服地剑眉双挑，傲然哂笑道：“卫姑娘怎的如此骄狂，看不起天下所有的武林人物？”

卫芳华笑道：“我决不是自吹自擂，危言耸听，‘万劫’一派之中，漫说‘万劫魔主’功参造化，学究天人，已到超凡入圣的境界！就以我们‘七使者’而言，亦均名负绝学，谁也不会弱于所谓威震武林的‘十三名手’！”

话完，目光微凝坐下青石，纤手微按，飘身纵出七尺，然后回身举袖一挥，一阵不太强烈的袖风拂处，那方巨大青石，便即裂成无数碎块！

顾青枫看得眉头一蹙，这才深信“海天剑圣”展青萍所言不谬，自己若非机缘巧合，在剑法一道之上大有所获，突飞猛进，或能仗以侥幸之外，倘凭真气内力徒手相搏，确非这“万劫魔宫七使者”中任何一人敌手！

卫芳华略显功力以后，又伸手自怀中取出一座小小的“万劫门”，递与顾青枫观看，并微笑说道：“这座门楼，是我‘万劫’一派表记，形式完全仿照野人山百丈坪‘万劫魔宫’前的‘万劫门’，只不过具体而微而已！”

顾青枫的确尚是第一次看到这种表记，接过细一审阅，向卫芳华笑问道：“卫姑娘，这‘万劫门’下十三枚白骨小环是何用处？门上也怎的只有‘万’字漆成朱红，其余却为白色？”

卫芳华笑道：“‘万劫门’三字，依照‘万劫魔主’规定，需用‘九叶紫芝汁’、‘千年鹤顶红’及‘天下第一狠心人’的心窝鲜血加以漆红！如今我们只找到了‘九叶紫芝汁’，故而仅有‘万’字漆红，但等‘万劫魔宫七使者’海角天涯的寻得‘千年鹤顶红’、‘天下第一狠心人’的心窝鲜血，将‘万劫门’三字完全漆红之际，也就是‘万劫魔主’邀约武林‘十三名手’参与‘万劫门大会’之日！”

顾青枫一面交还“万劫门”，一面问道：“卫姑娘尚未说明这门下十三枚白骨圆环有何用处？”

卫芳华妙目微剔，向顾青枫嫣然笑道：“这十三枚白骨圆环，就是用来悬挂当世武林‘十三名手’的六阳魁首！”

顾青枫听得剑眉一剔，冷然问道：“这位‘万劫魔主’居然有如此雄心？如此自信？”

卫芳华点头答道：“‘万劫魔主’的武功之高，业已到达不可思议的地步，并因雄心万丈，意欲奴役整个武林，故决定收录百名使者，传以绝学！”

顾青枫讶然问道：“你们不是自称‘万劫魔宫七使者’，怎的突然又变成百名之多？”

卫芳华笑道：“我们这‘七使者’是已受魔主真传者，奉魔主令派出‘万劫魔宫’，一面搜寻‘千年鹤顶红’及‘天下第一狠心人’心窝鲜血，一面也觅取根器灵异，资质美好的少年男女，加以劝说度化，只要肯投入‘万劫’一派，蒙受魔主慈悲，最多两年，使可炼成绝世身手！”

顾青枫心头一动，故意在双目之中流露一种希冀神色！

卫芳华看他一眼，微笑问道：“你是不是有点动心，想做我的师弟？”

顾青枫知道这是自己能够混入千危谷的唯一途径，遂不得不虚与委蛇地向卫芳华笑道：“能够做你的师弟，自然再好不过，但我这等资质根骨，‘万劫魔主’看得中么？”

卫芳华笑道：“你何必过谦！我从你气宇神情之中，业已看出你根基极好，武功不弱！”

顾青枫为了使对方对自己加强信任，遂含笑说道：“不瞒你说，我师傅也是‘十三名手’之一！”

卫芳华闻言，不禁大吃一惊，目光凝注顾青枫，业已隐含敌意！

顾青枫笑道：“你猜猜我师傅是谁？”

卫芳华冷然说道：“你既用剑，你师傅自属剑术名家，但我看你不像三元帮中人物，大概不是‘海天剑圣’展青萍的门下，便是‘钓鳌居士’的弟子！”

顾青枫摇头笑道：“你都猜得不对，我师傅是‘中条逸士’焦大先生。”

卫芳华如释重负地瞟他一眼，媚笑说道：“原来你师傅业已逝世，不是现任的‘十三名手’，否则我就不便把你带回千危谷，接受‘万劫魔主’的慈悲垂拂了！”

顾青枫讶然问道：“现任‘十三名手’？是谁递补我师傅遗缺？”

卫芳华笑道：“因你师傅‘中条逸士’焦大先生及‘百忍神尼’相继坐化，‘万劫魔主’遂挑选了‘翻天怪叟’庞千晓的两位如夫人，碧云娘’柳如烟、‘媚香仙子’孔凌霄，递补缺额。”

顾青枫聪明绝世，听出卫芳华言外之意，剑眉微蹙，又复问道：“照你这样说，‘万劫门’下十三白骨环之中，竟欲悬挂‘翻天怪叟’庞千晓，‘碧云娘’柳如烟，‘媚香仙子’孔凌霄，铁剑真人及‘瞽目诸葛’苗平等五颗首级，莫非‘万劫魔主’与三元帮之间有甚深仇大恨？”

卫芳华笑道：“‘万劫魔主’做事向来令人莫测高深，但我看他每逢提到那‘翻天怪叟’庞千晓时，均似神色有异，也许你猜得不错，‘万劫魔主’或与三元帮有过什么前仇旧恨？”

顾青枫因知自己一到“千危谷”，与“氤氲使者”庄梦蝶见面以后，便将苦斗群魔，营救‘紫清玉女’孟红绡脱险，无法再复探察“万劫门”一派秘密，遂乖机又向卫芳华问道：“我若随你投入‘万劫门’下，是否立即可

以参谒‘万劫魔王’，蒙受慈悲，学习绝艺？”

卫芳华摇头笑道：“在‘万劫门’三字完全漆红，召开‘万劫大会’以前，只有大师弟‘瑶池使者’毕金环被允许每隔三月，去往野人山百丈坪，向‘万劫魔主’禀报一切紧要事务，其余人除非奉有特命，根本不准回转‘万劫魔宫’，故而你纵归入‘万劫门’作我师弟，也只能暂居千危谷内，由大师姊代替‘万劫魔主’传授本门心法。”

顾青枫剑眉一蹙，方自略现失望神色，卫芳华又复笑道：“你不要看轻了我大师姊，只要真能把她那身功夫学得十之八九，也已受用不尽了！”

顾青枫因看出这“餐霞使者”卫芳华功力业已极高，再听她对大师姊如此推崇，不由心中暗将“瑶池使者毕金环”七字紧记，特别加深警惕！

卫芳华见顾青枫的神情之间，已对本门颇为向往，遂站起身形，微笑说道：“你如今便随我前往千危谷好么？”

顾青枫心中微跳，含笑点头，随着“餐霞使者”卫芳华，向那百丈高峰，攀援直上！

卫芳华一面巧纵轻登，一面向顾青枫改口笑道：“顾师弟，我们欲去深谷，却须先行攀登高峰绝顶，是否颇为有趣？”

顾青枫虽对千危谷的特殊地形感觉新奇，但心中最关怀的却仍是“紫清玉女”孟红绡的安危，几度想开口向卫芳华探问，均恐引起对方疑窦，影响大局，遂只得抑制情思，强自忍耐！

卫芳华见顾青枫好似因事出神，未答自己的问话，刚又叫了一声“顾师弟”，突然听得天空振羽之声，有两只黑色巨鸟，往东北方疾飞而去！

顾青枫见那黑色巨鸟背上分乘着一位宫装女子，一位彩衣少年，刹那之间便即飞入云雾，在东北天边消失踪影。

卫芳华讶然自语道：“大师姊与庄师弟怎的同乘‘墨羽神鹫’飞往东北，难道是往长白天池去擒捉千年仙鹤？”

顾青枫上次被掳，因始终是在昏迷不醒的状态之下，故连“氤氲使者”庄梦蝶及“墨羽神鹫”均不认识，如今听说庄梦蝶外出，不由心中一喜，知道“千危谷”中其他均不认识自己，搭救孟红绡之事可以比较从容，遂也向卫芳华改口含笑说道：“卫师姊，这种‘墨羽神鹫’，你们养有几只？”

卫芳华笑道：“这种‘墨羽神鹫’是南荒异鸟，仅有一对，哪来许多？”

顾青枫正因见那“墨羽神鹫”，不但威猛，飞行更极迅速，自己即令如愿救出孟红绡，对方乘鸟搜索追寻，极为方便，岂不仍难脱身，正自暗暗发愁，忽听卫芳华说是鸟仅两只，已载“瑶池使者”毕金环、“氤氲使者”庄梦蝶飞去，不由觉得机缘凑巧，事事均对自己有利，不由剑眉双扬，精神大振！

顾青枫本就玉面朱唇，英挺无比，这一面带喜色，自然越发精神奕奕，风度翩翩，看得那位在“万劫魔宫七使者”排行第三的“餐霞使者”卫芳华好不爱意滋生，芳心荡漾，妙目流波地笑着说道：“顾师弟，‘万劫’一派的门户之中，除了叛师犯上必须接受极严厉惨酷的制裁以外，其余绝对自由，连男婚女嫁，均颇自由，譬如‘氤氲使者’庄梦蝶师弟与‘桃花使者’连城玉师妹，就是一对恩爱夫妇！”

顾青枫早就看出这“餐霞使者”卫芳华有点对自己芳心暗属，不由暗觉头疼，只好装作不解风情地故意岔开话头，含笑问道：“除了大师姊‘瑶池使者’毕金环被你形容得功力绝世以外，其余六位使者之中，是不是数你武

功最好？”

卫芳华摇头笑道：“我的功力在‘万劫魔宫七使者’中，大概只能排名第三！”

顾青枫哦了一声笑道：“原来你们是以武功次序排名……”

话犹未了，卫芳华便摇头笑道：“你猜错了，‘万劫魔宫七使者’中，除了大师姊‘瑶池使者’毕金环外，便要数四师弟‘拘魂使者’池中龙武功厉害！”

顾青枫因知道自己到了千危谷后，少不得要与“万劫魔宫七使者”有番激烈战斗，故想尽量先把对方虚实深浅略为了解！

如今听卫芳华夸赞“拘魂使者”池中龙武功厉害，遂顺口问道：“这位池四师兄是以兵刃见擅，还是以拳术逞雄？”

卫芳华笑道：“我们‘万劫魔宫七使者’每人都有一件独门兵刃，各极精妙，掌力玄功方面，则数大师姊毕金环与四师弟池中龙稍高一筹！”

顾青枫向卫芳华微一打量，含笑问道：“你用的是什么样的独门兵刃？”

卫芳华指着腰间所系的一根七彩长带笑道：“我用的便是这根‘飞霞带’！”

这时，两人在谈笑之间，业已援登峰顶，“餐霞使者”卫芳华抬手一掠云鬓，瞟了顾青枫几眼，媚笑说道：“顾师弟你不必一桩桩的发问，我把我们所用的独门兵刃及厉害之处，一齐说给你听，你也可以知道‘万劫魔宫七使者’一旦全出江湖，是否足可把武林间搅得天翻地覆？”

顾青枫心中暗喜，静听“餐霞使者”卫芳华往下说道：“大师姊‘瑶池使者’毕金环用的是一朵‘瑶池玉莲’，二师兄‘逍遥使者’崔一苇用的是一柄‘逍遥扇’，四师弟‘拘魂使者’池中龙用的是一杆‘招魂幡’，五师妹‘桃花使者’连城玉用的是一枝‘铁桃花’，六师弟‘五毒使者’唐嘉用的是一只‘五毒仙人掌’，七师弟‘氤氲使者’庄梦蝶用的是一根‘氤氲盘龙杖’，这七般独门兵刃，除了各有精妙招法以外，每样兵刃之中还藏有一种厉害暗器！”

顾青枫起初对于那七种怪异兵刃的名称确实颇觉惊心，但听了兵刃中更复各藏厉害暗器之后，反倒晒然一笑！

卫芳华讶然问道：“你好端端的晒笑则甚？”

顾青枫晒笑之故，是因感觉兵刃中暗藏暗器，毕竟小家气派，可见“万劫魔宫七使者”仍属左道旁门，不足以称武林正宗的上乘人物，但这种想法不便明言，遂又岔开话头，含笑说道：“我笑卫师姊好像有点言过其实？”

卫芳华愕然问道：“我根本未替‘万劫魔宫七使者’吹嘘，你怎说我言过其实？”

顾青枫指着卫芳华腰间所束的“飞霞带”笑道：“你若说是‘逍遥扇’、‘五毒仙人掌’、‘氤氲盘龙杖’等兵刃之中藏有厉害暗器，我倒相信，但你腰中所束这条‘飞霞带’……”

卫芳华哦了一声，不等顾青枫话完，便自微笑说道：“原来你是对我这条‘飞霞带’起疑，来来来，你要尝试尝试这‘飞霞带’中所藏的‘消魂香粉’！”

顾青枫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乍听“消魂香粉”四字，赶紧闪身纵出丈许，摇手叫道：“不必，不必，我生平最怕这种令人防不胜防的迷魂暗器！”

卫芳华看着顾青枫神秘一笑，问道：“你是不是曾经吃过迷魂暗器的苦头？不然怎会怕成这样？”

顾青枫想起自己误中迷香，在“荡魄尼姑”手下所遭受的风流小劫，不禁俊脸一红，默然不语！

卫芳华忽似想起甚事？自怀中取出一只白玉小瓶，倾出三粒梧桐子大小的朱红灵丹，递与顾青枫说道：“你到了千危谷后，倘若与我分开，尤其是与‘五毒使者’唐嘉单独相处之时，务必把这灵丹取上一粒，含在口内！”

顾青枫想不透其中缘故，手托灵丹，问道：“这种灵丹有何功效？是能增长内力？还是……”

卫芳华摇头笑道：“这是本门特制的‘解毒灵丹’，只要一粒在口，‘五毒使者’唐嘉那只‘五毒仙人掌’所藏无形无色的‘化血神烟’，便不会对你有所伤害！”

顾青枫剑眉双蹙，目注卫芳华问道：“卫师妹，我蒙你提携归入‘万劫’一派门下，‘五毒使者’唐嘉便是我六师兄，他平白无故地怎会施展什么‘化血神烟’害我！”

卫芳华欲言又止，终于玉颊微红地，缓缓答道：“其中自有缘因，我一时也未便细讲，总之‘万劫魔宫七使者’中，其他诸人决不会对你有所歧视，只有‘五毒使者’唐嘉一人，不大靠得住！”

顾青枫忽有所悟，向卫芳华含笑问道：“是不是这位唐六师兄平素对你……”

卫芳华脸上红霞方退，闻言不觉又复泛起两朵桃花，点头答道：“顾师弟，你真聪明，猜得丝毫不错！‘五毒使者’唐嘉，平素对我爱慕殊深，手下既黑，妒心又重，故须提防他万一见你是我引进，人又生得如此英挺俊拔，或许会在暗中对你有所不利！”

顾青枫笑道：“卫师妹方才不是曾对我说，本门师兄妹中，婚嫁自由，唐六师兄对你如此爱慕，何不……”

卫芳华白他一眼，佯嗔说道：“顾师弟怎的这等调皮？你到千危谷中，见了‘五毒使者’唐嘉那副尊容以后，便知道我无法接受他那番好意了！”

顾青枫闻言，遂知“五毒使者”唐嘉不但丑陋异常，而“万劫魔宫七使者”的师兄弟姊妹之间，也未必完全和谐，自己大可见机设法，加以利用！”

卫芳华引导顾青枫走到一处深不见底的幽壑之旁，指着壑底微笑说道：“我们由这峰顶直下绝壑，然后横穿一个长约里许的秘密洞穴，便可到达千危谷了！”

顾青枫暗想幸亏机缘凑巧，遇上这位“餐霞使者”卫芳华，否则自己便走遍天涯，踏破铁鞋，也不会寻得千危谷的所在！

一面暗自高兴，一面正待提气飞身驰下绝壑，卫芳华却向他摇手笑道：“顾师弟，这壑深达百丈，上下颇费精力，用不着那样走法，你且随我来！”

话完，身形忽闪，化成一朵彩云，凌空直落，向横生在壑下五六丈处岩壁上的一株古松扑去。

顾青枫微提真气，照样施为，等到人立古松前，方看出松下有根粗长山藤，直垂壑底！

卫芳华引领顾青枫援藤下落，边自笑道：“顾师弟，可惜那两只‘墨羽神鸢’已被毕金环师妹及庄梦蝶师弟骑走，否则我只要一声长啸，召唤它们来接我们下壑，让你尝尝御风飞行的滋味，岂不是好？”

顾青枫知道这位“餐霞使者”卫芳华，如今对自己完全信任，毫不疑心，遂乘机问道：“卫师姊，像我这样蒙‘万劫魔宫七使者’接引，归入‘万劫’一派之人，已有多少？”

卫芳华摇头叹道：“庸才易觅，美质难求……”

顾青枫讶然问道：“难道我还是第一个么？”

卫芳华笑道：“你是第三个，但那两个之中，一个姿质基础比你差得太远，一个虽亦罕世美材，但若想使她归入‘万劫’门下，却还须大费周折！”

顾青枫见话题业已渐渐说到“紫清玉女”孟红绡身上，不禁心头“怦怦”微跳，遂又惊又喜地继续问道：“那两位先进是男是女？”

卫芳华笑道：“一男一女，男的叫‘玉面仙童’柳俊，姿质平庸，人却长得漂亮，是大师姊‘瑶池使者’毕金环引进，仿佛与大师姊交情极好。”

说到这里，媚眼流波，斜盼顾青枫神秘一笑！

顾青枫装作不解风情，又复问道：“照卫师姊这样说法，那位女的竟是罕世美材，她叫什么名字？”卫芳华笑道：“她叫‘紫清玉女’孟红绡！”

顾青枫心中一震，但脸上却仍保持了平静神色，若不在意地摇头说道：“‘紫清玉女’孟红绡？这个名号太以陌生，她是何人门下？”

卫芳华笑道：“我也弄不清她是何人门下？因为孟红绡人虽在千危谷中，我却未曾与她说过话呢。”

顾青枫不解问道：“你讨厌她么？”

卫芳华摇头笑道：“这位孟红绡姑娘绝代容光，人见人爱，我怎会对她讨厌？不过因为她不会说话而已！”

顾青枫内心一惊，蹙眉问道：“不会说话？莫非她是哑吧？”卫芳华反向顾青枫含笑问道：“你知不知道‘荡魔宝录’之事？”顾青枫佯作不知地愕然摇头，卫芳华笑道：“这是武林秘闻，极少人知，难怪你不曾听说，‘荡魔宝录’是册极为珍贵的武学奇书，但已焚毁，只有‘紫清玉女’孟红绡曾经默读，武林群雄遂均想掳获孟红绡，逼她背诵这册罕世秘笈！”

顾青枫听到此处，不得不明知故问地说道：“孟红绡既是哑吧，却叫她如何背诵？”

卫芳华摇头笑道：“孟红绡不是哑吧，她起初落在‘娄山三煞’手中，后来被大师姊‘瑶池使者’毕金环自乌蒙山九回谷内救出，谁知‘娄山三煞’狠毒异常，竟在事前使‘紫清玉女’孟红绡服食了无药可救的‘三日断魂散’！”

顾青枫最关心的就是孟红绡服毒之事，闻言遂接口说道：“既然无药可救，则这位孟姑娘岂非便将香消玉殒了么？”卫芳华笑道：“大师姊起初还不太相信孟红绡真已服毒，但等到三日期满，孟红绡腹内剧毒果然发作，大师姊遂在眼看孟红绡奄奄一息、束手无策之下，喂了她三滴‘九叶紫芝汁’！”顾青枫笑道：“九叶紫芝汁是罕世圣药，有生死人而肉白骨之功……”

卫芳华摇头笑道：“不然，不然，‘娄山三煞’的这种‘三日断魂散’是用十三种奇药合炼，毒力极强，三滴‘九叶紫芝汁’入腹，孟红绡性命虽已保住，人却成了白痴模样，镇日神智昏迷，不会说话！”

顾青枫这才知道“紫清玉女”孟红绡的遭遇情形，不由好生怜惜，默然不语。这时二人业已援藤下到壑底，“餐霞使者”卫芳华引导顾青枫，走向一座黑暗山洞之外，停步看看顾青枫，媚笑说道：“顾师弟，这山洞既颇深邃黑暗，又颇狭窄曲折，并有不少嵯峨钟乳怪石，一不小心极易撞伤，你初次经行，太以陌生，且随我一同举步！”

说完，伸出纤纤玉手，拉着顾青枫便向洞中走进。

顾青枫早就知道卫芳华对自己一见钟情，但是为了混入千危谷，设法拯救孟红绡起见，怎好得罪这位“餐霞使者”？只得拼着再经历一次脂粉魔劫，深蹙双眉，随同卫芳华走入洞内。

几经转折以后，果已伸手不见五指，暗黑无光，“餐霞使者”卫芳华想是在黑暗之中更较胆大，挽着顾青枫的手儿，把娇躯偎向他肩头，柔声笑道：“顾师弟不要心急，这条山洞隧道长得很呢！”

顾青枫虽然在入洞之前，早就知道自己必须应付卫芳华的柔情攻势，心理上有了准备，但如今在这种软玉投怀，兰香暗度之下，仍不禁有点发慌，忙自答道：“路远何妨？常言说得好：‘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

“万劫”一派不禁情欲，“餐霞使者”卫芳华，便是一位调情圣手，闻言接口向顾青枫耳边昵声问道：“顾师弟，你想做‘人上人’么？”

顾青枫听出卫芳华这句“人上人”是另有所指，意涉邪淫，不由耳根一热，心头微跳，赶紧发话答道：“我经卫师姊接引，倘蒙‘万劫魔主’慈悲，学成绝艺，岂不可以傲视江湖，成为武林中的人上人？”

卫芳华一阵销魂荡笑，点头说道：“对，对，对，‘人上之人’的滋味，好得很呢！”

她这几句话儿，是偎在顾青枫耳边所说，话音方了，又复讶然问道：“顾师弟，你耳朵为甚么有点发烧？”

顾青枫无言可答，只有“腾腾”心跳地默然止步！

卫芳华情欲业动，索性伸手摸向顾青枫胸前，并吃吃娇笑说道：“顾师弟让我摸摸你的心儿，是不是正在狂跳？”

顾青枫既不堪忍受又不便翻脸，只得苦笑道：“卫师姊……”

这一声“卫师姊”，却使“餐霞使者”卫芳华有所误会，芳心荡漾地媚笑说道：“顾师弟，由于你这耳根发热，心头狂跳，作姊姊的已经猜出你尚未曾做过‘人上之人’！你叫我则甚？有甚话儿尽管直说，你卫姊姊一定疼你就是！”

顾青枫一听简直越缠越错，赶紧挣脱卫芳华怀抱，急步前行，但却一头撞着一根倒垂钟乳，痛得“哎呀”一声，几乎皮破出血！

卫芳华半嗔半怜的失笑说道：“顾师弟，你真是一个大傻瓜，放着温柔滋味不懂享受，却去自讨苦吃！”

顾青枫竟在极感为难之中，悟出了攻势防卫的高明办法，知道自己再若规避，必将激怒卫芳华，遂自动揽着卫芳华纤腰，偎着她的香腮说道：“卫师姊，我不是傻瓜，我懂得姊姊我的一番情意！”

卫芳华回嗔作喜，任凭顾青枫把自己抱在怀中，只把娇躯扭了几扭，昵声说道：“好弟弟，你既懂得我对你的一番情意，作姊姊的便成全你尝尝人生真味，充当一次真真实实的‘人上之人’！”

顾青枫适才早已想好对策，遂在卫芳华玉颊以上亲了一口，笑声问道：“卫姊姊，你是不是真心爱我？”

卫芳华娇笑答道：“我若非对你一见倾心，怎会立即将你引进‘万劫’一派的门户以内！”

顾青枫说道：“我自幼便蒙我恩师‘中条逸士’焦大先生抚养教导，虽是师徒，无殊父子，在他老人家逝世以后，曾立誓守孝三年！如今热孝在身，怎能与姊姊……”

卫芳华听顾青枫说得义正词严，无法相驳，不由欲火渐息，柳眉双蹙问道：“中条逸士焦大先生死了甚久，难道还未满三年？”

其实“中条逸士”焦大先生逝世迄今已逾三年，但顾青枫却颇为技巧地故意说道：“再有半月便满三年，故请姊姊原谅我这番苦衷，目前只能和姊姊有限度的亲热亲热！”

顾青枫倘将这期限说得太长，则“餐霞使者”卫芳华或许欲火难耐，如今一听只有半月之期，遂只得银牙微咬，点头说道：“好兄弟，我答应你，等到半月以后，我们再请大师姊‘瑶池使者’毕金环主持，名正言顺地结为夫妇。”

说罢，双手挽着顾青枫颈项，送过樱唇，顾青枫无法再推，只得暗蹙眉头，享受了一番不愿享受的温柔滋味！

“餐霞使者”卫芳华经过与顾青枫一真一假的片刻温存以后，颇为满足地娇笑说道：“好兄弟，我们既已情投意合，定有深盟，则我这个作姊姊的，必须告诉你几件到了千危谷后，应该特别注意之事！”

顾青枫颇幸自己应付得宜，未曾把事弄僵，遂一面揽着“餐霞使者”卫芳华的纤腰，缓步前行，一面笑着问道：“卫姊姊不是已经告诉我，要对六师兄‘五毒使者’唐嘉特别注意么？”

卫芳华把挽住顾青枫的手儿紧了一紧，说道：“唐嘉对你，顶多只是为我而生醋意，但大师姊‘瑶池使者’毕金环，五师妹‘桃花使者’连城玉，恐怕不会对你这等英俊挺拔的人物轻轻放过！”

顾青枫讶然问道：“姊姊方才说是大师姊‘瑶池使者’毕金环与‘玉面仙童’柳俊交情颇好，五师妹‘桃花使者’连城玉与七师兄‘氤氲使者’庄梦蝶更是一双夫妇么？”

卫芳华笑道：“毕金环师妹与连城玉师妹生性风流荡佚，尤其见了你这等丰神绝世的健美男子，更必曲意引诱，委实叫我有点放心不下！”

顾青枫闻言，不禁灵机一动，暗想自己若能利用这种微妙关系，在“万劫魔宫七使者”间制造矛盾不和，岂非可以消去“万劫魔主”的部分实力？

卫芳华见顾青枫听了自己的话后默然无语，不由又把娇躯玉颊偎向他的怀中，昵声问道：“好兄弟，万一毕师妹、连师妹等向你卖弄风情，加以引诱……”

顾青枫因知自己独闯魔穴，在如此艰险斜行的地域之内，人数更复众寡悬殊之下，要想救出“紫清玉女”孟红绡，首先必须赢得“餐霞使者”卫芳华的整个芳心，遂赶紧接口说道：“姊姊放心，顾青枫决非见色忘义、朝秦暮楚之辈，谁与我订盟在先，我便对谁矢志忠诚，没世不二！”

他这几句话儿，语涉双关，明明是为“紫清玉女”孟红绡而发，却令这位“餐霞使者”卫芳华听得心中甜甜蜜蜜的，十分受用。

两人一面絮语，一面温存的缓缓前行，居然在不知不觉之间，将这条黑暗曲折并深邃异常的山洞隧道走完，前面可见隐约微光，已近出口之处！

第五章 小万劫门

顾青枫、卫芳华一出洞口，顾青枫方知“万劫魔宫七使者”必须经过那条隧道，在另一山谷中上下之故，原来这千危谷，虽然地势不小，景色绝佳，但两旁夹立的山峰，却逐渐向内倾斜，到了最高之处，几乎互相连接，仅有一线天光，慢说人兽不能上下，就是乘骑那两只“墨羽神鹫”，也无法飞行穿越！

卫芳华指着左边上方的峰壁，向顾青枫笑道：“那片光滑石壁之上便是桃花沼，你既然用剑，过些时候，我想法把随同白阳子沉入毒泥的那柄莫邪剑，捞来送你！”

顾青枫方自称谢，突见另一个高大山洞之中，人影连晃，飞纵出一男一女，向卫芳华及自己身前驰至！

人临切近，脚步一停，只见男的是位三四十岁的中年道士，面庞瘦削，鹰目高颧，目光闪烁流转，显得机智狡黠异常，手中拿着一根似旗非旗、似幢非幢之物！

女的仅二十一二，颇为美貌，肤白如霜，手执一枝桃花，但从她那双水汪汪的大眼之中，便可看出生性极为淫荡！

顾青枫有心而来，早把卫芳华所告各语熟记心中，故而一看来人形貌，便知男的是“万劫魔宫七使者”中排行第四，武功仅次于“瑶池使者”毕金环的“拘魂使者”池中龙，女的则是卫芳华深恐她会卖弄风情勾引自己的“桃花使者”连城玉！

“桃花使者”连城玉一见顾青枫后，那两道勾魂摄魄的冶荡秋波，果在他身上来回打量有顷，方对卫芳华含笑说道：“三师妹，你真好眼力，这位小兄弟叫什么名字？是不是你准备为他引进的新使同门师弟？”

卫芳华见连城玉果在一见顾青枫之下，便已隐约微露邪心，不由柳眉双蹙，点头答道：“他叫顾青枫，四师弟五师妹看他根骨如何？是否值得引进？”

“拘魂使者”池中龙把那根“拘魂幡”交在左手，伸出右手与顾青枫紧紧相握，哈哈大笑说道：“三师妹的眼光哪里会看错人？池中龙敬向顾师弟表示欢迎，我们‘万劫’一派之中，又添了少年英俊！”

顾青枫发觉池中龙一面发话，一面却在暗运功力，把那只右掌变得宛如钢箍似的，向自己紧紧相迫！

他知道这位“拘魂使者”有心一试自己的功力，遂剑眉微轩，也把师门绝学“子午神功”凝贯右掌之上！

双方一较劲力之下，顾青枫虽可勉强支撑，但右半边身子却已微感酸麻，暗惊“万劫魔宫七使者”中果然皆怀绝世武学，可能人人均高出己上？

“拘魂使者”池中龙凝到十成功力，见顾青枫仍无怯色，只是面露惊容，不由也自颇为惊讶，正待施展全力之际，“餐霞使者”卫芳华因恐顾青枫吃亏，遂含笑道：“池师弟是否试出顾师弟功力不弱，有所惊诧？”

“拘魂使者”池中龙被卫芳华叫破心思，遂不好意思继续较功，收回右掌，鹰目双翻，神光炯炯地凝注顾青枫，沉声问道：“顾师弟，你已有这好武功，何必还要归入‘万劫’门下？”

顾青枫对这“拘魂使者”池中龙戒意颇深，知道对方武功既高，人又机警，必然不好应付，正在苦思怎样答话之际，卫芳华业已笑道：“池师弟，我要考考你的眼光，你且猜测猜测，顾师弟未归入本派之前，是何人门下？”

“拘魂使者”池中龙想了一想说道：“顾师弟这等功力，他师傅决非常人，可能是威震武林的‘十三名手’之一？……”

语音略顿，目光一注顾青枫肩头剑柄又复说道：“加上他所用兵刃是剑，我猜他不是‘海天剑圣’展青萍的门下，便是‘钓鳌居士’的弟子！”

卫芳华点头笑道：“池师弟虽未猜对，但已颇为接近，顾师弟的恩师便是逝世将及三年的‘中条逸士’焦大先生！”

“拘魂使者”池中龙听说顾青枫是“中条逸士”焦大先生的弟子，方自疑虑稍释，卫芳华又复笑道：“顾师弟因他恩师已死，才经我接引，改投本门，继续研求绝艺，池师弟认为还有什么可疑的么？”

池中龙听出卫芳华语意之中隐含不悦，方自微觉歉然，欲待解释之际，“桃花使者”连城玉业已咯咯笑道：“卫师姊，你千万不要错会了意，池师兄是因顾师弟人材出众，资禀又好，才如此特别高兴！若换了普通新进人物，他连理都懒得理呢！”

卫芳华见连城玉说话之际，向顾青枫乱飞眼风，不由柳眉微蹙道：“以我们‘万劫魔宫七使者’，即令是威震乾坤的三元帮帮主‘翻天怪叟’庞千晓，到了千危谷中也无法全身而退，却还猜猜疑疑地怕着谁来？我方才曾见毕师姊与庄师弟，乘骑‘墨羽神鹫’飞往东北，可是去长白天池擒捉‘千年仙鹤’么？”

“拘魂使者”池中龙知道自己对顾青枫盘问试探过甚，以致引得“餐霞使者”卫芳华不悦，遂赶紧笑道：“卫师姊猜得不错，大师姊因欲早日完成漆红‘万劫门’三字的使命，已与七师弟飞往长白天池，设法擒捉‘千年仙鹤’，约需七八日后才能回来，卫师姊请与连师妹暂时歇息，由我陪同顾师弟去到‘小万劫门’参谒二师兄罢！”

卫芳华笑道：“原来今日是池师弟轮值！”

池中龙笑道：“今日本该庄师弟轮值，他因与大师姊飞往长白，遂由我代替！其实卫师姊说得不错，这千危谷地势隐秘，再加上我们师兄弟姊妹一身所学，决无人敢捋虎须，有甚风吹草动，故而轮值之举，也就是种形式罢了！”

说到此处，看了顾青枫两眼，继续笑道：“卫师姊且与连师妹同到小弟拘魂洞休息，我陪顾师弟到‘小万劫门’中参谒二师兄，领受一颗‘万劫法印’，完成仪式就来！”

卫芳华含笑问道：“池师弟言中之意，是不是还要破费一番？”

池中龙点头笑道：“小弟适才确因顾师弟武功太好，有点莽撞多疑，少时略备酒果，一来为顾师弟迎新，二来向卫师姊陪罪！”

卫芳华笑道：“自家师姊弟们，哪里有这多讲究，迎新可以，陪罪不必，我们只是沾顾师弟的光，吃你一顿便了。”

说完，便向顾青枫笑道：“凡归入‘万劫’一派的新进同门，必须接受‘万劫魔主’所颁赐的一颗‘万劫法印’，你且随你池师兄去往‘小万劫门’完成这项手续，我们在他‘拘魂洞’中等你！”

顾青枫如今纵目浏览之下，看见这千危谷中，洞穴颇多，猜出“万劫魔宫七使者”可能一人一洞，但不知“紫清玉女”孟红绡住在何处？

“餐霞使者”卫芳华及“拘魂使者”池中龙，既均要自己去参谒“逍遥使者”崔一苇，领受什么“万劫法印”，完成入门手续，为了不使对方起疑，自然毫不推委地跟随池中龙向前缓步走去。

池中龙一面引导顾青枫走向左侧峭壁间一个最大的山洞，一面含笑问道：“顾师弟新入本门，一切难免生疏，有甚问题，不妨尽量问我！”

顾青枫深知池中龙不比卫芳华，卫芳华对自己情意绵绵，互相可以随便说话，池中龙则分明机警诡谲万分，稍一不慎，便易引其起疑，反会影响营救孟红绡之事。

顾青枫因有此警觉，故在闻言之后，并未借机发甚问题，只是恭身含笑说道：“小弟幸蒙卫师姊引介，得承‘万劫魔主’慈悲，委实是绝世奇缘，心中高兴异常！但初入千危谷，不谙门规，倘若有甚疏失之处，尚请池师兄及各位师兄师姊，垂拂担待！”

池中龙笑道：“顾师弟放心，‘万劫’一派门规素宽，除了不许叛师犯上以外，简直无所禁忌，自由自在！同门之中，由大师姊‘瑶池使者’毕金环秉承‘万劫魔主’的‘万劫魔令’综理一切，如今因大师姊有事外出，我才带你去见二师兄‘逍遥使者’崔一苇，请他代赐‘万劫法印’！”

说话之间，业已走到洞口，“拘魂使者”池中龙遂当先引导顾青枫进入洞内。

人洞不远便有一座丈许来高的金色门楼巍然矗立，形式与那作为“万劫”一派表记的“万劫门”毫无二致，只是门额横书“小万劫门”四字朱红篆字而已。

一进“小万劫门”，便是间陈设齐全的宽大石室，篆香袅袅，炉火熊熊，颇像是什么世外高人的清修之所。

石室正中，置有九具蒲团，正中偏左的一具蒲团之上，坐着一位朗目修眉、看去神情飘逸的中年彩衣道士！

池中龙向那中年彩衣道士恭身抱拳道：“启禀二师兄，这位顾青枫师弟，是由三师姊引进，归入本门，请二师兄赐予‘万劫法印’！”

“逍遥使者”崔一苇闻言，遂自起身寻出一具木柄铁印，放入丹炉烈火之中，然后取过一本小册，向顾青枫含笑问道：“顾师弟在未归本派以前，是哪位高人门下？”

池中龙代为答道：“顾师弟是当代武林‘十三名手’中的‘中条逸士’焦大先生弟子，因他恩师业已逝世，遂投入本派，更求深造！”

“逍遥使者”崔一苇一面记录在那小册之上，一面笑道：“焦大先生的‘天遁剑法’誉满江湖，我除了所用‘逍遥扇’外，亦颇爱剑，今后大可向顾师弟切磋讨教的了！”

顾青枫闻言，忙自逊谢，“逍遥使者”崔一苇见自己放入丹炉的那具木柄铁印业已烧红，遂向顾青枫笑道：“顾师弟，请把左臂衣袖卷起！”

顾青枫如今才知所谓领受“万劫法印”，竟是要用这烧红的铁印在自己左臂之上，烙一痕迹！

心中当然不愿在清白的身体之上，留下这一方魔鬼烙痕，但为了取得万劫群魔信任，便于营救“紫清玉女”孟红绡起见，也只得暗咬钢牙，不露丝毫神色地把左臂衣袖缓缓卷起。

“逍遥使者”崔一苇又复取过一只小小的绿色玉瓶，用根七彩鸟羽在瓶中蘸些淡绿汁液，涂于顾青枫左上臂外侧，含笑说道：“顾师弟不必心慌，涂了这‘万劫法水’以后，再烙‘万劫法印’，便自毫无疼痛！”

顾青枫双眉微轩，岸然答道：“崔师兄尽管施为，小弟可能还禁受得起。”

“逍遥使者”崔一苇微微含笑，自丹炉中抽出那具约莫一寸见方的通红

铁印，以极快手法，在顾青枫涂过“万劫法水”之处，烙了一下。

“吱”然微响，一阵青烟散后，顾青枫莹白如玉的肌肤之上，虽已留下一个极为清晰的淡绿色“万劫门”图形，但果毫无疼痛之感。

崔一苇收起铁印，向“拘魂使者”池中龙笑道：“赐印手续已毕，但等大师姊归来，代表‘万劫魔主’受礼之后，顾师弟便是‘万劫门’一派的正式弟子！池师弟如今可带领顾师弟去向卫师妹领取本门法衣，安排住处去吧。”

池中龙笑道：“小弟在‘拘魂洞’中略备酒果，为顾师弟迎新，二师兄功课如已做完，便请一同前往！……”

“逍遥使者”崔一苇笑道：“我功行未毕，池师弟盛意只好心领，明日我再请顾师弟吧！”

“拘魂使者”池中龙闻言，遂与顾青枫含笑告辞，“逍遥使者”崔一苇忽似想起甚事，又向池中龙说道：“池师弟，关于顾师弟的住处，怎样安排均可，但不能使他与六师弟唐嘉住在一起！”

池中龙看了顾青枫一眼，脸上浮现神秘笑容，点头答道：“小弟懂得二师兄的意思，但唐六师弟出谷已有数日，怎的尚未回转？”

崔一苇笑道：“唐六师弟是去找那‘天下第一狠心人’的心窝鲜血，此事不但费力，并必无功，须知‘万劫魔主’的这桩使命，令我们颇难完成，茫茫人海，莽莽江湖，却以什么标准去寻找那‘天下第一狠心人’呢？”

池中龙也自微喟一声说道：“如今‘九叶紫芝’已得，‘千年仙鹤’也有了下落，就是‘天下第一狠心人’难寻，否则岂不可以早日召开‘万劫大会’，让我们师兄弟姊妹在‘万劫魔主’领导之下，斗斗五岳三山的出奇高手？”

崔一苇笑道：“池师弟一身绝艺，无处施展，自然有点技痒难禁！但等毕师姊、庄师弟在长白天池擒得‘千年仙鹤’归来，我们便可倾注全力，寻找那‘天下第一狠心人’了！”

池中龙率同顾青枫，向“逍遥使者”崔一苇恭身告辞，缓步回转他所居的“拘魂洞”内。

顾青枫如今已知“万劫魔宫七使者”是各居一洞，并以每人外号作为洞名，适才那“小万劫门”，则是聚会议事之所！

故而一路行去，目光不住打量那些“桃花洞”等，心中暗自盘算，“紫清玉女”孟红绡究竟住在何处？

“拘魂使者”池中龙见顾青枫似对千危谷中景色甚为注意，不由含笑问道：“顾师弟，你在看些什么？是不是认为千危谷地势颇称奇诡？”

顾青枫灵机一动，含笑答道：“这千危谷的地势委实幽绝人寰，使小弟叹为观止！”

说到此处故意一顿，向“拘魂使者”池中龙讶然问道：“池师兄，我听卫师妹说，除了小弟以外，尚有两位新进同门，怎的未曾相见？”

池中龙笑道：“他们两位，如今均尚见不得人！”

顾青枫装出不解的神情，接口问道：“难道这两位同门生了重病？”

池中龙手指左侧绝壁之上位置较高的两个小洞说道：“其中一位‘紫清玉女’孟红绡，身中奇毒，虽然服了三滴‘九叶紫芝汁’，但神智昏迷，宛如疯人，故而被大师姊禁闭在那右面小洞之内！”

顾青枫对于“紫清玉女”孟红绡的遭遇，已听“餐霞使者”卫芳华说得

颇为详尽，主要是想探查她的居住之所，目下虽然设词问出，但为了避免“拘魂使者”池中龙起疑，遂不得不作掩饰，又复问道：“还有一位外号叫做什么‘玉面仙童’的柳师兄呢？”

“拘魂使者”池中龙晒然冷笑，用手一指左侧小洞，以一种不屑的神情说道：“此人根器平庸，不值一提，他被大师姊锁闭在那左面小洞之内！”

顾青枫听说“玉面仙童”柳俊也被锁闭，不由诧异道：“难道这位柳师兄也中了什么奇毒？”

池中龙冷笑答道：“他哪里是中了什么奇毒？只是生性太以风流，一张脸子又长得易讨女人喜欢，才被大师姊在远行长白、放心不下的情况之中，亲手锁闭！”

顾青枫白池中龙的话意之中，隐约听出“万劫魔宫七使者”师兄弟姊妹之间未尽和谐，并知道这位被卫芳华称为武功极强的“拘魂使者”，不太喜好女色！

到了“拘魂洞”内，“餐霞使者”卫芳华、“桃花使者”连城玉等二女，果已准备了一些酒菜，连城玉并向池中龙笑道：“四师兄，我把你的‘猴儿酒’偷了小半瓶，掺在‘雪梅香露’之内，招待顾师弟，你是不是有点心疼？”

池中龙笑道：“我这‘拘魂洞’简陋不堪，比不上你那‘桃花洞’，堆满了各种珍馐美味，只有一瓶‘猴儿酒’尚称不俗，可以用来欢迎顾师弟，谁知你这鬼灵精，居然先动手了！”

他们师兄弟姊妹，说笑一番，便邀同顾青枫一齐畅饮。

顾青枫知道自己企图营救“紫清玉女”孟红绡之事必须尽快下手，否则若等“瑶池使者”毕金环、“氤氲使者”庄梦蝶由长白天池归来，不但妨碍横生，庄梦蝶更将对对自己的来意发生怀疑，以致空蹈危机，无法如愿！

如今孟红绡居住之处虽已探出，但千危谷中，尚有“逍遥”、“餐霞”、“拘魂”、“桃花”四位使者，凭自己的功力，暨新学成的“青萍遁剑”，再加上“风云雷雨”四大绝招，倘与一二位使者拼斗，或可一战，但若以一对四，则实力太以悬殊，必然债事！不如乘机设法将池中龙、卫芳华、连城玉三人灌醉，就在当时动手，营救孟红绡，纵令那位“逍遥居士”崔一苇有所警觉，也可与他放手一搏胜负！

主意既定，加上尝出掺了“猴儿酒”的“雪梅香露”极为醇劲，顾青枫遂倚仗自己平素酒量极妙，举杯向池中龙、卫芳华、连城玉等笑道：“小弟初归‘万劫’一派，叨承厚爱，别无所报，只有借花献佛，向三位师兄师姊敬酒三杯！”池中龙等闻言，俱都含笑举杯，一倾而尽！

卫芳华目注顾青枫，微笑说道：“顾师弟，你不要自找麻烦，我与池四师弟酒量虽属平庸，但连五师妹却一向号称酒国名雌，千杯不醉！”

顾青枫听得眉梢微蹙，索性向“桃花使者”连城玉笑道：“卫师姊既然这等说法，小弟单独再敬连师姊三杯！”

“桃花使者”连城玉果然毫不犹豫地连尽三杯，一双桃花媚眼，向顾青枫不住流波，抿嘴笑道：“这样饮酒，无甚趣味，顾师弟师出名门，必文武兼资，诗书满腹，何不想个新鲜酒令玩玩，以为助兴？”

顾青枫正想设法灌醉三人，闻言正中下怀，应声含笑说道：“我们说一句古人诗句，改去其中一字，然后再用另一句古人诗句说明改字的理由，违令者罚酒三巨觥！”

卫芳华点头笑道：“这倒蛮有意思，你是令官！应该由你起令！”

顾青枫笑着吟道：“少小离家老二回！”

连城玉笑道：“这是唐诗，贺知章原句是‘少小离家老大回’，请教令官，为何把‘老大’改成‘老二’？”

顾青枫原想借行酒令难倒这三位“万劫魔宫七使者”，谁知自连城玉语意之中听出，居然颇娴诗书，不禁眉头微蹙，接口吟道：“因为‘老大嫁作商人妇’，故而‘少小离家老二回’！”卫芳华失笑道：“亏你想得出来，这酒令确实颇为有趣！”顾青枫笑道：“卫师姊既然认为有趣，便请继续行令！”卫芳华吟道：“冷露无声湿菊花！”

顾青枫道：“原句是‘冷露无声湿桂花’，请问卫师姊，既然改成‘菊花’，‘桂花’却到哪里去了？”

卫芳华举起酒杯饮了一口，目注“拘魂使者”池中龙笑道：“因为‘人间桂花落’故而‘冷露无声湿菊花’，池师弟，我们就依排行次序行令，如今该你的啦！”

池中龙想了好大半天，连饮三巨觥，摇头苦笑说道：“我一时想不出来，只好认罚，五师妹请继续行令！”

“桃花使者”连城玉成竹早已在胸，闻言曼声吟道：“白鹤楼中吹玉笛！”

卫芳华笑道：“五师妹此语颇妙，你是怎样把‘黄鹤’染成‘白鹤’？”

连城玉笑接道：“因为‘黄鹤一去不复返’，故而五月江城，临风弄笛，只好在那‘白鹤楼’中的了！”

顾青枫拊掌笑道：“两位师姊不但武功精妙，并皆咏絮高才，小弟钦佩无已！来来来，顾青枫再敬两位师姊及池师兄三杯！”

“桃花使者”连城玉果然酒量极佳，毫不皱眉，连尽三杯，玉颊微泛桃红，笑吟吟地目注顾青枫说道：“顾师弟不要光向我们敬酒，如今又该你这令官行令了呢！”

顾青枫饱读诗书，才思极好，应声笑吟道：“望帝春心托白鹇！”

卫芳华笑道：“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这是玉溪生李商隐的名诗名句，但‘杜鹃’却怎会变成‘白鹇’了呢？”

顾青枫笑道：“唐人张泌‘近寒食雨草萋萋’那首七绝的最后一句‘杜鹃休向耳边啼’，不是极好的说明么？”

池中龙听到此处，先自斟了三巨觥酒，接连饮尽，然后向顾青枫笑道：“顾师弟，慢行酒令，我已饮罚酒，有话要说！”

顾青枫笑道：“池师兄有话请讲！”

池中龙失笑说道：“你们三位诗书满腹，我对此道却是大大外行，每回罚酒，太以吃亏，最好能够换个花样！”

顾青枫也觉得这样行令，只有“拘魂使者”池中龙一人会吃罚酒，无法达到自己连卫芳华、连城玉一齐灌醉的本意，遂点头笑道：“池师兄既然这等说法，我们便把‘文令’改成‘武令’如何？”

池中龙拊掌大笑道：“好好好，何必那等酸溜溜、文绉绉的，还是恢复我们武林人物本色，来得豪迈无伦，大刀阔斧！”

卫芳华目注顾青枫笑道：“顾师弟，‘文令’好行，如今改行‘武令’，倒要看你这做令官的，想出些什么花样？”

顾青枫笑接道：“谈到‘武’字，总不外乎兵刃掌法，内力轻功，我们各展所长，随意表现一手功夫，其他人若见有不到之处，便当时互相研讨改

进，否则齐向表演功夫之人，公贺三杯！”

“拘魂使者”池中龙点头笑道：“这个办法颇好，顾师弟是令官，便请首先一展绝技！”

顾青枫缓缓起身，拔剑在手，向卫芳华、池中龙、连城玉含笑道：“小弟除了‘剑法’一途以外，别无所长……”

池中龙接口问道：“顾师弟，你是不是要表演‘中条逸士’焦大先生威镇江湖的‘天遁剑法’？”

顾青枫摇头笑道：“彼此饮酒行令，怎能表演整套剑法？小弟只施展一招，请三位师兄师妹，不吝赐教！”

说完，竟自新蒙钓鳌居士所传授的“风云雷雨”四剑之中，施展了一招防身绝学，“一天丝影”，青钢长剑震处，宛如万点雨丝，飘飘飞洒，把整个身形一齐罩没！

“餐霞使者”卫芳华、“拘魂使者”池中龙、“桃花使者”连城玉，均自失声称赞，一齐连尽三杯表示对顾青枫公贺之意！

顾青枫剑影一收，“拘魂使者”池中龙似已微有酒意地哈哈笑道：“顾师弟，我对剑法虽属外行，但却看出你这一招不似‘中条逸士’焦大先生的家数！”

顾青枫对这“拘魂使者”池中龙的眼力好生敬佩，忙自点头说道：“池师兄眼力真好，这招剑法名叫‘一天丝影’，是小弟闲中私自研创的防身招术！”

“拘魂使者”池中龙闻言，又自斟了三杯美酒，向顾青枫大笑说道：“顾师弟，你能独自研创出如此精妙的剑法，足见天资卓越，超迈凡俗，池中龙额外单独再敬三杯！幸而你得蒙卫师妹接引归入‘万劫门’下，彼此成了一家，否则池中龙生平从不服人，必将倚仗这杆‘拘魂幡’，与你斗上一千回合！”

卫芳华见池中龙说话之时醉态十足，不由向“桃花使者”连城玉失笑说道：“连师妹，你看池师兄委实不济，他已经有些不胜酒力了呢！”

人到真有醉意之时，每每不肯自承，池中龙便是如此，闻言狂笑道：“小弟酒兴才仅三分，卫师妹怎的说我不胜酒力？你赶紧施为，让小弟看看三师妹的‘拈花指力’精进到什么地步？”

卫芳华笑道：“谈到武功，谁不知道‘万劫魔宫七使者’中，除了‘瑶池使者’，便要数‘拘魂使者’？我那一点‘拈花指力’，献的甚么丑呢？”

“桃花使者”连城玉笑道：“卫师妹何必过谦？你那‘拈花指力’在我们师兄弟姊妹中，确属佼佼不群，再不施为便要敬酒不吃吃罚酒了！”

卫芳华解下腰间所系的“飞霞带”来，用右手食指中中指，撮住带头，微凝功劲，便见这条长达丈许、软绵绵的“飞霞带”，一寸寸的逐渐坚挺，终于全体凌空横起，变成一根彩棍模样！

顾青枫看得好不骇然、急忙斟了三杯美酒，向池中龙、连城玉笑道：“卫师妹这种‘拈花指力’，力达四梢，无远弗届，综内家‘束湿成棍’、‘借物寓劲’两种神功于一炉，而精妙之处，尤有过之，我们应该公贺三杯了吧？”

这三杯美酒下肚，不但“拘魂使者”池中龙醉眼乜斜，连顾青枫与卫芳华，亦已微感醺然，只有那位号称“酒国名雌”、具有海量的“桃花使者”连城玉，尚自笑吟吟的，似乎无甚酒意？

顾青枫见状暗叫不妙，心中忖道：“想不到‘桃花使者’连城玉如此善

饮，看光景在未曾将她灌醉之前，自己早已酩酊，岂不无法完成心愿？”

思念未了，连城玉已向“拘魂使者”池中龙催促表演功力，池中龙笑道：“五师妹不要催我，我们这练功行令之法，不过是为了提高饮酒情趣而已！来来来，五师妹号称海量，我且用‘诸天罡气’，凌空送酒，敬你十杯！”

说完双目微注桌上酒壶，伸手一指，便自壶嘴中飞起一股酒泉，倾注“桃花使者”连城玉面前的酒杯之中，杯满泉止，竟连半滴也未洒在桌上！

“桃花使者”连城玉微笑道：“这种‘诸天罡气’极费真力，四师兄凌空送酒，能送多少？”

池中龙双眉一轩，朗声狂笑道：“五师妹能饮多少？我便能送多少！”

连城玉笑道：“小妹今日虽已饮酒不少，但十杯之数，想来还可勉强应命！”

池中龙闻言，默运“诸天罡气”伸手连指十指，连城玉则不住倾杯，顷刻之间，便把十杯美酒饮得干干净净！

如今轮到“桃花使者”连城玉献技，连城玉遂脸泛桃花，微颦妙目，看着顾青枫，媚笑叫道：“顾师弟，我想借你的三尺青锋一用！”

顾青枫应声拔剑，双手捧过说道：“连师姊莫非也要施展什么精妙剑法？”

连城玉接过宝剑，摇头笑道：“有你那招‘一天丝影’的珠玉当前，我怎会不知藏拙地再在剑法之上献丑？只想借你这柄三尺青锋，略为表演‘以气驭剑’之术而已！”

“拘魂使者”池中龙醉意醺醺之下听：“桃花使者”连城玉这等说法，也不禁失惊问道：“五师妹，‘以气驭剑’是本门三大绝技之一，也是‘万劫魔主’的不传秘学！你却怎样获此殊恩学会？”

“桃花使者”连城玉笑道：“我前些时，寻得‘九叶紫芝’，回山禀命之际，‘万劫魔主’高兴之下，便开恩秘传了这‘以气驭剑’之术，并说诸位师兄弟姐妹中，谁能寻到‘千年仙鹤’及‘天下第一狠心人’，也可获得同样传授！”

说完，先行调气凝神，目注手中剑柄，然后把这三尺青锋向右前方平平掷出！

顾青枫、卫芳华、池中龙等三人，仔细注目之下，只见这柄长剑在空中微作击刺之状，飞绕了一个大半圆弧，然后果似有物牵引一般，依旧回到桃花使者连城玉的手内！

连城玉把这柄三尺青锋递还顾青枫，含笑说道：“我初学此技，调气不匀，运力不到，三师姊、四师兄及顾师弟请莫见笑！”

顾青枫见“桃花使者”连城玉竟会“以气驭剑”，不由忧惊无已，知道“海天剑圣”展青萍、钓鳌居士、“翻天怪叟”庞千晓、铁剑真人等，空负“一代剑手”之名，功力不过与这“万劫魔宫七使者”等仿佛，比起“万劫魔主”，却还差得甚多！将来召开“万劫大会”之时，如无特殊人物出场为助，只怕所谓“十三名手”的顶上人头，均难免悬挂在“万劫门”前的“白骨圆环”以内！

心中虽极忧急，脸上却不敢露出丝毫神色，收好长剑，起立举杯，向“桃花使者”连城玉笑道：“武林中虽有‘以气驭剑’之技，但慢说会者，即见者亦复能有几人？小弟今日得开眼界，叹为观止，敬向连师姊恭贺三杯！”

“桃花使者”连城玉笑道：“顾师弟不要对我羡慕，以你这等根骨资质，

又有极好内家基础，倘获‘万劫魔主’慈悲垂爱，将来成就之高，必然凌驾我们七使者中的任何人之上！来来来，你不必单独敬我，我们大家同饮三杯，酒会也该散了！”

这三杯美酒下喉以后，“餐霞使者”卫芳华与“拘魂使者”池中龙均已八九分醉意，顾青枫本人也有五六分醉，只有“桃花使者”连城玉，仅在娇靥之上，添了一层桃红酒晕而已！

卫芳华与顾青枫、连城玉，向池中龙称谢告辞，走出“拘魂洞”后，连城玉把两只水汪汪的大眼睛盯住顾青枫道：“卫师姊，你的眼光真比大师姊高明，顾师弟无论文才武功，根骨品貌，都远胜那‘玉面仙童’柳俊呢！”

卫芳华醉态十足地荡笑几声，说道：“五师妹，你不要看得眼馋，庄师弟还不是文武兼通，人才一表，难道他只出外几天，你就有点忍不住么？”

顾青枫一听二女之言已近秽褻，不禁剑眉暗蹙，只得装作酒醉，踉跄前行，不加理会。

连城玉娇笑说道：“卫师姊，你对顾师弟的住处打算怎样安排？”

卫芳华笑道：“他初到千危谷，人地生疏，自然暂时住在我的‘餐霞洞’内，以便照应！”

此时业已走到连城玉与庄梦蝶的“氤氲洞”口，连城玉遂止步不行，向卫芳华一阵媚笑说道：“卫师姊，你且好好去照应顾师弟，恕小妹不再相送，因四师兄酒醉，我还要代他轮值，到各处巡查！……”

卫芳华接口笑道：“五师妹，查到‘玉面仙童’柳俊所居之洞时可得小心，大师姊的醋心妒火强得很呢！”

二女一番笑谑过后，卫芳华遂手挽顾青枫前行，但一进“餐霞洞”内，便告醉意难支地倒卧榻上，两手紧紧搂住顾青枫，媚眼如丝，昵声笑道：“顾师弟，我们好好亲热亲热！”

这种欲焰高腾的动作言话，把顾青枫的五六分酒意几乎吓退一半，不由向卫芳华苦笑：“我在途中不是与姊姊说明，必须再过半月，等我为我师傅守孝三年期满，才可……”

卫芳华此时酒助色兴，欲焰狂腾，哪里还记得这些诺言？只是媚态十足地在枕上乱探螭首，昵声继续说道：“我……不，我……要……”

顾青枫本有几分酒意，被卫芳华淫言浪态的这一撩拨，心头“怦怦”乱跳，竟自也有点把持不住起来！幸喜在这千钧一发的人兽关头之际，顾青枫忽然想起自己来此之意，是为了营救心上人“紫清玉女”孟红绡，不由灵明一朗，微咬钢牙，骈指点了正双手紧抱自己、纠缠不清的“餐霞使者”卫芳华的“黑甜睡穴”。

卫芳华虽有一身极高功力，但一来酒醉，二来欲焰狂张，哪里会想到顾青枫竟下手点她睡穴？自然两手一松，应指昏昏然睡去。

顾青枫点倒卫芳华后，知道“万劫魔宫七使者”中，“瑶池使者”毕金环、“氤氲使者”庄梦蝶、“五毒使者”唐嘉三人外出，“拘魂使者”池中龙酒醉，“餐霞使者”卫芳华被自己点了“睡穴”，偌大的“千危谷”内，只剩下“小万劫门”中的‘逍遥使者’崔一苇及“氤氲洞”中的“桃花使者”连城玉二人，岂非营救“紫清玉女”孟红绡的大好良机？千万不能轻易错过！

顾青枫高兴之下，又在“餐霞洞”中，寻了几只鲜果吃掉，略解酒意，然后便即缓步出洞。只见一线月光，由当空夹缝中垂直射下，分明显示月到中天，千危谷内，静悄异常，慢说毫无人声，简直万籁俱寂！

顾青枫心中一喜，赶紧驰向幽禁“紫清玉女”孟红绡的峰腰小洞！

他先前曾听“拘魂使者”池中龙说得分明，这峰壁半腰并排的两个小洞之中，右面住的是“紫清玉女”孟红绡，左面住的是“玉面仙童”柳俊，故而顾青枫迳自扑向右面小洞。

洞内黑暗无光，顾青枫只得摸索前进，但行未三尺，便有石壁阻路。

顾青枫忍耐不住，刚想晃着火折察看，突然听得壁内有人声若银铃，低声问道：“外面来的可是枫哥哥么？”

顾青枫不知“紫清玉女”孟红绡如今既因熟记“荡魔宝录”，又复服了三滴“九叶紫芝汁”，功力突飞猛进，加上终日幽居黑暗之内，业已练成“暗室生明”的眼力，不禁大吃一惊！但由于声音太熟，听出是心上人孟红绡所发，遂由惊转喜，低声问道：“这洞内黑暗无光，红妹怎知是我？我听‘万劫魔宫七使者’说你因服‘娄山三煞’的独门毒药‘三日断魂散’，无法解救，虽仗三滴‘九叶紫芝汁’之力，保住性命，但人已成疯，如今怎的清醒如常，莫非装疯哄骗他们的么？”

孟红绡低声笑道：“一滴‘九叶紫芝汁’便足生死人而肉白骨，何况我连服三滴，哪里还会解不了什么‘三日断魂散’的毒力？只因看不惯‘万劫魔宫七使者’男的骄狂，女的淫荡，才故意装疯，住在此间，图个耳目清静！”

顾青枫听说孟红绡人并未疯，剧毒已解，心中越发高兴，遂又取出火折，欲待晃着照看。

孟红绡笑道：“枫哥哥，你又取火折则甚？”

顾青枫如今才知孟红绡已能暗中视物，石壁上并有孔穴，不由苦笑道：“红妹，你能看得见我，我却看不见你，我找你找得太久，相思刻骨，要晃着火折，好好看你一看！”

孟红绡柔声笑道：“枫哥哥，你难道还把我看得不熟？不要晃着火折，万一被‘万劫魔宫七使者’中人物发现，后果便将不堪收拾！”

顾青枫笑道：“那万劫魔宫七使者’中，第一第六及第七三使者外出，第三第四两使者酒醉，只有名排第二的‘逍遥使者’崔一苇暨名排第五的‘桃花使者’连城玉二人……”

话犹未了，孟红绡突然低声说道：“枫哥哥不要说话，有人来了！”

顾青枫因自己内功精湛，耳力极好，毫无所觉之下，孟红绡却说有人前来，不由有点不太相信。

但他在倾耳凝神静听片刻以后，却果然听得有人正自山壁之下向上飞身，这才钦佩无已地运用内家“蚁语传声”功力，对隔着一层石壁的孟红绡说道：“红妹，你如今的耳力眼力，怎的如此精进？这来人可能是‘桃花使者’连城玉，她若闯进洞来，我只好与她放手一搏！”

孟红绡也用“蚁语传声”微笑说道：“枫哥哥猜得不错，来人正是‘桃花使者’连城玉，她差不多每夜都来与隔洞的‘玉面仙童’柳俊苟合荒淫，你尽管放心，他们都以为我已成疯，不会平白无故地闯进这疯人洞内！”

话音刚了，果然听得飞身登峰的“桃花使者”连城玉进入了“玉面仙童”柳俊所居的左面洞内！

过了片刻，隐隐约约地传来一些秽蝶之声，顾青枫懒得再听，仍用其他人无法得闻的语音叫道：“红妹……”

孟红绡不等顾青枫发话，便自石壁的孔穴之中伸出一只柔荑玉手，摸摸顾青枫说道：“枫哥哥，我知道你想得我好苦，且握着我的手儿，和我说话！”

顾青枫如言握着孟红绡的柔荑玉手，微叹一声说道：“红妹，你吃了许多苦头，这只手儿却仍如此细嫩光滑。”

孟红绡娇笑说道：“枫哥哥这是你对我太过关怀，才会这样说法！其实我自从落入‘娄山三煞’手中以后，直到目前，哪里吃过什么苦头？反而占了莫大便宜，服食了三滴‘九叶紫芝汁’呢！”

顾青枫情思无限地低下头去，在孟红绡的玉手之上，亲了一亲说道：“自从前年年底我在祁连山群玉峰头苦候红妹不至……”

孟红绡接口笑道：“枫哥哥，不要怪我，前年年底，我虽因恭送师伯西归及落入群魔手内，以致有违雪山之盟，但在今年年底，你可仍往祁连山群玉峰头我师傅埋骨之处等候，我将必然到时践约？”

顾青枫听得大吃一惊问道：“红妹，我不辞万险混入千危谷，便是为了救你脱身，听你话中含意，难道如今竟不愿跟我走么？”

孟红绡笑道：“枫哥哥，我目前不能离开这千危谷！”

顾青枫诧然问道：“为什么不能离开？‘万劫魔宫七使者’又不像‘娄山三煞’那般给你服了什么无药可解的独门剧毒！”

孟红绡轻叹一声说道：“常言道得好：‘匹夫无罪，怀璧其罪。’我自从记熟那册‘荡魔宝录’之后，武林中所有的奇人异士，魑魅魍魉，谁不想得我而甘心？我任凭如何机智谨慎，也逃得了狼，避不了虎，最终难免落入狼虎口内！”

她说到此处，语音略顿，用那只纤纤玉手，深情无限地，抚摸着顾青枫的面颊，继续笑道：“何况这千危谷的地势静僻无伦，成了我极好的潜修之地！‘万劫魔宫七使者’各擅绝艺，人多势众，成了我极好的护法之人，我怎肯轻易离开此处？”

顾青枫听孟红绡说得头头是道，不由蹙眉问道：“红妹如此说法，难道你从此便这等躲躲藏藏、永无出头之日？”

孟红绡娇笑说道：“谁说永无出头之日？只要等我将那册‘荡魔宝录’整个参悟得融会贯通以后，不但立即出头，还要大荡群魔，为武林间整顿出一片清平世界！”

顾青枫说道：“那册‘荡魔宝录’极其秘奥艰深，红妹一时怎能完全参悟透其中的精微妙旨？”

孟红绡笑道：“我自借着‘三日断魂散’毒力难解，装疯以后，毫无外扰，独自静心研参，进境极速！极短期间，便可将‘荡魔宝录’上所载的‘妙音神功’、‘大罗手’、‘摩诃剑法’等三种旷代绝学一齐领悟！”

顾青枫闻言，心中也颇高兴，向孟红绡问道：“红妹所说的极短期间，约是多久？”

孟红绡失笑说道：“枫哥哥平日何等聪明，如今怎的变得懵懂起来？我既与你约定今年年底在祁连山群玉峰头相见，则所谓‘极短期间’，自然不会超过半年之久！”

顾青枫闻言，也不禁哑然失笑，遂把自己得闻孟红绡落在“娄山三煞”手中以后的所遇所经，简明扼要地向孟红绡叙述一遍。

孟红绡听得笑道：“枫哥哥又学会了新奇剑法么？那册‘荡魔宝录’之中的‘摩诃剑法’精妙异常，威力凌厉，且等我把它好好融会贯通，在雪山践盟之际，大概便可转教给你。”

顾青枫倒并不想学什么“摩诃剑法”，只是发现孟红绡安好无恙，心中

大慰，含笑问道：“红妹，你对‘荡魔宝录’中所载‘妙音神功’、‘大罗手’、‘摩诃剑法’等三种旷代绝学，如今能够施展几样？”

孟红绡笑道：“记熟是均已记熟，但‘大罗手’及‘摩诃剑法’尚有几处贯通脉络的精微之处未曾参悟透彻，故而暂难施为！目前能够应用的，只有‘妙音神功’一样，少时我便要施展这种神功，护送你出千危谷呢！”

顾青枫因孟红绡执意要在此参悟“荡魔宝录”，并与自己订了祁连山群玉峰头之约，留此已无必要，最好趁着这群万劫群魔有的醉卧、有的外出未归的大好良机悄悄脱身，但听得孟红绡要施展“妙音神功”护送自己退出千危谷，不由剑眉微蹙，讶然问道：“红妹，顾名思义，这‘妙音神功’应该无形无质，你怎能施展它护送我出千危谷呢？”

孟红绡笑道：“枫哥哥，据你所说，‘瑶池使者’毕金环、‘五毒使者’唐嘉、‘氤氲使者’庄梦蝶均已外出，此间只剩崔、卫、池、连四人，其中卫芳华，池中龙二人又告酒醉，则我只要施展‘妙音神功’制倒崔一苇、连城玉，岂不便可使你安然退出千危谷去？”

顾青枫依旧讶然问道：“那‘逍遥使者’崔一苇及‘桃花使者’连城玉功力俱都不弱，尤其那连城玉曾获‘万劫魔王’真传，能够‘驭气飞剑’！何况红妹又在装疯状态之中，怎样能够制倒他们？不要使你败露行藏，却是不妙！”

孟红绡笑道：“枫哥哥放心，我决不会败露行藏，只是使‘逍遥使者’崔一苇、‘桃花使者’连城玉在不知不觉之中，进入栩栩梦境而已！”

说到此处，语音略顿，把那只伸出壁外与顾青枫互相交握的纤纤玉手紧了一紧，笑着说道：“枫哥哥，时已不早，你应该准备动身，我也要立即施展综佛家‘法华禅唱’、道家‘万妙清音’之妙的‘妙音神功’了！”

顾青枫紧握孟红绡纤手，依依不舍地说道：“红妹，我历尽千艰万苦，踏遍恶水穷山，好不容易才把你找到，怎舍得立即又复分别？”

孟红绡笑道：“枫哥哥，你舍不得离开我，我又何尝舍得离开你？但由于目前利害，彼此不得不暂忍相思，小作分离，好在时日无多，还是等到今年年底的祁连山群玉峰头，再复细诉离情别绪吧！”

顾青枫闻言，情思难遏的长叹一声，孟红绡又复笑道：“枫哥哥不要叹气，你定已知道‘万劫魔王七使者’的厉害，对付一两个，或许侥幸无妨，万一他们纷纷归来，不但你难脱身，也将把我害得不能安宁了呢？”

顾青枫知道孟红绡所说，全是实情，利害相权之下，只得把她那只纤手亲了一亲，带着一种黯然的情怀，向洞外默默走去。

孟红绡忽用“蚁语传声”叫道：“枫哥哥暂时留步，我还未施展‘妙音神功’，使‘逍遥使者’崔一苇及‘桃花使者’连城玉悠然入梦，你且听我招呼再走！”

话完，立有一缕清音，自石壁之后袅袅传出！

顾青枫虽觉这缕清音颇为柔和美妙，但其声极低，仿佛在若有若无、若断若续之间，不禁怀疑怎能传到远在“小万劫门”的“逍遥使者”崔一苇耳内，而兼具使他栩栩入睡的莫大魔力？

他心内虽然起疑，但却不敢打扰孟红绡行功，贸然发问！

约莫等了一盏热茶时分，清音一收，“紫清玉女”孟红绡仿佛猜透顾青枫心意，含笑说道：“枫哥哥不要怀疑，这妙音神功，能够择人而施，你听来虽然仅是柔和美妙的一缕清音，们传到隔室的‘桃花使者’连城玉及‘小

万劫门’中的‘逍遥使者’崔一苇耳内，却能使他们如闻钧天仙乐，立即心神皆醉地悠然入梦！”

顾青枫听得异常高兴地问道：“红妹既有这等功力，何往不克，还怕谁来？”

孟红绡笑道：“枫哥哥怎的又说傻话？这是乘崔一苇、连城玉已自入睡、懵然无备之时施为，方易奏效，倘在他们清清醒醒、有所警惕，一运玄功定力相抗，即将互见高低，是否如愿？便属未可知了！”

顾青枫听了这番解释以后，知道时机稍纵即逝，忙向孟红绡说道：“红妹，如今万劫群魔既已睡得酣熟，你且让我晃着火折，看你一眼，聊慰相思，立刻就走！”

孟红绡被顾青枫深情所感，含笑说道：“枫哥哥，你对我委实太以情深，好好好，我便先许你看上一眼，但必许遵守诺言，立刻就走！因为我长日静修，颇生慧觉，如今心灵上业已略生警兆，恐怕事情还有变化，你未必便能安安稳稳地脱身退出千危谷外呢！”

顾青枫此时只图一睹心上人颜色，根本对孟红绡的最后数语未曾在意，遂赶紧晃着火折，凝目向洞内石壁看去！

只见石壁上有不少小洞，而在一个较大洞穴之中，露出一张宜嗔宜喜的佳人脸庞，这张脸庞，正是自己魂牵梦萦的“紫清玉女”孟红绡，她那绝代风华，不但毫未消减，反有一种宝光蕴含在如玉肌肤之内！

孟红绡这张惹人刻骨相思的娇靥，刚刚出现在顾青枫眼前，便即樱唇微启，吹出一股柔和罡风，使得顾青枫手中火折顿告熄灭！

火折一灭，孟红绡又复低声说道：“枫哥哥，请你遵守诺言，立刻就走！”

顾青枫知道孟红绡如此催促自己离去，完全是为了自己的安全着想，遂只好凄然一叹，强忍满腹相思，摸索着走出洞外！

出洞以后，顾青枫自然不肯再复耽延，立即施展轻功，驰向来时那条黝黑隧道的入口一路毫无风吹草动，千危谷中，沉寂若死，顾青枫遂知“紫清玉女”孟红绡自“荡魔宝录”中学来的“妙音神功”果具灵效，“逍遥使者”崔一苇及那位正与“玉面仙童”柳俊胡帝胡天的“桃花使者”连城玉，定已为“妙音”所迷，睡得极为沉酣，进入栩栩梦境！

走进那条山腹隧道，两经转折过后，眼前便即漆黑得伸手不见五指，暗中行路，倘遇对头，谁手中有光，谁便危机最大！故而顾青枫身畔虽有火折，却未使用，宁愿一步步的慢慢摸索前进！

约莫走到中途也就是整条隧道中的最最黑暗之处，异事突生，顾青枫不由心头微跳，倏然止步！

原来这隧道中竟又起了另一人的脚步声，但这人不是由后追来，而是自外回转千危谷内！

顾青枫知道“万劫魔宫七使者”中，只有“瑶池使者”毕金环、“五毒使者”唐嘉、“氤氲使者”庄梦蝶三人出外，毕金环与庄梦蝶结伴同往长白“天池”，尚未到回转日期，何况目前来者只有一人，自然多半就是“餐霞使者”卫芳华嘱咐自己小心提防的“五毒使者”唐嘉！

因为卫芳华说过“五毒使者”唐嘉所用的“五毒仙人掌”内，藏有一种无形无色、极为厉害的“化血神烟”，并曾赠了三粒功能预防中毒的朱红灵丹，顾青枫遂未雨绸缪，先自暗暗摸出一粒灵丹含在口内！

他既听见来人的脚步之声，来人自然也知有人出谷，只听前方丈许以外，

响起一个粗暴的口音说道：“小弟唐嘉归来，哪位师兄师妹在如此深夜外出！”

话音刚了，丈许以外突又亮起一团碧光，照得十来丈周围绿惨惨的宛如鬼域！

这团碧光一亮，使顾青枫看见“五毒使者”唐嘉果然颇如想像，是位大头矮身、相貌极为丑陋之人，但也使“五毒使者”唐嘉看见了顾青枫竟不是自己猜想中的师兄师妹，而是一位英俊挺拔的陌生少年！

这种情事，自然大出“五毒使者”唐嘉意外，生恐顾青枫是潜入千危谷的对头，遂赶紧灭去碧光，以免遭受暗算，并厉声问道：“来者何人，赶快从实通名，免遭惨死！”

顾青枫听唐嘉语音飘忽不定，知道这位“五毒使者”异常刁猾，居然在发话之间不断变换身躯位置，以避免自己循声向他突下辣手！

他在适才碧光一亮之下，业已看清当地形势宽狭不一，宽处几达两丈，狭处仅约数尺，且有不少钟乳自洞顶倒垂，黑暗之中，稍一不镇，便会碰伤，端的是个极不理想的动手所在！

顾青枫一面暗将身躯悄悄移往较广之处，一面笑着答道：“唐六师兄，你把‘天下第一狠心人’找到了么？小弟顾青枫，新近蒙三师妹‘餐霞使者’卫芳华引进，归入‘万劫’门下！”

“五毒使者”唐嘉静听顾青枫话完，也自笑着说道：“原来顾师弟新近归入本门，请恕唐嘉冲撞之罪！”

一面含笑发话，一面竟在黑暗中向顾青枫身前，缓步走来。

顾青枫绝顶聪明，心细如发，暗想这位“五毒使者”唐嘉既已相信自己是他新入门的师弟，却为何不将那团碧光燃起照路？仍在暗影中走来，何况笑声煞尾微带狞厉之音，莫非有甚凶谋不成？

心中既已起疑，遂蹑足潜踪地背倚洞壁，悄无声息地有移数尺！

果然未出顾青枫所料，“五毒使者”唐嘉突将缓步前行改为纵身猛扑，一股劲疾风声，疾向顾青枫原来立身之处袭去！

顾青枫蹙眉问道：“唐六师兄，你这算何意？”

话音刚了，为防不测，又复施展移形换影的绝顶轻功，飘出数步，但飘身之际，耳边一阵微风，竟险煞人地差点与根尖锐钟乳，迎面相撞！

“五毒使者”唐嘉扬手又是一股破空锐啸的劈空劲气循声击向顾青枫、口中并狞笑说道：“顾青枫，你少在唐嘉面前掉弄花枪，须知‘万劫’门下新进弟子，向来不准私出千危谷半步！你分明是奸细一流，还不赶快随我回谷，乖乖听候审讯？”

顾青枫深恐崔一苇、卫芳华、池中龙、连城玉等万一苏醒赶来，自己便不易脱身，遂故意向“五毒使者”唐嘉略带威胁地笑着说道：“唐六师兄，你既如此不肯信我，我也无法判断你是否真是‘五毒使者’？只好用‘七孔黄蜂针’及‘万窍飞蝗弩’奉敬你尝尝滋味！”

这“七孔黄蜂针”及“万窍飞蝗弩”，是力量极强、数量极多、霸道绝伦的暗器，平时即不易闪躲，何况又在如此黑暗、如此狭窄崎岖的地道之中？“五毒使者”唐嘉闻言之下，自然深怀戒意，闭口噤声，足下接连移动，不令顾青枫发觉自己的藏身位置！

顾青枫身为侠义门徒，哪里会有“七孔黄蜂针”、“万窍飞蝗弩”那种恶辣歹毒暗器？方才之言，不过是对“五毒使者”唐嘉虚言恫吓而已！

如今见对方业已静默无声，遂手抚洞壁，慢慢走向出口方向，企图悄然

脱离这僵持的窘境！

顾青枫想走，“五毒使者”唐嘉何尝不知对方想走？遂也自洞壁的另一面，悄悄掩往出口方向，企图加以堵截，不令顾青枫逃脱！

两人方向相同，目的相同，自然便极其容易往一齐凑去。

“五毒使者”唐嘉悄悄附壁前行，走到出口方向之际，突然左手一伸竟触到了顾青枫的右手！

两人同时大吃一惊，唐嘉功力潜聚，料准暗影中的顾青枫身躯所在，霍地一掌呼然劈出！

顾青枫仓卒之间不便闪避，也只好猛凝师门绝学“子午神功”，迎着劈面卷来的锐啸劲风，逆袭而出！

两股由神功所化的劲急气流凌空互合，“砰”然巨震起处，震碎了不少倒垂的钟乳，四散横飞，回音“隆隆”，宛如百万天鼓，“訇”然齐鸣，使人听在耳中，心神悸悸！

“五毒使者”唐嘉与顾青枫的腿足之间，均挨了几块碎飞钟乳，虽然无甚妨碍，亦颇疼痛，遂彼此深怀戒意，不愿再复如此猛烈的盲目出手！

在这一片漆黑之中，不但彼此看不见对方身形，连适才一掌硬拼的结果如何？也只能仅凭臆度！

“五毒使者”唐嘉委实想不到顾青枫会有如此湛深的功力，居然在硬接自己一掌之下，毫未发出闷哼惨嚎等受伤迹象！

顾青枫则更是心惊，暗想“万劫魔宫七使者”果然名不虚传，每人均自身怀绝世功力！

一掌硬接，已知在真气内力方面，最多不过能与这位“五毒使者”扯平，甚至还要略弱一筹，只有仗着新学成的“青萍遁剑”以及“风云雷雨”四大剑招，才能有望取胜！

但目前环境，是在伸手不见五指的暗影之内，连对方身形所在都要凭借耳力心机细加判断，却怎能施展有望克敌取胜的精妙剑法？

就在顾青枫极欲自这条毫无光亮的黝黑隧道之内脱身，却又进退为难，不敢发出声息，致招袭击之际，突然听得隧道中的另一角下，“叮”的一声微响，仿佛“五毒使者”唐嘉业已把他那件独门兵刃“五毒仙人掌”取在手内！

顾青枫灵机一动，背贴洞壁，不住移转身形，口中却笑着叫道：“唐六师兄，顾青枫接你一掌，业已确认你是‘五毒使者’，你怎的还不信任小弟？竟取出‘五毒仙人掌’来，难道要施展其中所藏的‘化血神烟’暗害我么？”

这几句深知底细之言听在“五毒使者”唐嘉耳内，却不由他不暗自忖道：“这顾青枫若是偷偷混入千危谷内的奸细之属，却怎会知道自己‘五毒仙人掌’之内藏有‘化血神烟’？莫非他所言不虚，真是三师姊‘餐霞使者’卫芳华新近引介人‘万劫’一派的同门师弟！”

顾青枫问完这几句话后，知道“五毒使者”唐嘉必会答话，遂右手悄悄掣出青钢剑，左手凝聚十二成功力的“子午神功”，并料准出口方向，准备等唐嘉答话之时，便以右剑左掌，循声出手猛攻，不管结果如何，立即脱身，像这等暗影之内，自己只要能抢先走出一丈距离，“五毒使者”唐嘉便将难于追及！

“五毒使者”唐嘉听完顾青枫话后，默然说道：“顾青枫，你既知我‘五毒仙人掌’内藏有‘化血神烟’，可能真是……”

话犹未了，一股劈空劲气突然直袭胸前，并有一片飒飒剑风，迎头洒下！

“五毒使者”唐嘉满心以为顾青枫真是新近归人“万劫”一派的同门师弟，疏于防范之下，突遭奇袭，自然窘迫异常，万般无奈，只好猛提真气，向右飘身，却无巧不巧地一头撞上一根倒垂的钟乳！

这根倒垂的钟乳硬被“五毒使者”唐嘉生生撞折，但唐嘉也感觉脑门间剧痛欲裂，疼晕倒地！

顾青枫聆声辨位所攻出的一招“天风海雨”，乃是新近练成的那套“青萍遁剑”中的绝招，威力奇强，变化奥妙，本可除掉唐嘉，但也吃亏是在黑暗中施为，一剑扫断两根钟乳，使这位“五毒使者”幸脱洞胸断首之厄！

唐嘉撞石晕倒，顾青枫自然把握良机，赶紧脱身，但就在此时，却远远听得“餐霞使者”卫芳华微带嗔怒的“顾师弟……顾师弟……”的呼声以及好几人的脚步之声，冲入隧道！

顾青枫知道千危谷中的群魔已醒，遂赶紧扣壁疾驰，逃向出口，暗想自己只要出得隧道，援藤上升十丈，万劫群魔便将无奈我何！

但不可思议的怪事居然纷至沓来，顾青枫突又发现这条隧道的入口之处，也有步履声息传入！

来人是“万劫魔宫七使者”中去往长白“天池”擒取“千年仙鹤”的“瑶池使者”毕金环及“氤氲使者”庄梦蝶提早归来？还是另有其他人物到此？仓卒之间，颇难判断！

顾青枫灵机一动，暗想这正是个绝好良机，自己何不藏在黑暗之中，让这由外入内的诸人，与由内出外的万劫群魔，互相来场莫名其妙的混战，然后觅机安然脱身，岂不是好？

主意既定，乘着后追万劫群魔”与前面来的不知身份之人，均距离自己约有数丈之际，悄悄摸索到隧道洞壁一角，并在一根倒垂及地的巨大钟乳之后坐好，借作掩蔽，以免受到双方盲目打斗之下的意外伤害！

顾青枫身才坐稳，忽然鼻中闻见一股淡淡幽香，好似身边竟然坐着一位绝代佳人的模样？

心中惊疑之下，循着淡淡幽香，伸手一摸，却几乎把这胆大心细的“中条剑客”吓得失声跃起！

原来他所猜疑的半点不差，身边果然坐着一位不知姓名、不知年貌的女郎，顾青枫右手伸处，恰好摸到她的如云秀发！

顾青枫这一惊非同小可，但此时万劫群魔业已追近，不敢出声惊动，只好缩回手来，窘迫万分地听其自然发展！

谁知他刚刚缩回手来，头颈却被一双纤手搂住，并有个软绵绵、香馥馥的娇躯偎向怀内！

顾青枫对于这种飞来艳福，简直莫名其妙地有点不敢领受，但又苦于无法拒绝，因为如今万劫群魔业已发现隧道外有人入内，隧道外人内诸人，也发现千危谷中有人外出，双方均自停步不前，形成一种紧张无比的沉默，自己万不能在此时发出丝毫声息，招致双方攻击！

这种沉默虽然只保持了一刹那间，但在这黑暗隧道之中，情调却异，对峙的双方一片惊疑激动，而壁角上的顾青枫及搂抱着他的那位不知来历的女郎，则一片旖旎温馨！

由外入内之人，从万劫群魔的步履声息听出，是在两人以上！而“万劫群魔”也同样猜度出闯进隧道的至少三人！

双方谁也不愿先行发话，谁也不愿先行点燃火折，更复谁也不愿僵持在这种沉默之中！

一刹那间过后！

沉默变成了愤怒，紧张宁静变成了石破天惊！

三股宛如狂飚猛卷的劈空劲气，自南而北，三股怒涌飞扑的内家罡力，自北而南！

跟着便是一声砰然巨震，隧道中回音如雷、碎石如雨！

不仅对峙的双方因功力悉敌，各被震得退后几步，连顾青枫身外那根巨大石笋也被震断，感觉一片强烈罡气，劈面涌来，窒入欲死！

一记硬拼过后，对峙的双方均发觉来人功力非凡，谁也不敢再度盲目出手！

这时顾青枫因身旁那位女郎除了紧紧相抱，把娇躯偎向怀中，好生亲热以外，别无丝毫其他动作，遂知道此女绝无恶意，也许还是熟识之人，但不知怎会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之内，认出自己！

他一面猜度着怀中女郎的姓名，一面又复对那对峙双方的动静密切注意！

那对峙双方互相盲目凌空一击以后，竟又恢复了先前那种令人窒息的沉沉静默！但静默不久以后，万劫群魔方面突又传出一声“叮”然微响！

这声微响，顾青枫因适才业已听过，遂知道是“五毒使者”唐嘉又准备施展他“五毒仙人掌”中所藏的“化血神烟”对来人暗下毒手！

心中一惊，暗自忖道：“来人不论是谁？既与万劫群魔相敌，总算是自己的同路之人！自己怎忍袖手旁观？眼看他们死在‘化血神烟’之下！”

心念一定，随手摸起一块碎石，微运内功合掌一搓，把碎石搓成石粉，双手齐扬，照准对峙双方，同时轻轻撒出。

这片石粉因无破空声息，遂不知来自何处？对峙双方同吃了一惊，怀疑中了对方什么恶毒暗器？赶紧运气行功，各自察看。

顾青枫这一手飞洒石粉，委实高明，不但延缓了“五毒使者”唐嘉所用“五毒仙人掌”中“化血神烟”的发出时间，也使由隧道入内的一方深怀警觉，慢慢手附洞壁，向外退去！

对方一退，万劫群魔自然跟着缓缓前进，那片令人窒息的紧张气氛，也离却壁角的顾青枫与无名女郎，向前移去！

顾青枫吁了一口长气，心头一宽，用内家“蚁语传声”神功向怀中的无名女郎问道：“姑娘是谁？认得我顾青枫么？”

那位女郎居然也是内家高手？照样用“蚁话传声”相答，但所答的不是任何话语，只是充满哀怨的幽幽一叹！

虽然只是幽幽一叹，也使顾青枫恍然大悟，知道难怪怀中这位姑娘对自己如此温存，原来是自己另一位红颜知己，三元帮帮主“翻天怪叟”庞千晓的独生爱女“黄衫红线”庞真真，也为了援救情敌“紫清玉女”孟红绡赶到千危谷外的这条隧道以内！

第六章 初试绝学

孟红绡毫无醋意的关怀之情，不由双手一紧，

在她玉颊之上亲了一亲，仍以“蚁语传声”问道：“是真妹么？你怎会在如此伸手不见五指的沉沉黑暗之中认出我来？”

“黄衫红线”庞真真又是幽幽一叹，用“蚁语传声”答道：“枫哥哥，你心上人是‘紫清玉女’孟红绡姊姊，最近又曾与那位‘荡魄尼姑’妙真混得火热，自然认不出我！但庞真真生平厌恶其他男子，只对你一人亲近，慢说你适才正好坐在我的身边，便是离我三尺，我也会感觉，你是风流倜傥、看似无情又有情的‘中条剑客’！”

这一番话儿既蕴含了无限真情，又吐露了无穷幽怨，顾青枫无言可答，只得索性把她抱得紧点，温存示意！

此时另一批来人与万劫群魔业已到了隧道以外，隐隐传来相互叱问的言语之声！

顾青枫向庞真真耳边问道：“真妹，来人是谁？你知道么？”

“黄衫红线”庞真真被顾青枫这一阵紧紧搂抱及几声“真妹”叫得芳心大慰，遍体酥软！仿佛沉醉于这种心灵享受之中，不愿多答，只低低说了四个字：“娄山三煞！”

顾青枫恍然大悟道：“原来这‘娄山三煞’仍是为着‘紫清玉女’孟红绡而来！”庞真真笑道：“枫哥哥，你既从千危谷中逃出，可曾见到我孟姊姊么？”

顾青枫答道：“见到她了，我与孟红绡分手以后，才进入这隧道之内！”

庞真真咦了一声，讶然问道：“枫哥哥，你既已见到我孟红绡姊姊，怎的竟独自脱身，而把她留在千危谷中万劫群魔的爪牙之下？”

顾青枫因孟红绡要利用万劫群魔护法，在千危谷静修之事，一时叙述不清，遂向庞真真笑说道：“真妹，这件事儿说来话长，我们且等身脱险境，再行细述！总之你孟红绡姊姊在这千危谷中不仅安然无恙，并且还颇有好处！”

“黄衫红线”庞真真听说“紫清玉女”孟红绡独居千危谷中，居然有益无损，知道内情必甚复杂，遂点头道：“枫哥哥说得对，我们应该赶紧设法脱险，不然倘若‘娄山三煞’一退，万劫群魔回头搜索起来，岂不无处可逃？等于是被他们瓮中捉鳖！”顾青枫闻言之下，不禁失笑，手挽庞真真，慢慢站起身形，向隧道出口，蹑足潜踪走去！

他们这一对欢喜冤家相依相偎的走到隧道出口之时，外面“娄山三煞”与万劫群魔间的惨烈大战已如举火待燃，一触即发！方才侵入隧道的，果是号称“娄山三煞”的“冷煞”洪飞、‘瘦煞’焦桐、“笑煞”哈腾！千危谷方面的万劫群魔则是“逍遥使者”崔一苇、“餐霞使者”卫芳华及“五毒使者”唐嘉！

唐嘉不认识“娄山三煞”，因洪飞、焦桐、哈腾等人九回谷遭挫以后，心有未甘，为了探查“万劫魔宫七使者”下落，企图复夺“紫清玉女”孟红绡，根本就不曾回转娄山，并脱去平素惯穿的“骷髅衣”，改穿普通长袍，掩蔽行迹！

他们这次得知千危谷所在，便是巧遇“五毒使者”唐嘉，看出

来历，暗暗尾随至此，如今唐嘉见是他们三人，不禁愤然问道：“你们

这三个老头儿，为何尾随我‘五毒使者’唐嘉数百里之遥，悄悄来此，有甚图谋？”

“笑煞”哈腾怪眼一翻，哈哈笑道：“许你们倚仗扁毛畜牲之力，暗入我九回谷中，难道就不许我们到这千危谷内走走？”

“逍遥使者”崔一苇听出端倪，双眉一轩，接口问道：“你们莫非‘娄山三煞’？”

“冷煞”洪飞寒着一张脸儿，冷冷说道：“你猜得不错，一千江湖人物，都把我们这几个老不死的称做‘娄山三煞’！”

崔一苇、卫芳华、唐嘉听说这三个怪老头儿竟是名列“武林十三名手”的“娄山三煞”，知道来了劲敌，相互对看一眼，各自提高警觉，专注心神，竟忘了研究顾青枫为何不见之故。

“逍遥使者”崔一苇此时心中又惊又喜，惊的是对方声威久震，可能名下无虚，自己最好要设法将现在千危谷中的“拘魂使者”池中龙、“桃花使者”连城玉唤来，互相合力，才有把握应付！

喜的则是他们自动送上门来，倘能将其制倒，取得“三日断魂散”的独门解药，治愈“紫清玉女”孟红绡，便可逼她背诵那册“荡魔宝录”！

惊喜交集之下，强自镇定心神，哦了一声，问道：“三位远离娄山，光降千危谷之意，莫非仍是为了那‘紫清玉女’孟红绡么？”

“瘦煞”焦桐白眼双翻，眉头一蹙，反向“逍遥使者”崔一苇问道：“‘紫清玉女’孟红绡曾服我弟兄独门炼制的‘三日断魂散’，如今大概早已魂归地府，化为一堆朽骨了吧？”

“逍遥使者”崔一苇淡笑几声说道：“你们那种自诩为罕世奇毒的‘三日断魂散’，不过尔尔，我们虽无解药，照样保得孟红绡的一条命在！”

“娄山三煞”听得孟红绡未死，心中全自一喜，仍由“瘦煞”焦桐发话，哼了半声，冷冷说道：“那‘三日断魂散’是用十三种奇毒药物配合制成，除了功能生死人而肉白骨的千载成形灵芝及我独门解药以外，纵令华陀扁鹊复生，也无法从黄泉路上的枉死城中，救回孟红绡的一条小命！”

“餐霞使者”卫芳华闻言失笑说道：“你若不信，便请到我千危谷中，我让你们看看那位鲜进活跳的‘紫清玉女’！”

“笑煞”哈腾闻言，哈哈一笑说道：“好好好，我们正要到你们这于乳臭未干的小魔头所居的千危谷中走走！”

话完向“冷煞”洪飞、“瘦煞”焦桐，微施眼色，便往那条隧道之中走进！

“五毒使者”唐嘉突然叫道：“你慢点入内！”

“笑煞”哈腾止步转身，目注“五毒使者”唐嘉，打了一个哈哈问道：“你阻我入内则甚？”

“五毒使者”唐嘉适才于隧道中吃了顾青枫暗亏所郁积的一腔盛怒，似乎想在这笑煞哈腾的身上发泄？杀气满面的冷冷说道：“你知不知进入千危谷的规矩？”

“笑煞”哈腾向“冷煞”洪飞、“瘦煞”焦桐哈哈一笑说道：“大哥、二哥，听见没有？这些小魔崽子真还有不少张致！”

语音微顿，转对“五毒使者”唐嘉问道：“要进千危谷，还有什么规矩？”

“五毒使者”唐嘉存心一斗这位位列“十三名手”的一代凶人，遂应声答道：“这千危谷不许寻常俗客擅入，来人必须在入谷之前表演几手功夫，

让我们做主人的看看可够被接待的资格？”

“笑煞”哈腾问道：“表演几手功夫无妨，但不知要我一人独自表演，还是与你过上几招？”

“五毒使者”唐嘉应声答道：“你一人表演也可，倘若与我过招，则兵器、暗器、拳脚、玄功，任凭你选上一样就是！”

“笑煞”哈腾见对方态度竟比自己更为骄狂，不由怪笑几声说道：“既然如此，我们就把兵刃、暗器、拳脚、玄功一齐合并施为，拆上几招便了！”

这样打法，恰好可使“五毒使者”唐嘉尽展他那只“五毒仙人掌”之长，唐嘉遂点头道：“这样打法最好，你还不快取兵刃？”

“笑煞”哈腾所用的兵刃本有两件，右手“白骨杖”，左手奇形铁扇，但如今因欲考验“万劫魔宫七使者”的功力，须在兵刃之内，揉杂掌力玄功，遂不取铁扇，只把那根共分两截、每截长约一尺四五、中衔钢环、形若人骨、粗如鸭卵的“白骨杖”取在手内！

“五毒使者”唐嘉向对方这件不入“兵器谱”的奇形兵器盯了几眼，也将自己惯用的“五毒仙人掌”取出！

顾青枫手挽庞真真伏在隧道口旁暗处，看见唐嘉这只“五毒仙人掌”，形如人手，五指微钩，指尖锐利异常，并有尺许短柄，径约寸余粗细！

遂用“蚁语传声”向庞真真说道：“真妹，你以后若与‘五毒使者’唐嘉相遇，必须对他这只‘五毒仙人掌’特别留心，因为其中藏有一种无形无色的‘化血神烟’，极为恶毒！”

庞真真也用“蚁语传声”含笑说道：“可惜是由‘笑煞’哈腾与‘五毒使者’唐嘉对敌，若换了我，便可把唐嘉那只‘五毒仙人掌’毁掉！”

顾青枫笑道：“真妹怎的夸此大话？唐嘉的‘五毒仙人掌’除了中藏‘化血神烟’以外，并是用极好钢铁加杂西域‘紫金沙’打造，指尖锐利，可洞金穿石，专破各种护身功力，岂是轻易能够毁掉的呢？”

庞真真手指肩头红绫所裹的“列缺神斧”，微笑说道：“就算唐嘉那只‘五毒仙人掌’是用‘孩儿铁’加杂‘紫金沙’铸造，也禁不住我爹爹‘翻天三宝’中这柄‘列缺神斧’轻轻一劈！”

顾青枫听说“翻天怪叟”庞千晓震慑江湖的“翻天三宝”中的“列缺神斧”竟在“黄衫红线”庞真真身边，不由雄心一振，向庞真真低低说道：“真妹，少时若有机缘，你把‘列缺神斧’借我一用！”

庞真真对于顾青枫原极倾心相爱，闻言立将背后“列缺神斧”解下，除去外裹红绫，交到顾青枫的手内。

顾青枫接斧在手，目注洞外，只见“笑煞”哈腾与“五毒使者”唐嘉业已双双活开步眼，凑向一处，即将交手！

“笑煞”哈腾身为“十三名手”之一，自然不肯对年龄、辈份、声望均较自己为低的“五毒使者”唐嘉先行攻击！

“五毒使者”唐嘉则毫无这等顾虑，右手“五毒仙人掌”一式“沉雷击顶”，猛砸“笑煞”哈腾天灵，左手却由下往上，凝劲一翻，向“笑煞”哈腾的“丹田”要穴袭出一股阴寒暗劲！

“笑煞”哈腾哈哈一笑，先挥左掌，挡开袭向丹田的阴寒暗劲，然后力贯右臂，直等唐嘉的“五毒仙人掌”带着慑魂锐啸砸到当头，才把“白骨杖”蓦然抖处，一招“春云乍展”，硬接来势！

两般兵刃互接，“啷”脆响起处，“五毒使者”唐嘉自然不及“笑煞”

哈腾的功力精纯，只觉掌心一热，虎口奇酸，那只“五毒仙人掌”几乎被震得脱手飞去！

但他“五毒仙人掌”中所藏的无形无色的“化血神烟”，经此猛力一震，却震出少许，弥漫当空！“笑煞”哈腾哪知就里？得意之下，不由哈哈一笑，随着笑声收歇，竟把恶毒无比的“化血神烟”，不知不觉地吸进体内！

哈腾已中剧毒，犹不自知，目注“五毒使者”唐嘉，纵声狂笑道：“我们何必多打？就这一招互接，你便该知道‘娄山三煞’兄弟，配不配进入千危谷内了吧？”

“五毒使者”唐嘉的丑脸一红，尚未答言，“逍遥使者”崔一苇

已接口说道：“哈朋友说得对，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没有，你们‘娄山三煞’果然不愧位列当世‘武林十三名手’！崔一苇代表‘万劫魔宫七使者’，欢迎你弟兄进入千危谷，作我‘小万劫门’中的远来嘉客！”

原来眼前这“万劫魔宫三使者”中，要数“逍遥使者”崔一苇略为狡猾，并富心机，他冷眼旁观之下，知道“娄山三煞”名不虚传，功力极高，自己倘与“餐霞使者”卫芳华、“五毒使者”唐嘉，一对一个，必难讨好！不如把他们接进“千危谷”，集合武功最强的“拘魂使者”池中龙及曾获“万劫魔主”传授“以气驭剑”绝技的“桃花使者”连城玉，便可稳居胜面！

何况“白骨杖”与“五毒仙人掌”一震之下，看出“笑煞”哈腾已中无形无色的“化血神烟”，自然越发意欲拖延时间，只要哈腾所中的毒力一发，岂不又少一名劲敌！

“笑煞”哈腾试出“五毒使者”唐嘉功力颇高，比自己弱不多少，料他一杖受挫，决不甘服，故而口中虽在狂笑发话，心头却逐渐收起轻视对方的观念，暗暗提高警觉！

如今“逍遥使者”崔一苇这种承认在一招相接之下，便看出自己功力湛深，名不虚传，代表“万劫魔宫七使者”迎进千危谷一叙之举，委实大出哈腾意外，目注“冷煞”洪飞及“瘦煞”焦桐，哈哈笑道：“大哥，二哥，对方既以礼相邀，我们就进入千危谷内看看可好？”

“冷煞”洪飞心计极工，明知“逍遥使者”崔一苇邀入千危谷之举，必有阴谋，但一则为了企图夺回“紫清玉女”孟红绡，二则自恃功力，遂眉梢略轩，点头说道：“我们兄弟来此是何意，哪有不进千危谷之理？既承相邀，便烦崔朋友等前行领路！”

“逍遥使者”崔一苇满面谄笑，回身引导“娄山三煞”兄弟，便

这时顾青枫蓦然警觉“娄山三煞”虽是凶邪人物，人谷以后的胜负生死，与自己根本无关，甚至还可因万劫群魔与“娄山三煞”互相死伤的实力对消，而使正人侠士方面略收渔人之利，但是为了“紫清玉女”孟红绡的安全起见，却决不能听凭“娄山三煞”，进入千危谷内！

因为万一双方都由于企图获得“荡魔宝录”，有所妥协，“娄山三煞”取出“三日断魂散”的独门解药，给“紫清玉女”孟红绡服用，则孟红绡怎么能继续装疯，安然无扰地静参绝学？必将再度遭受群魔迫害，用各种手段逼她背诵那册内载“妙音神功”、“大罗手”、“摩诃剑法”等三种旷世神功的“荡魔宝录”！

思念至此，利害遂明，赶紧手挽“黄衫红线”庞真真，自隧道之中，缓步走出！

“万劫魔宫三使者”因“娄山三煞”劲敌当前，真把顾青枫脱逃之事忘

却，如今突然见他在隧道之内出现，不由全觉一愕，“餐霞使者”卫芳华首先抢步当前，想要发问，但目光注及与顾青枫挽手同行的“黄衫红线”庞真真时，却欲言又止，面寒如水，并有一股幽怨杀气，暗自眉梢腾起！

原来卫芳华本来对顾青枫尚有余情，但一见“黄衫红线”庞真真那等绝代容光，又与顾青枫携手同行，自然已极的亲热情形，不禁自惭形秽，由惊生妒，由妒生恨，由恨而产生了笼聚眉梢的那股杀气！

“逍遥使者”崔一苇一见顾青枫，便向“餐霞使者”卫芳华沉声问道：“卫三师妹，‘万劫魔主’对于门下弟子，恩情极为宽厚，但却最恨背叛犯上之辈，如有违犯，必处重刑，顾青枫既曾领受‘万劫法印’，便算‘万劫门’中弟子，如今身犯重典，却应如何处置？”

“餐霞使者”卫芳华紧盯顾青枫、庞真真两眼，越看越是妒火高腾，暗想顾青枫倘若是与自己真心相爱，则无论他身犯何罪，自己也应竭力设法护持，但照这目前光景看来，顾青枫与这绝代容光的黄衫少女，分明早是情侣，决非新交，先前对待自己的蜜意柔情，无非意欲混入千危谷刺探什么秘密所用的手段而已！郎心既然似铁，妾意何必如绵？遂在微一思忖之下，银牙微咬，恨声答道：“请二师兄不必容情，按照万劫门规处置就是！”

“逍遥使者”崔一苇回身向“娄山三煞”一抱双拳，含笑说道：“三位且请少待，容崔一苇处置这名‘万劫门’下叛徒，再行奉陪入谷！”

“冷煞”洪飞等人虽然不认识顾青枫，却认识“黄衫红线”庞真真，不由齐自心中微诧，暗想这位三元帮帮主“翻天怪叟”庞千晓的独生爱女，怎也会自千危谷中走出？

他们抱着幸灾乐祸的心理，希望顾青枫、庞真真能与“万劫魔宫三使者”等斗得两败俱伤，遂一齐含笑点头，退在一旁，静观究竟！

“逍遥使者”崔一苇向“娄山三煞”略为交待以后，便对“餐霞使者”卫芳华说道：“三师妹，是否就请你亲自下手，为‘万劫派’一正门规？”

“餐霞使者”卫芳华忽然风情万种地看着“五毒使者”唐嘉，媚笑说道：“唐六师弟，我请你施展‘五毒仙人掌’，把这‘万劫门’下叛徒，依照门规，置于死地！”

“五毒使者”唐嘉对于这位三师妹，相思已久，但因大头矮身，面貌太丑，空自献尽殷勤，始终未获得卫芳华的丝毫青睐，如今闻言之下，不禁受宠若惊，赶紧恭身应诺，当先走出！

在这种情势之下，顾青枫因有退路，已无顾虑，遂手横“列缺神斧”，英气勃勃地傲然卓立，凝神备战！

“五毒使者”唐嘉虽然已发觉顾青枫手中这柄长约二尺六七，颜色黝黑、锋刃间毫无精芒的奇形铁斧有些怪异，但自恃神功，暗忖方才斗那“十三名手”中的“笑煞”哈腾，因修为火候关系，似乎略逊一筹，如今处置起这顾青枫来，自己却定必稳操胜算！

“逍遥使者”崔一苇也有点轻视顾青枫，以为“五毒使者”唐嘉必胜，但“餐霞使者”卫芳华目注顾青枫手中所执的“列缺神斧”，心灵上却微起警觉，暗想顾青枫所擅剑术，极为精妙，怎的突然弃剑用斧？莫非这柄不甚起眼的黝黑奇形铁斧，有甚特殊威力？

疑念既动，遂向“五毒使者”唐嘉叫道：“唐六师弟不要大意，对方功力不弱，尤其注意那柄铁斧之中，可能有甚花样？”

“五毒使者”唐嘉目光微注顾青枫及对方手中的“列缺神斧”，狂笑答

道：“三师姊请放宽心，唐嘉虽然不才，但处置这种叛徒小辈，大概还不致有所碍手？”

语音甫落，“五毒仙人掌”挥处，一招“排云震岳”，飞扫顾青枫面门肩背，左手并指吐劲，发出一缕疾风，凌空袭向顾青枫“丹田”重穴！

顾青枫因知“五毒使者”唐嘉这柄“五毒仙人掌”中所藏无形无色的“化血神烟”，极为歹毒，遂想借用“黄衫红线”庞真真的“列缺神斧”将其毁掉，遂故意略为示怯，旋身右飘丈许，险煞人地躲过唐嘉攻向自己的一掌一指！

“五毒使者”唐嘉一招得手，怎肯认人！立即跟踪进身，左指右掌，绵绵吐劲，疾如风雨地连攻八掌七指，硬把顾青枫圈入“五毒仙人掌”所化的一片光影之内！

“黄衫红线”庞真真因想不到顾青枫幸获“海天剑圣”展青萍及钓鳌居士真传，极短期间，武学大进，故与“娄山三煞”一般，只知“列缺神斧”锋芒绝世，而不知顾青枫如今功力已足与“万劫群魔”一争长短，有点替他暗担忧虑！

“餐霞使者”卫芳华却既知顾青枫剑法极精，又猜出他无端弃剑用斧，斧上必有蹊跷，遂暗把自己的“飞霞带”准备妥当，万一“五毒使者”唐嘉现出危机，便可随时接应！

“逍遥使者”崔一苇则既不知顾青枫剑法精绝，又不知道他手中那柄黝黑铁斧，竟是三元帮帮主“翻天怪叟”庞千晓的“翻天三宝”中威震江湖、无坚不摧的“列缺神斧”，只觉得顾青枫在一开始便被“五毒使者”唐嘉的“五毒仙人掌”圈住，落在下风，但闪躲拆架的身法招术，又颇灵妙，未免有些诧异！

至于“五毒使者”唐嘉则更当局者迷，右手“五毒仙人掌”运转如风，左手蹈暇乘隙所施展的点穴手法，也越发加强功力，企图尽速击毙顾青枫，既可对“娄山三煞”示威，又可以使垂涎已久的三师姊“餐霞使者”卫芳华高兴！

顾青枫一面感觉“五毒使者”唐嘉疾风暴雨般的功势压力奇强，一面暗察情况，知道自己已把对方的骄气养成，到了反攻克敌的极好阶段！

这时恰好“五毒使者”唐嘉左手中指疾挺，“天台指路”，点向自己右胯“阴廉穴”，右手“五毒仙人掌”挟着慑人风声，盖头猛砸！

顾青枫剑眉双剔，左手暗凝“子午神功”，挡去唐嘉所发的锐劲指风，右手则用“列缺神斧”斧背，以一式“苍鹰展翅”，蓄足真力，往上开去！

“五毒使者”唐嘉因自从交手以来，顾青枫始终闪展腾挪的落在下风，不敢硬打硬接，遂使本来就颇骄狂的气焰，越发骄狂，因而也就越发一意攻敌，未加戒备！

如今对方居然左右双方一齐硬接，左手锐劲的指风对抗“子午神功”，倒是功力悉敌地一触即散，但右手的“五毒仙人掌”，却被顾青枫用“列缺神斧”斧背，“啷”一声，震起三尺！顾青枫虽将“五毒使者”唐嘉的“五毒仙人掌”震起三尺，但也

觉右臂奇酸，虎口发麻，几乎连“列缺神斧”都有点把握不住！

这种情况之下，顾青枫不由不深信自己除了精妙剑术以外，其他内功真力方面，确非万劫群魔之敌，遂乘机翻腕挥斧，施展一式“五丁开山”，用“列缺神斧”毫无精芒而无坚不摧的希世锋刃，照准“五毒使者”唐嘉当头

劈下！

“五毒使者”唐嘉初次用“五毒仙人掌”，与“笑煞”哈腾过招，几乎被哈腾的“白骨杖”震飞，如今见顾青枫也以“列缺神斧”硬加磕碰，不由暗地冷笑，心想自己内功真力虽逊于“笑煞”哈腾一筹，但绝不会比不过这顾青枫，对方如此施为，岂非螳臂挡车，自速其死？

唐嘉心中如此想法，自然力贯右臂，“五毒仙人掌”一式“翻掌托天”，硬往当头砍落的“列缺神斧”崩去！准备在把对方铁斧崩起数尺之际，立以“万劫门”中绝学“万劫神抓”，凝足阴劲，向顾青枫门户洞开的胸前，轻轻一抓，便可了帐！

“黄衫红线”庞真真起初颇替顾青枫担忧，但忽见“五毒使者”唐嘉这等接招，不由芳心一喜，笑逐颜开，知道不但枫哥哥已握必胜左券，甚至可把这位“万劫魔宫七使者”中的“五毒使者”就此除掉！

女人心性，变化最快，“餐霞使者”卫芳华本对“五毒使者”唐嘉颇为厌恶，但如今因对顾青枫因爱生妒，因妒生恨之下，竟变得有些关怀唐嘉起来，见状高声叫道：“六师弟怎的如此莽撞接招，难道忘了我警告你对方铁斧有异之语了么？”

卫芳华语音方落，“列缺神斧”与“五毒仙人掌”两般兵刃已相接触，这柄“翻天怪叟”庞千晓威震江湖的“翻天三宝”中的“列缺神斧”果然名不虚传，“呛唧唧”金铁交鸣起处，“五毒使者”唐嘉所用的那只以上好钢铁加杂“紫金砂”打造、中藏极为恶毒的“化血神烟”的“五毒仙人掌”，便自迎刃而折！

尚幸“餐霞使者”卫芳华警告及时，“五毒使者”唐嘉将信将疑之下，已有戒意，故在“五毒仙人掌”刚被“列缺神斧”斫折的奇险之中，施展了一式“万劫门”中脱难保身的绝学“万劫逃魂”，幸脱裂脑分尸的惨祸，只被那“列缺神斧”削落右肩头上一片小小的血肉！

“逍遥使者”崔一苇见“五毒使者”唐嘉轻敌致败，不由勃然大怒，偏头向“餐霞使者”卫芳华说道：“卫师妹，你且替唐师弟包扎伤势，并放起‘万劫旗火’，召唤池师弟、连师妹前来，这顾青枫则由我把他处置在‘逍遥扇’下！”

话完，遂自腰间取下一柄长约二尺的精钢折扇！

顾青枫深知“逍遥使者”崔一苇在“万劫魔宫七使者”中排行第二，武功精绝，而“列缺神斧”的锋芒又已显露，遂决心弃斧换剑，施展新练成的“青萍遁剑”及“风云雷雨”四大绝招与其一战！

主意既定，遂把“列缺神斧”交还“黄衫红线”庞真真，伸手肩头，撤出自己的青铜长剑！

庞真真极为关怀地低声问道：“枫哥哥，你为什么不用‘列缺神斧’？”

顾青枫也向庞真真低声答道：“真妹不要担心，‘列缺神斧’锋芒虽利，但斧身太重，用以对付‘逍遥使者’崔一苇手中的‘逍遥扇’那等灵巧兵刃，不甚适宜，何况对方业已深知厉害，宝斧妙用，较难发挥……”

说到此处，“娄山三煞”中的“笑煞”哈腾，忽然哼了一声，面色惨变，摇摇欲倒！

顾青枫见状已经知道哈腾是在与“五毒使者”唐嘉相斗时，中了他“五毒仙人掌”中所藏的“化血神烟”，遂向庞真真低低说道：“真妹，你快去通知‘娄山三煞’，就说‘笑煞’哈腾业已中了万劫群魔的无形剧毒，赶紧

运用精纯内功，拘束毒力，莫使发作，等

我斗完‘逍遥使者’崔一苇，便可救他一命！”

“黄衫红线”庞真真闻言，立向“娄山三煞”告知究竟，哈腾行功默察，发现自己果中剧毒，不由大吃一惊，赶紧如言凝聚精纯内功，拘束毒力，不使蔓延，镇静待救！

这时“逍遥使者”崔一苇似乎微觉不耐地用手中“逍遥扇”一指顾青枫，冷笑说道：“顾青枫，你怎的还不下场？是否自知将在我‘逍遥扇’下伏诛，预先安排嘱咐身后之事？”

顾青枫徐行几步，横剑当胸，凝神备战！

崔一苇意似不屑地哂笑问道：“顾青枫，你适才所用那柄铁斧的锋芒不俗，怎的不再施展，又复换剑？”

顾青枫剑眉双挑，傲然笑道：“那柄铁斧是‘三元帮’庞帮主威震江湖的‘翻天三宝’之内的‘列缺神斧’！我因知晓唐嘉的‘五毒仙人掌’中藏有无形无色、极为恶毒的‘化血神烟’，才借来将其毁去，免得贻祸武林！如今则特地改以本门剑术，领教你的‘逍遥扇法’！”

“逍遥使者”崔一苇闻言之下，心中又惊又喜，惊的是原来那柄色泽黝黑、看来毫不起眼的铁斧，竟是“翻天怪叟”庞千晓的“列缺神斧”！喜的则是顾青枫只知“五毒仙人掌”中藏有“化血神烟”，却不知自己这柄“逍遥扇”除了一百零八手精妙无比的“蝴蝶扇招”，也藏有比“化血神烟”更为有毒之物、纵令对方剑法通神，也在最后关头难逃一死！

心中想得高兴之下，“刷”的一声，把那柄长约二尺的钢骨折扇打开，肩头微晃，足下轻灵，绕着顾青枫身外，飘飘而走！

顾青枫见崔一苇这柄钢骨折扇，扇面黄澄澄的，似是“风磨铜丝”所织，但却比扇身少织半寸，露出三十二根精钢扇骨，宛如三十二枝尖锐小箭！

顾青枫知道崔一苇这柄形状颇为奇特的“逍遥扇”威力必强，手法必妙，遂丝毫不敢懈怠地凝神注意对方的一切动作，准备因应！

“逍遥使者”崔一苇虽在顾青枫身外飘飘而走，但内行人一看便知，他足下所踩，却是九宫八卦方位！

顾青枫眼见崔一苇身形已将转到东南“生门”，便知对方必然会在“生门”方位发动攻击！

果然崔一苇才到“生门”方位，右足一滑，身形塌处，业已欺近四尺，直踏中宫，手内“逍遥扇”先向顾青枫面门，扇出一片阴劲寒风，然后扇身微立，用那三十二枝尖锐扇骨，照准顾青枫胸前，疾划而下！

顾青枫认得“逍遥使者”崔一苇这种手法名叫“蝴蝶双飞”，在一扇一划之下，隐蕴变化极多，自己除了以攻作守，向其迎袭之外，别无妙策，倘若一加闪避，便失先机，永落后手！

盘算既定，青钢长剑震处，施展新近所得、融“中条逸士”焦大先生及“海天剑圣”展青萍两位剑术名家精粹的“青萍遁剑”中一招绝学“化雨万方”，迎着“逍遥使者”崔一苇，洒出一天剑雨！

“逍遥使者”崔一苇想得到顾青枫不愿坐失先机，可能挥剑抢攻，但却想不到攻势如此凌厉！

他所用“逍遥扇”本属“一寸短，一寸险”的灵巧兵器之类，只宜点、戳、划、挑，不宜遮、拦、”磕、碰，遂一收“蝶蝴双飞”的下划之势，足下倒踩三星，微一滑步，闪出了一天剑雨，到了顾青枫身侧，铁扇电疾收拢，

点向顾青枫的“章门”重穴！

顾青枫见崔一苇一晃身，便脱出自己那招“化雨万方”的威力范围，继续发动攻击，便知这位“逍遥使者”果然极不好斗，遂赶紧右腕翻处，青钢长剑自肋下穿出，又复施展一招“巧点天星”的剑法绝学！

刹那之间，两人剑来扇往的交手二十余招，招招生死呼吸，招招荡魄惊魂，却又招招分不出丝毫上下！

“逍遥使者”崔一苇几度攻出“蝴蝶扇法”绝学，均被顾青枫以精妙剑招，——化解，不由暗忖对方既有如此功力，则自己若不施展最后杀手？可能真将再度败阵，丧尽“万劫”一派的威望！

顾青枫也因深知“万劫魔宫七使者”中，功力之高，首推“瑶池使者”毕金环，其次便是“拘魂使者”池中龙，这“逍遥使者”崔一苇，并不能算是顶尖好手！

自己习就“青萍遁剑”及“风云雷雨”四大绝招，本欲仗以拯救“紫清玉女”孟红绡，扫荡万劫群魔，但照这目前情势看来，岂非全属幻想？

惊惶之下，顾青枫杀气一腾，剑眉双耸，也准备施展“青萍遁剑”中威力最强的“小诸天追魂七剑”，以及“天鼓三挝”、“易水萧萧”等风雷二式！

就在两人均将施展杀手，相互狠斗之际，忽然“飏”的一声，飞起一条七彩火龙，直窜当空，高达三十来丈，并且还发出一种极为刺耳的尖锐奇响！

原来“餐霞使者”卫芳华见二师兄“逍遥使者”崔一苇久战顾青枫不下，生恐有失，遂放起了召唤“拘魂使者”池中龙、“桃花使者”连城玉前来助阵的“万劫旗火”！

说也奇怪，这边“万劫旗火”才腾，“千危谷”方面的高空之中，也自传来同样的尖锐奇响！

“餐霞使者”卫芳华闻声之下，向“逍遥使者”崔一苇蹙眉叫道：“二师兄，且请暂时停手！”

“逍遥使者”崔一苇手中“逍遥扇”，使出一招威力很凌厉的“庄周梦蝶”，把顾青枫身形逼退数步，然后收扇停手，向“餐霞使者”卫芳华问道：“三师妹何事惊慌？适才高空异声，是否千危谷内有警？”

卫芳华点头答道：“不知是池师弟或连师妹，突然发起‘万劫旗火’，千危谷内恐有怪事，二师兄何不与对方约定改日再在此处一会！”

顾青枫闻言，剑眉微挑，方待答话，那位“娄山三煞”中的“冷煞”洪飞，已经先接口说道：“你们千危谷中，既然有事，我弟兄也不乘人于危，且等三日以后，再在此处一会便了！”

原来“冷煞”洪飞因见“笑煞”哈腾周身急颤，连服自炼解毒灵药，均未见效，生恐顾青枫与“逍遥使者”崔一苇缠战过久，延误了施救时刻，才赶紧接口改订后约！

顾青枫则更是暂时不愿多事，双方遂各自分散。万劫群魔回转千危谷，顾青枫、庞真真与“娄山三煞”则各自展动身形，攀崖而上！

“黄衫红线”庞真真一面与顾青枫往上攀援，一面笑道：“枫哥哥，自从在中条一别，你的剑法怎会如此突飞猛进？其中好多招术并极为新奇，颇似前所未见的呢！”

顾青枫目光微瞥，见洪飞手捧哈腾，正在身旁不远，遂对庞真真含笑说道：“真妹说得不错，中条一别以后，我既多奇险，亦多奇遇，但说来话长，

且等到了峰顶，一并畅叙！”

男女老少等五位武林奇客，驰出绝壑上得高峰，哈腾业已神智全昏，失去知觉！

“冷煞”洪飞先为哈腾一诊脉象，然后向顾青枫蹙眉问道：“顾老弟似对‘万劫魔宫’七使者的专长颇为熟悉，可知我哈三弟是中了何种剧毒？”

顾青枫平素人极谦和，抱拳含笑答道：“哈老前辈中的是‘五毒使者’唐嘉那只‘五毒仙人掌’中所藏的‘化血神烟’！”说到此处，语音微顿，目光略注昏卧石上的“笑煞”哈腾，然后继续说道：“这种‘化血神烟’无形无色，非‘万劫一派’独门解药不救！人若中毒以后，将在两个时辰之内，由脏腑逐渐糜烂，终于全身化血而死！”

“冷煞”洪飞及“瘦煞”焦桐二人听得好不心惊，双双忧形于色，仍由“冷煞”洪飞向顾青枫陪笑问道：“顾老弟既知‘化血神烟’如此歹毒，身边可有‘万劫’一派的独门解药？”

顾青枫取出一粒“餐霞使者”卫芳华相赠、大如梧桐子的朱红灵丹托在掌中，含笑说道：“这粒朱红灵丹，便是‘万劫’一派的独门解药！”

“冷煞”洪飞抱拳说道：“顾老弟如肯慨赠灵丹，‘娄山三煞’弟兄，终身感德！”

顾青枫点头微笑，正待把掌中朱红灵丹，递与“冷煞”洪飞，但身旁站立的“黄衫红线”庞真真，却突然摆手说道：“枫哥哥且慢，我还有几句话儿，要向他们三位，说说明白！”

“冷煞”洪飞目光一注庞真真，冷然问道：“庞姑娘，你难道竟有阻止顾老弟赠药救人之意？”

庞真真摇头笑道：“药是必赠，人是必救，但我却有几句话儿，不得不向三位请教。”

“冷煞”洪飞盯了庞真真几眼，蹙眉说道：“庞姑娘有话快问。”

庞真真笑道：“三位此次齐下六诏，跟踪‘五毒使者’唐嘉，探寻千危谷之举，是否仍是为‘紫清玉女’孟红绡么？”

“冷煞”洪飞点头答道：“明人之前，不必说甚暗话，‘娄山三煞’兄弟，正是企图夺回‘紫清玉女’孟红绡而来。试想乌蒙山九回谷中，你们三元帮人物与我弟兄正在苦苦相争，却被万劫群魔倚仗扁毛孽畜之力，从中得利，怎会令人甘心敛手？”

庞真真微微一笑说道：“三位既已坦然相承是为‘紫清玉女’孟红绡而来，可知道孟红绡与这位‘中条剑客’顾青枫的关系么？”

“冷煞”洪飞闻言，目光注视顾青枫，缓缓说道：“他们一个是‘百忍神尼’弟子，一个是‘中条逸士’焦大先生爱徒，双方既非同门，又非同姓……”

庞真真不等“冷煞”洪飞话完，便即接口说道：“洪大先生，你有所不知，顾青枫与孟红绡虽然既非同门，又非同姓，但彼此间花前月下，早有深盟，地老天荒，此情不二……”

说到此处，从顾青枫手中取过那粒能解“化血神烟”剧毒的朱红灵丹，继续向“冷煞”洪飞微笑说道：“故而我在把这粒灵丹赠你解救哈三先生之前，要代我枫哥哥提出一项要求。”

“冷煞”洪飞目光中隐含怨毒地看着庞真真，蹙眉问道：“什么要求？”

庞真真颇为得意地含笑说道：“这项要求，极为简单，就是请你们‘娄山三煞’不要再争夺‘紫清玉女’孟红绡，对她高抬贵手！”

“ 娄山三煞 ” 与 “ 紫清玉女 ” 孟红绡毫无嫌隙怨仇，但对于她记熟腹内的 “ 荡魔宝录 ” 却是难以忘情，志在必得！

故而 “ 冷煞 ” 洪飞闻言以后，与 “ 瘦煞 ” 焦桐极为尴尬地互看一眼，垂首深思，久久不语！

这时那位身中 “ 化血神烟 ” 剧毒的 “ 笑煞 ” 哈腾，突在石上哼了一声，身躯一阵颤动，颇似剧毒将发！

顾青枫心中默计，自从 “ 笑煞 ” 哈腾中毒迄今，时已不短，遂眉梢微剔，向庞真真叫道：“ 真妹，不论对方是否肯对孟红绡放手，你也赶快把灵丹送给他们，不然 ‘ 笑煞，哈腾脏腑一化脓血，就要死了！ ”

庞真真应声将手内朱红灵丹递与 “ 冷煞 ” 洪飞，并含笑说道：“ 洪大先生你听见没有？我枫哥哥虽是江湖后辈，武林未学，但却胸襟浩荡，一片大仁大义！你且把这粒解毒灵丹拿去，等治好 ‘ 笑煞 ’ 哈腾以后，不妨三弟兄合力，再向千危谷中夺取 ‘ 紫清玉女 ’ ！”

庞真真的这几句话儿明捧顾青枫，暗骂 “ 娄山三煞 ”，端的语利于刃，锋芒无比！

“ 娄山三煞 ” 在当世武林中声望颇高，“ 冷煞 ” 洪飞怎能受得了对方如此当面嘲讽？遂伸手接过灵丹，向庞真真厉声说道：“ 庞姑娘年岁轻轻，说话怎的如此尖酸刻薄？ ‘ 娄山三煞 ’ 既承顾老弟慨赠灵药之德，从今便对 ‘ 紫清玉女 ’ 孟红绡放手就是！”

庞真真听得方自嫣然一笑，“ 冷煞 ” 洪飞脸上突现凶狞神色，阴森森地又复说道：“ 庞姑娘你不要笑， ‘ 娄山三煞 ’ 弟兄虽已答应放过 ‘ 紫清玉女，孟红绡，却未必放得过你！”

庞真真毫无惧色地微笑说道：“ 我不怕你们不放过我， ‘ 娄山三煞 ’ 虽然凶名颇大，但对于三元帮及 ‘ 翻天怪叟 ’ 四字，却仍要惧怯三分！”

“ 冷煞 ” 洪飞一声冷笑，也未答话，转身走到 “ 笑煞 ” 哈腾身旁，把那粒朱红灵丹喂他服下！

药物之属，首贵对症，“ 笑煞 ” 哈腾服食朱红灵丹以后，不到半刻，果然便即恢复神智，立告痊愈！

顾青枫见哈腾业已无恙，遂向 “ 娄山三煞 ” 微抱双拳，朗笑说道：“ 哈老前辈所中的剧毒既已化解，顾青枫便当告退，并敬谢三位老人家高抬贵手，放过孟红绡之德！”

话完，便与庞真真双双回身，向这座高峰右侧飞驰而下！

谁知他们刚刚起步，尚未驰出丈许，“ 冷煞 ” 洪飞忽然右手微扬，飞起一线白光，直向 “ 黄衫红线 ” 庞真真的背后射去！

庞真真哪里想得到由于适才嘲讽过甚，致使 “ 冷煞 ” 洪飞对自己恨毒太深，竟不顾身份，甘冒背后伤人之讥，蓦然出手！

何况那线白光，又是件极为奇异、生面别开之物，毫无破空异响，遂在毫未发觉之下，便被打中！

庞真真正在前行，突觉后背一凉，不由得玉容惨变，停步转身，手指 “ 冷煞 ” 洪飞晒然叱道：“ 洪飞，你身为娄山第一煞，枉自列名当世武林 ‘ 十三高手 ’，怎的却在背后伤人，如此卑鄙无耻！”

“ 冷煞 ” 洪飞冷然一笑说道：“ 小女娃，卖弄唇舌，刻薄前辈，岂非自己找死？何况我并不是不教而诛，我早就说过 ‘ 娄山三煞 ’ 放得过 ‘ 紫清玉女，孟红绡，却放不过你这 ‘ 黄衫红线 ’ ！”

语音略顿，一双鹰目中射出炯炯凶光，盯了庞真真几眼，又复说道：“你第二桩取死之道，便是不该仗恃你爹爹‘翻天怪叟’庞千晓及三元帮的威势，发话欺人！我适才乃是以一包‘三日断魂散’作为暗器，并施展内家神功，将毒粉隔衣压入你的体内，你已魂游墟墓，无法解救的了！”

顾青枫听得紧咬钢牙，双目喷火，恨不得施展“青萍遁剑”及“风云雷雨”四大绝招，与“娄山三煞”一拼！但一来明知以寡敌众，螳臂挡车，二来又顾虑庞真真身中剧毒，投鼠忌器，故而只好强忍愤怒，沉静应变！

“冷煞”洪飞偏头目注顾青枫，自怀中取出一粒乳白丹丸，缓缓说道：“顾青枫，我看在你慨赠灵药，救我哈三弟性命份上，也送你一粒解毒丹丸。”

说完，便把掌中那粒白丹丸，凌空抛过！

顾青枫接丹在手，心内一宽，方自面含微笑，欲与庞真真服食解毒之际，“冷煞”洪飞又复阴沉沉他说道：“你不必过份高兴，这粒解毒丹丸，并不能把庞真真所中的剧毒完全解除，只可使之延长半月寿命，回到三元帮中，见了她爹爹再死！倒看‘翻天怪叟’庞千晓及三元帮内那班牛鬼蛇神，能把我‘娄山三煞’弟兄怎样？”

话完以后，“娄山三煞”同声厉啸，一齐飘身，三条人影腾处，刹那之间，便即渺无踪影！

顾青枫剑眉深蹙，向“黄衫红线”庞真真顿足叹道：“真妹！唉

谁知他这里忧形于色，庞真真却泰然自若，反向顾青枫微笑说道：“枫哥哥你不要替我发愁，就照‘冷煞’洪飞所说，我也还能活上半个月呢！”

顾青枫心头一阵辛酸，忙把那粒乳白丹丸，递与庞真真说道：“真妹，你先把这粒丹丸服下，有了半月光阴，不见得想不出解毒之法，你孟红绡姊妹，不就安然无恙么？”

庞真真接过那粒乳白丹丸，却不曾入口，而欲扬手向崖下掷去！

顾青枫惊得慌忙施展一招“赤手搏龙”，刁住庞真真的玉腕，颤声问道：“真妹，你这……这算是何意？”

庞真真苦笑说道：“我不愿意回转三元帮去死在我爹爹面前，使他老人家伤心难过！”

说到此处，忽然妙目一转，向顾青枫嫣然笑道：“枫哥哥，你若能答应我一件事儿？我才愿意服下这粒乳白丹丸，多活半月！”

顾青枫因“黄衫红线”庞真真此次被“娄山三煞”中的“冷煞”洪飞暗算之故，便系为了卫护“紫清玉女”孟红绡而起，故而心头对她油然而生敬，爱意频添，毫不犹豫地点头笑道：“真妹有话请讲，只要我力之能及，无不答应！”

庞真真螭首微抬，以柔情万种的眼光看着顾青枫，幽幽说道：“枫哥哥，我要求你在这半月以内，不要和我离开，陪我游览一些平日想去而未去过之地！”

顾青枫因自己与紫清玉女孟红绡所定的“雪山”之约是在年底，目前身无要事，遂微笑说道：“真妹，你且先把这粒乳白丹丸服下，我不但答应陪你半月，并且在今年九九重阳之前，绝对不和你分开便了。”

庞真真闻言，喜形于色，笑逐颜开，便把那粒乳白丹丸服下了，好似对自己的生命威胁毫不关怀，只贪图与顾青枫作这数月之聚！

顾青枫见庞真真已把丹丸服下，这才愁眉全解，舒了一口长气，含笑说道：“有了这半月光阴，我或许能够寻得‘九叶紫芝汁’那等罕世圣药，解

除真妹所中的‘三日断魂散’之毒！”

庞真真讶然问道：“枫哥哥，你怎么知道‘九叶紫芝汁’，可以解除‘三日断魂散’的毒力？”

顾青枫笑道：“你孟红绡姊姊就是服了三滴‘九叶紫芝汁’，不但解除她所中的‘三日断魂散’的毒力，并使她内功修为方面，裨益匪浅！”

说完，便把自己与庞真真中条一别以后的所历所经，仔细叙述一遍。

庞真真静静听完，微笑说道：“枫哥哥，怪不得你对‘紫清玉女’孟红绡如此倾倒，这位姊姊的胸襟见识，委实不是一般俗粉庸脂所能望其项背，我也对她敬佩爱慕得紧呢。”

顾青枫笑道：“你孟姊妹如今在千危谷内静参神功，倒颇安然无虑！令我担心的只是真妹所中的剧毒……”

庞真真凄然笑道：“枫哥哥，‘九叶紫芝汁’那等罕世圣药，太以难寻，我只希望甜甜蜜蜜地度过这半月光阴，然后在你怀抱之中静静死去，便可聊慰痴情，九泉含笑的了！”

顾青枫虽对“紫清玉女”孟红绡情爱专一，但“黄衫红线”庞真真也不啻是他的第二红颜知己，无论武功、品貌、心性等任何方面，均属上乘，加上身中奇毒，凄然低语，神态更复惹人爱怜，勾引得顾青枫剑眉深聚，亦自垂落几滴英雄珠泪！

庞真真见顾青枫为了悬忧自己安危，急得泪湿青衫，竟散去凄楚愁容，嫣然一笑，反向顾青枫劝慰说道：“枫哥哥，你不要替我着急，常言道‘吉人天相’，或许我们会在这半月之间有什么奇缘遇合，足以消灾解厄，也说不定？”

顾青枫见庞真真脸上的神情纯洁婉变已极，不由怜爱颇甚地含笑说道：“真妹能够如此放宽襟怀，最好不过，我们应对今后行止仔细研究一下，以免把这宝贵无比的‘半月光阴’等闲轻度！”说话之间，两人垂藤借力，下落甚速，展眼便到峰底！这峰底是顾青枫遇见钓鳌居士、学习“风云雷雨”四大绝招之处，也是他巧遇“餐霞使者”卫芳华之处，如今虽然静悄悄的毫无人踪，但却弥漫了一片“桃花毒瘴”所化的蒸腾彩雾！顾青枫目注“桃花毒瘴”，好似想起甚事？半晌不语！庞真真见他突然发痴，遂讶然问道：“枫哥哥，你怎么啦？”顾青枫仍未答话，又向那片“桃花毒瘴”看了几眼，微笑说道：“真妹，我想起一件事儿，你所中的‘三日断魂散’剧毒，可能无甚大碍了。”

庞真真意似不信地摇头苦笑道：“枫哥哥，你还这样说法，难道真已想出哪里有‘九叶紫芝’了么？”

顾青枫摇头笑道：“不是‘九叶紫芝’，是我想起了钓鳌居士所钓到的那条‘桃花鲛’的脑内元珠，便有能祛百毒之效！”庞真真笑道：“钓鳌居士如今何在？”

顾青枫双眉微蹙答道：“那位老人家业已回转东海钓矶！”庞真真闻言目注顾青枫，苦笑道：“由此地直奔东海，路程太远，就算我们旦夕飞驰，能在半月以内赶到，但疗治奇毒或将费时，万一耽误了你与孟红绡的雪山之约，岂不……”顾青枫毫不考虑地接口说道：“真妹放心，如今不必理会什么我与孟红绡的雪山之约，万事均应以你为重！”

庞真真深知顾青枫对孟红绡情意极专，决不会轻易移爱自己，故而惑然问道：“枫哥哥，你平素总是对孟姊姊好，怎的今天对我看重了呢？”

顾青枫握着庞真真的手儿，低声笑道：“真妹，你不要老以为我心存偏颇，我不是在中条山便对你说明，你的品貌风华并不输于孟红绡，只是我与她认识，比与你认识早了半年而已！……”

庞真真点头说道：“枫哥哥，不要再解释了，你这种专爱不移的君子深情，也正是我对你钦敬之处！但今天却为何甘愿耽误与孟红绡姊妹的雪山之约，而定欲送我去东海求医呢？”

顾青枫笑道：“一来你此次受伤中毒，便是为了帮助孟红绡设法除去‘娄山三煞’三名劲敌而起，二来去年孟红绡耽误了与我的雪山之约，今年便算我耽误了与她的雪山之约，但是明年、后年，我们还可以互订无数次雪山盟约！而你则身中奇毒，性命垂危，事有缓急，情有重轻，我怎能不把万事丢开，专心先为你疗治奇毒呢？”

庞真真听顾青枫说得头头是道，只好微笑道：“枫哥哥既然对我这样关怀，我也不忍拂你之意，我们便立刻动身走吧！只要途中不发生其他意外纠缠，也许你还来得及赶赴我孟红绡姊姊的雪山之约！”

顾青枫笑道：“真妹对于这西南地势，必然比我熟悉，可知六诏山以东的附近之处，有何较大城镇？”

庞真真讶然答道：“这六诏山东口的广南、富宁，均不算小，枫哥哥问此则甚？”

顾青枫答道：“我们要去选购两匹健马代步！”

庞真真越发诧异道：“买马代步则甚，我们彼此的一身轻功均不算弱，施展开来，不是比马儿跑得快么？”

顾青枫摇头说道：“真妹体内已蕴剧毒，倘若长途飞驰，劳累过甚，可能提早发作，岂不令人束手无策？故而我打算骑马代步，并每驰二三百里便即重新换马，这样走法，既可使真妹减少疲劳，又可争取时间，同时也不致使马儿过份劳累，太不人道！”

说到此处，忽然长叹一声道：“倘若我们也有一只‘万劫魔宫七使者’所豢的‘墨羽神鹭’，则两翼风云，顷刻千里，岂不省事多了？”

庞真真见顾青枫替自己顾虑得如此周详，芳心中自然极为感动，柔情脉脉地向顾青枫流波一笑，顺从他的安排，买马代步！

两人也不知换了多少匹骏马？总算在旦夕飞驰之下，于第十三日上赶到了东海钓矶！

这东海钓矶是座极小的海岛，方圆不足百丈，钓鳌居士所居即系小岛东南的三间茅屋。

顾青枫与庞真真走到茅屋之前，伸手轻叩柴扉，心中觉得一阵宽慰，认为既已在半月期中赶到此地，则庞真真的一条性命必可无碍！

但这种宽慰刹那间便告消除，因为顾青枫连叩数声，茅屋之中竟然毫无回响？

顾青枫心头一惊，暗忖莫非事情太不凑巧，那位长年不离此处的钓鳌居士偏偏在此时离岛他往？

要想推门进内一看究竟，又觉对于前辈人物有失恭敬，正在剑眉深蹙，愁思满腹之际，庞真真业已偎在顾青枫肩旁，幽幽一笑说道：“枫哥哥，不要发愁，常言说得好：‘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你已经为我费了不少的心力，偏偏钓鳌居士老前辈又不在此间，岂非命中注定，我庞真真只有合该夭折？”

说到此处，伸手一指四外一碧极天的茫茫海水，又复含笑说道：“枫哥哥请看这座东海钓矶周围的景色，壮丽无比，气象万千，端的是处绝好的埋骨佳城，庞真真死在此地，又有你在身旁，亦可无憾！”

顾青枫听得一阵心酸，但却无词可慰，只好向庞真真勉强笑道：“钓鳌居士老前辈除了参与‘北海剑会’那等重要的武林聚会以外，轻易不离东海钓矶，也许他是暂时因事外出，即将回转，我先陪着真妹眺览这海岛风光，略为等待，再作道理。”

庞真真此时心情，反比顾青枫轻松得多，闻言之下，点头笑道：“我足迹所经，已见识过不少名山大川，但对于这三峰峙秀、百谷尊王的海景，却还陌生，枫哥哥且陪我好好欣赏眼前净点蓬壶、虚开蜃市、鱼龙出没、岛屿苍茫的罕见景色，便算不虚此行，其他一切，则听天由命就是，不必多作忧思，徒乱人意！”

庞真真的心情越是豁达，顾青枫的心情越是辛酸，一面陪着这位红妆知己漫游东海钓矶，一面却盼望钓鳌居士及时回转！

黄昏的海景，在壮阔中加上了无限苍茫，使人看在眼内，自然而然地兴起凄凉之感！

庞真真因连日飞骑赶路，颇觉疲劳，竟于眺览得眼皮微酸之下，偎在顾青枫怀中，沉沉睡去！

顾青枫也是一样辛疲，起初尚强自打点精神，但到了午夜时分，也复倦不能支，双睛一阖，与庞真真相拥入梦！

这一觉睡得好不香甜，等他们双双疲劳尽复地醒来之时，只见繁星闪烁，明月在天，依然是午夜时分！

庞真真因自己是被顾青枫紧紧拥抱于怀中，不由又觉羞涩，又觉甜蜜地嫣然一笑说道：“枫哥哥，我这觉睡得好不舒服，睡了已有两个时辰了吧？”

顾青枫一看天时失笑说道：“我们入睡之时，正是午夜，如今仍是午夜，大概连日赶路，旦夕飞驰，身体过份疲劳，以致睡了整整一天而不自觉！”

庞真真哦了一声，淡淡说道：“我们既然已睡了整整一日，则只要等曙色一透，便是第十五天了！”

顾青枫凛然一惊，暗想明日果是“冷煞”洪飞半月期限的最后一天，少时日出云开，长夜一逝，怀中这位风华绝代的“黄衫红线”，便可能因剧毒发作，随时萎谢！

庞真真倚偎在顾青枫怀中，低声说道：“枫哥哥，天亮以后，我就快要死了！”

话音方了，突觉玉颊之上垂落几滴泪珠，遂抽出一方丝巾，仰头替顾青枫拭去余泪，神情异常温婉地低声笑道：“枫哥哥，不要伤心，我有两件要求，你能答应我么？”

顾青枫泪光盈睫地悲声说道：“真妹请讲，顾青枫无不答应！”

庞真真目光瞥向海云深处，幽幽说道：“只要天光一亮，便满半月之期，我也就随时会死！请枫哥哥不要把我放开，我要死在你的怀内！”

顾青枫连连点头，凄然长叹一声，泪如雨落！

庞真真又以丝巾替顾青枫轻轻拭泪，并偎着他的面颊，柔声笑道：“枫哥哥，我们是武林儿女，剑底惊魂，刀头舔血，死生常事，何足伤怀？你不要哭，我还有第二件要求未曾说呢！”

顾青枫忍泪问道：“真妹，你第二件要求是不是要我斗杀‘娄山三煞’，

替你报仇雪恨！”

庞真真摇头笑道：“枫哥哥，你把我的心思恰恰猜反，我第二件要求，便是不许你去寻‘娄山三煞’，替我报仇雪恨！”

顾青枫诧异道：“真妹为何对‘娄山三煞’这等宽恕？莫非怕我技艺不敌，孤掌难鸣……”

庞真真截断顾青枫的话头，叹息一声说道：“这不是什么武功强弱，人手多寡的问题，否则枫哥哥虽只一人，三元帮却好手如云，我爹爹更是一身绝艺神功，高出‘娄山三煞’之上！”

顾青枫哦了一声，说道：“真妹是要我将你被害的经过告知你爹爹，请他老人家替你报仇么？”

庞真真摇头说道：“不对，不对，我就是觉得武林中睚眦必报、冤怨相寻的风气太盛，以致祥氛隐晦，杀气高腾，才不愿为我之事，又复引起一片必将殃及多人、不知何时才了的腥风血雨，何况……”

顾青枫听到此处，不由对“黄衫红线”庞真真的高尚品格更为钦敬爱好，接口问道：“真妹这等宽宏仁恕的优美情操，委实武林罕见，你且再往下说！”

庞真真见顾青枫对自己如此夸赞，不由宽慰得带着满脸微笑，继续说道：“何况我爹爹年事已高，膝前又只我一女，倘若骤闻噩耗，必然悲痛逾恒！但枫哥哥如能代我保守这项秘密，不告诉他老人家，则在我爹爹心目之中只是神秘失踪，不是遇害惨死，过了相当时日，即令得悉真情，也可使他老人家悲怀稍减！”顾青枫听得无词可驳，只好连连点头，两人遂互相拥抱，着意温存，静等天明以后的一切变化！

黑夜飞逝，转瞬天明，但跟随黎明同来的，却是十来丈外，海边响起的一片歌声，唱的是唐宋诗人的几首渔樵绝句：

“南陵酒熟爱相招，蘸甲倾来绿满瓢，一醉不知三日事，任他黑水作渔樵！”

“山雨溪风卷钓丝，瓦瓯篷底独斟时，醉来睡着无人唤，流下前滩也不知！”

“雨后沙虚古岸崩，渔梁携入乱云层，归时月落汀洲暗，认得山妻结网灯！”

“白头波上白头翁，家逐船移浦浦风，一尺鲈鱼新钓得，儿孙吹火荻花中！”

顾青枫听完歌声，喜得大叫问道：“作歌之人可是钓鳌居士老前辈么？”

十来丈外响起一阵老人的洪亮笑声答道：“这位老弟猜错了，我不是钓鳌居士，只是钓鳌居士的垂纶好友，东海渔夫！”顾青枫闻言，虽然微觉失望，但既听这“东海渔夫？是钓鳌居士的好友，遂与庞真真双双走过，只见海边一块大礁石上，放着一坛美酒，有位白发盈头的年老渔人，正在石旁垂钓！

顾青枫长揖为礼，含笑说道：“老人家真好兴致，这样一早，便来垂钓……”

那位白发盈头的“东海渔夫”偏脸看了顾青枫一眼，失笑说道：“老弟莫非睡糊涂了？我于昨日午间，便来此地，已在这石上，坐了一日有半呢！”

庞真真因分明记得自己与顾青枫入睡之前，曾经周游全岛，发现毫无人踪，而这“东海渔夫”却说已在石旁垂钓了一日有半，遂好不讶然地向顾青枫蹙眉问道：“枫哥哥，我们到底睡了多久？”

顾青枫也弄得迷迷糊糊起来，再向那“东海渔夫”问道：“请问老人家，今天可是七月初七？”

“东海渔夫”拈须微笑答道：“天河灵鹊，已于昨夜搭桥，织女牛郎等明年才能再会，今天是七月初八了！”

顾青枫闻言，向庞真真苦笑道：“真妹，我们业已睡了整整两日！”

“东海渔夫”哈哈大笑道：“我方才所唱的唐人韦庄诗中，曾有‘一醉不知三日事’之句，老弟与这位姑娘却是‘一睡不知两日事’，但能够睡上如此香甜酣熟的一个长觉，委实亦颇难得！”

顾青枫窘得俊脸通红的说道：“老人家有所不知，在下与这位姑娘，于十三日内间关万里，自云南六诏赶来此地，以致过份疲劳，双双酣睡若死！”

庞真真忽似想起甚事，失声叫道：“枫哥哥，我们既已睡了两天，今日已第十六天，我怎么还不曾死呢？”

“东海渔夫”听得莫名其妙，向顾青枫蹙眉问道：“这位姑娘说的是什么话儿？难道阎老五曾经下帖请她，要她定在昨天死么？”顾青枫愁眉不展地答道：“这位庞姑娘中了‘娄山三煞’的独门剧毒，在半月以内必然发作，今日已是第十六天……”

“东海渔夫”不等顾青枫话完，便即大笑道：“老弟来得太以凑巧，我除了钓鱼一道，并精岐黄医术，钓鳌居士离此他往之际，又送了我一粒‘桃花蛟’脑内丹元，足以解除百毒！来来来，庞姑娘请伸右手，我来为你一诊脉象，不管你药到毒除，安然无事就是！”

顾青枫听得钓鳌居士已把那粒专祛百毒的“桃花蛟”脑内丹元赠与这“东海渔夫”，而这“东海渔夫”又精岐黄医术之语，不由高兴得笑逐颜开，赶紧命庞真真伸出玉腕，由对方细诊脉象！

“东海渔夫”三指一搭庞真真的右手寸关尺后，脸上便现出一种仿佛茫然莫解的奇异神色！

顾青枫因关怀庞真真安危过甚，几度要想开口询问，但恐扰乱“东海渔夫”神恩，力加忍耐！

“东海渔夫”诊完右手，又诊左手，足足细心诊察了约有顿饭光阴，方自双眉一扬，“哈哈哈哈哈”，面对海云，纵声狂笑！

这一笑，笑得庞真真莫名其妙，顾青枫疑云满腹！

顾青枫讶然问道：“老人家为何如此大笑，莫非庞姑娘所中的剧毒不妨事么？”

“东海渔夫”缩手而起，又是一阵大笑说道：“你们且把当时中毒的情形，说来给我听听！”

顾青枫遂把六诏山中毒的经过，扼要叙述一遍。

“东海渔夫”静静听完，失笑说道：“老弟，你与这位庞姑娘虽然年少英俊，动力极好，但江湖经验毕竟稍差，才上了那‘冷煞’洪飞的一个莫大恶当！”

顾青枫蹙眉问道：“莫非‘冷煞’，洪飞开了我们一次大大的玩笑，他打中庞姑娘肩头之物，根本不是‘三日断魂散’么？”

“东海渔夫”接口笑道：“老弟方才说是庞姑娘曾经服过一粒‘冷煞’洪飞所给的乳白丹丸！”

顾青枫方一点头，“东海渔夫”便即笑道：“这粒乳白丹丸大概即是‘三日断魂散’的独门解药，庞姑娘服食之后，毒已全除，慢说半月光阴，便是

三年五载，终身没世，也无毒发之虑了！”

顾青枫宽心释虑之下，目光一瞥钓鳌居士所居的茅屋，向“东海渔夫”笑问道：“请问老人家，钓鳌居士老前辈似乎长年不离东海钓矶，怎的突然离此他往？”

“东海渔夫”脸上的神色突转凄怆，长叹一声说道：“我这位老友回转东海钓矶以后，静中忽生慧觉，发现他数运临头，生机已尽，最多再有半载光阴，便将离却这红尘浊世。”

第七章 人头之谜

顾青枫听得一蹙双眉，接口问道：“钓鳌居士老前辈既有此种发现，为何不善自珍摄？还仆仆风尘地再入中原则甚？”

“东海渔夫”叹道：“武林人物对于‘生死’二字，看得极轻，但一身绝艺倘若失传，却将九泉埋恨！”

顾青枫听出“东海渔夫”的几分语意，方自哦了一声，“东海渔夫”又复微喟说道：“我老友钓鳌居士便是这种想法，他在发现他自己时日无多，死期将至以后，便立即重入中原，寻找顾老弟，要把他独创精研的‘风云雷雨’剑法以及用桃花蛟皮制成的一件‘桃花软甲’举以相赠！”

顾青枫静静地听完，心中不觉感慨无穷，“黄衫红线”庞真真也自柳眉双蹙，发话问道：“枫哥哥，我们远赴东海，钓鳌居士老前辈却重入中原，彼此这一错过，如何才得重逢？岂不……”

顾青枫长叹一声，慨然说道：“我在六诏山承蒙钓鳌居士老前辈将‘风云雷雨’四剑各传一招，业已铭感不尽！哪里还希冀得窥全豹，只望他老人家安然无恙，多活上个一二十年光阴……”

“东海渔夫”目注顾青枫点头笑道：“老弟资质心性的确超人一等，无怪钓鳌居士对你那样垂青，但我这位老友的身体状况，曾由我细心诊察，发现他确难活过半年，故而顾老弟似应赶紧追踪前往，与我老友会晤，使他完成心愿才好！”

顾青枫默默点点头，但忽想起“东海渔夫”曾说钓鳌居士重入中原之故，是有两种原因，遂又向“东海渔夫”问道：“请问老人家，钓鳌居士老前辈重入中原的第二件原因，又是什么？”

“东海渔夫”说道：“钓鳌居士在这东海钓矶之上，发现了一座‘小万劫门’！”

顾青枫说道：“小万劫门近来出现颇多，不过都是野人山百丈坪‘万劫魔宫’中人物的一种标记而已！”

“东海渔夫”含笑点头，续道：“这座‘小万劫门’与往日所见不同，门下十三白骨圆环之中，业已悬挂了一颗具体而微的人头标记！”

顾青枫与庞真真闻言，同吃一惊，因为知道“小万劫门”的十三白骨圆环之中，既已悬挂了一颗人头，也就等于表示当代武林的“十三名手”以内，已有一人死在万劫群魔手下！

庞真真首先柳眉双蹙，向顾青枫说道：“枫哥哥，你认为白骨圆环中的那颗人头标记，是代表哪位前辈业已遇害？”

顾青枫垂头深思良久，方自缓缓他说道：“当世武林‘十三名手’以内，‘娄山三煞’业已安全退出千危谷，钓鳌居士是发现‘小万劫门’悬挂噩耗之人，你爹爹与你的两位姨娘以及铁剑真人均在九疑山三元帮总坛，他们八位中似乎不会有人遇害！”庞真真点头说道：“枫哥哥，你这种猜测颇有道理，我爹爹他们几位确实比较安全，但不知其余‘黑蛇教主’谢云之、‘妙音公主’、‘烈火太岁’呼延炳、‘瞽目诸葛’苗平及‘海天剑圣’展青萍等五位之中，究是何人噩运临头，遭了万劫群魔的毒手？”这五位危机较大的“十三名手”之中，顾青枫虽与其他四位陌不相识，无甚关怀外，但“海天剑圣”展青萍却对自己有传技深恩，不由紧蹙双眉，为这位北海“青萍宫主人”悬忧不已！庞真真也看出顾青枫闻讯忧戚，遂嫣然笑道：“枫哥

哥，我既然未曾中毒，钓鳌居士老前辈又不在这东海钓矶，则不必多作勾留，还是赶紧重入中原，既可寻找钓鳌居士老前辈，也不致耽误了你的雪山之约！”

顾青枫转身谢过那位替庞真真细诊脉象的“东海渔夫”，并含笑说道：“老人家有无兴趣同往中原走走？”

“东海渔夫”摇头笑道：“鸥鹭无机，江湖风险，我又没有什么高深绝技足以争霸逞雄！还是留着这把老骨头啸傲东海，以终天年的好！”

顾青枫知道这类出世高人，胸襟极淡，遂也不再强请，与庞真真双双施礼向他恭身告别。

“东海渔夫”笑道：“彼此风萍偶聚，总有前缘，顾老弟与庞姑娘既欲赶返中原，不必另觅他船，老夫用我这小小渔舟，奉送二位渡海便了！”

顾青枫、庞真真也不再客套，含笑跃上渔舟，“东海渔夫”遂解缆升帆，催舟西渡！

海色天光，云波一碧，鱼龙出没，壮人襟怀！“东海渔夫”把酒临风，银须飘拂地引吭歌道：

“天生万物，自随分有安排！看鸷鹫^鸷云霄，骅骝道路，斥鷃蒿莱。东君更相料理，著春风吹处百花开。战马频投北望，宾鸿又自南来！紫垣星月隔尘埃，千载坼中台。叹麟出非时，凤归何日？草满金台！江山阅人多矣，计古来英物总沉埋。镜里不堪看鬓，樽前且好开怀！”

顾青枫听出“东海渔夫”所唱的是刘秉忠“藏春乐府”中词，知道此老虽以渔为隐，可能也是一位失意名场的伤心人物，遂斟了一杯美酒。向“东海渔夫”举杯笑道：“好个‘江山阅人多矣，计古来英雄总沉埋！’刘秉忠这两句词中，吐尽多少感慨？顾青枫方当少年，未甘自弃，且等我竭尽所能，为人间略铲不平，销尽豪情，磨穿侠骨以后，亦当执竿披蓑，追随老人家啸傲烟波，东海学钓！”

话完，举杯一引而尽，俊目双张，神光四射，那份挺拔英姿，不但看得“黄衫红线”庞真真芳心之内爱意频添，连那“东海渔夫”也在连连点头，暗挑拇指！

船抵岸边，彼此分别，“东海渔夫”仍然回转东海钓矶，顾青枫与庞真真却为了寻找钓鳌居士，仍循来路，赶往西南，只不过不像来时那等星夜疾驰，餐风宿露而已！

到了浙、皖、赣三省交界的怀玉山境，时光约莫是在七月二十日左右，夜风生爽，明月半圆，衬托得四外景色，清幽无比！

顾青枫与庞真真互相谈笑，指点烟岚，忽然空中一声奇异的鸟鸣，高亢凄厉，震得四山皆应！

庞真真抬头看时，只见一只黑色巨鸟，双翼连扇，隐入云中，不由向顾青枫蹙眉问道：“枫哥哥，你看见那只黑鸟没有？是不是‘万劫魔宫七使者’所豢养的‘墨羽神鹫’？”

顾青枫摇头笑道：“那鸟儿飞得太高，又是一闪即逝，连背上是否骑得有人，均未看清，怎知是不是万劫群魔所豢的‘墨羽神鹫’？我们略加小心，谨防前途生变，也就是了！”

庞真真柳眉微剔，冷笑说道：“在千危谷内，他们人手众多，自占优势，若于此地相逢，慢说枫哥哥得有奇遇，身怀绝世剑术，连我也未必惧怯他们，并正好乘便探查一下有关白骨圆环之中所悬的人头究竟是哪个？”

顾青枫颇以庞真真之话为然，两人继续前行，但转过一座峰头以后，突见山路之间放着一具金光灿烂之物！

这座金光灿烂之物，正是一座“小万劫门”，但与先前所见所闻又有不同，使得顾青枫、庞真真双双惊愕不已！

原来不但门上十三白骨圆环内悬着两颗人头，连“万劫门”三字中的第二个“劫”字，也已变成红色！

对于这“小万劫门”之上的第二个“劫”字漆成红色之事，顾青枫并不感觉惊奇，因为他已知“瑶池使者”毕金环与“氤氲使者”庄梦蝶去往长白“天池”设法擒捉“千年仙鹤”，如今第二个“劫”字漆红，不过表示“海天剑圣”展青萍所说极为难缠的“天池跛叟”并未给与毕金环、庄梦蝶多大阻拦，而让他们把“千年鹤顶红”弄到手内而已！

但十三白骨圆环之内悬挂了两颗人头，却使顾青枫、庞真真眉头双蹙，同自大吃一惊！

因为除了当世武林“十三名手”以外，他人决无资格悬头于“万劫门”的十三白骨圆环之中！先前听“东海渔夫”说是环中悬头一颗，已引起顾青枫、庞真真莫大猜疑，如今居然又添一颗，岂不使他们目睹之下，惊讶欲绝？

顾青枫剑眉深蹙说道：“在这‘万劫门’三字尚未完全漆红，‘万劫大会’，尚未召开以前，‘十三名手’便折其二，岂不令人叹息忧虑庞真真不等顾青枫话完，便即接口说道：“枫哥哥，‘十三名手’中任何一人，均身怀绝世功力，‘万劫魔主’又未出世，光凭他们下的‘万劫魔官七使者’等，能使十三白骨圆环中连连悬头，未免令人难信！莫非只是对方虚张声势，故作吹嘘？”

顾青枫摇头叹道：“‘万劫魔官七使者’个个高傲骄狂，不会虚张声势！”

庞真真问道：“枫哥哥既然认为他们不是虚张声势，则这两颗之人头属于哪位前辈，你可猜得出么？”

顾青枫忧形于色答道：“第一颗人头难猜，第二颗我却有点担心，恐怕就是重入中原寻我，欲以‘风云雷雨’剑法及‘桃花软甲’相传相赠的钓鳌居士老前辈！”

庞真真闻言，也觉钓鳌居士身已抱病，又是直奔六诏寻找顾青枫，所走路径，易与万劫群魔相遇，果然危机较木！遂柳眉微扬，目注顾青枫点头说道：“枫哥哥猜得有点道理，我且看看这‘小万劫门’上所悬的人头，可有什么特殊标记？”

说完，便自俯身拾起那座“小万劫门”，细加观看！

但这“小万劫门”高才寸许，一切均是具体而微，十三白骨圆环已经小得可怜，其中所悬人头，自然更属小之又小，只是一点形相，哪里辨得出面目相貌及有何特殊标记？

庞真真既看不出人头谁属？遂手指“万劫门”两红一金三个字儿，向顾青枫问道：“枫哥哥，这门上‘万劫’二字，均已漆红，也就是等于‘万劫魔官七使者’业已把‘九叶紫芝汁’、‘千年鹤顶红’弄到手内！只要再等他们寻得‘天下第一狠心人’的心窝鲜血，岂不便将召开群集豪雄的‘万劫大会’了么？”

顾青枫冷笑一声，说道：“‘九叶紫芝汁’好找，‘千年鹤顶红’也易寻，但‘天下第一狠心人’却毫无标准，红尘莽莽，海宇茫茫顾青枫话犹未了，夜空中突然响起一丝森冷的笑声说道：“谁说‘天下第一狠心人’不容

易找？明夜初更，你们可到这怀玉山的阴风峡内，看看‘万劫魔宫七使者’怎样处置‘天下第一狠心人’，以及把他剜心取血的热闹局面！”

顾青枫与庞真真全自默然静听，听出这片语音是有人在丈许以外的一座危崖崖顶发出，语细如丝，声清无比，分明施展了内家“炼气成丝传音入密”的上乘功力！

语音寂后，跟着便发生了“噗腾腾”的鸟类振翼之声，自危崖顶上，飞起一只状类大雕的玄色巨鸟！

顾青枫这回认出果是“万劫魔宫七使者”所豢的“墨羽神鹫”，但“墨羽神鹫”背上所坐的一个彩衣人，却翩若惊鸿的一闪即逝，不但看不清是哪位使者，甚至是男是女都无法从那细如蚊哼的语音之内辨出！

庞真真目注那只“墨羽神鹫”飞入云中，隐迹不见以后，柳眉微蹙，向着顾青枫问道：“枫哥哥，那鸟背上坐的彩衣人，是不是‘万劫魔宫七使者’的其中之一？”

顾青枫答道：“万劫魔宫七使者中，我虽然只有一位‘瑶池使者，毕金环未曾见过，其余我全皆认识，但鸟飞得太快，到底是谁？却难辨出！”

庞真真目光一注地上的“小万劫门”，又复问道：“枫哥哥，‘万劫魔宫七使者’既然留下这座‘小万劫门’表示身份，为何又不出面与我们一斗？却邀我们明夜初更去往阴风峡中则甚？”顾青枫想了一想说道：“据我猜测，‘万劫魔宫七使者’留下这座‘小万劫门’之故，定是炫耀‘万劫’两字已红，以及用那两颗人头，作为示威……”

庞真真诧异道：“既是示威，为何不明面一斗？”

顾青枫剑眉微剔，一笑说道：“千危谷隧道之外一战，万劫群魔既怯于‘列缺神斧’的锋芒，也不敢对我顾青枫的几手剑法轻视！何况更有真妹在侧，鸟背上的那名‘万劫魔宫使者’，深知人单势孤，必难讨好，他自不肯轻易出面……”

庞真真哦了一声，接口说道：“我明白了，明夜初更的阴风峡之会，才是真正的虎穴龙潭！枫哥哥，我们明日夜间到底去还是不去？”

顾青枫知道庞真真一向不怕事，此语乃是故意试探自己的胆识！遂剑眉连轩，做笑答道：“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我们当然要去，不但可以探察那两颗人头究竟属于哪位前辈？也可顺便见识见识谁能当得起这‘天下第一狠心人’之号？”

庞真真回注顾青枫，笑吟吟地点头说道：“枫哥哥的胆识委实使我钦佩，但万劫群魔准备在那里处置‘天下第一狠心人’，剜心取血的阴风峡却不知位居何处？”

顾青枫笑道：“那阴风峡既在这怀玉山中，尚有明天整整一日光阴，应该找寻得到，我们暂时莫去管它，还是踏月而行，领略领略这名山夜色再说。”

说完，便即手携庞真真玉腕，踏着满地月影，缓缓举步。

庞真真自随顾青枫东海求医以来，发现这位枫哥哥对于自己关怀备至，爱意颇深，芳心中感觉异常安慰！一面与顾青枫缓步踏月，一面微笑说道：“枫哥哥，你记不记得你与‘逍遥使者’崔一苇在在千危谷隧道口外恶斗方酣之际，千危谷内突然传警之事？”

顾青枫点头说道：“当时确有此事，真妹好端端的提它则甚？”

庞真真笑道：“我猜千危谷既然传警，必系有人侵入，而这侵入之人，可能便在万劫群魔围攻之下，作成了‘小万劫门’十三白骨圆环之内的第一

颗人头标记！”

顾青枫想了一想说道：“真妹这种猜测虽合情理，但究竟是哪位前辈侵入千危谷中，却是依然成谜！”

庞真真笑道：“这个闷葫芦不会闷得太久的，明夜初更在阴风峡内遇见万劫群魔之时，我来问问他们就是！”

顾青枫摇头笑道：“不必主动发问，最好是运用旁敲侧击之法，让他们自动说出。”

庞真真微转秋波，看了顾青枫一眼，嫣然笑道：“枫哥哥，你自从中条惊变以来，好像变得圆滑成熟多了，不像以前那等死板板的，过份方方正正！”

顾青枫微叹一声说道：“在这种人心险恶的鬼蜮江湖之中，如果过份方正，根本寸步难行，但过份圆滑，却又……”

庞真真自怀中拈出一枚制钱接口笑道：“枫哥哥，你说得对，过方过圆，两皆有弊，故而做人处世之道，最好能像这枚制钱！”

顾青枫一时猜不透庞真真语中含意，讶然问道：“要像这枚制钱？”

庞真真笑吟吟地点头说道：“这枚制钱，是外圆内方，能像它这等外圆，才可处处通行，无往而不利！能像它这等内方，才可分别善恶，固定根本！”

顾青枫听得微笑说道：“真妹……”

两字方出，蓦然眼前一暗，月被云遮，一阵飒飒山风，吹得人遍体生寒，毛发皆竖！

庞真真娇躯一颤，一面默运功力驱寒，一面又向顾青枫问道：“枫哥哥、这阵风儿怎的吹得这样冷法？”

顾青枫举目打量四周，只见当地两山夹立，峭拔干云，形成了一处峡谷模样，而自己与庞真真信步行来，恰好走到峡口，那种阴寒彻骨的飒飒山风，便是由这峡谷之内吹出！

见状之下、顾青枫不禁灵机一动，向庞真真微笑说道：“真妹，我们可能信步所之，误打误撞地到了万劫群魔所说的阴风峡之内？”

庞真真眉梢微扬，含笑说道：“管它是与不是，我们且进到这峡谷内看看再说！”娇躯一闪，人随声起，宛如一朵黄云，凌空飘进谷口！

顾青枫生恐万劫群魔先机而至，人在谷中，遂赶紧纵身追过，与庞真真并肩前进！

进得谷口，山风益劲，所挟阴寒之气益浓，令人遍体飕飕，似乎非运内功无法相抗！

几经转折，庞真真目光注处，手指一株参天古木，冷笑说道：“枫哥哥，我们果然业已撞进阴风峡，你看，万劫群魔企图在此害人，但不知被害的是哪一个呢？”

顾青枫随着庞真真的手指看过去、只见那株参天古木被人削去了一大片树皮，并用新鲜人血写着“天下第一狠心人剜心沥血之处”等赤红字迹！

顾青枫看完字迹，再一打量周围形势，对庞真真蹙眉说道：“真妹，你看这阴风峡内的形势，除了阴寒逼人以外，两崖夹立，曲径狭隘，大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入之状，万劫群魔约我们在此处相会，定然不怀好意！”

庞真真微笑说道：“除非他们能自千危谷中倾巢而出，全数赶来此地，否则倘若只来上一两个‘万劫魔官使者’，并不见得能在枫哥哥的绝世剑术及小妹的‘列缺神斧’之下讨得了什么便宜就是了！”

顾青枫豪气一振，轩眉笑道：“我们既已被约，则此地纵然摆上剑树刀

山，陈列鼎镬炮烙以待，明夜初更，也将来此一闯！”

庞真真螭首微抬，以两道明澈的秋波看着顾青枫，温婉笑道：“枫哥哥，既然如此，我们且等明夜再来，这阴风峡中严冷异常，教人好不舒服！”

顾青枫闻言，遂一面与“黄衫红线”庞真真并肩走向阴风峡外，面含笑容问道：“真妹，我们与万劫群魔之间，明夜必有一场激烈恶斗，我的几手功夫你已尽知，你的年来进境，我却毫无所悉呢！”

庞真真笑道：“枫哥哥，我不像你有那等绝世奇遇，但由于我爹爹身为三元帮主的关系，也得了帮中几位武林高手的不少好处，大可斗斗万劫群魔，或许能使他们吃些苦呢？”

顾青枫心中一喜，又复问道：“真妹，你身怀几种武林绝学，说来给我听听好么？”

庞真真知道顾青枫是因万劫群魔个个厉害，担忧自己的安危，遂投过一瞥感激的眼色，含笑说道：“枫哥哥，我自己久练防身、威力颇强的一套‘红线十三针’，你是知道的吧？”顾青枫微一点头，庞真真又复说道：“我爹爹传过我‘列缺三式’，故而我用起列缺神斧’来时，更能发挥威力！”

顾青枫眉头又是一展，庞真真脸含微笑，屈着指儿数道：“本帮护法铁剑真人传过我一招败中取胜、临危脱难的‘回头望月七步屠龙’！二姨娘‘碧云娘’柳如烟把她那件能御刀剑掌力的‘碧云衣’送我，现正穿在贴身！三姨娘‘媚香仙子’孔凌霄送过我一筒有点下流的‘七情散香球’！‘火孩儿’邬赤邬香主送过我三粒‘三离霹雳弹’！‘瞽目诸葛’苗平苗护法并教过我一种颇为奇妙的‘七星步法’……”

顾青枫听得失声大笑说道：“我还不知真妹几乎是集武林绝艺于一身，就凭适才你所说的这些招术暗器，施展开来，颇够万劫群魔消受的了！”

庞真真嫣然笑道：“这些招术暗器虽然零零碎碎，但各具神妙，万劫群魔或许真像枫哥哥所说，会大意轻敌，上点当呢？”

顾青枫笑道：“真妹身怀这多绝学，居然深藏若虚……”

庞真真与顾青枫手儿相挽，娇躯微倚在他肩头之上，接口笑道：“这些名堂，只能出人不意，却敌防身，谈不上‘绝学’二字，要等‘紫清玉女’孟绡姊姊艺成脱险，与你在祁连山群玉峰头相会以后，我们三人才可设法研创一种旷古绝今的罕世武学！”

顾青枫问道：“真妹，你打算与我和你孟绡姊姊研创什么罕世武学？”

庞真真柳眉双扬，看着顾青枫微笑说道：“枫哥哥，当代五大剑术名家之中，你得了你师傅及‘海天剑圣’展青萍、钓鳌居士的真传！我也获得了我爹爹及铁剑真人的精粹！孟姊姊则从‘荡魔宝录’之中参悟了威力更强的‘摩诃剑法！我们三人若能把这六种神奇的剑法，融会贯通，综合众妙，研创出另一种罕世绝学，岂不定将光前昭后，震撼乾坤！”

顾青枫听得也颇高兴，手中紧了一紧，目注庞真真，以一种异常怜爱的神情含笑说道：“真妹，你真难得，居然对我与你孟红绡姊姊相爱一事，一点都不嫉妒！”

庞真真玉颊微红，含羞笑道：“你与孟红绡姊姊认识在先，我怎会嫉妒？但望孟姊姊莫像寻常世俗女子那等胸襟狭隘，将来也允许我和枫哥哥……”

说到此处，庞真真业已红霞满脸，娇羞嗫嚅难言，赶紧改口说道：“枫哥哥，你和我在一处亲亲热热之际，仍然未曾忘了孟红绡姊姊，这不但不会引起我的妒恨，反使我钦佩你是一位爱情专一、光明磊落的美男子、俏英雄

呢！”

顾青枫面对庞真真这样一位具有惊神泣鬼身手、倾城绝代姿容的温婉侠女，若说不生爱意，未免过份矫情，遂又觉安慰，又觉感慨地微叹一声说道：“真妹，像你与你孟红绡姊姊这等品貌心性的绝代侠女，委实罕世难寻，偏偏却使我一下……”

庞真真含羞娇笑问道：“枫哥哥一向豪气如云，怎的突然吞吞吐吐起来，使你一下怎样？是不是使你一下爱上了两个？”

庞真真话音方了，空中一声洪厉的鸟鸣，一只黑色巨鸟突自云间出现，照准二人，飞扑而下！

顾青枫认出来鸟又是“万劫魔宫七使者”所豢的“墨羽神鸢”，遂手携庞真真，飘身闪出丈许，略避来势！

“墨羽神鸢”离地三四丈时，自鸟背上翩然坠落一团彩云！

彩云及地、身形一现，竟是曾与顾青枫有过一番干亲热，在“万劫魔宫七使者”中排行第三的“餐霞使者”卫芳华！

顾青枫见来人竟是卫芳华，不由微觉踌躇，剑眉双蹙！

因为卫芳华虽然行为放纵，但对自己的爱意颇真，自己虚与委蛇地利用了她一次，如今蓦地重逢，好似有点不好意思！

卫芳华面色铁青，死盯了庞真真几眼，向顾青枫哼了一声，

冷冷说道：“顾青枫，我今天找你之故，是有两件事儿要想问你！”

顾青枫歉然笑道：“你有甚话儿尽管请问！”

卫芳华问道：“就是关于你上次诈降‘万劫门’，暗探千危谷之事，我要问你为什么来？为什么走？”

话音方了，抬手一指庞真真又复说道：“但如今我见了这个丫头长得这般姿色以后，关于你‘为什么走’一节，不问自明，你只要答复我，为什么混进千危谷，虚情假意地把我卫芳华欺负羞辱一场，你的企图何在？”

顾青枫被她问得眉头双聚，嗫嚅难答！

卫芳华冷笑连声，逼问说道：“你们这些自诩为侠义道的人物，平时不是高唱什么‘艺有未曾经我学，事无不可对人言’么？怎的变成‘事有不敢对人言’了呢！”

顾青枫被卫芳华责问得双眉一挑，朗声答道：“顾青枫并非‘事有不敢对人言’，只是‘事有不愿对人言’而已，何况我之进入千危谷，还是由你殷勤邀请的呢！”卫芳华听得脸上神色益发狞厉，银牙微咬，恨声说道：“管你是‘不敢’也好，‘不愿’也好，你纵不说，‘万劫魔宫七使者’照样查得出来！明夜阴风峡内，一切恩怨，均可了断得个清清楚楚！”

话完又向庞真真问道：“明夜阴风峡之约，你来不来？”

庞真真故意气激卫芳华，把娇躯紧贴在顾青枫怀中，满面得意神情，微笑答道：“我与我枫哥哥患难相同，生死与共，只要他去阴风峡，我也定去！”

卫芳华果然妒恨交迸，厉声狞笑说道：“你也敢去最好，明夜管叫你们完成生死与共的心愿，情断阴风峡，魂归离恨天！”

话完，仰天一啸，那只“墨羽神鸢”便即缓缓低飞，盘旋降落！

卫芳华又复狠狠扫视了顾青枫及庞真真一眼，提气飘身，纵登鸟背，便即驾着“墨羽神鸢”，向西南方的夜云之中冉冉飞去！

庞真真目送卫芳华的身影，忽然向顾青枫轩眉说道：“‘万劫魔宫七使者’有了这两只‘墨羽神鸢’，双翼风云，飞行迅速，委实太以方便！我们

似乎应该想个法儿把它毁掉才好！”

顾青枫笑道：“真妹这种想法颇有见识，但你方才怎不趁那‘墨羽神鹫’低空盘旋之际，给它几根‘红线十三针’呢？”

庞真真玉颊微红，低声笑道：“枫哥哥，不瞒你说，方才我已把‘红线十三针’扣了三根在手，准备招呼‘墨羽神鹫’的咽喉要害以及双翼翅根！但临发之时，忽又考虑到对一无知飞禽暗下辣手，是否有欠光明？以致让它安然飞去！枫哥哥，倘若我们在下次再遇到‘墨羽神鹫’，我们究竟应该动不动……”

顾青枫接口笑道：“真妹心胸如此磊落光明，令我深为敬佩！但‘墨羽神鹫’既已成了‘万劫魔宫七使者’的济恶之具，对于禽兽又无法先礼后兵，故而下次相逢，能除去时，还是除去了吧！”

两人商议既定，遂便觅地休息，静坐行功，凝神调气，一直到了次日夜间，双双才往阴风峡内赴约！

阴风峡内的彻骨寒风，依然不停地吹，除了“飕飕”风响以外，峡内沉寂异常，听不到其他丝毫声息！

庞真真向顾青枫讶然她说道：“枫哥哥，阴风峡内怎的毫无动静？难道万劫群魔是失约了么？”

顾青枫剑眉微蹙，摇头说道：“万劫群魔人多势众，‘餐霞使者’卫芳华尤其对我衔恨入骨，定欲得而甘心，他们怎会失约不来？我们且进峡内看看究竟再说！”话完，遂与庞真真一同提气凝功，防范突来暗算，电疾腾身，闪进了阴风峡内！但一直走到那株上书有“天下第一狠心人剜心沥血之处”的千年古木之前，仍然听不见一丝人声，看不见一点人影！

这种异常现象，连顾青枫也颇惊奇错愣起来，暗忖“万劫魔宫七使者”到底弄的是什么玄虚？设的是什么圈套？

正自疑思难释，突然听得背后十来丈外，有人发出一声比峡内阴风更为峭厉的冷哼，顾青枫、庞真真均忙双掌护胸，回身注目，只见阴风峡外并排走进身着彩衣的一男三女！这一男三女之中，顾青枫所认识的计有“餐霞使者”卫芳华、“拘魂使者”池中龙、“桃花使者”连城玉，所不认识的只有一位年龄较长的彩衣宫装美女！

这位年龄较长的彩衣宫装美女，神情高傲，顾盼生威，不同可知必是万劫群魔之首“瑶池使者”毕金环，人虽生得极为美艳，但眉梢眼角之间所蕴含的阴毒狠辣之气，却嫌太重！

顾青枫恍然大悟，便向庞真真低声说道：“万劫群魔早来，他们故意等我们先行进峡，再行从后堵截，才好一网打尽。”

庞真真低哼一声说道：“就凭他们四人，未必准能制服我们，还有三个怎么不一齐来呢？”

顾青枫想了一想答道：“那‘墨羽神鹫’最多能乘两人，鸟仅二只，来人自然也仅四个，但真妹切勿小看他们，这四个人全都是‘万劫魔宫七使者’中的杰出高手，除了据闻“瑶池使者”毕金环武功超凡以外，那手持一枝‘铁桃花’的‘桃花使者’连城玉，还会‘驭气飞剑’呢！”

这时“万劫魔宫四使者”缓步向前，业已走到与顾青枫、庞真真距离丈许之处，相互对立。“瑶池使者”毕金环目光一扫对方，偏头向“餐霞使者”卫芳华问道：“三师妹，那青衫男子就是你说诈投本门，并伤了五师弟唐嘉的‘中条剑客’顾青枫么？”

卫芳华银牙一咬，恨声说道：“正是此人，大师姊千万不要再令他逃出这阴风峡内！”

“瑶池使者”毕金环晒然一笑道：“慢说还有三师妹四师弟及五师妹在旁相助，就是我一人出手，他们也插翅难飞！”庞真真听得柳眉双挑，不服地说道：“你是什么使者？如此夸张狂器，难道不怕这峡内阴风吹歪了你的嘴么？”

“瑶池使者”毕金环微笑说道：“我是‘万劫魔宫七使者’中排行第一的‘瑶池使者’？”

庞真真樱唇微披，晒然说道：“‘瑶池使者’又有什么大了不得？”

毕金环纵声娇笑，手指天边明月说道：“我是中天皓月，你们是烟火萤光！我将万古常明，你们将转瞬即灭！”

庞真真摇头冷笑道：“你真骄傲得有点可笑，但既以中天皓月来自喻，则应该光明磊落，万事无隐才对！”

毕金环冷冷问道：“我有什么事儿不够光明磊落？”

庞真真笑道：“我来问你，你那‘小万劫门’十三白骨圆环之中所悬的两颗人头，属于哪两位当世名手？”

毕金环眉头微蹙，沉吟未答，顾青枫突然仰首云天，纵声狂笑！”

毕金环讶然问道：“你笑些什么？”

顾青枫面色一沉，冷冷说道：“武林人物，讲究的便是敢作敢当，像你这等畏首畏尾，尚复自诩磊落光明，岂不令人齿冷？”毕金环被顾青枫僵激得愤然叫道：“我就告诉你又有何妨？那十三白骨圆环之中所悬的第一颗人头，是‘黑蛇教主’谢云之！”顾青枫与庞真真同自心内一宽，因“黑蛇教主”谢云之与自己并无深厚关系。

但顾青枫深恐钓鳌居士遇害，故而比较忧心的还是第二颗人头，遂接口往下问道：“新近增加的第二颗呢？”

“瑶池使者”毕金环应声答道：“新近增加的第二颗人头，便是三元帮护法、‘瞽目诸葛’苗平！”

庞真真闻言柳眉一蹙，摇头说道：“苗护法一身武林绝学，你们未必能够对他加害！”

毕金环目注庞真真问道：“听你口气，莫非与三元帮有甚关联？”

顾青枫在一旁代为答道：“这位‘黄衫红线’庞真真姑娘，便是三元帮庞帮主的独生爱女。”

毕金环哦了一声，冷冷说道：“你们三元帮自诩人多势众，傲视江湖，但在‘万劫魔宫’人物眼中，却无非土鸡瓦狗！不但‘瞽目诸葛’苗平业已悬头‘万劫门’下，连铁剑真人、‘碧云娘’柳如烟、‘媚香仙子’孔凌霄和你爹爹‘翻天怪叟’庞千晓，在早晚之间，少不得也要同归劫数！”

庞真真见对方这等骄狂，不禁气得柳眉双挑，目注这位在“万劫魔宫七使者”中排行第一、领袖群伦的“瑶池使者”毕金环，沉声叱道：“毕金环，你不必过份骄狂，我庞真真便要先来领教你这‘瑶池使者’究竟身怀何等震古烁今的绝世武学？”

毕金环又复满含骄意的咯咯笑道：“你们既入阴风峡，休想再复生还，彼此自将一较所学！但你们最好先与我这三个师弟妹玩玩，倘若一开始便和我动手，未免死得太快，令人扫兴！”

庞真真冷冷一笑，正欲反唇相讥，顾青枫却先笑道：“输赢胜负必须互

相过手，才见真章，空言大话，有何用处？”

“拘魂使者”池中龙一晃手中“拘魂幡”，厉声叫道：“顾青枫亮剑下场，先与我池中龙斗上百合！”

顾青枫伸手摸了摸肩头剑柄，但并未拔剑，只是俊目双张，神光电射，纵声狂笑，说道：“池中龙，你一身武功是‘万劫魔宫七使者’中的佼佼人物，顾青枫早就要想斗你一斗！不过你们怎的不先践约？却要先行动手！”

毕金环讶然问道：“你这‘践约’二字，怎样解释？”

顾青枫笑道：“你们不是邀约我们到这阴风峡内见识见识你们处置‘天下第一狠心人’的剜心沥血手段么？”

毕金环哦了一声，脸色如冰，点头说道：“不错，我们确曾有此邀请！”

庞真真接口问道：“既然有此邀请，则‘天下第一狠心人’是谁？而今安在？”

毕金环抬头略看天时，阴阴一笑说道：“如今时光尚早，我们不妨先行彼此印证印证，据我所料，不出三更，那‘天下第一狠心人’定会自行投到！至于究竟是谁？则到时一看便知，因为他与你们关系不浅！”说到此处，伸手一指那株上有血字的参天古木又道：“你看见了那株古树没有？我们早已预定，要把‘天下第一狠心人’绑在那株树上，剜心沥血！”

顾青枫见对方这等说法，知道不必再事迁延，遂健腕微翻，青钢剑“呛啷”出鞘，目注“拘魂使者”池中龙，傲然笑道：“顾青枫先请教请教你那‘拘魂幡’上的精妙手法！”

池中龙细目一眯，精光如电，狂笑道：“‘万劫魔宫七使者’，劝君慎莫遇拘魂！池中龙不妨卖句狂言，我要在五十招中，拘去你的三魂七魄！”

顾青枫因在千危谷中初遇“拘魂使者”之时，便曾尝过利害，知道对方所练“诸天罡气”的威力火候，高出自己师门绝学“子午神功”之上，故而一开始便横剑叫阵，要想倚仗精妙剑术，一挫群魔锐气！

如今听池中龙诩称五十招中必胜自己，遂晒然微笑说道：“池中之龙，翻得起什么汹涌波涛？作得了什么风云雷雨？狂言无益，顾青枫敬领万劫绝学！”

话完，左手一挽剑诀，右手剑“举火烧天”，身形微塌，往右活开步眼、飘飘而走！

池中龙虽也深知顾青枫剑法绝伦，但仍自恃颇甚，“拘魂幡”左右三翻，“刷刷刷”，翻起幡上那根彩色飘带，宛如龙翔地便向顾青枫手中的青钢长剑卷去！

顾青枫见他所用的手法果然怪异绝伦，遂在“拘魂幡”上飘带即将缠住青钢长剑的刹那之际，剑光微掣，脱过纠缠，并随即沉腕挺臂，攻出一招师门“天遁剑法”之中的精微绝学“天包万物”！

池中龙何等眼力？自然识货，看出顾青枫在这一招之中，包含无数精微变化，遂不敢轻易招惹，吸气腾身，闪退八尺！

顾青枫既获先机，立展绝学，一柄青钢长剑疾如狂风暴雨一般，猛如虎扑龙翻，条条剑影，朵朵剑花，闪闪剑光，森森剑气，若长江大河般滔滔不绝，连绵攻出！池中龙怎甘示弱，手中那面似旗非旗、似幢非幢的“拘魂幡”，也自展尽精微，幡杆幡身，幡尖幡带，各有妙用，无一不可防身，也无一不可攻敌，化成一片彩云，在顾青枫千条剑影的重围之中，攻守遮拦，腾挪闪展，虽失先机，但未落窘境！

但顾青枫师门“天遁剑法”使完，换了综合“海天剑圣”展青萍及“中条逸士”焦大先生两家之妙的“青萍遁剑”，池中龙便感压力大增，有点守多攻少！

“瑶池使者”毕金环看得连剔双眉，向身边站立的“桃花使者”连城玉，微噫一声说道：“五师妹，想不到这顾青枫的几手剑法确实不俗，池四师弟未必能讨好呢。”

“桃花使者”连城玉点头笑道：“池四师兄虽难讨好，但大师姊只要略为施展，必然手到功成！”

毕金环摇头说道：“对敌之事，贵在知己知彼，我虽能擒顾青枫，但也必出百招！还不如由五师妹施展你利用‘驭气飞剑’功力、别出心裁、新近练成的‘飞花点穴，散蕊迷魂’的手法制服对方，来得省事！”

连城玉得意一笑，尚未答言，对敌双方已先变化！

原来顾青枫已在“青萍遁剑”之内，突然夹杂了一招钧鳌居士所传“风云雷雨”四式之中的一式“天鼓三挝”，青钢剑剑光闪闪，隐挟风雷，凌空划出三圈夺目剑虹，一圈接着一圈，向池中龙迎头罩落！

在场诸人谁都看出顾青枫这招剑法威力大强，“拘魂使者”池中龙的情势有些不妙！

“餐霞使者”卫芳华暗叫一声“不好”，手中“飞霞带”倏然飘起，正待赴援，而池中龙业已施展“万劫门”中脱难保身绝学“万劫逃魂”，连翻带滚地自当头罩落、夺目慑人的三圈剑虹之下逃出丈许！

顾青枫一式挫敌，漫天剑影忽收，手横青钢长剑，向庞真真一扬眉问道：“真妹，你在一旁观阵，可曾记得招数？”

庞真真应声答道：“你们打了整整百招！”

顾青枫闻言，双目一张，仰天狂笑！

毕金环蹙眉问道：“你笑些什么？”

顾青枫目光仰视天中明月及天际浮云，剑眉连轩，傲然笑道：“我与池中龙交手之前，他自诩在五十招中拘去我的三魂七魄语音微顿，冷冷看了池中龙一眼，继续说道：‘如今打了百招，正好超过他预定之数一倍，顾青枫三魂仍在，七魄未消，而这位‘拘魂使者’，却变作了‘逃魂使者’！’”

这几句话儿尖酸无比，讽刺入骨，只挖苦得那位平素极为强傲的“拘魂使者”池中龙满脸飞红，目光如血，一扬右掌，真力暗凝，竟把自己所用的“拘魂幡”，“咔嚓”一声，从中劈断！

然后怒视顾青枫，厉声叫道：“顾青枫不要卖狂，可敢与我再行较量较量掌法内力？”

顾青枫回剑入鞘，微笑答道：“比较掌法内力，顾青枫照样奉陪，我师门绝学‘子午神功’，未必会弱于你‘万劫门’中的‘诸天罡气’？”

话音刚落，庞真真忽然娇笑叫道：“枫哥哥，你不要独自出尽风头，这场让我好么？”

顾青枫闻言，不禁剑眉微蹙，因自知在真气内力方面，难免逊于池中龙，若由庞真真出手，应付这场无法取巧的狠拼恶斗，岂非更是必将落败？

正在忧心，但又不能坚持不让，深感为难之际，“瑶池使者”毕金环忽然也向池中龙叫道：“四师弟，对方换人，你也不妨歇息歇息，我少时还要请你把‘天下第一狠心人’剜心沥血，完成‘万劫魔主’的最后一件宏愿呢！”

池中龙闻言，神色狰狞地狠狠瞪了顾青枫一眼，便咬牙退下，毕金环又

向“餐霞使者”卫芳华笑道：“三师妹且与对方游戏一番，你们把这一场交代下来，天色也将近三更，我便要对那‘天下第一狠心人’下辣手了！”

卫芳华应声出阵，解下腰间那条“飞霞带”，目光冷注庞真真，满面傲然不屑及妒嫉愤恨之色！

顾青枫深知目前“万劫魔宫四使者”中，数卫芳华最弱，遂向庞真真微施眼色，低声说道：“真妹既要出手，必须特别小心，最好是不求有功，但求无过！”

庞真真含笑点头说道：“枫哥哥，不必担心，我知道这些万劫群魔不大好斗！”

说完，掣出“列缺神斧”，缓步下场，气定神闲地含笑卓立！

卫芳华因“五毒使者”唐嘉的“五毒仙人掌”便是毁在这柄奇形铁斧之下，知道此物锋芒无比，遂深具戒心，一出手便是一招奇幻绝伦的“天仙飘袂”，手中“飞霞带”名副其实地化作漫天飞霞，向庞真真狂卷而落！

庞真真想不到卫芳华因顾青枫之故，对自己妒恨万分，不仅一语未通，抢先出手，而且一出手就是如此绝招，以致手中“列缺神斧”的无边妙用尚未施为，身形便被漫天霞影裹住！

顾青枫看得一蹙双眉，庞真真忽然身形疾转，足下倒踩七星，奇幻无俦地接连几晃，便晃出了卫芳华“飞霞带”所化的漫天霞影之外！

顾青枫忽然想起庞真真对自己所说之语，知道这种奇妙身法，大概就是三元帮护法“瞽目诸葛”苗平传授她的“七星幻步”！

庞真真虽然脱身，但是卫芳华冷哼一声，玉腕连挥，“飞霞带”彩光闪闪，带影翩翩，又是“汉宫却扇”、“吴苑飘香”两招精粹绝学，回环攻出！

顾青枫冷眼旁观，看出“餐霞使者”卫芳华虽是目前“万劫四魔”中最弱一环，但“黄衫红线”庞真真却依然难逃一厄！

因为庞真真手中的“列缺神斧”徒有前古神物之号，无坚不摧，但却偏偏遇上了卫芳华那条“飞霞带”是件极为柔软的兵刃，至柔能克至刚，缠卷锁拿，天矫万变，使得这柄希世神斧，无法发挥威力！

二三十招一过，庞真真果已显落下风，只见一圈彩霞裹着一条黄衣人影，电疾翻腾，满场闪滚！

顾青枫心中着急，正待出声喝止，由自己代替庞真真应敌，但忽然黄影彩霞两下一分，庞真真鬓角微现香汗，满脸笑容，卫芳华却煞气腾眉，面寒似水！

这种情形，分明是“餐霞使者”卫芳华吃了小亏，但包括毕金环、池中龙、连城玉及顾青枫等四人，谁也未曾看出卫芳华怎样吃亏？暨吃亏之处何在？

四人方自心中惊讶，“餐霞使者”卫芳华螭首微摇，摇散一头云发，由发中坠落十三根其细如线的红色金针！

顾青枫见状恍然，想起庞真真的“红线十三针”是藏在口中，凝气吹出，不必用手施为，卫芳华既不知此针妙用，又是占了上风，轻敌狂傲之下，自然疏于防范，中了算计！

卫芳华目光略注地上十三根又细又小的红色金针，也以一种诧异神色向庞真真问道：“你既发出这种恶毒飞针，却为何一齐打入我的头发之中，而不打我的周身致命要穴？”

庞真真娇笑说道：“行侠武林，首重恕道，我与你既无一天二地之恨，

三江四海之仇，自然点到为止，何必伤你性命？”

说到这里，微凝内劲，伸手一招，招得地上的“红线十三针”化为一条红线，飞回手内，然后继续说道：“但我若查明本帮护法‘警目诸葛’苗平真个被你们‘万劫’一派所害，则彼此他日相遇，又当别论！”

卫芳华妙目连转，目中射出狠毒无比的凌厉凶芒，凝视庞真真，切齿说道：“你认为我们没有三江四海之仇，我却认为仇比海深！你认为我们没有一天二地之恨，我却认为恨比天大！”

庞真真听得失笑说道：“听你言中之意，莫非还要与我继续动手？”

卫芳华点头狞笑说道：“你猜得不错，我要使你尝尝‘万劫门’下的内力玄功，并再看你还有什么恶毒手段？”

语音方了，“飞霞带”彩光腾处，在腰间疾绕数圈，双掌凝劲平推，一股沉重无比的无形潜力，便向庞真真当胸涌到！

庞真真手中尚持有那柄“列缺神斧”，自然不便抗拒，只得以一式“乳燕辞巢”，向旁跃避！

卫芳华羞心妒火交炽之下，蓄意立毙庞真真，柳眉剔处，趁势跟踪追击，全身劲力齐聚右掌，一招“渴骥奔泉”，“呼”的一声，全力劈出！

庞真真以右手“列缺神斧”，反臂插向背后，忽见对方凌厉掌风又到，仓卒之间，加上全身腾空，不便变式躲闪，遂只得左掌猛挥，一式“排云见日”，挥出一片罡风，略阻来势！

以顾青枫的真气内力，比起“餐霞使者”卫芳华来，尚复微逊半筹，“黄衫红线”庞真真自然相距更远，何况她又是全身凌空，单掌发力，无疑地越发吃亏，只听一声娇哼，硬被卫芳华所发的“诸天罡气”震得双耳雷鸣，心头狂跳，眼前乱转金花，翻跌出七八尺外！

卫芳华因自己这一招“渴骥奔泉”，是凝足十二成“诸天罡气”施为，又见掌风业已击中庞真真前胸，知道她必死无救，遂转头对那满面惊惶、正欲纵身营救的顾青枫冷笑一声，得意地说道：“顾青枫，你不必再去察看了，你这位心上人业已被我‘万劫’一派的独门心法‘诸天罡气’震得心脉已断，肝肠寸裂，命赴幽冥，返魂乏术的了！”

话犹未了，地上的“黄衫红线”庞真真突然跃起身形！戟指“餐霞使者”卫芳华，怒声叱道：“卫芳华你简直信口胡吹，‘万劫’一派的‘诸天罡气’虽然不俗，却未必伤得了我？你再若这样蛮不讲理，肆意骄狂，我就要大开杀戒，请你尝尝威能震人成粉的‘三离霹雳弹’了！”

卫芳华见庞真真分明挨了自己一掌“诸天罡气”，不但未死，并连伤都未伤，不由大感惊诧，暗想自己是以十二成力施为，纵被对方反掌一挥卸去六成，则所余六成劲力，仍足摧魂夺命，裂石开碑！怎的……

顾青枫却已经心头雪亮，知道庞真真定系倚仗她贴身所着她二姨娘“碧云娘”柳如烟送给她的那件“碧云衣”护住心脉脏腑，幸脱大劫！

就在此时“瑶池使者”毕金环听得庞真真意欲施展她的“三离霹雳弹”，不禁眉头一蹙，忽然提气叫道：“诸位师弟师妹，如今时届三更，我们与对方暂停争斗，要准备应付‘天下第一狠心人’了！”

这几句话儿，不但使得池中龙、连城玉、卫芳华等“万劫三魔”肃静无哗，连顾青枫、庞真真也均瞩目凝神，想见识见识这位被称为“天下第一狠心人”的，究竟是什么人物？

“瑶池使者”毕金环两道森冷如电的目光一扫四周，向“桃花使者”连

城玉缓缓说道：“天下第一狠心人已到阴风峡内，五师妹还不赶快施展你那独擅胜场的‘飞花点穴，散蕊迷魂’手法，迎宾接客？”

“桃花使者”连城玉闻言，含笑目注自己手中所执那枝“铁桃花”，默然不语，似在暗凝功力！

片刻以后，连城玉螭首微扬，右臂一振，那枝“铁桃花”上的十三朵娇艳的桃花果然朵朵离枝，凌空飞起！

这十三朵娇艳的桃花，于夜月流光之下，漫空纵横飞舞！粗看起来，似乎无甚章法？但在顾青枫、庞真真等行家眼中，却看出是在书写“万劫门”三个大字！

顾青枫尤其看出“桃花使者”连城玉是运用“驭气飞剑”的绝顶功力来以意驾驭这十三朵娇艳的桃花，不由好自惊心，暗想“万劫魔宫七使者”既有如此罕世武学，则“万劫魔主”简直无法料测究竟如何高明？万劫大会召开之时，“十三名手”怎逃劫数？

思念未了，那十三朵娇艳的桃花，业已在空中写完“万劫门”三字的最后一笔，突然飞到顾青枫当头，往中集合！

顾青枫见十三朵飞舞的桃花突在自己当头集合，蓦然想起“瑶池使者”毕金环适才说过的“飞花点穴，散蕊迷魂”之语，心中立生戒意！

但戒意才生，鼻中一阵氤氲香味，神智立感不清，当空十三朵桃花也又复由合而分，打向顾青枫周身上下的十三大穴！

顾青枫半迷半醒地拼命一闪，但也只闪过三朵桃花被其余十朵桃花，打中十处要穴，立即翻身栽倒！

庞真真惊得魂飞天外，怒声喝道：“你们不是要对付‘天下第一狠心人’么？却突然暗害我枫哥哥则甚？”

“餐霞使者”卫芳华哼了一声，嘴角微披，晒然不屑地说道：“你们倒真是枫哥哥，真妹妹的，叫得好不亲热，简直有点肉麻无耻！”

庞真真平素养尊处优，骄纵已惯，高傲已极，怎禁得住“餐霞使者”卫芳华如此当面讥嘲？但为了顾青枫身落人手，遂不得不强忍愤怒，又复咬牙问道：“卫芳华，我要问你的话儿你为何避而不答？‘天下第一狠心人’而今安在？”

卫芳华用手一指昏卧地下的顾青枫，面罩严霜，恨声说道：“你怎的这等笨法？顾青枫不就是天下第一狠心人么？”

庞真真大惊失声地叫道：“你休要含沙射影，血口喷人，我枫哥哥江湖行侠，仁义如天，他怎么会是‘天下第一狠心人’呢？”

卫芳华目射厉芒，接口答道：“我对他推诚相爱，以身许之，但他却虚与委蛇，害得我悲伤欲绝，愧恧欲死，心肠岂非狠毒已极？”

庞真真听她完全强词夺理，不由目注“瑶池使者”毕金环，冷笑说道：“你们这干无耻魔徒，大概找不到‘天下第一狠心人’，无法向‘万劫魔主’交差，才想以我枫哥哥搪塞充数！”

毕金环淡淡一笑，向“拘魂使者”池中龙发话说道：“池四师弟，你且把顾青枫绑在那株古树之上，他是‘天下第一狠心人’固然最好，即令不是‘天下第一狠心人’，我也要将他剖腹剜心，衅血漆红‘万劫门’，好使‘万劫魔主’早日召开‘万劫大会’！”

“拘魂使者”池中龙应声抓起顾青枫，用一根蛟筋长索绑向那株写有“天下第一狠心人剜心沥血之处”字样的千年古树上！

庞真真见状，不由在一阵周身恐颤，心头狂跳之下，勉强镇定心神，暗自思计！

她想的是，倘若论拼？自己人孤势穷，决拼不过万劫群魔！这于凶狠恶魔，何事作不出来？难道眼睁睁地看着顾青枫惨遭剖腹剜心沥血而死？

念犹未了，一阵脆生生的裂帛之声起处，顾青枫身上所着青衫及贴身小衣，均被“拘魂使者”池中龙撕得碎裂开来，露出足与女孩儿家媲美、赛雪欺霜的洁白肌肤！

衣裳一破，“瑶池使者”毕金环屈指轻弹，劲气狂风，破空锐啸，点开了顾青枫的晕穴！

“拘魂使者”池中龙则左手执着一柄牛耳尖刀，右手舀了一大瓢冰冷的山泉，把瓢内泉水向顾青枫迎头浇下！

这样一来，制倒顾青枫的穴道药力，两皆消除，人遂双目一睁，蓦然清醒！

但是人虽清醒，身外却被浸油的蛟筋绑了几匝，任凭真力再强，也无法将其挣脱！

“瑶池使者”毕金环冷冷说道：“顾青枫有诈降千危谷，背叛‘万劫门’，欺骗三师妹，伤害六师弟等诸大罪状，心狠意毒，决难宽饶，池四师弟且听我号令，将他剜心沥血，以便完全漆红‘万劫门’，早日召开‘万劫大会’！”

“拘魂使者”池中龙宛若凶神恶煞般，狞厉无比地暴诺一声，毕金环回头目注那位花容失色、六神无主、眼中噙泪欲滴、不知怎样才好的“黄衫红线”庞真真，异常得意地冷笑道：“庞真真，最大的欢乐与最大的痛苦，都是人生中的出奇享受！我们把你心爱的情人顾青枫剜心沥血的这种精彩场面，你能亲眼目睹，也算是罕世奇缘，毕金环并向你作一保证，我们今日决不伤你丝毫，让你安然回转三元帮中，但此生此世中你将绝忘不了今夜所见的悲惨情状！”

庞真真宛如万枚钢针齐刺心头，但目中反倒滴泪全无，银牙挫处，右手缓缓伸入怀内！

毕金环冷笑说道：“庞真真，我们虽把顾青枫剜心沥血，不过一刀即死，你若胆敢妄自尊强蠢动，我却要先把他千刀万剐，最后才剜心沥血，使其受尽惨痛楚毒，方能绝气！”

庞真真此时业已看出这位“瑶池使者”毕金环心狠意毒无比，说得出口必然作得到！自己倘不出手？定将眼睁睁地看着枫哥哥被剜心惨死！但若不顾一切地出手一拼？则又不仅没有丝毫把握，反会连累枫哥哥在身死之前受尽无边楚毒！

可怜这位“黄衫红线”庞真真，不仅容光绝代，丽质天生，怀有一身上乘武学，平素更颇足智多谋！但如今面临这种尴尬已极、令人手足无措的场面，空自柔肠百转，眉黛千颦，也想不出任何应付之策！

“瑶池使者”毕金环越是见了庞真真这等凄苦伤悲无可奈何的神态，便越是得意，向“拘魂使者”池中龙狂笑道：“池四师弟，你且准备，我们一切均按本门门规举行，等我三呼‘万劫魔主圣寿无疆’，你便向顾青枫的心窝下手！”

池中龙倒执牛耳尖刀，点头应命，其余“瑶池使者”毕金环、“餐霞使者”卫芳华、“桃花使者”连城玉等“万劫三女”，也均整顿衣裳，恭身肃立，由“瑶池使者”毕金环低沉缓慢，但又极其庄严尊敬地发话呼道：“万

劫魔主圣寿无疆！”

这八个字儿，宛如八柄利刃钢刀，将“黄衫红线”庞真真一颗悲切的芳心，剁成了无数碎块！

她自己心中暗向自己叫道：“庞真真呀，庞真真，你枫哥哥的一条性命，在对方第三声‘万劫魔主圣寿无疆’出口以后，便将无可挽回，你怎的仍然想不出丝毫对策？‘黄衫红线’往昔的聪明灵智而今安在？”

念方至此，“瑶池使者”毕金环又复恭身呼道：“万劫魔主圣寿无疆！”

到了这种千钧一发之时，庞真真业已无法再作任何考虑，她所想得到的只是不顾一切强拼，最好能将“万劫魔宫四使者”及自己与顾青枫等，玉石俱焚，一齐毁灭！

既是这种想法，庞真真自然摸取“火孩儿”邬赤邬香主送给自己的三粒“三离霹雳弹”，准备扫数施为，来个地烈天崩，同归于尽！

谁知她因伤心悲愤太过，神智业已略有不清，分明要想摸取“火孩儿”邬赤所赠的三粒“三离霹雳弹”，但取在手内的却是三姨娘“媚香仙子”孔凌霄所赠的一筒“七情散香球”！

“七情散香球”既入掌中，庞真真忽地灵机一动，觑准站得距离自己最近的“桃花使者”连城玉，按动崩簧，猝然出手！

这时“瑶池使者”毕金环的第三声“万劫魔主圣寿无疆”，业已喊出了“万劫魔主圣寿……”六个字，“拘魂使者”池中龙手内的牛耳尖刀，业已刺进顾青枫心窝分许，鲜血涔涔而滴！

崩簧一响，“七情散香球”所化的“红黄蓝白青橙紫”等七团球状光雾，一齐在“桃花使者”连城玉面前爆散，连城玉顿觉奇香刺鼻，脑际一晕，立即栽倒！

“瑶池使者”毕金环见状，竟把“万劫魔主圣寿无疆”的“无疆”二字停口不呼，而改向“拘魂使者”池中龙喝了一声“且慢”！

池中龙自顾青枫心窝皮肉之内抽回了刀尖带血的牛耳尖刀，浓眉微蹙，向“瑶池使者”毕金环说道：“五师妹不会有甚大碍，我们先把顾青枫人心剜出，再……”

“瑶池使者”毕金环脸上神色一变，面寒于冰地问道：“池四师弟，我奉‘万劫魔主’之令，以大师姊身份统率各位师弟师妹，你难道竟敢不服？”

池中龙想不到“瑶池使者”毕金环竟对自己变起脸来？不由眉头深聚，赶紧恭身答道：“大师姊请恕小弟失言，池中龙敬遵大师姊的一切令谕！”

“瑶池使者”毕金环哼了一声，脸色略霁，缓缓说道：“毕金环生平言出必行，我方才曾对庞真真警告，她若敢妄自逞强蠢动，我便将对顾青枫如何处置？池四师弟可记得么？”

池中龙接口答道：“先将顾青枫千刀寸磔，然后剜心沥血，使他受尽惨痛楚毒而死！”

毕金环点头说道：“池四师弟记得就好，我方手喝止你下手之故，并非由于五师妹这点牵制，便命你饶恕顾青枫，而是要你如我所言，改为先将他千刀寸磔，最后才剜心而死！”

池中龙静静听完，霍然抬头，对“瑶池使者”毕金环投过一瞥钦佩的目光，抓住顾青枫身上碎裂的衣裳，一阵撕扯，扯得这位“中条剑客”的上半身，成了完全赤裸的形状！

这时“黄衫红线”庞真真把握良机，也以一柄小剑抵住昏卧地上的“桃

花使者”连城玉的心窝，高声叫道：“池中龙且慢动手！”

“瑶池使者”毕金环看了庞真真一眼，冷冷问道：“你阻止我池四师弟动手则甚？须知凭然你能舌粲莲花？也解除不了顾青枫今夜的千刀寸磔之劫！”

庞真真哼了一声，说道：“谁说我解救不了我枫哥哥的这场大劫？你们敢把我枫哥哥怎样？我便在‘桃花使者’连城玉身上照样报复！”话完，秀眉双剔，银牙紧咬，手中小剑连划带挑，也去掉了“桃花使者”连城玉上身所着内外衣裳，使她玉体横陈，峰峦毕露，并在与顾青枫心窝受伤的同一部位刺破了一分五六！

“拘魂使者”池中龙与“餐霞使者”卫芳华，见连城玉心窝皮肉被庞真真小剑刺破，鲜血迸涌，晶莹的肌肤一片猩红，不由相顾失色！

但那“瑶池使者”毕金环却视若无睹，向池中龙问道：“池四师弟，我命你把顾青枫千刀寸磔，你怎的还不下手？”

池中龙目光一注地上昏迷不醒、满身鲜血的“桃花使者”连城玉，蹙眉说道：“大师姊难道不曾看见连城玉师妹身落人手？”

毕金环闻言，冷冷看了连城玉一眼，依然无动于衷，厉声笑道：“百岁人生，也难逃一死，青山何处，不可埋人？我们杀顾青枫剜心沥血，漆红‘万劫门’之举，乃奉行‘万劫魔主’令谕，以备召开聚集群英的‘万劫大会’！如此重要使命，岂能由于顾念连城玉师妹一人的安危而有所延误？何况连师妹是被对方迷香暗器迷倒，神智全昏，丝毫不知痛苦……”

庞真真见自己用出如此手段，仍不能威胁“瑶池使者”毕金环，不禁秀眉深蹙，正想也以解药先行解去“桃花使者”连城玉所中的迷香，但毕金环业已猜透她的心思，又复冷笑半声说道：“庞真真，你不必乱动心思，你的武功远不如我，故而你根本找不出摸取解药、解去连城玉所中迷香的机会！在你伸手入怀的刹那之间，我便可以聚集神功，将你立毙掌下！”

这几句话儿，不仅听得“黄衫红线”庞真真芳心无主，咬碎银牙，连“拘魂使者”池中龙与“餐霞使者”卫芳华，也均深觉这位大师姊毕金环，今夜的举措言词似有反常现象？

第八章 危机一发

正当阴风峡内形成一片短暂沉寂之时，却有人发出一阵慷慨激昂的纵声狂笑。

谁也未曾料到，这阵狂笑竟是出于被绑在千年古木之上、半身赤裸、胸前鲜血淋漓的“中条剑客”顾青枫之口！

众人均觉愕然，最愕然的自是关心顾青枫最切的“黄衫红线”庞真真，她妙目凝光，高声问道：“枫哥哥，你为什么这样纵声狂笑？”

顾青枫不答庞真真所问，却目注“瑶池使者”毕金环，依然大笑说道：“我明白了，我明白了！”

这回却轮到毕金环莫名其妙起来，神情惊愕地扬声问道：“你明白什么？”

顾青枫目光如电，语音如刀，冷笑道：“我明白你这等举措，完全是公报私仇，存心要用借刀杀人之计，把‘桃花使者’连城玉置诸死地！”

毕金环沉声叱道：“顾青枫，你休要含沙射影，企图离间我师兄弟姊妹之情，连城玉是我五师妹，我为何会存心把她……”

顾青枫不等毕金环说完，又复轩眉冷笑说道：“你表面冠冕堂皇，其实却狠毒绝伦，心如蛇蝎！你定系知晓连城玉与你所爱的面首‘玉面仙童’柳俊私通，才炉火中烧！”毕金环听得玉颊飞红，自腰间取出一面黄色令牌，高举双手，向“拘魂使者”池中龙厉声喝道：“池四师弟，我以‘万劫令牌’命令你，立即对顾青枫执行千刀寸磔的刑罚！”

池中龙明知自己倘对顾青枫加害，则庞真真必在“桃花使者”连城玉身上施以同样报复，故而一再迟延，不肯下手！但如今大师姊“瑶池使者”毕金环已取出代表“万劫魔主”亲临的“万劫令牌”传命执行，自己若再不遵？便也犯了藐视师门的重罪，遂不得不咬紧钢牙，一举牛耳尖刀，向顾青枫身上挖去！他这第一刀的落点，选择的是顾青枫左臂上端所烙的那方“万劫法印”，尖刀卷处，鲜血迸射，寸许见方的一片皮肉，立即随刀而起！

顾青枫低哼一声，剑眉双展，狂笑道：“池中龙，谢谢你这一刀替顾青枫除去污迹，还了我的清清白白！”

顾青枫虽然不畏楚毒，豪气凌云，但庞真真却看得全身惊颤，芳心之内宛如刀割。

万般无奈及无从泄愤之下，银牙猛咬，手中小剑一落，也在“桃花使者”连城玉的左臂之上同样挖下一块血肉！“餐霞使者”卫芳华平素与连城玉感情颇好，委实不忍见她如此受苦，遂向毕金环恭身说道：“大师姊，我们要想处置顾青枫并不太难，何如暂且饶他一命，以免得五师妹陪同身受千刀寸磔之苦！”

毕金环面容如冰，摇头说道：“我意已定，三师妹不必多言。”话音方了，顾青枫突然又是一阵厉声狂笑！

庞真真泪落如泉，悲声叫道：“枫哥哥，你这样笑法，笑得我心中好不难过！”

顾青枫仍似先前一样说道：“我明白了，我明白了！”“瑶池使者”毕金环怒视周身血迹模糊的顾青枫，阴森森地问道：“顾青枫，你又明白什么？”

顾青枫厉笑道：“像你这样目睹亲师妹身受凌迟之惨而丝毫无动于衷，简直恶逾豺狼、毒如蛇蝎，你才真是‘天下第一狠心人’呢！”

“瑶池使者”毕金环被顾青枫骂得柳眉笼煞，玉面凝霜，一举手中“万劫令牌”，厉声喝道：“池四师弟，我命你先割顾青枫之舌，使他不能肆意狂吠！”

池中龙眉头深蹙，但又不敢违拗，一沉手中的牛耳尖刀，便往顾青枫口内刺去！

庞真真知道毕金环手中那面“万劫令牌”具有无上威权，枫哥哥必然此劫难逃，遂愤不可遏地怒目叫道：“毕金环，你命池中龙割我顾青枫哥哥一条舌头，我便将连城玉的满口牙齿，一齐砍掉，作为报复！”

语音之中，手内小剑，也自暗凝真力，向“桃花使者”连城玉的樱桃小口之内，猛刺而落！

就在这顾青枫、连城玉同将惨受非刑的刹那之间，突然黄影电飘，阴风峡内蓦现一人，庞真真手中小剑及池中龙手内的牛耳尖刀，全被这人抢去。

慢说池中龙功力绝伦，便连庞真真也是江湖中罕见的上乘身手，掌中兵刃，竟被来人轻而易举地劈手夺去，怎不惊怒欲绝？庞真真趁势微一飘身，右闪三步，到了顾青枫左近，手中并即便摸了一粒“三离霹雳弹”，凝目细看那条突来的黄影，究竟是何人物？

说也奇怪，这条黄影是位身材瘦小，但却穿了一件宽大黄色龙袍的蒙面怪人，如今正威严无比地站在场中，“瑶池使者”毕金环等“万劫三魔”，均自垂手恭身，侍立四外！

庞真真见状，不禁好生惊讶！暗想毕金环何等凶狂，何等气焰，怎的竟对这位身穿宽大黄色龙袍的蒙面怪人，如此畏惧？难道此人便是野人山百丈坪那座“万劫魔宫”中的“万劫魔主”？

蒙面怪人的两道冷锐目光，自蒙面黄色丝巾之下电射而出，先对玉体横陈、半身赤裸、血迹模糊的“桃花使者”连城玉盯了几眼，再复略瞥顾青枫、庞真真，忽然重重哼了一声，把手中抢来的小剑及牛耳尖刀，深深掷入石内，仅现刃柄！

这种动作，分明是表示这蒙面怪人心中极为不悦！“瑶池使者”毕金环、“拘魂使者”池中龙及“餐霞使者”卫芳华等，均看得全身悚然一震，默默无言地一齐微退半步。

蒙面怪人先以一种阴沉森冷无比的语音，向“餐霞使者”卫芳华说道：“你去把顾青枫放下，并把你五师妹连城玉救醒！”

说完，扬手抛过了一粒灵丹，卫芳华果然丝毫不敢违拗地便自如言将顾青枫放下，并把“桃花使者”连城玉用那灵丹救醒！

这时庞真真因顾青枫失血太多，脸色惨白，遂赶紧为他敷治创口，喂服丹药，并低声说道：“枫哥哥，听这身穿宽大龙袍的蒙面怪人的口气，就是‘万劫魔宫’的‘万劫魔主’，但不知道他为什么放了你呢？”

顾青枫受伤颇重，适才仅凭一身傲骨及一腔侠气而勉强支撑，如今险境既过，精神遂立感萎靡，摇头低低答道：“我也莫名其妙，或许因为我不是‘天下第一狠心人’吧？”

他这随口臆度之语，居然臆度得极为正确，因为那位令人难见庐山面目的“万劫魔主”，业已向“餐霞使者”卫芳华发出第一道命令，神气语气均更冷峻地说道：“卫芳华，替我把你大师姊绑在那株千年古木之上！”

这道命令大出卫芳华意外，但又不敢不遵，只好走到“瑶池使者”毕金环面前，恭身说道：“请大师姊遵从魔主法谕！”

毕金环那等凶狠傲毒之人，竟也丝毫不敢违拗，一面自行纵到古木之前，任凭卫芳华绑缚，一面却目视“万劫魔主”，高声问道：“弟子请问魔主，毕金环身犯何罪？”

“万劫魔主”伸手一指顾青枫，阴沉沉地说道：“这顾青枫说得不错，你适才那等举措，对同门师妹狠心辣手、毫无怜惜之情，恰好是个‘天下第一狠心人’的理想人选！”

话完，在七八尺外伸手虚空一抓，便自也把“瑶池使者”毕金环上身所着的衣裳抓得纷纷碎裂，离体飞起！

转瞬之间，“瑶池使者”毕金环便成了这阴风峡内，第三个上身赤裸之人，“万劫魔主”注目池中龙，厉声说道：“池中龙，你且下手挖取你大师姊的心肝沥血，为我完成三大心愿，我要尽速召开‘万劫大会’，在野人山百丈坪头的‘万劫门’下，一斗举世英豪！”

“拘魂使者”池中龙双眉紧蹙，无可奈何地伸手拔出石中所嵌的牛耳尖刀，向毕金环慢慢走去，这时庞真真及顾青枫心中均自感慨万分，不知眼前这种出人意料的局面，究竟要演变到什么地步？

毕金环深知“万劫魔主”从来令不轻发，自己业已大劫难逃，但仍想挣扎出最后生机，便悲声叫道：“启禀魔主，毕金环不相信险恶江湖以内，找不出比我心肠更狠之人！”

“万劫魔主”听得微一点头，摇手止住正待挺刃行刑的池中龙，向毕金环发话问道：“毕金环，你这言中含意，莫非要我暂宽今夜挖心之刑，让你寻觅比你更狠的‘天下第一狠心人’么？”

毕金环因听出“万劫魔主”的口气，知道事有转圜，生机已现，遂赶紧应声答道：“弟子素知恩师法令如山，本不敢厚颜求贷，但尚望恩师矜念毕金环取‘九叶紫芝汁’、得‘千年鹤顶红’及主持千危谷别府等事，不无微功……”

“万劫魔主”静静听至此处，冷然接口喝道：“毕金环，你不提起千危谷，还则罢了，提起千危谷三字，却令我恨不得立即将你千刀寸磔，挖心泄愤！”

“餐霞使者”卫芳华讶然问道：“听魔主之言，莫非千危谷别府之内出了差错？”

“万劫魔主”重重哼了一声，说道：“我是从千危谷乘神鹫赶来，就在你们离开，而我尚未到达的一段时间以内，千危谷突来强敌，已被不知名的敌人闹得天翻地覆！”

毕金环悚然一惊，接口说道：“千危谷地势那等幽僻，又有崔二师弟、唐六师弟及庄七师弟三人留守，怎么会出甚重大差错？”

“万劫魔主”冷哼一声说道：“你还敢倔强不服？我且把谷中的情形说给你们听听，倒看这场差错大是不大？”

这几句话儿，不仅听得“万劫四魔”讶然瞠目，连顾青枫、庞真真也好生惊奇，猜不透究是何人攻入那等隐僻难寻的千危谷内！

“万劫魔主”在众人一片静肃之中，缓缓说道：“‘氤氲使者’庄梦蝶大约是恶战被俘，不知踪迹，只在千危谷中留下一只血淋淋的左手……”

“桃花使者”连城玉骤闻丈夫噩耗，“嚤哼”一声，倒在扶持她的“餐霞使者”卫芳华怀中，晕了过去！

“万劫魔主”继续说道：“‘五毒使者’唐嘉与‘玉面仙童’柳俊双双

陈尸血泊，‘逍遥使者’崔一苇则惨被烈火所焚，成为一具焦炭似的三尺枯骨！”

毕金环万万想不到千危谷中出了如此差错，留守的三位“万劫魔宫使者”及“玉面仙童”柳俊全数死伤，惊得颤声问道：“‘紫清玉女’孟红绡呢？”

这句问话的答案，更是顾青枫与庞真真所亟欲得知的，均自聚精会神地静听“万劫魔主”怎样答复？

“万劫魔主”冷笑答道：“‘紫清玉女’孟红绡是惹祸的根苗，你崔、唐、庄、柳四位师弟既均遇害，她又怎能侥幸独存？……”

顾青枫听至此处，发现“万劫魔主”的语意奇凶，不由心头一震，全身急颤，勾动了所受的重伤，几乎有点支持不住！

庞真真急忙又喂了他两粒三元帮特制丹药，并对顾青枫低声安慰说道：“枫哥哥，你不要急！据我看来，孟红绡姊姊纵然又遇凶危，她也不致于死！”

这几句话儿说得极低，但仍被“万劫魔主”听见了，他目光一注庞真真，点头说道：“庞真真，你猜得不错，孟红绡尸身未见，踪迹毫无，大概是被攻入千危谷之人掳走，被匿到海角天涯的极端隐秘之处！”

顾青枫、庞真真二人闻言心内略宽，“万劫魔宫四使者”亦始恍然大悟，猜出顾青枫设法诈投“万劫门”，混入千危谷之故，也是为了那位“紫清玉女”！

“万劫魔主”又复对着上身赤裸、香肌袒露的“瑶池使者”毕金环，冷笑连连，厉声说道：“这都是你的措置不当，你若把‘紫清玉女’孟红绡解送‘万劫魔宫’，哪有此失？你若不为了小事率众轻出，又怎会容得对方如此猖狂？使我‘万劫’一派新创的声威，又复荡然丧尽！”

“瑶池使者”毕金环被“万劫魔主”数说得俯首无言，自知错处极多，师门法令素严，今夜恐怕生望已绝？

“万劫魔主”目光四瞩，缓缓一扫万劫群魔，继续说道：“但你虽领率失当，措置乖张，犯了如此重大错误，我仍将网开一面，因此我若此刻定欲将你千刀万剐，沥血挖心，则我岂不又成了‘天下第一狠心人’了？”

毕金环方在自知不妙，忽又听出生机，急忙悲声叫道：“魔主开恩！”

“万劫魔主”冷冷说道：“我虽可开恩，将你暂免一死，但却拟定了三项你必须如期完成、以为赎罪之事！”

毕金环精神一振，抬头说道：“魔主请降法谕，毕金环无不竭力以赴！”

“万劫魔主”屈指说道：“第一件事，我要你查明攻入千危谷者究属何人？第二件事，我要你查明‘紫清玉女’孟红绡藏在何处？第三件事，我要你限期找出‘天下第一狠心人’，否则仍必将你挖心沥血！”

毕金环答道：“魔主法谕，毕金环件件遵行！”

“万劫魔主”说道：“关于这三件事儿，需要多久的时间，才能够一一彻底完成，你且自己去定个期限吧！”

毕金环想了一想，不敢把这期限定得太长，嗫嚅说道：“魔主开恩，请给毕金环百日期限如何？”

“万劫魔主”点头说道：“你自限百日，我再宽限百日，共是二百日之久，你必须在此期间把三桩使命完成！因为我已决定于明年四月四日召开‘万劫大会’，‘万劫门’三字，要在期前完全漆红，你若寻不出比你更为心狠意毒的‘天下第一狠心人’，就自行跪在‘万劫门’前，挖心沥血备用！”

毕金环又惊又喜，连声应诺，“万劫魔主”遂命“餐霞使者”卫芳华把

她自千年古木之上解下。

这时顾青枫与庞真真虽知“万劫魔主”训诫毕金环之后，必对自己发话，但却不知这位不明来历的盖世魔头，要把自己怎样处置？

果然“万劫魔主”缓缓走到二人身前，发话说道：“我知道你们心中定在猜想我这‘万劫魔主’的姓名来历？”

庞真真点头说道：“你猜得不错，但我猜你必然不肯公开这项秘密！”

“万劫魔主”微叹一声说道：“世上决无永不公开的秘密，我这项秘密也将公开，但公开的时间地点，必须是在明年四月四日，野人山百丈坪‘万劫门’前的‘万劫大会’之上！”

说到此处，又是一声长叹，目注庞真真说道：“那时我一露出庐山真面目，举世群豪之中，只有一人知道我的姓名来历，此人就是三元帮帮主‘翻天怪叟’庞天晓！”

庞真真失声叫道：“是我爹爹？你是我爹爹的当年旧识？”

“万劫魔主”点点头说道：“我的确是你爹爹当年旧识，你们也就占了这点便宜，今夜才得安然无事，否则在‘万劫使者’手下，能有几人侥幸？”

庞真真接口说道：“听你这说法，你是让我和我枫哥哥走了！”

“万劫魔主”点头答道：“你们尽管请走，但我却要托你一事！”

庞真真笑道：“堂堂‘万劫魔主’竟会有事托我，这件事儿定不平常！”

“万劫魔主”笑道：“平常，平常，我只是要你带一桩隐秘，让你爹爹猜测！”

庞真真秀眉略轩，眼珠一动，会意笑道：“你是不是要我爹爹猜测你的姓名来历？”

“万劫魔主”笑道：“你倒真够聪明，我要你爹爹猜的正是此事！”

语音微顿，仰首长空，像是感慨非常地回思往事！

片刻以后，缓缓说道：“你爹爹若能在‘万劫大会’开始、我对举世群雄显示庐山真面目之前，猜出我的姓名和来历？我便给他一个便宜，绝对不再割他项上人头，悬挂于‘万劫门’下的十三白骨圆环以内！”

庞真真秀眉一蹙，讶声说道：“你既与我爹爹是当年旧识，他不会想不出来！但我爹爹性情高傲，恐怕仍将与你在‘万劫门’前一战……”

“万劫魔主”冷笑说道：“过眼烟云宛如泡幻，谅他未必能够忆及前因。你爹爹性情虽极高傲，但我却还要比他高傲三分！你归告三元帮内诸人，就说‘万劫大会’准于明年四月初四召开，请你爹爹到时率众前往野人山百丈坪，我要在‘万劫门’前，斗斗他威镇武林的‘翻天三宝’！”

庞真真具有深心，故意借着问答之间，仔细观察这“万劫魔主”有何特征？以归报爹爹，据以猜测对方的姓名来历！

但“万劫魔主”面罩重纱，使人看不出他的年龄相貌，语音毫无抑扬顿挫，平淡得宛如地底流泉，使人听不出他的籍贯男女，只有身材略为瘦小，似是他的唯一特征。

“万劫魔主”对庞真真说完，又向顾青枫说道：“顾青枫，你今夜无意中占了一点绝大便宜，才能脱身，否则早已化做这阴风峡中的孤魂野鬼！”

顾青枫因失血过多，元气大伤，精神已感衰弱疲惫，但闻言仍自剑眉双扬，傲然答道：“顾青枫生平从不占人便宜，休看我是带伤之身，照样敢斗斗你这‘万劫魔主’！”

“万劫魔主”淡淡一笑说道：“你臂上那方‘万劫法印’若未被池中龙

挖掉，则早已死在我的手中！如今因是外人，我又从不与后生小辈动手，才算侥幸！但是我看你出得阴风峡后，也活不过十日以内！”

庞真真接口说道：“你休信口胡言，我枫哥哥……”

“万劫魔主”冷笑一声说道：“你枫哥哥失血过多，元气已竭，再加上伤口暴露在阴风峡中严冷山风的侵袭之下太久，阴寒入髓，可能还会感染破伤风。几种绝症，由于体力素强，一齐暂时隐伏，但不出十日，均将次第发作，纵是金刚不坏之身，也难免命赴黄泉，化作南柯一梦！”

庞真真听出“万劫魔主”所说不虚，不由急得娇躯暗颤，但表面上仍自倔强颇甚地冷笑着说道：“你说得虽然颇有道理，但却不必得意，因为‘桃花使者’连城玉的伤势与我枫哥哥完全一样！”

“万劫魔主”失笑说道：“伤势完全一样，但结果却大不相同，十日之后，‘桃花使者’连城玉生龙活虎，复原如旧！顾青枫则灯干油尽，埋恨九泉！”

庞真真气得手指“万劫魔主”颤声叫道：“你……你……你简直是强词夺理！”

“万劫魔主”笑道：“我一点都不强词夺理，因为我有现成的‘九叶紫芝汁’，只要给连城玉服上两滴，岂不百病皆祛，立即复原？但你们匆促间却到哪里去找这等能够生死人而内肉骨的罕世圣药？”

庞真真越听越觉愁急，遂与顾青枫双双回身，往“阴风峡”外退去，准备赶紧设法为枫哥哥调元益气，疗治伤病！

“桃花使者”连城玉厉声叫道：“庞真真慢走，听我一言！”

庞真真停步回身，手中握着一粒“三离霹雳弹”，柳眉双剔，沉声问道：“你难道还想继续留下我们？”

连城玉以一种恨毒无比的眼神凝注庞真真，咬牙说道：“今夜我恩师对你们恩施格外，连城玉也只好暂时忍耐，但……”

语音忽顿，转面向着“万劫魔主”恭身问道：“请问恩师，弟子今夜几被庞真真千刀寸磔，是否可报此仇？”

“万劫魔主”点头说道：“私人仇怨相寻，并不违反我‘万劫’门中规戒！”

连城玉谢过“万劫魔主”，又向庞真真厉声说道：“今夜且让你们侥幸脱身，十日之内，连城玉必报此仇，碎割你一身皮肉！”

庞真真冷笑着说道：“我们离此以后，是奔向九疑山三元帮，希望你能循此途径赶来，但‘拘魂使者’池中龙，最好随行，我枫哥哥照样要寻他索还今夜血债！”

顾青枫剑眉微蹙，暗暗拉了庞真真一把，两人遂别却“万劫群魔”，退出阴风峡外。

庞真真讶然问道：“枫哥哥，你方才拉我一把，却是何故？”

顾青枫剑眉愁紧，低声答道：“我心中感觉到有种说不出的难过，人已支持不住，亟须觅地调治休息，故而不愿真妹再与‘桃花使者’连城玉多费唇舌！”

庞真真闻言不禁大吃一惊，暗想适才“万劫魔主”虽看出顾青枫伤势极重，但怎的这快便发作？

顾青枫猜出庞真真心中所想，寻一块大石坐下，苦笑说道：“真妹，可是对我伤势发作太快之事有些诧异不解么？”

庞真真点头说道：“以枫哥哥这等功力，应该强撑也可撑上两天，怎会当时便要发作？”

顾青枫长叹一声，摇头苦笑说道：“武学一道的内外功行，必须相辅相成，我如今便吃了外功高过内功的大亏，故而伤势之重，超过一般想像！”

庞真真蹙眉问道：“枫哥哥，你再解释得清楚一点！”顾青枫微一定神，调匀气息，慢慢继续说道：“我最近从‘海天剑圣’展青萍那里学习‘青萍遁剑’，从钓鳌居士处学习‘风云雷雨’四式，虽然剑术大进，防身攻敌的威力加强，但为了全力精研这些灵妙剑法，却把‘子午神功’的内功功行反稍荒废！千危谷力拼强敌，几度对掌，脏腑间已受震动，再加上疾驰万里，东海求医，内伤遂潜体内！今夜先斗‘拘魂使者’池中龙，再被‘桃花使者’连城玉驭气飞花，点了周身重穴，失血太多，阴风入骨……”

说到这里，已难以支持，语不成声，全身急颤，牙关更“格格”不绝地掙对厮拼！

庞真真见状，不禁愁急得泪流满面，并因此处距阴风峡太近，深恐被万劫群魔瞥见顾青枫伤势已发，遂胡乱觅座山洞，抱起顾青枫钻入洞内。

身子才刚入洞，便听到空中有两三只飞鸟的扑扑振翼之声，以及“桃花使者”连城玉的口音，厉声喝道：“庞真真，我座下‘黑羽神鹫’，两翼风云，瞬刻千里，任凭你逃到海角天涯，十日以内，也非报今夜之仇，把你千刀万剐，挖心沥血不可！”

庞真真听得心神一颤，暗想连城玉尚能如此提气发话，足见她伤势远较枫哥哥为轻，再服下“九叶紫芝汁”后，可能三五日内，便将寻来？自己虽可倚仗身边几件厉害之物与其一拼，但枫哥哥重病难愈，安全堪虞，岂不太以令人忧虑？

就在庞真真心中愁虑的片刻之间，顾青枫业已由寒转热，全身火热烫人，神志不清，呓语大作！

庞真真一面思索如何疗治顾青枫由于内外伤势及入骨风寒所引发出来的重病，一面听他喃喃说道：“红妹，你千万不要再忘了今年年底的雪山盟约。”

庞真真心内一酸，眼圈一红，泪珠又自滚滚而落，暗想自己对他这等痴情，顾青枫却仍时时刻刻，只以孟红绡为念！

心中刚起幽怨，忽又忖道：“庞真真，你不能如此自私，枫哥哥对孟红绡姊姊这等情爱专一，正是他比一般朝秦暮楚薄幸郎君时品格高超，令人敬佩之处！”

想到此处，妒念便息，心头一片清凉，忙自怀中取出一粒爹爹“翻天怪叟”庞千晓赐给自己临危保命的“九转返魂丹”，喂给顾青枫服下。

顾青枫灵丹入腹，神智稍清，靠在庞真真香肩之上，感激不尽地低声说道：“真妹，你对我这样好法，却叫顾青枫日后如何报答？”

庞真真深知顾青枫积伤猛发，元气大亏，病势太重，虽然服下自己仅有的一粒“九转返魂丹”，是否彻底见效，尚未可知，故而心内仍极忧虑，但因不欲使顾青枫添愁，只得强作欢颜，微笑说道：“枫哥哥，你服了我爹爹精心秘制、赐给我防身保命的‘九转返魂丹’，所受内外伤势必然渐渐好转！赶紧不要多话伤神，自行调元养气，我们之间的这样情份，哪里还谈得到什么报答之语呢？”

顾青枫微睁双目，目中神光极弱地看着庞真真，蹙眉问道：“真妹，你把防身保命的‘九转返魂丹’给我吃了，万一你自己有甚灾危？……”

庞真真佯嗔说道：“枫哥哥，你怎的不肯听话？赶快好好调元养气，不要费神，我身边的‘九转返魂丹’还多得很呢！”

一面对他假言安慰，一面更在顾青枫“黑甜睡穴”之上轻轻按摩，使他倚靠在自己怀中，沉酣睡去。

庞真真静等顾青枫睡熟，偷偷地一诊脉象，不禁芳心以内，好不凄然？因她略谙医道，察出顾青枫脉搏极浮，真元几竭，若非适才服了自己那粒“九转返魂丹”，此时恐已到了魂游墟墓的地步！

如今照他脉的象推断，最多仅可仰仗灵丹药力拖延三日，便将油尽灯干，黄泉埋恨！

庞真真在这怀玉山附近毫无亲友，身边仅有的一粒灵丹，又挽救不了顾青枫的大病重伤，不由急得芳心无主，五内如焚，不敢出声的偷偷掩泣！

顾青枫在庞真真怀中沉沉昏睡了一日一夜，庞真真不仅哭得双眼肿若胡桃，饿得头晕眼花，右半身并被他压得酸麻已极！

蓦然顾青枫寒热又作，身上一阵发烧，一阵急颤，口中也自呓语不绝！

一会“恩师”，一会“红妹”，一会“钓鳌居士”，一会“海天剑圣”，但其中使庞真真听得芳心略慰的，却是“真真”两字，竟也不绝于口。

但这种虚无缥缈的抽象安慰，却哪里安慰得了庞真真心头宛如刀割的实际悲伤，因为她再度为顾青枫细诊脉象，发现他伤病之重，远过估计，如今“九转返魂丹”药力已竭，自己的枫哥哥正煎熬着他残余的微弱真元，一步步走向死亡之路！

虽说生离之苦，甚于死别，但这种眼看着怀中人儿逐渐接近黄泉，而毫无方法解救的死别之苦，却千万倍于一般生离！

可怜这位“黄衫红线”庞真真，伤心得泪已哭干，胸前黄衫之上，所洒落的尽是斑斑血渍！

顾青枫苍白得毫无血色的脸上，忽然泛起一片红晕，呓语也停，目光如线地看着庞真真苦笑：“真妹，你那‘九转返魂丹’效验真灵，我如今全身舒适得多，只于心头空洞洞地有种说不出的难过！”

庞真真闻言，细看顾青枫两眼，银牙暗咬，心内奇酸，知道枫哥哥在这尘世之中业已不会勾留太久，到了精气神将竭的回光返照的地步！

顾青枫又复低声说道：“真妹，我为什么心灵中感到一种从未有的异常寂寞？”

庞真真凑过玉颊，贴在顾青枫腮边，强抑悲怀，低声笑道：“枫哥哥，你怎会寂寞？我不是始终在你身边，未曾离开你么？”

顾青枫亲了一亲庞真真干枯惨白的香唇，目光微扫四周，剑眉深蹙，低声说道：“这洞内仿佛不似人间？静寂得太以可怕！”

庞真真听顾青枫嫌这洞内过份岑寂，方自微一凝思，顾青枫又复说道：“真妹，你唱首歌，或是念首诗词，给我听听好么？”

庞真真此时怎会拒绝顾青枫的任何要求？只是心中兀自思索，此时此地，应该让枫哥哥听激昂慷慨之词？还是凄切缠绵之曲？

思索未罢，顾青枫催促说道：“真妹，你想什么？难道不肯唱给我听？”

庞真真暗噙血泪，低啜珠喉，偎着顾青枫的面颊，幽幽唱道：

“桥影流虹，湖光映雪，翠帘不卷春深。一寸横波，断肠人在楼阴！游丝不系羊车住，倩何人传语青禽？最难禁，倚遍雕阑，梦遍罗衾！重来已是朝云散，怅明珠佩冷，紫玉烟沉！前度桃花，依然开满江浔。钟

情怕到相思路，盼长堤草尽红心。动愁吟。碧落黄泉，两处谁寻？”

顾青枫闭目聆听，脸上现出一片安慰的神色，但听完以后，却剑眉微蹙，摇头叹道：“真妹，你所唱的这首‘竹垞词’，虽然极好，但嫌语意凄绝！既有什么‘明珠佩冷，紫玉烟沉’，又有什么‘碧落黄泉，两处谁寻’，难道我们竟要以此成讖，‘顷刻便为千古别，人间天上两茫茫’了么？”

庞真真听得心头一酸，不禁又是几点珍珠红泪，滴落黄衫，忙自设法安慰顾青枫，勉强笑道：“枫哥哥，既然不要听这种缠绵悱恻之词，我再唤唱一首纳兰性德的‘饮水词’吧！”庞真真说完又复低唱，但言为心声，不由自主，不知不觉的，唱的仍是哀伤曲调：

“人生能几？总不如休惹情条恨叶！刚是尊前同一笑，又到别离时节！灯炮挑残，炉烟熬尽，无话空凝咽。一天凉露，芳魂此夜偷接！怕见人去楼空，柳枝无恙，犹扫窗间月。无分暗香深处住，悔把兰襟亲结！尚暖檀痕，犹寒翠影，触绪添悲切！愁多成病，此愁知向谁说？”

顾青枫静静听完，果然讶声问道：“真妹，纳兰性德尽多好句，你怎么仍旧要唱的这种令人肠断之声？莫非你看出我们之间有什么不祥征兆，才如此伤心不禁么？”

庞真真哪里能照直相告顾青枫，说 he 已到回光返照，即将奄化的地步，只好银牙一咬，又自唱道：

“壮岁旌旗拥万夫，锦襜突骑渡江初，燕妮夜捉银胡鞞，汉箭朝飞金仆姑！……”

顾青枫才听了几句，便自点头笑道：“这回对了，我最爱辛弃疾的横绝六合、扫空万古之作……”

话犹未了，便自停口不言，昏然入梦，又被庞真真拚指点了“黑甜睡穴！”

因为庞真真突然听得洞外远远有野兽咆哮之声？遂下手点了顾青枫的睡穴，使他安然入梦，自己才好出洞察看。她右手倒捉“列缺神斧”，左手扣了三根“红线金针”，悄悄闪出洞外，目光便被一件奇罕之物，吸引得一瞬不瞬！原来洞外三丈来外，站着四头高大人熊人熊肩上，抬着一乘无帘软轿，轿中坐着一位霞帔云裳，珠光宝气，三十来岁的美貌宫妆少妇！

人熊缓缓放落软轿，鼻中兽息咻咻，神态颇为疲惫，似是从极远之处匆匆赶到！

庞真真认出这位美貌宫妆少妇是“苗疆双怪”中的妙音公主！但吸引她目光的，却不是妙音公主本人及她所豢的四头人熊，而是妙音公主手中所捧，一个长不盈尺的极小婴儿！

这婴儿全身雪白，不类生人，分明是传说中的起死回生的罕世圣药“千年何首乌”之属！

妙音公主目注庞真真笑道：“乌蒙一别，在此重逢，庞姑娘是否觉得有些意外！”

庞真真冰雪聪明，听出对方语中别有含意，讶然问道：“听公主之言，莫非是专为我庞真真赶到此处？”

妙音公主笑道：“庞姑娘与顾青枫恶斗万劫群魂，在阴风峡中遇险之事，有人告我，我遂特地为此，千里远来！”

庞真真惑然问道：“此事业已事过境迁，公主还远道赶来则甚？”

妙音公主一举手中那具雪白婴儿，含笑说道：“庞姑娘是名父之女，应该认得此物！”

庞真真并无充分自信地试探问道：“这是不是千年成形何首乌？”

妙音公主点头笑道：“我不远千里赶来之故，就是因为顾青枫身受重伤，庞姑娘可能亟需这种比‘九叶紫芝汁’灵效更强的罕世圣药！”

庞真真喜得心头狂跳，但却不敢深信地目注妙音公主问道：“公主肯把这种功能起死回生、驻颜益寿的罕世圣药送给我么？”

妙音公主笑道：“我昔年因一绝世机缘，得了两具‘成形何首乌’，除了自服一具，得能常驻红颜以外，另一具珍藏至今，从未示人，但庞姑娘真如亟需？便送你也无不可！”

庞真真喜得笑颜遂开，正待恭身称谢，但忽然心念一动，目光凝注妙音公主，摇头说道：“庞真真与公主素无深交，我料想公主必不致将这等罕世圣药无端见赠！”

妙音公主点头笑道：“庞姑娘果然聪明，妙音当初得这‘千年成形何首乌’之时，身历奇险，并受重伤，自不肯平白送人，但也不过只附带了一项小小条件而已！”

庞真真问道：“什么条件？公主尽管请讲！”

妙音公主笑道：“我想和你作件生意，效法上古时代那般以货易货！”

庞真真暗将自己所有的珍贵之物思索一遍，右手伸处，竟然把“列缺神斧”递向给妙音公主说道：“庞真真身边最珍贵的就是这柄‘列缺神斧’，便以之与公主的‘千年成形何首乌’，互相交换如何？”

妙音公主接过‘列缺神斧’反复一看，微笑道：“这‘列缺神斧’的锋芒之利，前在九回谷口已然见过，果能裂石开山，劈物如腐！但此斧是令尊大人威震江湖的‘翻天三宝’之一，庞姑娘可以作得主么？”

庞真真深知‘妙音公主’问得不错，爹爹“翻天怪叟”庞千晓对于这柄“列缺神斧”极为珍视，自己擅以赠人，回帮必遭斥责！但想起顾青枫已到回光返照地步的危急病况，轻重之间，遂有抉择，柳眉双扬，神情异常坚定地朗然说道：“公主放心，我爹爹虽极珍视这柄‘列缺神斧’，但珍视的程度，总还不致超过他的独生爱女，庞真真以生命声誉，作为担保，公主可以放心了吧？”

妙音公主微笑说道：“庞姑娘，你会错意了，我想用‘千年成形何首乌’向你交换的，并不是这柄‘列缺神斧’！”

庞真真芳心愁急之下，灵明稍蔽，仍未听出妙音公主语意，以为对方嫌少，遂微一寻思，蹙眉说道：“在公主这等身分的人物眼内，庞真真身上委实是没有什么价值连城之物！这样好了，除了‘列缺神斧’以外，我再加一件我二姨娘‘碧云娘’柳如烟送给我的防身至宝‘碧云衣’吧？”

妙音公主摇头笑道：“庞姑娘越猜越错，‘列缺神斧’是‘翻天怪叟’庞帮主视如性命的‘翻天三宝’之一，‘碧云衣’则是‘碧云娘’柳夫人赠给庞姑娘的防身宝物，这两件东西，价值太高，我倒并不想要！”

庞真真惑然问道：“公主想要何物？”

妙音公主笑道：“顾青枫正在生死呼吸，亟需我这只‘千年成形何首乌’以保性命，我若图谋重宝，岂非成了乘危勒索？大失身分！故而我所想换的，只是一张纸儿！”

庞真真听得难以置信，接口问道：“公主要以这罕世难寻的‘千年成形何首乌’交换一张纸儿？”

妙音公主点头笑道：“并且是一张毫无价值的纸儿，决不是什么剑诀秘

图，拳经宝录！”

庞真真说道：“公主可否解释得明白一点？”

妙音公主笑道：“你用我这只‘千年成形何首乌’给顾青枫服下以后，叫他写张命已垂危、被我所救的纸条给我便可！”

庞真真起初疑心妙音公主有何诡计？但略一思索之下，便觉得无甚大碍，最多枫哥哥日后对妙音公主设法加以报答而已，遂点头答道：“这张承认今日之事的纸儿，由我替顾青枫代写何如？”

妙音公主笑道：“最好是要顾青枫亲笔！”

庞真真秀眉方自一蹙，妙音公主又复笑道：“这并非我不放心庞姑娘，而是要药力先行见效，再索报酬，才比较合理！”

说完，便把手中，那只罕世圣药‘千年成形何首乌’递与了庞真真，并含笑说道：“这何首乌药方灵效异常，最多半枝，便可立起顾青枫沉痾！其余半枝庞姑娘不妨自行服食，也好使你永驻红颜，青春不老！”

庞真真接过“千年成形何首乌”，不禁喜得全身微颤，目注妙音公主，连连称谢道：“公主请在洞外稍候，只要药能见效，庞真真立将公主所需之物奉上！”

话完，方待转身，妙音公主忽又笑道：“庞姑娘慢走，你们在这荒山野洞之中，恐怕不容易寻得纸笔？”

庞真真闻言一愣，妙音公主含笑伸手，又复递给她一枝画眉黛笔，及一张素纸。

庞真真接了纸笔，一面转身进洞，一面暗忖这“苗疆双怪”中的妙音公主，既系由远处赶来，怎会对自己和顾青枫的一切遭遇，宛如目见，并考虑得如此周到？

但这种疑念，只在庞真真心头一幻即逝，根本未曾深思，以致生出了下文书中的无数事故。

庞真真喜孜孜地扶起顾青枫，把他拥入香怀，轻轻拍开睡穴，然后也不再羞涩地，先自嚼碎“千年成形何首乌”，两唇相接，一口一口的哺将过去。

顾青枫好梦初回，伤病又发，正感觉全身一阵火热，一阵冰冷，难过异常之际，突有甘香玉液度到口中，自然毫不客气地一齐吞入腹内！

庞真真把“千年成形何首乌”喂到半只，暗地再为顾青枫一诊脉象，知道这种罕世灵药果然太以神奇，枫哥哥分明油尽灯干，业将虚竭的真元，在这片刻之间，竟已补充复原到久病初愈、略感微弱的地步？

顾青枫既已无恙，庞真真想起妙音公主命自己以半枝救人，半枝自服，便可永驻红颜，青春不老之语，遂又咬了一段“千年成形何首乌”，准备咀嚼服下。

女孩儿家无不爱美成性，庞真真因自己从此便能永驻红顾，不禁喜得芳心狂跳，珠泪垂落！

但顾青枫伤病虽已无妨，神思尚未全复，却在此时，馋态十足的低声说道：“真妹，你喂我吃的是什么东西，怎么这样好吃？”

庞真真见他分明还想再吃，遂把口中将咽未咽的一口芳香液，又复喂了顾青枫，并突然忆及顾青枫所说他此次伤病发作得如此快速之故，便因于外功太强，内力不够，连拼强敌，虽保不败，但脏腑间却早受重伤等语！暗想自己倘把其余半只“千年成形何首乌”也一并喂给顾青枫服下，岂不便可使他因苦练剑术而略为荒置的“子午神功”大大增强，弥补了枫哥哥在武功方

面的基本缺陷！

不过这样一来，自己永驻红颜，青春不老之梦却告成空，数十春秋以后，仍将与常人一般的鸡皮鹤发！

这种究应为已抑或为人的极难决定之事，只在庞真真心中轻轻一转念间，便自决定！

她仍然细嚼“千年成形何首乌”，满面神光，毫不吝惜，一口一口地哺给顾青枫继续服食。

因为她心中最爱的人便是顾青枫，自然甘心不惜任何重大牺牲，而为顾青枫图谋幸福！

顾青枫根本就不知自己的罕世奇遇，吃的是只“千年成形何首乌”，只在吃完以后，向庞真真懒洋洋地说道：“真妹，我觉得身上有点发胀，又想睡了！”

庞真真急忙把妙音公主所准备的黛笔素纸递给顾青枫，微笑说道：“枫哥哥，你且替我写上几个字儿，然后我再替你按摩‘黑甜睡穴’，让你睡场香稳好觉！”

顾青枫接过纸笔，含笑问道：“真妹要我写些什么字写？我以怀素草书，把你适才唱给我听的‘纳兰词’写下送你好么？”

庞真真摇头笑道：“枫哥哥，你拿着笔儿，我念你写！”

自从千危谷相遇后的一段时间以内，顾青枫与庞真真的情感着实跃进不少！如今更感于她不顾羞涩，香唇哺药之情，遂左手揽住庞真真的纤腰，右手拈起那根画眉黛笔，深情款款地微笑说道：“真妹，顾青枫感于你对我如此深情，慢说叫我写字，便是叫我替你画眉，我也愿意！”

这几句话儿，听得庞真真甜入心窝，妙目流波，喜极噙泪地凝望着顾青枫，含笑问道：“枫哥哥，你愿意替我画眉，则孟红绡姊姊的眉儿，又请谁画？”

顾青枫听庞真真提起“紫清玉女”孟红绡来，不禁勾动愁肠，蹙眉说道：“你孟姊姊在千危谷中，又遭魔劫，如今生死未卜，尚不知落在何人手内？难道真妹还要嫉妒她么？”

庞真真一语出口，便知道自己失言，遂赶紧答道：“枫哥哥，我向来都对我孟红绡姊姊敬重异常，从未动过丝毫妒念！方才只是在喜极之下的一句戏言，难道你就要责备我么？”

顾青枫见庞真真说到后来，业已眼圈微红，泪光盈睫，不由好生怜惜！向她颊上亲了一亲，含笑说道：“我们暂时不谈你孟红绡姊姊，真妹要我写些什么字儿？请快说，顾青枫恭候纶音！”

庞真真趁势收科，破涕为笑说道：“枫哥哥听着，你只要照我所念的字句书写，我却不管你写的是魏碣秦碑，抑或苏黄米蔡！”

顾青枫含笑点头，庞真真遂朗然念道：“青枫苦斗万劫群魔，身受内伤，并攫重病，生机濒绝，性命垂危……”

顾青枫一面挥笔疾书，一面笑道：“这些虽然都是实话，但我却猜不透真妹要我写它则甚？”

庞真真看他一眼，继续念道：“……幸遇妙音公主……”

顾青枫停笔惑然问道：“哪里来的妙音公主？”

庞真真蹙眉笑道：“枫哥哥不要打岔，赶快照写！你方才不是曾说恭候纶音？如今纶音既降，却怎还不乖乖遵旨？”

顾青枫不由摇头苦笑，挥笔照书，庞真真又复念道：“……慨赠罕世圣药‘千年成形何首乌’，疗伤祛病，始获重生，铭刻五中，书此致谢！”

顾青枫写完以后，骇然问道：“真妹，你方才哺给我吃的那种芳香甘美的玉液，就是‘千年成形何首乌’么？”

庞真真凄然一笑说道：“枫哥哥，若不是妙音公主送了这只‘千年成形何首乌’，你此刻恐怕早已油尽灯干，魂游墟墓，而我也将伤心无奈、肝肠寸断的追随于地下了！”

顾青枫见庞真真勾动伤心，边说泪珠边落，绝似一枝娇艳已极的带雨梨花，不禁怜爱异常，猿臂一紧，意欲略为温存亲热！

庞真真半喜半嗔地瞟了顾青枫一眼，嫣然笑道：“枫哥哥，我们少时再复亲热，你且把这张谢柬写完，我好拿去交给妙音公主！”

顾青枫目光一注手中素纸，见语意已尽，遂向庞真真含笑问道：“真妹还要我再写什么？这柬上语意，不已像是写完了么？”

庞真真笑道：“语意虽完，但似乎还缺少你‘顾青枫’三字的一个花押。”

顾青枫虽弄不懂妙音公主的用意，但是既受人救命深恩，则写上一张谢柬，也是理所当然，遂在素纸之上，又复龙飞凤舞地写了自己的名姓。

庞真真接过素纸黛笔，伸手在顾青枫“黑甜睡穴”以上一阵按摩，柔声笑道：“枫哥哥，你新服圣药，伤病初痊，必须好好再复睡上一觉！等醒来以后，我们……”

话音未了，顾青枫业已睡意潜来，倦眼难睁的酣然入梦！

庞真真凑过香唇，在顾青枫带着安慰笑容的俊脸上吻了一吻，轻轻解开他尚自拢着自己纤腰的那只左手，娇躯微闪，闪出洞外。

那位“苗疆双怪”中的妙音公主，见庞真真手内素纸已有字迹，知道药必奏效，遂含笑问道：“庞姑娘，顾青枫服我‘千年成形何首乌’后，伤病定痊，大概业已无妨了吧？”

庞真真把那黛笔素纸恭身递过，脸上并满含感激神色，微笑说道：“公主所赠圣药灵效惊人！顾青枫伤病俱痊，业已无恙！庞真真除了遵嘱奉上这张素纸以外，有生之日并皆戴德之年……”

妙音公主看完纸上所书，不等庞真真话了，便即高兴颇甚地含笑说道：“俗语所云‘宝剑送烈士，红粉赠佳人’之意，就是说明必须物当其用，才有价值！庞姑娘休看这区区一张素纸，但是对我来说，价值却远超过那只‘千年成形何首乌’！我们各取所需，互有裨益，你也不必把今日之事常记心中，承我的情了！”

说完香肩一晃，宫装微飘，便即飘登无帘软轿，由那四头人熊抬上肩头，越峰而去！

庞真真目送妙音公主身形杳后，心头方自疑云密布，蹙眉思索！

她想：第一，妙音公主为何把枫哥哥署名的这张谢柬看得比足能生死人而肉白骨的“千年成形何首乌”还要珍贵？

第二，自己与枫哥哥在阴风峡内苦斗万劫群魔之时，究系何人在旁窥视，而能这快报知妙音公主，使她从千里以外赶来？

这两桩疑问，极难推究！庞真真正越疑越思，越思越不得其解之际，空中一声鸟鸣，墨云疾降，万劫群魔所豢的“墨羽神鹫”，业已斜斜飞来，鸟背上并飘落两条矫捷人影！

这两条人影身形一现，正是“万劫魔宫七使者”中的“拘魂使者”池中

龙与“桃花使者”连城玉！

庞真真心惊“桃花使者”连城玉的伤势恢复之速，知道万劫群魔所拥有的“九叶紫芝汁”，功效果与枫哥哥所服的“千年成形何首乌”不相上下！

顾青枫伤病初痊，昏睡未醒，庞真真心疲力弱，独对双魔，这种局面，自然紧张到了极点，也险恶到了极点！

“桃花使者”连城玉手横她那枝独门兵刃“铁桃花”，目注庞真真冷然问道：“顾青枫呢？”

庞真真明知眼前局势险恶万状，遂银牙一咬，恨声说道：“我枫哥哥伤病并发，无药可医，业已含恨九泉，离开这龌龊尘世！”

若换平时，“拘魂使者”池中龙与“桃花使者”连城玉，对庞真真这等答话，定不肯信！但如今因眼见顾青枫受伤奇重，故而深信不疑，两人四目相视，得意颇甚地厉声狂笑！

“桃花使者”连城玉笑完说道：“我早知顾青枫必死无疑，因为仓卒之间，他到哪里去找我所服的‘九叶紫芝汁’那种罕世圣药？”

说到这里，忽然又起疑心，目注庞真真问道：“庞真真，你莫非说话不实？顾青枫若死，你的神色之间，怎的毫无悲戚？”

庞真真暗惊自己不擅做作，致在神色之间被对方看出破绽，遂强自镇定地，咬牙说道：“我悲戚什么？我的满腔悲戚，业已化成无边仇恨！你们来得正巧，好让我代我枫哥哥索还血债！”

“桃花使者”连城玉仰天狂笑道：“庞真真不要痴人说梦，还债的只怕是你！连城玉今日若不照样把你剥得精光的剖腹挖心？怎消得了我心中之恨！”

话音甫落，右手“铁桃花”一晃庞真真眼神，左手却纵聚“诸天罡气”，劈空连击三掌！

庞真真虽会不少武林绝学，身边也颇有几件威力极强的江湖异宝，但若论真实动力，却远非“桃花使者”连城玉之敌！何况她又为了顾青枫病势，劳累得心力交疲，故而勉强接了三掌，已被震出三四步去，心跳耳鸣，摇摇欲倒！

“桃花使者”连城玉得意狂笑道：“堂堂威震江湖三元帮帮主‘翻天怪叟’庞千晓的爱女，原来不过如此？”

庞真真若非内着她二姨娘“碧云娘”柳如烟所赠的“碧云衣”，光这三记“诸天罡气”，便已禁受不起！但听了“桃花使者”连城玉如此狂妄骄傲之言，却不禁气愤得奋不顾身地把自己成名暗器、极为神妙的‘红线十三针’，脱手飞出，化成一蓬红色光网，笼住连城玉身形，并冷笑说道：“连成玉体要狂妄逞强，你也我‘红线十三针’的滋味！”

“桃花使者”连城玉上次中了庞真真的“七情散香球”，故而此次是鼻中口内早备解药而来，却想不到对方还有“红线十三针”这等厉害暗器？

但她已从“万劫魔主”学会“驭气飞剑”之术，遂在这针光罩体，危害当头之际，微提真气，一振桃枝，从桃枝上飞起十三朵铁铸桃花，随心所欲地恰好迎住凌空射来的十三道精芒红线！

庞真真的“红线十三针”，打中人物，便会自动爆裂，故在红线桃花互一接触之下，只听一片细细炸音，漫天飞花散处，两般神奇暗器竟告同归于尽？

“桃花使者”连城玉冷笑说道：“你‘红线十三针’的滋味我已尝过，

并未曾伤得连城玉丝毫！我却还要再奉敬一记‘诸天罡气’！”

发话之间，功力已聚，左掌微扬，娇躯一晃，以“移形换影”身法，迅疾无俦地飘进三尺，然后一式“木落吴江”，当胸推出一股凌厉慑人的劈空劲气！

庞真真先前极其勉强地接架三掌，便知自己功力远逊，切忌与对方恃强硬拼！故见连城玉“诸天罡气”才发，立即踩“天枢”，绕“天璇”，进“天机”，退“天权”，施展“瞽目诸葛”苗平所传“七星幻步”轻妙无比地闪出丈许以外！

连城玉一招击空，跟踪赶上，凝聚功力，再度发掌，口中狞笑道：“我倒要看你学会了多少临难脱身的神奇步法？”

庞真真身形连飘，连城玉掌力连发，一连七招追击，把位“黄衫红线”逼得周身香汗淋漓，窘迫不堪，银牙挫处，准备施展煞手，与目前两名强敌拚个同归于尽！

她的所谓“煞手”，也就是“火孩儿”邬赤所赠的“三离霹雳弹”，但庞真真借着几度飘身，虽把三粒“三离霹雳弹”一齐取在手中，却迟迟疑疑地不敢发出！

因为双方交手之处，与顾青枫所卧山洞距离太近，庞真真生恐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万一“三离霹雳弹”，连珠爆炸，地裂山崩以下，连顾青枫也一齐受伤，岂非大违初衷，太不合算？

她既有这层顾忌，遂手握“三离霹雳弹”，暂行忍耐，想把“拘魂使者”池中龙、“桃花使者”连城玉等“万劫双魔”略微诱得远些，再施展这极为霸道的暗器，来个敌我双方，同归于尽！

庞真真是否如愿，与“万劫双魔”空山并骨？以及顾青枫是否安然无恙等事，且容笔者略微延搁，先行描述庞真真对妙音公主突如其来的因由难猜难解的两点疑问。

原来妙音公主哪里去远？由四头人猿抬着无帘软轿，刚刚过得山峰，离却庞真真的视线，便立刻悄悄转回，直降下一片千寻绝壑！

这千寻绝壑以下，居然也有一个秘密山洞，只是缺少一条“千危谷”那般横穿山腹的甬道而已。

妙音公主飘身下轿，走进山洞，转入内室，室中陈设着两具蒲团，而右边那具蒲团以上，却坐着一位美拟天人的紫衣少女！

这紫衣少女，正是“紫清玉女”孟红绡！

原来袭击千危谷，俘去“氤氲使者”庄梦蝶，杀死“五毒使者”唐嘉、“玉面仙童”柳俊，并将“逍遥使者”崔一苇烧成枯炭之人，正是号称“苗疆双怪”的“妙音公主”与“烈火太岁”！

如今“烈火太岁”呼延炳将已断一手的“氤氲使者”庄梦蝶送苗疆监禁，妙音公主却把“紫清玉女”孟红绡神不知鬼不觉地藏到这怀玉山中的秘洞之内！

故而暗窥顾青枫、庞真真恶斗万劫群魔之人，正是妙音公主自己，她眼见顾青枫身受重伤，由庞真真扶入山洞以后，灵机忽动，终于拚舍一只珍藏多年的“千年成形何首乌”，换来顾青枫亲笔所书的一张谢柬！

“紫清玉女”孟红绡见妙音公主走进洞内，遂螭首微抬，含笑说道：“公主又在动些什么脑筋？对我最好快杀，否则快放！因为孟红绡自从记熟‘荡魔宝录’，便成了当世武林中极为不祥之人，我在谁身边，时间一久，谁就

避免不了横祸临头，飞灾照命！”

妙音公主笑道：“妙音既敢硬闯千危谷，杀死‘万劫三魔’，还怕什么飞灾横祸？本来我对‘荡魔宝录’并不垂涎，只因江湖人物称我为‘妙音公主’，遂不得不对‘攻心音韵’深加研究！孟姑娘所记宝录之中，第一篇便是‘妙音神功’，而其中恰好包含了我想炼已久，苦无真诀遵循的道家‘万妙清音’与佛家‘法华禅唱’！”

孟红绡听到此处哦了一声，嫣然笑道：“原来公主想学‘妙音神功’中的‘法华禅唱’与‘万妙清音’！”

妙音公主点头笑道：“我确实想学这两种妙音，对于其他的‘大罗手’及‘摩诃剑法’决不过问！孟姑娘倘肯举以相传，则我必当解去你所中苗疆恶蛊，并乘‘烈火太岁’呼延炳尚未来到之前，放你逃走！”

孟红绡微微一笑说道：“公主想学‘法华禅唱’与‘万妙清音’，我答应教你！”

妙音公主闻言颇惊异常，但旋即摇头苦笑说道：“孟姑娘不会给我如此便宜，必然附有条件！”孟红绡方一点头，妙音公主又复说道：“但我希望孟姑娘不要再像对付‘娄山三煞’一般，提出那种三日才肯教一字的拖延条件，因为‘万劫大会’已定于明年四月初四召开，我渴欲炼成‘法华禅唱’及‘万妙清音’，仗之一斗‘万劫魔主’！”

孟红绡笑道：“我要公主多行善事，你能每为百善，我就教你一种妙音，只要作两百件善事，便可把‘万妙清音’与‘法华禅唱’，全学会了！”

妙音公主苦笑说道：“我方才已对孟姑娘说明，明年四月初四，‘万劫门’下即将大聚群雄！在这样短促期间，我哪里作得了这许多善事？”

孟红绡笑道：“除此以外，公主任凭用尽何种手段，也无法使我吐露只字！”

妙音公主点头说道：“我知道孟姑娘铁石坚贞，一心如水，不受利诱，不畏威逼！但……”

孟红绡目注妙音公主笑道：“公主已在掳我之前使我中了‘金蚕毒蛊’，孟红绡深知蛊毒之烈，无可抗拒，及发作时所受之惨，甚于一切，对此尚且不惧，遑论其他？公主不必多费心了！”

妙音公主神采飞扬，异常得意地微微一笑说道：“孟姑娘劝我不必费心，我却偏偏要费些心思！因为我不仅想学‘法华禅唱’与‘万妙清音’，甚至觉得若能设法使孟姑娘这等意志坚定人物被我所动，如我所愿，也是一件极大乐趣！”

孟红绡微笑说道：“公主若想我为你所动？只怕宛如海市蜃楼，痴人说梦！”

妙音公主笑道：“孟姑娘不要把话说得太满，须知我有使你意想不到的特殊手段！”

孟红绡秀眉微挑，朗声说道：“孟红绡对于利诱方面，不羨隋珠赵璧！对于威逼方面，不畏剑树刀山……”

妙音公主不等孟红绡说完，便即笑道：“孟姑娘怎么老是提到这‘威逼利诱’四字？”

孟红绡目光微瞥妙音公主，晒然说道：“除了‘威逼利诱’以外，公主难道还会有其他手段？”

妙音公主点头得意笑道：“你猜对了，我正是有其他手段，而且这种手

段，必然生效！”

孟红绡摇头说道：“我不相信我会对公主所施的手段屈服？”

妙音公主笑道：“不信不行，为了表示我对我自己的手段信心，先送给孟姑娘一粒解药，把你所中‘金蚕蛊’毒解掉！”

说完，便即递过一粒朱红如火的灵丹，孟红绡接在手中，微笑说道：“慢说这是一粒解蛊灵丹，便是一粒断肠毒药，孟红绡又复何惧？”

语音一了，立将朱红灵丹吞入腹中，又向妙音公主微笑说道：“公主有何手段？如今可以施展了吧！”

妙音公主笑道：“对于凡俗之人的最有效手段，自然是‘威逼利诱’，但对于孟姑娘这等人物，却必须大异其趣，我所用的手段，乃是以恩动之，以德感之！”

孟红绡哦了一声说道：“公主这种想法着实高超奇妙，但要想加恩于我，使孟红绡稍感值得献技以报，却恐怕不容易呢？”

妙音公主笑道：“我也知道不太容易，但偏偏天缘凑巧，使我一先一后，一桩有意，一桩无意地，已对孟姑娘有过两次大恩！江湖人物讲究受人点水，报以涌泉，孟姑娘恐怕无法再吝传‘法华禅唱’与‘万妙清音’，要使我如愿了呢！”

第九章 千里传噩

孟红绡主说是对自己已有先后两次的大恩，不由愕然凝思，但想了一会，也想不出所以然来，遂仍微笑说道：“公主请讲，只要你所施恩德，真能使我感激得浃骨沦肌，孟红绡又何惜转传‘万妙清音’与‘法华禅唱’？”

妙音公主含笑问道：“孟姑娘可是‘百忍神尼’弟子？”

孟红绡合什端坐，肃然答道：“神尼正是先师，但尘缘早满，业已涅槃！”

妙音公主点头笑道：“我知道你师傅已证正果，解脱尘网，但前些时在经过百忍庵时，却发现有两名万劫魔宫弟子，正向庵中侵入！”

孟红绡讶然诧异道：“我们一师一徒，相依为命，百忍庵内别无他人！先师早已坐化，孟红绡又落入群魔之手，辗转流离，万劫一派人物还去百忍庵中则甚！”

妙音公主说道：“我在暗中窃听，听出他们是要把百忍神尼所遗法体的顶上人头，取回野人山百丈坪，悬挂在‘万劫门’下的十三白骨圆环之内！”

孟红绡听得全身一颤，银牙紧咬，愤然说道：“这干恶贼，委实百死不蔽其辜！但不知我替我师傅苦心塑制、百世如生的金身法体，可曾被万劫群魔损坏？”

妙音公主摇头笑道：“我也听得甚是不愤，遂抢先一步进入百忍庵，假扮你师傅‘百忍神尼’金身，果然把来的‘逍遥使者’崔一苇、‘氤氲使者’庄梦蝶吓得魂飞魄散而逃，我再随后追踪，才发现了那隐秘难寻的千危谷所在！”

孟红绡自蒲团之上站起身形，向妙音公主恭恭敬敬地深施一礼说道：“公主保全先师法体未受无耻奸徒毁损，委实恩比天高，孟红绡甘心愿献‘法华禅唱’以报！”

妙音公主笑道：“孟姑娘，你看如何？我才说了一事，你便自动愿意教我‘法华禅唱’！我若把另外一事说出，你不是又将把那‘万妙清音’教给我么？”

孟红绡委实猜不透这位‘苗疆双怪’中的妙音公主还会对自己有甚大恩？遂点头说道：“公主请讲，只要孟红绡承认该事确属深恩，便使公主如愿就是！”

妙音公主笑道：“孟姑娘的心上人儿，是不是‘中条逸士’焦大先生的衣钵传人‘中条剑客’顾青枫？”

孟红绡听妙音公主突然提起顾青枫，不禁玉颊微红，但仍大大方方、毫不忸怩地点头答道：“顾青枫是我异性挚友，公主提他则甚？”

妙音公主笑道：“顾青枫在怀玉山阴风峡内落入万劫群魔手中，‘瑶池使者’毕金环把他指做‘天下第一狠心人’，加以千刀寸磔，沥血挖心……”

孟红绡听到此处，业已妙目噙珠，芳容惨白，妙音公主摇手微笑，继续说道：“后来虽因‘万劫魔主’赶到，放走了顾青枫，订定明年四月初四召开‘万劫大会’，于野人山百丈坪的‘万劫门’下，普聚群英！但顾青枫却因内外重伤，失血过多，又受了阴风峡内彻骨寒风的久久侵袭，一病垂危，纵令华扁复生，也无法不使他埋恨九泉，魂游墟墓……”

语音微顿，看着孟红绡那满面泪痕及急颤娇躯，又复缓缓笑道：“妙音

适逢其会，得见此事，遂舍却珍藏多年的一枝功能生死人而肉白骨的‘千年成形何首乌’，疗伤祛病，追魂九幽，硬把业已沦到鬼门口的那位‘中条剑客’顾青枫，救得还阳复活！”

孟红绡微抬衫袖，拭去脸上纵横的泪渍，向妙音公主投以感激的目光，发话说道：“倘若公主所言全系事实，孟红绡甘心恭献‘万妙清音’！”

妙音公主笑道：“孟姑娘放心，以我在武林中所获的微名，尚不致以语骗人，何况我还取得了足能使你置信之物。”说完遂把那张谢柬递与孟红绡观看。

孟红绡接过素笺一看，只见上面写着：“青枫苦斗万劫群魔，身受内伤，并攫重病，生机濒绝，性命垂危，幸遇妙音公主，慨赠罕世圣药‘千年成形何首乌’疗伤祛病，始获重生，铭刻五中，书以致谢！”

末后并龙飞凤舞地签了“顾青枫”姓名，可以看出丝毫不假，正是枫哥哥的亲笔笔迹！孟红绡仔细看完，微一思索，向妙音公主问道：“公主既真慨舍‘千年成形何首乌’那等罕世圣药，则顾青枫定已伤病俱痊，安然无恙？”

妙音公主点头笑道：“孟姑娘请放宽心，不但这柬上写得分明，顾青枫已获重生，你从他这龙飞凤舞的字迹之上，也应该看出顾青枫精神充沛，并无衰竭之状！”

孟红绡庄容说道：“既然如此，请公主与我静心对坐，我要兑现诺言，在三天以内，教会你‘万妙清音’及‘法华禅唱’”

妙音公主大喜说道：“孟姑娘既肯允诺，我便在学完‘万妙清音’及‘法华禅唱’之后，放你自由，等‘烈火太岁’呼延炳赶来，我再推说你被‘万劫魔主’亲自夺走！”

孟红绡秀眉微扬，含笑说道：“公主美意，孟红绡自然感激，但据我推测，你并不愿意我落在‘烈火太岁’呼延炳手中，对他有所传授，而使公主不能在‘苗疆双怪’以内，独放异彩！”妙音公主脸上一红，但却并不加以辩驳，点头微叹道：“孟姑娘果然冰雪聪明，但武林中人谁不要强？谁不好名？又何独我一人如是？”

孟红绡微微一笑，果然就自己的记忆，把“荡魔宝录”第一篇“妙音神功”中所载的“法华禅唱”及“万妙清音”，向妙音公主仔细传授！

这两种妙音，是释道两家降魔绝学，自极立奥高深，难于参究，但妙音公主因本就精擅各种音韵，以此成名，轻车熟路，举一反三，终在短短三日之间，把其中妙诀全部记熟。

妙音公主学完“法华禅唱”与“万妙清音”，向孟红绡微笑说道：“孟姑娘，如今你可以恢复自由，我并告诉你，你那心上人顾青枫，就在怀玉山阴风峡右侧小峰脚下的一座石洞之内！”

孟红绡谢过妙音公主，缓步出洞，援上绝壑，独立斜阳影里，听凭猎猎山风，把鬓发衣袂，吹得飘飘乱舞，芳心之中，兀自忖道：“匹夫无罪，怀璧其罪之语，果然丝毫不差，自己便因记熟了一册‘荡魔宝录’，遂落入‘娄山三煞’、‘万劫群魔’、‘苗疆双怪’等人手内，辗转流离，历尽凶险，直到今日才获自由，但当世武林人物无不对自己虎视眈眈，未来岁月之中，还不知尚需度过多少风波危厄？”

其实孟红绡得服三滴“九叶紫芝汁”，大益真元，又苦心静参“妙音神功”、“大罗手”、“摩诃剑法”等罕世武学，虽未全部领悟，却已十得七八，如今一身功力，决不在所谓“十三名手”之下，只因她未有机缘试验，

尚不知自己已怀惊世骇俗的奇绝身手！她既听说顾青枫就在这怀玉山中，自然略一定神以后，便即按照妙音公主所说前去找寻，谁知天违人愿，好事多磨，就在这三日之内，庞真真业已身遭重劫，顾青枫也正怀着极端痛苦的心情，西去云南，准备独闯六诏山，再入千危谷！

原来顾青枫于庞真真温存体贴的轻轻按摩之下，虽告酣然睡去，但睡了不久，便有一种难过无比的感觉中醒了过来。

这种难过是全身火热，以及四肢百骸之间剧胀奇酸！

顾青枫那等铁铮铮的汉子，竟无法忍受这种剧胀奇酸，不自禁地发出痛苦呻吟，低低连叫几声“真妹！”

但洞中寂寂，哪有回音？洞外却又隐隐传来一阵发自女子的森厉狂笑，以及“呼呼”两声破空劲响！

顾青枫虽然身感难耐苦痛，但他自经庞真真哺以整枝“千年成形何首乌”之后，伤病早祛，神智清明，耳力也比先前更觉敏锐！

他听出那森厉的狂笑决非发自庞真真，而那两声“呼呼”的劲响，则是真力极强的劈空掌风！不由心中大吃一惊，暗自蹙眉忖道：“这种声息，岂非显示庞真真在洞外与人动手？自己连日受她殷勤护持，如今伤病既愈，应该强忍酸痛，出洞助阵！”

想到此处，便欲挣扎起身，哪知周身不仅酸痛异常，并劲力全失，不能动转，连坐都无法坐起！

这时洞外又复传来一阵语音，说的是：“我枫哥哥伤病并发，无药可医，业已含恨九泉，离开了这龌龊尘世！”

这阵语音，则分明是庞真真所发，顾青枫听在耳内，好生惊疑，暗想真妹编造谎话，说自己业已身亡之故，只有一种原因，就是来敌太强，不愿被敌方搜出自己，加以伤害！难道竟是“万劫群魔”中的“桃花使者”连城玉、“拘魂使者”池中龙卷土重来，又复赶到！

猜想未了，洞外在双方略为对话以后，又是几记劈空掌风，以及一阵群飞刺空的细微锐响！

锐响入耳，顾青枫暗叫不妙，猜出庞真真必已吃亏，否则不会把她的成名暗器“红线十三针”这快出手！

情急之下，猛一仰身，只觉胸肋之间酸胀难忍，几乎气胀晕绝，知道无法勉强，灵机动处，索性息虑静心，调气行功，用起内家吐纳妙术！

这时洞外的搏斗声息，似乎渐渐远去？

顾青枫心中一喜，暗想可能庞真真的“红线十三针”业已奏效克敌，现在追逐对方远去！

但喜念才生，忧念又起，想出也许是此时庞真真自知来敌过强，力所难胜，为了自己的安全，才把对方诱往远处！

这一忧喜系念，气机立感调转不匀，周身又复渐觉酸胀难忍！

顾青枫绝顶聪明，知道自己心中或喜或忧，对这眼前情势绝无丝毫补益！唯一急务，便是赶紧摒除百虑，调气行功，躯祛周身酸胀，才好出洞助阵，与庞真真共御强敌！

利害一明，天君立朗，调匀真气，周游百穴，所到之处，不仅酸胀渐法，并且还发现自己在内力方面，竟已突飞猛进，大非昔比！

顾青枫知道这种奇异的情形，全是所服那枝罕世灵药“千年成形何首乌”的功效，从此自己内弱外强的功行偏颇大弊已告除去，剑术真力，相互平衡，

再能稍加苦练，便可与当世一流高手周旋颉颃！

一遍“子午神功”做罢，周身酸胀，已祛十之七八，顾青枫不禁心头狂喜，暗想庞真真只要再支持片刻时光，自己便可出洞助阵，拿她所遇强敌试手！

果然片刻光阴，刹那即过，顾青枫痛苦全消，精神奕奕的站起身形，准备出洞助阵！

但他刚刚走到洞口，蓦然两声连珠霹雳，震响当空，整座山洞，均都碎石崩裂，摇摇欲塌！

洞顶一根巨大的倒垂钟乳硬被震断，垂直下坠，正好砸在顾青枫的天灵“百汇穴”上！

顾青枫怎会想到这种意外灾祸，等他发觉疾风压顶，闪避已迟，勉强“三花聚顶”，功贯天灵，却仍被那巨大钟乳，砸得头破血流，晕倒地上，失去知觉！

等到顾青枫在头疼欲裂、满面血污的情况之下醒来，洞外早已万籁无声，人踪早杳！

他摸摸头上一条被钟乳锋利边缘所划的寸许伤口，感觉伤口血液，俱已凝结，这才知道晕绝倒地、失去知觉的一段时间，颇不在短！

时间既不在短，则顾青枫心头不禁一阵惨然，认定“黄衫红线”庞真真必已遭遇不测！

因为方才那两声震断钟乳、砸晕自己的连珠霹雳，极可能便是庞真真所发由“火孩儿”邬赤送给她的“三离霹雳弹”！庞真真倘若未到生死一发的危急关头，决不会发出这等厉害的火器，如今“三离霹雳弹”既发，庞真真却未回洞探望自己，岂非显示她煞着无功，身遭对方毒手？

越想越觉庞真真九死一生，凶多吉少，顾青枫遂赶紧闪身出洞，只见洞前月光如水，静谧异常，根本看不出半点人踪，及半丝打斗踪迹？

顾青枫回想那两声连珠霹雳，似在东南发出，遂又怀着几分希冀的心情，向东南崖角纵去！

转过东南崖角，那种凌乱景象，不禁使顾青枫触目惊心，赶紧镇摄心神，细加勘察判断！

原来当地除了山崩石裂，树折草焦，及满地血渍，显系正是庞真真施放“三离霹雳弹”之处以外，并有几样物件，极其引人注目！

第一件是半幅黄色罗衣第二件是半片残幡，第三件是半截断臂，第四件则是一只竹筴！

顾青枫首先认出那半幅黄色罗衣，正是庞真真所着，不由一阵心酸，暗想衣犹如此，人何以堪？这位对自己痴情相恋、体贴入微的真妹，无疑定已玉殒香消，黄泉埋恨！

第二件使他到眼认出的，便是那片残幡，顾青枫心想“拘魂使者”池中龙的“拘魂幡”既有半片残留在此？则这笔血债，无可怀疑地必须记在万劫群魔头上！

但是那半截断臂，却使顾青枫大费疑猜，因为这断臂毛孔极细，皮肤白嫩，显然是属于妙龄女子所有！

“拘魂使者”池中龙既来，“桃花使者”连城玉亦必践约，则这半截断臂，究竟是连城玉所留？抑或庞真真所有！

顾青枫毕竟是光明磊落的侠义男儿，虽与庞真真两心相悦，长途同行，

也不过只在双方情绪激动之时，才互相依偎拥抱，略微亲热而已，故对这半截断臂，瞠目惊疑，无法认定！

倘若换了登徒荡女，镇日柔荑索抱，玉臂勾郎，则哪有认不出这断臂是否自己情人所有之理！

顾青枫既认不出这断臂属谁？遂只好在一株乔松之下挖了一个小坑，把断臂埋好，并在松上刻了“埋香”两个小字，以凭辨认！

他这样做法，是因为将来万一证实庞真真遇害？而又遗骸难寻，还可保留她一点骨肉，以作祭吊追思之用！

埋完断臂，顾青枫的一双眼神，不由被那只竹篓吸引得一瞬不瞬！

心想“断臂”、“残幡”、“罗衣”三者，均系有主之物，可加猜测辨认，但这只竹篓却太以奇怪，难道是从天外飞来？

因为不论是“黄衫红线”庞真真，抑或“拘魂使者”池中龙，“桃花使者”连城玉，身边均不会带有这种颇似渔家所用的竹篓！顾青枫正在目注竹篓，蹙眉凝思，竹篓忽然微微一动，篓中并发出窸窣微响！

这一动一响，倒使顾青枫着实大吃一惊，赶紧暗把“子午神功”凝聚右臂，伸手轻轻揭开竹篓，察看篓中所藏，究系何物？

篓盖一开，顾青枫目光注处，不禁皱眉苦笑，原来篓中之物，并非自己意料中的奇毒蛇虫，只是几条巨大白鳝！

篓中既系白鳝？则篓主必是渔人！顾青枫又弄不清楚究竟是哪位渔人参与了激烈战斗，还是恶战结束以后，有位渔人路过此间，被这血淋淋的景象吓得魄散魂飞，丢下鱼篓，奔逃而去！

想了好大半天，依旧不得其解，蓦然一阵寒冷山风，把顾青枫吹得清醒过来，暗想自己为何这样糊涂？对着这只无甚紧要的渔家竹篓，苦苦寻思则甚？不如先去三元帮，向庞真真之父“翻天怪叟”庞千晓告知噩耗，然后再复独闯千危谷，拼着这条性命，也要手刃“拘魂使者”池中龙、“桃花使者”连城玉，为庞真真报仇雪恨。

主意既定，略为洗涤头面血污，便自赶赴三元帮所在的湘南九疑山而去！顾青枫走后一日有半，紫清玉手孟红绡才恢复了自由之身，但她遵从妙音公主指示，找到顾青枫所居石洞，自然早已空无人迹。

孟红绡满怀惆怅地长叹一声，自语说道：“枫哥哥，你到哪里去了？我如今已把‘摩诃剑法’的精微参透，正想转传给你，使你与‘青萍遁剑’及‘风雷四式’融会贯通，成为当世第一剑术名家！但是如今这一彼此相左，却不知天涯海角，要在何时何地才得重逢？……”

孟红绡自语未毕，忽地嫣然失笑，暗骂自己糊涂，因为她想起了她与顾青枫所定的雪山之约！

既然有“雪山之约”，孟红绡遂决定先回百忍庵中，把师傅“百忍神尼”的遗体安排妥当，立将“摩诃剑法”尽量精熟，然后到时去往祁连山群玉峰头等待顾青枫，畅叙离情，传以罕世秘学，使自己这位枫哥哥吐气扬眉，冠绝寰宇！

“紫清玉女”孟红绡回转百忍庵之事，暂且慢提，笔者仍先表叙那位怀着满腔悲愤，意欲独闯千危谷，血战万劫群魔，为庞真真报仇雪恨的‘中条剑客’顾青枫方面。

顾青枫自怀玉山赶赴六诏，本须路过湖南，遂特地绕道往九疑山三元峡，欲向三元帮帮主“翻天怪叟”庞千晓报知庞真真的噩耗！

他这样做法之故，是因三元帮高手如云，人多势众，“翻天怪叟”庞千晓听得爱女噩耗，自会立传“朱红竹令”，命各地分舵严密搜索庞真真下落，庞真真倘若是被俘未死？则获救机会，岂不比自己单独施为多得不可以道里相计？

主意既定，遂在一到九疑山之际，便即赶往三元峡口！

事情委实凑巧，顾青枫赶到三元峡口，正好遇上“媚香仙子”孔凌霄在峡外独自眺览景色！

孔凌霄忽见一位猿臂蜂腰、剑眉星目，英挺俊拔无比的青衣少年匆匆赶往三元峡内，不由心中暗自忖道：“此人神色匆匆，面带重忧，似是有甚急事？但这份英挺不群的俊美风姿，尚是自己生平所见男子之中的第一人物！”

心念动处，身形微飘，挡住顾青枫去路，含笑说道：“这位朋友不要乱闯，可知这峡内便是三元帮总坛重地？”

顾青枫忽见有位三十一二的中年美妇拦问自己，遂停步抱拳答道：“在下正有急事请谒三元帮帮主‘翻天怪叟’庞老前辈！” 258

孔凌霄这一与顾青枫对面答话，越发觉得对方英姿勃勃、神采慑人，不禁心中一荡，含笑问道：“朋友怎样称呼？是哪一派门下？”

顾青枫肃立恭身，庄容应声答道：“先师‘中条逸士’焦大先生……”

孔凌霄惊呼一声，不等顾青枫话完，便即目射奇异光芒，接口问道：“你姓顾，叫顾青枫，外号人称‘中条剑客’？”

如今轮到顾青枫惊异起来，俊目凝光，打量孔凌霄几眼，讶然问道：“夫人上姓高名？怎会知晓顾青枫的名号？”

孔凌霄脸上一红，不便说出昔日“荡魄尼姑”妙真所作的风流秘事，只得避而不答，微笑说道：“我叫孔凌霄，外号人称‘媚香仙子’！”

顾青枫一听名号，知道面前这位中年美妇，竟是庞真真的三姨娘，遂忙又恭身长揖说道：“原来是孔夫人，请恕晚辈失礼！”

孔凌霄闪身避礼，含笑问道：“顾朋友与我并无门户渊源，为何如此称谓？”

顾青枫答道：“晚辈与庞真真姑娘订交甚久，颇称莫逆！”

孔凌霄听得脸上又是一红，暗想幸好顾青枫那日在清心庵中被人劫走，否则倘与自己成了苟且，这本风流帐儿，却难免弄得一塌糊涂，无法清算！

心神略定，哦了一声，说道：“顾朋友既与真真交厚，孔凌霄就托大叫你一声顾贤侄了！”

顾青枫恭身问道：“请问孔夫人，庞帮主庞老前辈可在三元峡内？”

孔凌霄点头笑道：“帮主为了应付新近崛起江湖的‘万劫一派’，正与本帮护法铁剑真人，摒弃万事，精研几种罕世神功！顾贤侄眉宇之间，似隐重忧，有甚要事？能够对我说么？”

顾青枫嗫嚅说道：“顾青枫此来，是要向庞老前辈报告两桩噩耗！”

孔凌霄闻言，柳眉微聚问道：“什么噩耗？看贤侄神情，好似与我三元帮关系甚重！”

顾青枫虽觉事太惊人，有些碍难出口，但仍不得不答道：“贵帮护法‘警目诸葛’苗平已遭不测！庞真真姑娘生死未卜！”

这两桩惊人噩耗，果然听得“媚香仙子”孔凌霄心头不禁一震，黛眉笼忧地愕然说道：“有这等事？顾贤侄且随我来，我带你到养德轩中去见帮主。”

顾青枫既与“媚香仙子”孔凌霄同行，三元帮各处所设的明桩暗卡，自

不会对他丝毫留难，十来转折过后，“翻天怪叟”庞千晓静居练功的养德轩便已在望。

顾青枫老远便即发觉养德轩外的一片草坪之上，风雷隐隐，剑气弥天，有位青袍长髯老者与灰袍道人正在练剑！

不问可知，那青袍长髯老者，便是庞真真之父、威震江湖的三元帮帮主“翻天怪叟”庞千晓，灰袍道人则是三元帮首席护法，又复位列当世“五大名剑”之一的铁剑真人！

孔凌霄带领顾青枫走近养德轩，“翻天怪叟”庞千晓不禁暂停练剑，向这位英姿飒爽、恍如玉树临风的年轻来客愕然注目！

顾青枫不等孔凌霄为自己引见，便抢步当先，对这位骨格清奇、相貌威猛的三元帮帮主及铁剑真人恭身施礼说道：“‘中条逸士’焦大先生门下不肖弟子顾青枫，参见庞帮主暨铁剑真人二位老前辈！”

庞千晓咦了一声，正待发话之时，孔凌霄已先行说道：“这位顾老弟不是外人，是真真的莫逆好友！”

庞千晓既听顾青枫是女儿的莫逆好友，又着实喜爱他这俊美挺拔，朗朗不群的英秀风神，遂向孔凌霄呵呵笑道：“我正诧异你知我闭关练功，不见外客，怎会又领人来，原来竟是顾贤侄，但真真怎的未见回帮，她到哪里去了？”

一面发话，一面笑命顾青枫同往养德轩中落坐！

孔凌霄冷冷说道：“帮主不要高兴，顾贤侄带来了足够使你震怒吃惊的莫大噩耗！”

“翻天怪叟”庞千晓身为三元帮帮主，见识老到，心计深沉，一听孔凌霄语意，便即猜出大半，目注顾青枫问道：“顾贤侄，你为我三元帮带来了什么惊人噩耗？难道竟与真真有关？”

顾青枫苦笑恭身答道：“庞姑娘在一场众寡悬殊的苦战以后，神秘失踪，存亡未卜！”

庞千晓平素虽极沉稳，但因只此独生爱女，故而闻言之下，心神大震，超紧向孔凌霄说道：“你快去把帮内所有灵鸽悉数放出，飞传‘朱红竹令’，命各地分坛，全力搜查真真下落，无论生死，得讯即报！”

孔凌霄起身出轩，庞千晓微定心神，目注顾青枫，以一种极度关切的神情问道：“顾贤侄，请你把真真失踪的经过，对我细说一遍！”

顾青枫答道：“晚辈尚有另一噩耗，需向老前辈禀报，但是两者互有关联，为了使老前辈深切的明了，恐应从头细说？”

庞千晓长叹一声说道：“真真既已遭厄失踪，我徒自心急，亦属无益！贤侄不妨慢慢讲来，你所说的另一噩耗，难道也有关我三元帮？”

顾青枫问道：“顾老前辈及铁剑真人前辈近来可曾见过‘小万劫门’表记？”

“翻天怪叟”庞千晓与铁剑真人双双摇头，顾青枫又复说道：

“如今那‘小万劫门’下的十三白骨圆环之中，业已悬挂了两颗具体而微的人头！”

铁剑真人失惊说道：“这等于就是‘十三名手’之中，已有两人悬头在野人山百丈坪的‘万劫门’下！”

庞千晓蹙眉问道：“顾贤侄知道这两颗人头是属谁所有么？”

顾青枫答道：“据‘万劫魔宫七使者’中的人物所说，一颗属于‘黑蛇

教主’谢云之，另一颗则系贵帮……”

“翻天怪叟”庞千晓见顾青枫面现难色，语音忽顿，遂知又有不妙，虎目一翻，威棱四射，蕴怒说道：“顾贤侄不必有所避忌，但说不妨，是不是另一颗人头属于我三元帮人物所有？”

顾青枫剑眉深锁，苦笑答道：“据说另一颗人头竟是贵帮‘瞽目诸葛’苗平护法！”

这桩“瞽目诸葛”苗平身遭不测、悬头“万劫门”下的意外噩耗，着实又使“翻天怪叟”庞千晓与铁剑真人大为吃惊，互相眉峰紧皱地对看一眼，向顾青枫追问得知此事的详细经过。

等到顾青枫把所遇所经详细讲完，“翻天怪叟”庞千晓立即陷入一种垂首深思的状态！

这时，“媚香仙子”孔凌霄早已回转养德轩，也自听得，忙向庞千晓问道：“帮主，那‘万劫魔主’既说你是他当年旧识，难道你就猜度不出此人的姓名来历么？”

庞千晓沉思不答，过了片刻，方摇头苦笑说道：“我遍想当年旧识，也想不出这诡秘绝伦的‘万劫魔主’究竟是谁？……”

话音一顿，又向顾青枫问道：“顾贤侄既曾目睹‘万劫魔主’，可看出此人有何特征？”

顾青枫摇头答道：“那位‘万劫魔主’面罩重纱，除了身材似乎略微矮瘦以外，根本看不出丝毫特殊之处！”

“翻天怪叟”庞千晓目射神光，怒容满面说道：“管那‘万劫魔主’的本来面目是谁？他既然已经害死‘瞽目诸葛’苗平护法，掳走我爱女真真，庞千晓便将发动三元帮所有力量，给他来个相当报复！”

“媚香仙子”孔凌霄问道：“帮主要想怎样报复？”

庞千晓沉声说道：“如今便即调集帮中高手，血洗千危谷，等到明年四月初四，再当着天下英雄，搏杀‘万劫魔主’，火焚‘万劫门’！”

孔凌霄听完，眼珠略转，摇头冷笑！

庞千晓讶然问道：“你为何这样摇头冷笑？”

孔凌霄缓缓说道：“我笑帮主平素料敌如神，何等沉稳机智？今日想因真真身遭险厄，关怀过度之故，竟自有点匆忙鲁莽，措置不当起来！”

“翻天怪叟”庞千晓两道长眉猛然一挑，但旋即平落，目注爱妾“媚香仙子”孔凌霄，发话问道：“我血洗千危谷、火焚‘万劫门’的打算，有何不当？”

孔凌霄笑道：“火焚‘万劫门’，那是未来之事，不必提它！帮主如今意欲调集帮中高手，共赴六诏山，血洗千危谷，固是一代英雄的胸襟，但万一真真不是落在万劫群魔之手中，其他各地分舵查得确情，飞鸽来报，而帮主又已率众离山，等到得讯以后，再欲移师，是否可能有鞭长莫及之虑？”

庞千晓觉得孔凌霄所言有理，方自蹙眉点头，孔凌霄又复说道：“再说即令真真落入万劫群魔之手，或许业已身陷野人山百丈坪的‘万劫魔宫’？帮主倘若不顾一切地血洗千危谷，则真真是否会被对方挟恨报复，发生什么严重后果？”

庞千晓越听越觉自己适才所作措置确实略嫌鲁莽，遂向孔凌霄问道：“依你之见，又便如何？”

孔凌霄笑道：“依我之见，帮主暂时仍宜坐镇中枢，静候各方讯息，千

危谷之行，则派一二高手，随顾贤侄先行暗探真真是否身落该地，然后再作决断！反正当世武林中人，只要知晓‘黄衫红线’庞真真是三元帮帮主之女，总必深怀忌惧，不敢轻易对她有所伤害！”

庞千晓点头说道：“就照你这种办法，你看千危谷之行，派谁与顾贤侄前去为妥？”

孔凌霄委实对顾青枫的英挺风神深怀爱意，遂毛遂自荐地应声说道：“我去如何？”

庞千晓摇头说道：“你不必去，我想请铁剑真人带只灵鸽，与顾贤侄同行，只要到了千危谷，不论真真在与不在及有无讯息，均立即将鸽儿放回，报知所见！”

“媚香仙子”孔凌霄见庞千晓不赞成自己与顾青枫同行，自然微觉失望，但又不便形诸神色，柳眉双挑，正待发话，那位不凑趣的铁剑真人已先说道：“贫道愿与顾老弟同赴千危谷，并因事关真真姑娘安危，似应立即启程，帮主请命他们快把灵鸽备好！”

庞千晓一面命侍童传令备鸽，一面又向孔凌霄笑问道：“你看我请铁剑真人护法，随同顾贤侄先行暗探千危谷，是否比较妥当？”

此事既成定局，则“媚香仙子”孔凌霄只有看了顾青枫两眼，暂遏情丝，点头含笑道：“帮主之见，着实高明，铁剑真人护法功力绝世，剑术通神，比我强胜万倍，自是理想人选！”

铁剑真人单掌当胸，念了一声“无量佛”说道：“孔夫人不必过谦，贫道只是为夫人代劳，跑趟千里长途而已！”

这时，传信灵鸽业已备好，铁剑真人又向顾青枫微笑说道：“顾老弟，救人之事，急如星火，我们是否马上就走？”

顾青枫点头起身，但却取起桌上交房四宝，画了一幅图形，双手呈递与“翻天怪叟”庞千晓道：“这是进入千危谷的大致图形，因此谷太以隐秘，万一真真果然陷身谷内，老前辈获得灵鸽归报，率众往援之际，或有所用？”

庞千晓含笑接过，心中越发暗赞顾青枫除了人品极为英挺俊美以外，心思亦颇周密，只不知武功程度如何，得了“中条逸士”焦大先生的几成真传？怪不得女儿平素凛若冰霜，对帮中一般年轻子弟丝毫不假辞色，原来她已慧眼识人，选中了这样一位知心爱侣！

顾青枫见这位三元帮帮主目不转睛地对自己凝神细看，知道对方业已察觉自己与庞真真之间的深厚感情，不禁俊脸微红，恭身告别！

出得三元峡后，两人便立展轻功，星夜赶奔六诏山千危谷而去！

铁剑真人起初并未将顾青枫看得太重，但经过一阵飞驰，觉得对方在脚程方面并不比自己逊色太多，才讶然含笑问道：“顾老弟，你好俊的轻功，但不知在剑术一道之上，是否业已尽得你师傅焦大先生的一身绝学？”

顾青枫谦然答道：“晚辈虽有明师，但可惜资质鲁钝，先师又仙游太早，致无大成，尚请前辈不吝指教！”

铁剑真人微叹一声说道：“当世‘五大名剑’之数，自你师傅逝后，始终无人能在剑法造诣之上补此缺额！我看顾老弟聪明灵慧，根骨上乘，倘肯痛下苦功，他日或有厚望？”

顾青枫因途中岑寂，遂故意向铁剑真人问道：“先师已逝，不必再提，但现存的‘翻天怪叟’庞帮主、‘海天剑圣’展青萍、钓鳌居士暨老前辈等四大名剑之中，究以何人剑法稍胜，堪称第一？”

铁剑真人笑道：“若从外号看来，展青萍似乎独擅胜场，但他为了想证实他那‘海天剑圣’的头衔，曾经连开三次‘北海剑会’，结果不仅未能胜过我与‘翻天怪叟’庞帮主丝毫，即与钓鳌居士，也是难分轩轻！”

顾青枫含笑问道：“三次‘北海剑会’，次次秋色平分，四位老前辈中，难道就无人肯下苦心，争取……”

铁剑真人摇头叹道：“我们四人的剑法互有短长，但也互极灵奇诡妙，功力方面，又复旗鼓相当，故而谁都争胜有心，谁都克敌无术！”

说到此处，语音略顿，抬头凝望云空，发出一声长叹！

顾青枫愕然问道：“老前辈有何感触？如此浩叹！”

铁剑真人笑道：“我叹息的是举世之中只有一件异宝，倘能得到手内？揣摩精熟后，必可使剑法大进，冠压群侏，但此物却也落入万劫群魔的掌握！”

顾青枫问道：“老前辈所说的异宝，是不是‘荡魔宝录’？”

铁剑真人点头说道：“只有‘荡魔宝录’中所载的‘摩诃剑法’，是失传已久的佛门绝学，必然穷极精微，对我们这些专研剑术之人，大有裨益！”

顾青枫忽然想起“桃花使者”连城玉已蒙“万劫魔主”授以“驭气飞剑”之事，遂向铁剑真人说道：“据晚辈所知，‘万劫魔宫七使者’中的‘桃花使者’连城玉，已练会‘驭气飞剑’之术，‘万劫魔主’想必更为高明！”

铁剑真人摇头低声笑道：“‘驭气飞剑’并不可怕，因为剑在真气遥控凌空击刺之下，无论劲力及灵活方面，均较剑在人手逊色多多！只不过显示会这‘驭气飞剑’之人，内功修为必已到了相当火候而已！”

顾青枫闻言深觉铁剑真人所说有理，铁剑真人又复说道：“但学会‘驭气飞剑’之术以后，倘用以控制‘金钱镖’、‘柳叶刀’等一类轻巧暗器，使之能够凌空变化，随意飞翔，却令人防不胜防，厉害无比！”

顾青枫失声叫道：“老前辈说得一点不差，顾青枫在怀玉山阴风峡内，便是被‘桃花使者’连城玉施展驭气遥控的‘飞花点穴，散蕊迷魂’手法所制！”

铁剑真人一问经过，知道“万劫群魔”个个皆有一身诡异武学，心中不由微生惊觉，减了几分轻敌之念！

两人到得六诏恰值深夜，远远瞥见千危谷方向，一片彩光腾空而起！

铁剑真人方自咦了一声，顾青枫业已说道：“启禀老前辈，这片彩光，是千危谷上方桃花沼内的‘桃花毒瘴’所在，据说厉害无比，不能擅近！”

铁剑真人久走江湖，足迹几遍宇内，对这蛮烟瘴雨之地，亦曾屡屡经行，早就看出那片彩光是极厉害的毒瘴所化，遂点头说道：“我也看出那片彩光是种厉害毒瘴，所惊奇的只是毒瘴之内，仿佛还杂有绝世罕见的剑气精芒？”

顾青枫佩服无已，应声答道：“老前辈眼力真好，桃花沼内确实杂有剑气精芒，因为那沼中沉有一柄春秋神物！”

铁剑真人惊奇问道：“春秋神物？”

顾青枫点头答道：“就是干将莫邪所铸雌雄双剑中的雌剑‘莫邪’！”

铁剑真人越发惊奇问道：“‘莫邪剑’一向是在武林名宿白阳子手中，怎会沉落这‘桃花沼’内？”

顾青枫遂把“餐霞使者”卫芳华告诉自己的那段故事，对铁剑真人转述一遍。

铁剑真人听完，正自微兴感慨，却蓦然听得“桃花毒瘴”所化的彩光之中，隐隐传来几声得意怪笑之声！

顾青枫愕然说道：“怎会有人甘冒绝险，进入那桃花沼彩光之内，莫非志在所说的那柄‘莫邪神剑’么？”

铁剑真人点头说道：“顾老弟大概猜得不错，来人不仅志在‘莫邪神剑’，且从他得意的笑声之中加以推测，可能剑已到手？”

顾青枫剑眉双蹙，正在猜测来人是谁？铁剑真人业已向他含笑说道：“顾老弟何必猜测来人是谁。我们悄悄掩去一看，不就知道了么？”

顾青枫手指漫空彩光说道：“那‘桃花毒瘴’厉害非……”

话犹未毕，铁剑真人便摇手笑道：“顾老弟但放宽心，贫道生平足迹几遍四海八荒，囊中有的解瘴圣药！”

说完，取出两粒乳白灵丹，一粒自含，另一粒命顾青枫含在口内！

两人才走数步，“桃花瘴”中又复传来一阵摄人心魂的震天长笑！

铁剑真人一愕说道：“这是‘苗疆双怪’中‘烈火太岁’呼延炳的‘霹雳笑’，难道为那‘莫邪神剑’而来的，竟有两起人物，还要发生夺宝之战？”

说完，略作沉思，向顾青枫低低说道：“武林奇客忽聚六诏，必有重大原因，也许不仅只是为了那柄与‘白阳子’同沉‘桃花沼’的春秋神物‘莫邪宝剑’？老弟尽量提气轻身，我们莫露丝毫形迹，悄作旁观，可能对真真姑娘失踪之事，会有重大收获？”

顾青枫也是满腹好奇，遂与铁剑真人轻身提气，先行跃登十来丈山峰，然后蹑足潜踪，悄悄向桃花沼方面掩去！

到了桃花沼前，只见“桃花瘴”所化的彩光之中，果有二人相对而立。

一个是高大魁梧，赤红脸膛，四十来岁的壮汉！一个则是身穿上绘九朵火焰的鲜红道袍，头戴灯形金冠，冠中并燃着一朵熊熊火焰的相貌诡异的道人！

铁剑真人运用“蚁语传声”功力，向顾青枫耳边低声问道：“顾老弟，你可认识这两个人么？”

顾青枫摇头示意，铁剑真人又复说道：“红脸大汉是以外五门功力逞雄江湖的‘展翅飞龙’孔大腾，相貌诡异的道人则是‘苗疆双怪’中的烈火太岁呼延炳！”

语音至此，忽然低低咦了一声，用手肘略碰顾青枫，惊讶说道：“顾老弟你看，‘展翅飞龙’孔大腾身左三四丈外的一块巨石之后，居然还藏着一个彩衣女子？”

顾青枫循着铁剑真人所说的方向看去，在皓月银辉之下，果见一块巨石之后，隐藏着一个彩衣女子！

这女子藏身石后，“烈火太岁”呼延炳与“展翅飞龙”孔大腾，因所立方位关系，毫无所觉，但顾青枫与铁剑真人，却居高临下，故而发觉。

顾青枫也以“蚁语传声”功力向铁剑真人说道：“根据那女子所着的彩衣判断，必定是‘万劫’门下，但因面目难辨，不知是‘瑶池使者’毕金环、‘餐霞使者’卫芳华及‘桃花使者’连城玉之中的何人而已？”

这时，“展翅飞龙”孔大腾已向“烈火太岁”呼延炳抱拳笑道：“呼延太岁！孔大腾与你在乌蒙一别，想不到却在这六诏山桃花沼旁的‘桃花瘴’内重逢……”

话犹未了，“烈火太岁”呼延炳便即怪笑说道：“孔兄有大喜之事，呼延炳怎能不赶来道贺？”

孔大腾微微一震，浓眉双扬，目注“烈火太岁”呼延炳，发话问道：“孔

大腾凭借一双肉掌，闯荡江湖，名未成，业未就，哪里会有什么值得庆贺之事？”

呼延炳怪笑说道：“孔兄的‘金刚五行掌’早已驰誉江湖，如今再加上一柄厉害兵刃，还愁什么盛名不成？大业不就？”

孔大腾回手一指肩头剑柄，狂笑说道：“呼延太岁莫要过奖，孔大腾这柄丧门剑，在寻常武林人物眼中，或许尚有几分厉害，但若遇行家则不值一笑，远逊于当世‘四大名剑’的精奥神妙不知几许？”

呼延炳两道炯炯眼神，凝注在“展翅飞龙”孔大腾脸上，怪声狂笑问道：“孔兄，你在明人之前，何必还说暗话？你肩头兵刃，真是一柄丧门剑么？”

孔大腾身躯又是一震，目光微转，含笑答道：“呼延太岁怎的这等说话？谁不知道‘展翅飞龙’孔大腾半生所学，就是‘金刚五行掌’及‘丧门十三剑’？”

呼延炳脸色一沉，冷笑说道：“剑倒是一柄剑儿，但恐怕不是什么‘丧门剑’？而是连同武林名宿白阳子尸骨沉在这桃花沼的春秋神物‘莫邪剑’！”

孔大腾轩眉狂笑说道：“呼延太岁，你认为孔大腾有甚通天彻地之能，已从桃花沼卅丈瘴泥之内，取得了那柄‘莫邪剑’么？”

呼延炳冷冷说道：“我早知道孔兄志在捞取沉落这桃花沼中的‘莫邪神剑’，适才又听得你长笑之声，遂料定必是利用你那生平得意的‘蛟龙飞抓’，把剑捞到手内！”

孔大腾点头笑道：“呼延太岁你这种推测虽然有理，但可惜与实际情形却恰巧相反，孔大腾施展‘蛟龙飞抓’，配上十丈丝绳，在这桃花沼中足足抓了大半日之久，空费心力，一无所成，才气得发出那阵苦笑！”

呼延炳的炯炯目光凝住在孔大腾脸上，伸手摸了一摸自己所戴的灯形金冠，满面杀气说道：“孔兄，我们最好彼此开诚相见，不必多绕弯子，呼延炳听得出你那阵笑声不是苦笑，其中充满了得意的意味？”

“展翅飞龙”孔大生对“烈火太岁”呼延炳的言词之间，尽量忍让，便因为怯惧他一身火技，以及头上所戴灯形金冠中的那朵“火中之火”！如今见呼延炳业已手摸金冠，面上怫然动怒，遂赶紧伸手肩头“呛啷”一响，拔出那柄比寻常宝剑略长略重的“丧门剑”来，横在手内，哈哈笑道：“呼延太岁怎的一再认为我出语不诚？如今孔大腾的凡俗兵刃‘丧门剑’业已出鞘，你总该看清是不是传誉千年的春秋神物了吧？”

呼延炳目光略注，看出“展翅飞龙”孔大腾手中“丧门剑”果是凡铁，不由窘得脸上通红，微抱双拳歉然笑道：“孔兄请恕呼延炳多疑之罪！”

孔大腾故示大方地哈哈笑道：“像沉在桃花沼中的‘莫邪剑’这等无主之物，人人皆可取得，孔大腾虽有此心，惜无此力，业已知难而退！呼延太岁位列‘十三名手’，神功绝艺，冠盖当时，既也喜爱这柄宝剑，便请施为，孔大腾静作旁观，等呼延太岁神物到手，再向你道贺便了！”

这几句话儿，表面谦逊客气异常，骨子里却尖酸挖苦已极！“烈火太岁”呼延炳虽然屈在脸上，恼在心头，但对于这桃花沼的一泽毒泥，委实毫无办法，只得自找台阶地干笑几声说道：“若要想在这桃花沼内捞取‘莫邪剑’，倒也不难！但万一传闻有误，事属子虚，岂非白费心力？何况呼延炳身有要事，无法久留，还是请孔兄继续努力，倘能真个取得这柄春秋神物，也是一桩武林盛事！”

话完，向“展翅飞龙”孔大腾又一抱拳，红袍闪处，电疾转身驰去。

“展翅飞龙”孔大腾也自含笑抱拳说道：“呼延太岁慢走，恕孔大腾不相送了！”

但孔大腾的满脸谦恭笑容，保持到“烈火太岁”呼延炳身形杳后，便即完全消失！

谦恭笑容消失，狞厉笑容却随之而起，目注“烈火太岁”呼延炳所去的方向，得意地自语道：“呼延炳，饶你凶恶绝伦，依然中了我孔大腾的妙计，落得乘兴而来，败兴而去！”

顾青枫闻言，用“蚁语传声”向铁剑真人讶然说道：“老前辈，照这‘展翅飞龙’孔大腾的话意听来，好似他真以什么‘驼龙飞抓’配上十丈丝绳，捞得了春秋神物‘莫邪剑’？”

铁剑真人仔细打量了“展翅飞龙”孔大腾几眼，也颇为奇怪的皱眉说道：“照孔大腾语气听来，确实如此，但他全身上下，似乎只有适才出鞘示人的那柄‘丧门剑’呢？”

说到此处，一片银铃脆笑，突起夜空！

“展翅飞龙”孔大腾大吃一惊，循声注目，只见左侧后方三丈来外的嵯峨巨石堆中，有位彩衣宫装女子缓步走出！

顾青枫见彩衣女子现身，遂对铁剑真人说道：“老前辈，我所料果然不差，来人果是‘万劫魔宫七使者’中武功最高、性情最凶的‘瑶池使者’毕金环！”

铁剑真人笑道：“我尚是第一次见到‘万劫门’下人物，倒要看看这位‘瑶池使者’究竟有多高功力？”

这时，孔大腾因不识来人，起了狂傲轻敌之心，目光略注毕金环，冷然问道：“姑娘何人？来此何意？”

毕金环丝毫未把这位以“金刚五行掌”、“丧门十三剑”及“驼龙飞抓”三般绝学驰誉江湖的“展翅飞龙”孔大腾看在眼里，比他更狂更傲地微微一笑说道：“我叫‘瑶池使者’毕金环，方才那‘苗疆双怪’中‘烈火太岁’呼延炳的来意，是为了企图在你手内夺取你新得自桃花沼内的‘莫邪剑’，我的来意，自然与他同样，亦复如此！”

孔大腾微吃一惊，狂态稍敛，讶然问道：“你是‘万劫魔宫七使者’中的为首之人？”

毕金环柳眉双扬，傲然点头说道：“你既知‘万劫’一派的威力，就该乖乖地把那柄‘莫邪剑’献出，以免死在我的手中，陈尸‘万劫门’下！”

孔大腾笑道：“我听说‘万劫门’下的十三白骨圆环，是专备悬头之用，你为什么只要我陈尸‘万劫门’下，而不要我悬头‘万劫门’下？”

毕金环冷冷答道：“万劫门下的十三白骨圆环，是准备悬挂当世武林‘十三名手’的项上人头，你那颗头颅的份量似还不够？”

孔大腾闻言，不怒反笑，笑声中满含轻薄意味！

毕金环被他这种动作弄得有点莫名其妙起来，目注孔大腾，蹙眉问道：“孔大腾，我说错了什么话儿？引得你如此发笑？”

孔大腾冷哼一声答道：“你自诩‘万劫门’下要悬满‘十三名手’的人头，但适才位列‘苗疆双怪’之一的‘烈火太岁’呼延炳到此，却怎的不出头露面？”

毕金环淡淡答道：“烈火太岁呼延炳与我们‘万劫魔宫七使者’既无利害，又非仇敌，让他活到明年四月初四，再在‘万劫大会’之上伏尸悬头，

也还不迟！”

孔大腾听到此处，突然又是一阵纵声狂笑！

毕金环银牙微咬，目光中煞气渐浓，问道：“你又笑什么？”

孔大腾晒然问道：“你方才说是‘烈火太岁’呼延炳与你们既无利害，又非仇敌，但不知‘万劫魔宫七使者’中，如今尚活在尘世间的，还有几个？”

毕金环“诸天罡气”聚处，一记“推岳摇山”，扬掌隔空击出，口中并厉声喝道：“千危谷中的那场血案，难道是你所做？”

“万劫”一派，近年威震武林，孔大腾既知毕金环是“万劫魔宫七使者”中的领导人物，自然不敢怠慢，“金刚五行掌力”提到十成，一式“排云见月”，挡拒来势，口中并怪笑说道：“你们难道从‘逍遥使者’崔一苇身如焦炭的死状之上，还看不出他是中了‘烈火太岁’呼延炳头顶灯形金冠中的‘火中之火’？”

两股雄劲掌力凌空互接，“瑶池使者”毕金环微退半步，“展翅飞龙”孔大腾身躯一震，罡风四散飞扬，空中“桃花毒瘴”所化的淡淡彩光，也自一阵波动！

铁剑真人轻轻一碰顾青枫，点头说道：“这毕金环的功力果然不俗，当世中接得下孔大腾‘金刚五行掌’力之人并不多见，何况据我看来，毕金环凌空一掌，似乎只用了九成……”

话犹未了，毕金环已向孔大腾厉声问道：“孔大腾，千危谷之事既是‘烈火太岁’呼延炳所作，你却如何知晓？”

孔大腾冷然答道：“常言道得好：‘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当‘烈火太岁’呼延炳、妙音公主等‘苗疆双怪’掳着‘紫清玉女’孟红绡及‘氤氲使者’庄梦蝶自千危谷中走出，一路得意自语，孔大腾恰在暗中，故而听了个清清楚楚！”

毕金环目射凶芒，眉腾杀气，厉声叫道：“好个‘苗疆双怪’，毕金环在一月以内，立誓血洗苗疆‘烈火’、‘妙音’双洞！”

孔大腾见机而退，一抱双拳含笑说道：“毕姑娘既有壮图，必当善作准备，孔大腾就此告辞了。”

毕金环双眉一剔，冷然说道：“孔朋友要走，却须将你新得的‘莫邪神剑’借我用上一用，借以搏杀‘烈火太岁’呼延炳、妙音公主等‘苗疆双怪’。”

孔大腾脸上神色一变，勉强笑道：“我为了那柄‘莫邪神剑’费尽心力，徒劳无功……”

毕金环冷然一笑，目光觑定孔大腾肩头的剑柄，缓缓说道：“孔朋友既然未曾获得‘莫邪剑’，便把这柄‘丧门剑’借我用用也好！”

孔大腾闻言脸色大变，双眉一剔，厉声狞笑道：“武林人物，多半都把称手兵刃，视作第二生命，孔大腾对于我这柄‘丧门剑’何独不然？毕姑娘是否觉得你这种要求有点过份？”

铁剑真人听得向顾青枫低声说道：“看来‘展翅飞龙’孔大腾的这柄‘长剑’，似与‘莫邪神剑’有甚关联？而其中秘密又被‘瑶池使者’毕金环知晓！”

顾青枫答道：“老前辈，我们也应该早作准备，及时出手，千万不可使那柄‘莫邪神剑’落入万劫群魔手内！”

铁剑真人双眉一轩，低声笑道：“依我所料，其中曲折尚多，我们且自沉着旁观，不到最后关头，不必出手！”

顾青枫方一点头，只见“瑶池使者”毕金环发出一阵高傲冷笑，双眉微挑，以一副晒薄的神情，向孔大腾说道：“孔朋友既把‘丧门剑’看得这等重法，倘若我一定要借，又便如何？”

孔大腾知道对方可能早就隐身在侧，看破自己的秘密，事已至此，必难善了！遂也不再低声下气，委屈求全，双目一张，神光奔射地厉声答道：“毕姑娘一定要借，却也不难，只要胜得了我‘金刚五行掌力’，或是把孔大腾的六阳魁首斫下！”

毕金环神气十足地傲然笑道：“孔朋友所提的两项条件确实均不甚难，毕金环一齐答应就是！”

孔大腾见对方竟如此轻视自己，不由气得怒火高腾，厉啸一声，身形斜拔四丈有余，凌空飞起！

铁剑真人向顾青枫笑道：“孔大腾委实气坏，一上来就施展了他仗以成名的‘飞龙身法’！”

话音刚落了，“瑶池使者”毕金环冷哼一声，身形晃处，也自化成一朵彩云，翩然腾空！

孔大腾见状，心中一喜，暗想自己的“飞龙身法”，最拿手的便是凌空变化的龙翻龙扑，龙攫龙拿，对方如此应敌，岂非自取败辱？

心念动处，“金刚五行掌力”已发，一式“天龙降雨”，挟着凌厉掌风，向“瑶池使者”毕金环当头击下！

毕金环咯咯一笑，左手“炼石补天”，凝足“诸天罡气”，迎挡孔大腾的来势，右手施展出“屠龙指”，反向对方的“腕脉穴”上戳去！

孔大腾认得对方以“炼石补天”及“屠龙指”两招并用，正是克制自己这式“天龙降雨”的极好手法，也不禁喝彩叫道：“‘万劫’门下，果然不俗！”

喝彩声中，真气微提，身躯一翻，果然矫若神龙地凌空翻到毕金环背后，右掌猛甩，一式“飞龙卷尾”，凝足十二成“金刚五行掌力”，拍向毕金环“笑腰”大穴！

毕金环“炼石补天”及“屠龙指”两招用空，身躯依然照直上升，直等腰后劲风袭到，方自香肩倾处，右掌倒抡，以一式“渭水垂丝”，硬接孔大腾的“飞龙卷尾”！

这种打法接法，分明“瑶池使者”毕金环吃了大亏，但两掌合处，“砰”然巨响，劲气排空，毕金环与孔大腾各自低哼一声，全被震出七八尺处，双双之间，无甚轩轻！

顾青枫向铁剑真人说道：“老前辈，照这一招双方硬接的情势看来，‘展翅飞龙’孔大腾恃以自雄的‘金刚五行掌力’，并非‘瑶池使者’毕金环的‘诸天罡气’之敌！”

铁剑真人笑道：“今夜好戏还多，顾老弟可曾听出那‘苗疆双怪’中的‘烈火太岁’呼延炳，业已悄悄遁回，如今正隐身在那崖角之后么？”

顾青枫听得一惊，暗想自己专心观看孔大腾与毕金环交手，其他竟无所闻？可见基本内功方面，虽获“千年成形何首乌”之助，仍与铁剑真人这等位列“十三名手”的一流高人略有距离！

这时，“瑶池使者”毕金环因自己反掌发力的一招“渭水垂丝”，居然接得住“展翅飞龙”孔大腾全力施为的“飞龙卷尾”，胸中已有十成把握，遂在娇笑连连之下，以自己独擅的“瑶池摘花手法”，暴雨狂风般，发出七

招回环进击！这七招，招招诡辣无比！逼得孔大腾根本无法腾挪闪展，只好凝聚功力硬接！

风狂雨骤的七招接罢，毕金环玉掌双伸，又是一招“紫气东来”，向孔大腾胸前，徐徐推去！

孔大腾也算一流人物，极为识货，知道这招“紫气东来”，来势虽缓，但中藏无数变化，故而最佳应付之法，便是抢在对方一切变化开始之前，发动反击！

智珠既定，绝学立施，身形一侧，欺进三尺，反以“双龙出水”之势，向毕金环右肋攻出！

毕金环早就猜到孔大腾定会如此施为，玉臂微圈，娇躯一转，四只手掌，遂恰好合在一起。

孔大腾悚然一惊，这才知道毕金环那式“紫气东来”原是诱招，目的是在与自己硬拼内力，以便速战速决！

敌意虽明，但已不能中途变式，因为这种情势之下，谁一略露隙缝？谁就立将折在对方掌下！

四掌既合，自然各将真气内力绵绵贯注掌心，以求震倒对方，获得胜利！

顾青枫看得向身旁的铁剑真人蹙眉低语说道：“老前辈，依目前这种情状，‘瑶池使者’毕金环与‘展翅飞龙’孔大腾大概要弄成两败俱伤，而让‘烈火太岁’呼延炳坐得渔人之利！”铁剑真人摇头笑道：“顾老弟看错了，据我观察，‘瑶池使者’毕金环武功既高，人又阴险绝伦，‘展翅飞龙’孔大腾也是死而不僵的百足之虫一流，故而‘烈火太岁’呼延炳的这项便宜，并不易捡，弄不好还会引火烧身，自找无趣！”

顾青枫闻言，心中半信半疑，目注崖下，只见毕金环笑吟吟的神色如常，孔大腾却已额间微现汗渍！

这种情况入目，顾青枫不禁心中一动，暗想孔大腾素以掌力逞雄，即或不敌毕金环？也决不会才只支撑这片刻，额间便现汗渍！这分明是故意示弱，其中必藏有什么诱敌毒计？

顾青枫旁观者清，毕金环却当局者迷，她见孔大腾已现出疲态，遂得意地娇笑几声，双眉一轩，绵绵加力！

孔大腾浓眉紧皱，竭力支撑，约莫又复支撑了半盏茶时分，额间的汗渍业已变成汗珠，滚滚而落！

毕金环咯咯娇笑道：“孔大腾，你要我胜过你‘金刚五行掌力’的第一项条件，毕金环业已照办兑现！再不交出‘丧门剑’来，我就要履行第二项条件，摘下你的六阳魁首！”

孔大腾钢牙一咬，狞笑连连，仍然凝劲硬抗，表示不肯屈服！

顾青枫暗想，这位“展翅飞龙”装得真像，毕金环大概要上恶当？自己静静旁观，着实增加了应付江湖险恶的不少见识！

这时毕金环见孔大腾除了汗珠滚滚以外，业已全身微颤，马步动摇，遂又满面微笑说道：“孔大腾，你若再不动献剑，我就要全力施展‘诸天罡气’，把你双臂震断，五脏震碎！”

孔大腾无可奈何地长叹一声答道：“毕姑娘且请停手，孔大腾技不如人，甘心献剑！”

毕金环应声收掌，目注孔大腾，冷冷说道：“停手就停手，我也不怕你掉甚枪花，飞上天去！”

孔大腾摇头叹息道：“丈夫一言，快马一鞭，孔大腾既已认败服输，甘心献剑，毕姑娘何必还要多疑？”一面发话，一面果然伸手肩头，缓缓拔取那柄似乎与“莫邪神剑”极有关联的“丧门长剑”！

毕金环喜孜孜地目注孔大腾拔剑的右手，防备他在长剑离鞘以后，有甚猝然进击动作？

这种想法恰好中了孔大腾的疑兵之计，他以右手拔剑的缓慢动作，吸引了毕金环整个心神，却蓦然左手一扬，一只“龟背驼龙飞抓”，带着丈许丝绳，电疾飞出！

“驼龙飞抓”是孔大腾生平绝技之一，毕金环又恃胜而骄，猝不及防，遂被那只硕大的龙爪将整颗螭首紧紧抓住，爪尖扣入螭蛟粉颈，立时鲜血迸流，涔涔而滴，把所着的彩衣染成一片腥红的颜色！

孔大腾厉声狂笑道：“毕金环，如今大概该我把你的项上人头摘下来了！”

话完，双手猛力一带丝绳，果然想利用尖锐异常的“驼龙飞抓”，把毕金环的项上人头生生摘落！

毕金环赶紧手握丝绳，不使孔大腾带动那只紧紧扣在自己头上的龙爪，并欲指尖凝劲，把那丝绳掐断！

孔大腾狂笑道：“毕金环不要枉费心机，我这‘天丝宝绳’，决非任何刀剑指力能断！”

语音了处，身躯旋转，猛力狂抡，毕金环只好双手紧紧握住颈前尺许丝绳，像只大美人风筝般的，被孔大腾抡得飘然凌空飞起！

孔大腾手挽丝绳，不住狂抡，毕金环因自己倘若双手一放松，便难免被“驼龙飞抓”生生把颈项抓断！故而只有咬紧牙关，提气轻身，任凭对方尽情戏耍般的，将自己抡得满空飞舞！

顾青枫在怀玉山阴风峡之内，几乎被毕金环命令“拘魂使者”池中龙把自己千刀寸磔、剖腹挖心，自然对她痛恨颇甚，见状遂仍以“蚁语传声”向铁剑真人笑道：“老前辈，‘瑶池使者’毕金环血染衣衫，受罪不小，我倒看她有什么通天彻地之能，怎生逃出‘展翅飞龙’孔大腾这只业已紧紧抓住她整颗头颅的‘驼龙飞抓’之下？”

第十章 雪山之约

铁剑真人望了顾青枫一眼，微笑道：“毕金环正在借着被孔大腾抡得满空乱翻之势，拚命的凝聚功力，想把‘驼龙飞抓’的丝绳弄断，万一成功，则她对孔大腾的报复手段，必然惨到极处！顾青枫眉峰微聚说道：“孔大腾不是说他那‘驼龙飞抓’的丝绳是什么‘天丝宝绳’，决非任何刀剑指力能断么？”话方至此，毕金环果因业已竭尽功力，凝贯十指，仍无法把那“天丝宝绳”弄断，深知情势不妙，赶紧发出一声悠长厉啸！孔大腾哈哈笑道：“毕金环，你不要鬼嚎一般的向千危谷内求援，你们那些党羽得讯赶到此处，大概最多只能带走你一具无头尸体而已！”

毕金环胸蕴急怒地，又把那“天丝宝绳”猛力扯了两下！孔大腾益发得意狂笑道：“我早就对你说过我这‘天丝宝绳’无物能伤，只要谁能把它弄断？孔大腾甘心将藏在‘丧门剑’内的那柄‘莫邪神剑’双手奉送！”

话音刚落，一点赤红火星，突然从“烈火太岁”呼延炳藏身之处冉冉飞来！

铁剑真人低声笑道：“‘烈火太岁’呼延炳业已出手，这下形势逆转，孔大腾恐怕要糟糕了？”

果然，孔大腾一见赤红火星出现，脸色便即惨变，要想收回“天丝宝绳”，却因“驼龙飞抓”紧紧抓在毕金环的颈项以上，哪里还能如愿？

那点冉冉飞来的赤红火星，看似缓慢，其实却神速无比，就在这眨眼之间，便已打中那根“天丝宝绳”的中腰之处！

说也奇怪，毕金环那高功力均无法弄断的“天丝宝绳”，竟禁不住这点赤红火星轻轻一触，毫无声息发出，也未见甚火光，但二三尺长的一段绳腰，却已化为灰烬！

铁剑真人低声一叹说道：“无怪武林之中人人都对‘烈火太岁’呼延炳头疼，他这‘火中之火’委实太以厉害！”

这时“瑶池使者”毕金环人在半空，丝绳忽断，遂被甩出丈许远近，“驼龙飞抓”受震之下，几乎把她的头颈生生折断？

毕金环疼得惨哼一声，晕死过去，身躯顺着山坡两个翻滚；险些跌落在桃花沼的十丈毒泥以内！

“烈火太岁”呼延炳宛若一朵红云，飘坠当场，目注孔大腾冷冷说道：“孔兄的心计着实太工，我真想不到你会预先准备了一柄剑身中空的‘丧门剑’，而把‘莫邪神剑’套藏其内！”

孔大腾面红耳赤地嗫嚅说道：“呼延太岁请恕孔大腾相瞒之罪，因为这柄‘莫邪神剑’委实得来不易！”

呼延炳脸色忽转，哈哈大笑说道：“行走江湖，本不厌诈，孔兄放心，关于你瞒我之事，呼延炳决不计较！”

孔大腾闻言，颇觉不信，方以怀疑的眼色一看呼延炳，这位“烈火太岁”又复双目凶光内蕴地怪笑说道：“但行走江湖，虽不厌诈，武林人物却似应以‘然诺’为先！”

孔大腾知道不妙，无可奈何地点头说道：“那是自然！”

呼延炳伸手一摸头上所戴、中藏“火中之火”的那顶灯形金冠，异常得意地大笑几声说道：“孔兄既然承认武林人物应以然诺为先，则我记得你方才曾说不论是谁只要能弄断你那‘驼龙飞抓’以上的‘天丝宝绳’，你便甘

心将‘莫邪神剑’双手奉送！”“展翅飞龙”孔大腾那里舍得把费尽心机才弄到手的“莫邪神剑”平白送人？但又对呼延炳的一身火器极为畏怯，遂不禁紧皱浓眉，踌躇难答。

呼延炳吃准孔大腾不是自己敌手，又复狂傲笑道：“孔兄不要乱动心思，你那些手段只能对付毕金环，若在呼延炳面前施为，无非自速其祸？”

话方至此，蓦然一阵劲风，带着从所罕闻的摄魂怪笑，当头猛压而下！

“烈火太岁”呼延炳与“展翅飞龙”孔大腾惧于对方来势太强，遂均不及细辨，双双施展轻功，真气一提，贴地平飘丈许，远远闪避！

等他们足尖点地，双掌护胸，回身一看，原来当头下扑的正是万劫群魔所豢养的那只“墨羽神鸢”，如今却抓着昏迷不醒的“瑶池使者”毕金环，刺空直上！

呼延炳怫然变色，红袍大袖一甩，甩出三粒红珠，向那“墨羽神鸢”电疾打去！

他出手虽快，但仍不及“墨羽神鸢”的飞行迅速，故而三粒红珠连连爆发，“砰”然巨震起处，只把一角崖壁震裂，无数碎石坠落桃花泊中，“墨羽神鸢”与它爪下所抓的“瑶池使者”毕金环，却毫发无伤，入云高飞，往西而去！

顾青枫见“墨羽神鸢”所飞的方向是往正西，不由愕然说道：“这‘黑羽神鸢’怎的往西直飞？难道万劫群魔不住在千危谷了么？”

他因关怀庞真真安危，突见“黑羽神鸢”所飞方向有异，不由心头震惊，以致虽仍低声发话，却忘了施展“蚁语传音”功力！孔大腾与呼延炳均是一流好手，何况双方又在静默无声的对峙之中，故而顾青枫语音虽低，仍被他们听出！

呼延炳心中一动，暗想除了“瑶池使者”毕金环外，居然还有人潜伏在侧，今夜这桃花沼旁着实多事！

但他艺高胆大，倚仗一身火器无人能敌，遂只心中略动，并未形诸神色！

孔大腾则闻声之下，立动灵机，暗想自己倘若再无妙计，只怕难以生出六沼山去！

恶念动处，诡谋立生，翻腕肩头，拔出丧门长剑，果然又自这“丧门剑”内抽出一柄精芒夺目，显系斩金截铁神物的“莫邪剑”，看着“烈火太岁”呼延炳，语气平和地含笑问道：“呼延炳，你一定想要这柄‘莫邪剑’么？”

呼延炳神剑在目，贪心狂炽，掌中暗扣两粒“纯阳火珠”，准备随时施为，制敌死命，口内应声答道：“想是想要，但不知孔兄能否割爱而已？”

孔大腾双眉一剔，哈哈大笑道：“这柄‘莫邪剑’沉在桃花沼底，虽经孔大腾费尽心力才告捞起，但俗语有云‘宝剑赠烈士’，我就奉赠呼延太岁，为‘苗疆双怪’略助声威也好！”

话完，居然双手捧剑，向“烈火太岁”呼延炳恭恭敬敬递去。

呼延炳怎肯相信孔大腾会如此慨然赠剑？不由微退半步，目光凝注对方，一面提防突袭，一面忖度孔大腾此举是何用意？

孔大腾哈哈一笑，手内“莫邪剑”精光微闪，一块磨盘大石应剑而裂！

挥剑裂石，显示锋芒以后，又向呼延炳笑道：“神物锋芒，裂石如朽，呼延太岁难道还能怀疑此剑么？孔大腾竭诚相赠，请自接剑！”

呼延炳委实绝不相信孔大腾赠剑之举其中不蕴阴谋，但又不便不接，只在略一沉吟以后，厉声喝道：“孔兄倘若诚心赠剑，便请将剑向我头顶上空

抛起五丈，呼延炳得剑之后，必有一份相当人情回敬！”

孔大腾暗笑“烈火太岁”呼延炳心机周密，太以狡猾！但自己慨然赠剑之举，是因知晓明处暗处皆有强敌，既难平安走脱，不如索性赠剑，嫁祸呼延炳，先求全身，然后再设计夺剑！故而听完话之后，立即满面含笑地脱手掷剑，并凝足功力，把“莫邪剑”掷起七丈有余，化成一道耀眼精虹，冲天飞起！

直等去势尽后，才掉头下落，位置恰好是在“烈火太岁”呼延炳的头顶上方！

顾青枫看得诧异起来，暗运“蚁语传音”神功，向铁剑真人问道：“老前辈，这孔大腾怎的突然如此大方？其中还有什么阴谋诡计？”

铁剑真人眉头方自一蹙，尚未答言，业已发生出人意料的怪事。

原来那柄“莫邪剑”刚刚掉头下坠尺许，忽似有物凌空吸引，往左斜飞，直向距离铁剑真人与顾青枫藏身之处约莫两丈来远的一大块巨石飞去！

顾青枫见状知道石后有人运用“空掌抓物”的绝顶内功，正在夺取这柄“莫邪神剑”！

铁剑真人则大吃一惊，暗想此人是谁？怎的自己毫未发觉！

“烈火太岁”呼延炳虽知附近藏人，却不知人有两拨，震天狂笑起处，神功凝聚右掌，虚空不住连抓，“莫邪剑”遂又中止斜飞之势，缓缓下落！

石后人那肯干休？功力也加，“莫邪剑”竟然不起不落，在空中微微颤动，成了一种胶着状态！

“展翅飞龙”孔大腾见状，纵声狂笑道：“想不到六诏山桃花沼旁居然高人云集？呼延太岁好自施为，孔大腾先行告别，我既无此德能，也不再想要这柄‘莫邪剑’了！”

说完，便自面含狞厉笑容，扬长而去！

顾青枫以“蚁语传音”功力低叹道：“想不到孔大腾居然还能参透‘得放手时且放手’的哲理，来个全身而退！”

铁剑真人摇头笑道：“孔大腾倘能如此？到真足见高明！但常言道得好，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我料他未必就此罢手！”

顾青枫目光微瞥空中，见“烈火太岁”呼延炳因人在下方，略占优势，那柄“莫邪剑”正自极缓极缓的渐渐降落，遂向铁剑真人笑道：“不论孔大腾是否全身而退？抑或另有凶谋？老前辈似乎该出手了！”

铁剑真人笑道：“你要我也参加这凌空夺剑之举？”

顾青枫摇头答道：“参加凌空夺剑之举似属下乘，我想请老前辈助那石后藏人一臂之力！”

铁剑真人一时虽尚未能猜透顾青枫的心意，但知他既然这等说法，必有深谋，遂如言凝劲施为，帮助石后藏人提升“莫邪神剑”！

那石后藏人的内家功力本与“烈火太岁”呼延炳仿佛，只因呼延炳人在下方，才略占便宜，但经铁剑真人这一暗助，以二对一，强弱易势，“莫邪剑”立见斜升尺许！

顾青枫一扯铁剑真人衣袖说道：“老前辈且请收手，我们再看看变化如何？”

铁剑真人恍然顿悟，微笑问道：“顾老弟是要设法维持凌空夺剑的双方均势，让他们双方骑虎难下，耗尽真力么？”

顾青枫点头笑道：“老前辈认为这种策略如何？我是因见孔大腾与毕金

环、呼延炳彼此的斗角勾心，才也触类旁通地想出了这条‘坐观虎斗’之计！”

铁剑真人看了顾青枫一眼，深为嘉许的点头笑道：“顾老弟的这条妙计着实高明，但等呼延炳与石后藏人双双力竭神疲以后，我们再一同凝劲飞夺，‘莫邪剑’便将毫不费力的垂手而得！”

这时“烈火太岁”呼延炳因对方突然真力大增，莫邪剑一升尺许，不由急得满头大汗，内力提聚到十二成，双手齐伸，连连猛抓，总算遏止了“莫邪剑”的斜飞去势！

斜飞去势一止，由于自然引力之助，及呼延炳的全力争夺，“莫邪剑”又告一寸一分地缓缓降落！

铁剑真人静等宝剑降到原处，又复功劲暗凝，帮助石后藏人一臂之力！

呼延炳正在得意，蓦觉对方劲力又复奇增，“莫邪剑”再度斜飞，不禁激怒得怪啸连连，拼耗真元，全力抢夺！

这时石后藏人与“烈火太岁”呼延炳业已同觉有异，但谁也不敢分神旁骛，只能不顾一切的全力施为！

时光不断流逝，繁星匿彩，蟾魄潜辉，六诏山桃花沼旁，现出了蒙蒙曙色！

“烈火太岁”呼延炳与石后藏人拼到此际，双方均告气喘如牛，真力将竭！

“展翅飞龙”孔大腾则也在前途完成恶毒布置，高踞崖顶，全神凝注下方，准备不使任何由桃花沼方面走来之人，有丝毫生存机会！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孔大腾高高在上，眈眈虎视地全神贯注下方，却怎知另有强仇？亦复对他虎视眈眈地高高在上！

满颈伤痕的“瑶池使者”毕金环，骑着一只“墨羽神鸢”，在孔大腾头上十丈左右，悄无声息地不住飘翔，目喷仇火，面罩凶光，手中则倒提着那只孔大腾仗以成名的“驼龙飞抓”！

除了这只“墨羽神鸢”以外，空中还有第二只“墨羽神鸢”，鸢背上坐的则是“餐霞使者”卫芳华！一般武林豪客，各怀绝学，各斗机谋，血淋淋的惨烈恶战，一触即发，也不知谁胜？谁败？谁吉谁凶？那柄春秋神物“莫邪剑”，也不知究将落在谁的手内？

大战前的环境，分外沉寂，黎明前的山林，分外黑暗！蓦然间一丝日色，照透了桃花沼上的彩雾霞光，一声惨号，划碎了山林静寂！

这声惨号传到顾青枫的耳中，不禁悚然一惊，向铁剑真人说道：“‘烈火太岁’呼延炳与石后藏人强拼至此，真力已弱，老前辈赶紧与我合手施为，凝劲夺剑，否则可能又将生变？”铁剑真人也知事不宜迟，一声长啸，与顾青枫双双现出原形，四掌齐抓，凝足神功，凌空夺剑！

“烈火太岁”呼延炳与那石后藏人委实均已力尽神疲，再经铁剑真人与顾青枫这一全力施为，“莫邪剑”自然便即冉冉上升，斜飞而去！

石后藏人首先发难，三点精光飞打铁剑真人的眉心、前胸，以及顾青枫的右太阳穴！

铁剑真人看出对方所发暗器，是专破各种内家护身神功的“五芒寒铁珠”，遂不得不暂分心神，引袖拂出一股强劲罡气，震飞三点精光，并狂妄说道：“我道石后何人？原来是‘娄山大煞’！”这时“烈火太岁”呼延炳也已摸取一粒纯阳火珠，欲向铁剑真人及顾青枫发出！

蓦然一片疾风，斜空而降，直向“莫邪神剑”掠去！

由于铁剑真人分神应付“冷煞”洪飞所发的“五芒寒铁珠”，“莫邪神剑”的来势遂缓，致被那片疾风赶上！

那片疾风正是“瑶池使者”毕金环所骑的“墨羽神鸮”！毕金环手中提着“驼龙飞抓”，“驼龙飞抓”中扣的则是“展翅飞龙”孔大腾的巨大头颅！孔大腾昨夜抓住毕金环的颈项，抡得她满空飞舞，如今却报应循环，被她抓住头颅，凌空提到此处！

“墨羽神鸮”的双爪，刚刚抓住“莫邪神剑”，“烈火大岁”呼延炳的那粒“纯阳火珠”业已脱手飞出！

他这粒“纯阳火珠”威力极强，本想用来暗算铁剑真人及顾青枫，如今因见“莫邪神剑”已入“墨羽神鸮”爪中，遂临时改变主意，向“墨羽神鸮”打去！

昨夜“墨羽神鸮”在救援毕金环时，曾经逃出呼延炳手下之故，系因刺空而上，飞行较速！如今则适得其反的，正在下冲夺剑，突见火星射到，再想转折飞腾，业已无及，遂被“纯阳火珠”打中腹部！

火光腾处，“墨羽神鸮”连声惨啼，在空中两个翻转，便向桃花沼的十丈毒泥栽落！

鸟一栽落，背上的“瑶池使者”毕金环，“展翅飞龙”孔大腾，自然也告栽落，那柄“莫邪神剑”更是脱离“墨羽神鸮”双爪向“桃花沼”中落去！

眼看两人一鸟，以及一柄神剑，即将断送于桃花沼那卅丈毒泥之内！

第二只“墨羽神鸮”，又复凌空掠下，鸟背上的“餐霞使者”卫芳华急声叫道：“大师姊赶快甩却手中‘驼龙飞抓’，施展‘海鹤钻云’身法！”

毕金环惊急之下，神智略昏，如今被“餐霞使者”卫芳华这一提醒，立时甩却手中“驼龙飞抓”，施展“海鹤钻云”轻功，右脚猛踹孔大腾身躯，借劲稳往下坠之势，然后双掌平胸，凝劲下按，往上窜起了七尺左右！

“墨羽神鸮”恰好掠到，惊魂始定，透出了一口长气！

卫芳华则恐“烈火大岁”呼延炳接连攻击，遂不及把师姊救上鸟背，就由毕金环攥住鸟爪，凌空飞去！

“瑶池使者”毕金环幸获生还，但那只腹部烧焦的“墨羽神鸮”和头颅被“驼龙飞抓”紧扣、业已闭气晕死的“展翅飞龙”孔大腾，以及春秋神物“莫邪神剑”，均一齐坠落桃花沼中，缓缓沉入卅丈毒泥之下！

铁剑真人目睹这场惨剧，不禁喟然一叹！

“烈火大岁”呼延炳怒声叫道：“老牛鼻子叹什么气？不是你这样从中一搅，‘莫邪剑’怎会重又沉入桃花沼底？”

铁剑真人眉头一蹙，冷然问道：“呼延大岁，你迁怒贫道，莫非想要赐教几招？”

呼延炳因自己与“冷煞”洪飞凌空夺剑，强拼半夜，真力大大损耗，如果再若向铁剑真人叫阵，必难讨好，遂只得冷哼一声狠狠说道：“江湖之上，尽有相逢之时，老牛鼻子莫忘今日这场过节便了！”

话完，红袍一闪，便即倏然驰去！

那藏在石后的“冷煞”洪飞，更是知机，此时早已走得无踪无影！

顾青枫卓立艳艳朝阳以下，目注“桃花沼”一潭毒泥，不禁发出一声悠长叹息！

铁剑真人笑道：“顾老弟如此感慨则甚？莫非为了那柄业已到手，竟又失去的‘莫邪剑’么？”

顾青枫摇头叹道：“晚辈对那‘莫邪剑’毫无患得患失之心！只是目睹毕金环为此身受重伤，险些送命，孔大腾及‘墨羽神鹫’为之沉尸卅丈毒泥，连老前辈与洪飞、呼延炳等人，也为此互种深仇，但结果‘莫邪剑’却仍鬼使神差，坠落潭底！这一条人命，几件仇讎，岂非太不值得？”

铁剑真人听得也自微微一叹，点头说道：“顾老弟所感虽是，但江湖中纷坛万事，错杂恩仇，类皆如此！谁能跳得出这些闲是闲非，名利纠缠以外，才是真正的大英雄大豪杰呢？”

顾青枫剑眉双轩，朗然说道：“老前辈，趁着‘瑶池使者’毕金环身带重伤，尚未完全痊愈之际，我们何不一探千危谷，看看真妹是否陷身谷内？”

铁剑真人点头赞同，遂由顾青枫前导，双双驰向千危谷而去！

但等他们翻下绝壑，到了那条黑暗深幽的隧道入口之处，顾青枫不禁目瞪口呆，原来那条隧道业已被人移来千斤大石，密封死！

顾青枫失声说道：“由于隧道封死暨‘墨羽神鹫’飞往正西方向二事加以判断，好像万劫群魔对这千危谷别府业经放弃了呢！”

铁剑真人眉峰一聚说道：“千危谷可以放弃，‘万劫门’总不会搬家，我们既然到了云南，便索性跑趟‘野人山百丈坪’……”

话犹未了，听得高空忽有一阵隐约铃声传下！

铁剑真人诧道：“这铃声像是本帮传信灵鸽，难道帮主已从别处获知庞姑娘的下落了么？”

一面说话，一面便把身边所携灵鸽放出，让它刺空飞上，去与空中灵鸽会合。

片刻以后，果然两只灵鸽联翩飞回，另一只灵鸽足上并附有一封小柬。

铁剑真人取下看时，小柬是“翻天怪叟”庞千晓亲笔所书，大意是说，帮中另有要事，请自己立即赶回，对于搜寻庞真真之举，无妨暂加搁置。

铁剑真人看完，向顾青枫皱眉说道：“帮中不知发生什么要事，庞帮主竟以亲笔急件命贫道立即赶回，暂时放弃搜寻庞姑娘之举，顾老弟……”

顾青枫不等铁剑真人话完，便即冷笑一声说道：“老前辈奉命回帮，顾青枫则决意一探野人山百丈坪，因为庞帮主可以不对他女儿的性命悬忧，顾青枫却不能不对良友的安危关切！”

铁剑真人笑道：“庞帮主只有真真姑娘一位独生爱女，无疑钟爱异常，此举若非别有苦衷，必具深意，顾老弟不要有所误会才好！”

顾青枫剑眉微扬，冷笑不答，铁剑真人见状，遂也只好作别自去！

顾青枫目送铁剑真人去后，独处谷底，闭目深思，脑中一片紊乱！

他想的是昨夜今晨先后两次所遇“万劫”一派人物，是“瑶池使者”毕金环与“餐霞使者”卫芳华，却未曾看见“拘魂使者”池中龙与“桃花使者”连城玉，难道池、连二人已在“怀玉山”中死于庞真真所发的“三离霹雳弹”之下？

但庞真真倘若得手，本身无甚凶险，则决不会轻舍自己而去！何况她若在江湖行走，侦骑遍天下的三元帮人物，也不会得不到丝毫讯息！

想来想去，觉得只有甘冒奇险，独自去往野人山百丈坪，一探“万劫魔宫”，才能获得庞真真生死吉凶的真实讯息！

顾青枫主意既定，方待援登绝壁，赶往野人山，却忽然听得有人哈哈一笑说道：“顾老弟别来无恙？”

顾青枫循声惊顾，只见三丈来外的暗影之内，闪出了一位身着骷髅黑衣

的矮胖老人，正是“娄山三煞”中的“笑煞”哈腾！

不由冷笑一声说道：“适才在桃花沼得见洪大先生，如今又遇哈三先生，可见身分高如‘娄山三煞’，也不能作到‘笃守信义’四字！”

武林中人若被对方责为不守信义，均极难堪，何况“娄山三煞”又属一派高手身份，故而“笑煞”哈腾闻言之下，诧然问道：“顾老弟何出此言？”

顾青枫冷然说道：“顾青枫前次在此赠送灵药，解救哈三先生所中‘化血神烟’剧毒之时，你们‘娄山三煞’曾作允诺，声称不再对‘紫清玉女’孟红绡……”

“笑煞”哈腾不等顾青枫话完，便即摇手哈哈笑道：“顾老弟错会意了，‘娄山三煞’弟兄重来六诏之意，决不在‘紫清玉女’孟红绡，只是欲寻‘五毒使者’唐嘉，报复他用‘化血神烟’害我之仇，并顺便试试是否能自桃花沼中捞取沉在毒泥以内的一柄宝剑！”

顾青枫哦了一声，恍然说道：“原来哈三先生是为了‘五毒使者’唐嘉与那‘莫邪神剑’而来。但你这两桩心愿统统都已成空，因为‘五毒使者’唐嘉业已死在‘苗疆双怪’手中，而‘莫邪神剑’也在被‘展翅飞龙’孔大腾捞得以后，鬼使神差，又复重坠桃花沼卅丈毒泥之内了。”

哈腾闻言惊道：“怪不得我在‘万劫’一派人物迁居之时，未曾看见‘五毒使者’唐嘉，原来他已死在‘苗疆双怪’手内！”

顾青枫也自失惊问道：“哈三先生曾经亲眼看见万劫群魔，迁居他往么？”

“笑煞”哈腾点头说道：“我们到了六诏山后，洪大哥与焦二哥去往桃花沼，设法捞取‘莫邪剑’，我则掩藏在这千危谷出口附近，准备伺机去找那‘五毒使者’唐嘉的晦气，以报前仇，谁知却看见万劫群魔乘坐鸢鸟，一批一批地迁居而去！”

顾青枫对“笑煞”哈腾语中的‘一批一批’四字颇为注意，剑眉微轩，急急问道：“哈三先生，你看见万劫群魔迁居之际，一共走了几人？”

“笑煞”哈腾想了一想说道：“四女一男，共有五人！”

顾青枫又复急急问道：“四女之中，可有三元帮庞帮主的爱女‘黄衫红线’庞真真在内？”

“笑煞”哈腾摇头说道：“我赶到此处，对方第一批迁走之人业已飞在空中，相貌看不清楚，仿佛记得其中三女一男均着彩衣，另外一个女子，则是其他装束！”

顾青枫暗想“万劫魔宫七使者”中，“五毒使者”唐嘉与“逍遥使者”崔一苇已死，“氤氲使者”庄萝蝶被“烈火太岁”呼延炳掳走，只剩下“瑶池使者”毕金环、“餐霞使者”卫芳华、“桃花使者”连城玉及“拘魂使者”池中龙等三女一男，“笑煞”哈腾既见四女一男自千危谷内迁居，则不仅证明了连城玉、池中龙未曾死在“三离霹雳弹”之下，那多出来的另一女子，也并不问可知，定是“黄衫红线”庞真真了！

“笑煞”哈腾不知顾青枫心中愁思重重，又复笑道：“但其中最可疑的却是未见到万劫群魔把‘紫清玉女’孟红绡带走，我才继续留此窥伺，看看他们是否尚会去而复转？”

顾青枫摇摇头说道：“哈三先生不必再在此处枯等，‘紫清玉女’孟红绡早就不在这千危谷内了！”

“笑煞”哈腾微吃一惊问道：“孟红绡怎生逃出魔掌？”

顾青枫叹道：“她哪里是逃出魔手？只是魔劫重重，如今又复落入‘苗疆双怪’手内！”

“笑煞”哈腾闻言，更是一惊，正待继续向顾青枫细问究竟，忽然听得谷上传下两声厉啸！

厉啸入耳，哈腾忙向顾青枫笑道：“顾老弟，我大哥有急事相召，哈腾必须立刻赶去，我们异日有缘，江湖再见！”

顾青枫因这娄山第三煞感于自己赠药解毒之恩，神色颇为友善，遂也抱拳笑道：“顾青枫也有要事赶赴滇西，哈三先生请便！”

哈腾一走，顾青枫独探野人山百丈坪之念益决，遂单人独剑，向这威震天下的“万劫魔宫”赶去！

他何尝不知道，如今已届腊尽年终，正是自己与“紫清玉女”孟红绡约定在祁连山群玉峰的相会时日！

他这决意不往祁连践约，而赶往野人山百丈坪的“万劫魔宫”探险之故，是因一来得悉“紫清玉女”孟红绡刚刚落入“苗疆双怪”的手中，不知被“妙音公主”及“烈火太岁”呼延炳隐藏何处，似乎无法去践雪山盟约。二来权衡轻重以下，感觉营救“黄衫红线”庞真真之事，总比雪山践约来得重要，不容延缓！

顾青枫主意打定，甘冒奇险，赶往野人山百丈坪的“万劫魔宫”一节，暂且按下不提，笔者先行表叙如今正在祁连山群玉峰头独对漫天冰雪、苦候情郎的“紫清玉女”孟红绡方面。

孟红绡在怀玉山中传授了妙音公主佛家“法华禅唱”、道家“万妙清音”以后，便即回转“百忍庵”中，把师傅的“百忍神尼”法体金身，寻觅隐僻妙境供奉，并苦心精练“荡魔宝录”中所载的“大罗手”及“摩诃剑法”！

一直练到腊尽年终，才前往与顾青枫约定的祁连山群玉峰头，而“大罗手”与“摩诃剑法”的火候，自然又复增进不少！

孟红绡自腊月二十日开始，便在群玉峰头苦候顾青枫前来践约，彼此畅叙离情，但一直等到腊月廿八，仍未见着那位平素极守信义，不轻然诺的“中条剑客”的丝毫踪影！

这群玉峰头，气候严寒，满布冰雪，无论怪石奇松，或是密翠浮天的干云绿竹之上，无不披了一袭银色新装，真所谓乾坤清静，天地无尘，尤其是几株老梅，凌寒吐艳，散发幽香，更点缀得这峰头景色，一片灵奇静谧！

孟红绡倚梅独立，目光凝注遥天，心中暗忖：“枫哥哥前年在此苦盼自己，自己失约未至！而今年自己在此等他，他却也未见到来！难道彼此的雪山之盟竟属不祥，无法得谐素愿么？”

想到此处，蓦然一惊，失声自语道：“我前年失约之故，是为了随侍师伯，苦习‘荡魔宝录’，无法分身，后又落在‘娄山三煞’手内，辗转流离，身难自主！枫哥哥平素极守信义，又对自己爱重情深，他竟亦失约不来，莫非也是被甚灾厄羁绊了么？”

自语至此，忽然面露喜色，因为她已听得群玉峰下有人施展轻功身法飞纵而上，此时此地，来人不是自己相思已久的“中条剑客”顾青枫，还有哪个？”

果然片刻以后，人形一晃，来人轻如飞絮地卓立峰头，显然功力已到上乘境界！

孟红绡在人影刚现之际，一声“枫哥哥”便已脱口叫出！

但声才出口，顿即满面红霞，娇羞不胜，因为业已看清来人不是自己朝夕思念、魂牵梦萦的“中条剑客”！

纵上群玉峰头之人，身着黄色儒衫，年约二十三四，举止飘逸，神态高华，面目亦颇美秀，可惜肤色黄中带黑，右颊以上并有一片钱大的伤疤，以致减去不少风采！

黄衫少年骤睹孟红绡，顿为她的绝世容光所醉，又被她蓦然脱口高呼的“枫哥哥”三字所惊，遂剑眉微蹙，以一种沙哑语音说道：“姑娘上姓芳名，怎会知晓贱名，可否见告？”

孟红绡认错了人，业已微觉娇羞，再听黄衫少年这样一问，更是红霞满颊，摇头说道：“我们萍水相逢，孟红绡怎会知晓尊驾名姓？”

黄衫少年愕然说道：“孟姑娘方才不是在一见面之下，便即叫我枫……”

话音至此，倏然而止，因为黄衫少年自觉再说下去，未免略嫌轻薄！

孟红绡也想把这场误会赶紧解释清楚，遂含笑说道：“我与一位名叫‘顾青枫’之人雪山有约，故在尊驾来时料想错误！”

黄衫少年哦了一声，点头笑道：“小弟黄慕枫，贱名中恰好也有一个‘枫’字，致有误会，尚祈孟姑娘谅解冒昧之罪！”说完便自深深一礼，长揖到地！

孟红绡因这黄慕枫虽然面有伤疤，肤色黄黑难看，但风神器宇却甚高华脱俗，不惹人厌，遂敛衽还礼，微笑说道：“黄兄休得过谦，真要谈到冒昧之罪，却应话属于我孟红绡呢！”黄慕枫突似想起甚事？目光凝注孟红绡问道：“孟姑娘所说的顾青枫，是不是已故奇侠‘中条逸士’焦大先生的唯一传人，外号人称‘中条剑客’？”

孟红绡点头说道：“正是此人，黄兄认得他么？”黄慕枫笑道：“小弟游侠江湖之际，曾与顾青枫兄数度相逢，对他那身精粹绝学以及霁月光风般的气度风神，钦迟不已！”说到此处，忽然剑眉微蹙，向孟红绡问道：“孟姑娘恕我再冒昧动问一声，你与顾青枫兄，是约定何时在此见面？”孟红绡答道：“是约定年底以前，在这群玉峰头相见！”黄慕枫失惊说道：“明日便是年底，顾青枫迄今未来，只怕我所闻属实，有些不妙了呢？”

孟红绡听出黄慕枫话中有话，不禁秀眉一聚，目注对方，急急问道：“黄兄听得了有关顾青枫的讯息么？”

黄慕枫面色沉重地点头答道：“我听说顾青枫兄单人独剑，要往野人山百丈坪，暗探‘万劫魔宫’！”

孟红绡讶然问道：“他好端端的独探‘万劫魔宫’则甚？”黄慕枫嘴唇微张，欲言又止，脸上现出一种尴尬神色！孟红绡何等聪明？见状愕然笑道：“黄兄有话尽管实说，不必顾忌！”

黄慕枫不得不嗫嚅道：“顾青枫兄似与三元帮的帮主‘翻天怪叟’庞千晓之女‘黄衫红线’庞真真交厚，庞真真突告失踪，据说人陷‘万劫魔宫’，顾兄遂往查探营救！”

孟红绡眉梢一动问道：“黄兄此讯从何而得？”

黄慕枫答道：“小弟路遇三元帮首席护法铁剑真人，是听他说起此事！”

孟红绡低哼了一声，面色微显不悦，冷冷说道：“三元帮藏龙卧虎，高手如云，怎的无人援救庞帮主独生爱女，却要顾青枫独自远上野人山百丈坪则甚？”

黄慕枫被孟红绡问得一愕，旋即摇头微笑说道：“孟姑娘问得有理，但其中细情，恕非黄慕枫所知的了！”

孟红绡也觉得这两句话儿问得太过鲁莽，遂向黄慕枫歉然笑道：“黄兄，孟红绡因心悬良友安危，出言鲁莽，尚请黄兄勿罪，并就此告别！”

黄慕枫讶然问道：“孟姑娘意欲何往？”

孟红绡柳眉微扬，接口答道：“我也往那野人山百丈坪的‘万劫魔宫’走走！”

黄慕枫摇手笑道：“孟姑娘便要去野人山，也须再等一日！”

孟红绡不解问道：“救人危急，自然越快越好，为何要再等一日？”

黄慕枫笑道：“顾青枫兄，是位光明磊落的英侠，一向不轻然诺，何况对这与红颜知己互订的雪山之约，自更不会无故相违，纵令黄慕枫所闻是实，也许他先来此践约，然后才去野人山？故而孟姑娘既与顾青枫兄约定年底以前在这群玉峰山头见面，仍应等到最后一日，以免他万一赶来，参差遗恨！”

孟红绡摇头笑道：“黄兄，你不知顾青枫的性情为人，才会如此说法，我却有两大理由，可以断定他必然湍赴野人山，不会到这群玉峰山头践约！”

黄慕枫颇感兴趣地微笑说道：“孟姑娘这两大理由，能否说给小弟一听？”

孟红绡笑道：“第一点理由是顾青枫知道我为了一册‘荡魔宝录’，身落魔掌，辗转流离，未必便能如愿脱身？他若无甚要事，必会赶来群玉峰头一试，如今既欲前往‘万劫魔宫’救人，自然不会来此践约！”

黄慕枫方自哦了一声，孟红绡又复笑道：“第二点理由则是顾青枫只要与我两心如一，真情不变，则海枯石烂，地久天长，根本不必拘泥于一时之约，庞真真姑娘却身陷‘万劫魔宫’，艰危颇甚，亟待救援！两者之间的轻重缓急，略一权衡，他也应该先去野人山了！”

黄慕枫听得仿佛既觉羡慕，又觉佩服地叹息说道：“像孟姑娘与顾青枫兄这般，才可称得上是真正知己！”

孟红绡笑道：“我虽然断定顾青枫已不会赶来，但仍听黄兄之言，在这‘群玉峰’头，再等他半日便了！”

说到此处，目光一注黄慕枫，微笑问道：“黄兄怎的在这冰雪封山之际赶来群玉峰头，莫非你也是与人有约么？”

黄慕枫摇头笑道：“小弟仗着粗浅武技，江湖游侠，到处萍飘，根本行无定所！孟姑娘若不嫌弃，黄慕枫倒愿意奉陪走趟野人山，一来为孟姑娘助威，二来也顺便见识见识新近崛起武林名震天下的‘万劫魔宫’人物！”

孟红绡从对方上峰身法之上，便已看出这黄慕枫武功不俗，益以双眼神光炯炯，一团正气，分明也是位磊落英侠，遂敛衽为礼，含笑说道：“黄兄仗义相助，不辞远行千里，身入魔巢，孟红绡在此先行谢过！”

黄慕枫一面含笑还礼，一面说道：“孟姑娘不必如此多礼，黄慕枫有两句话儿要想请教，但又恐交浅言深，不便启齿！”

孟红绡笑道：“黄兄有话尽管请讲，武林中人所贵的是肝胆论交，萍水初逢，何殊莫逆？谈不上什么相识深浅！”

黄慕枫笑道：“孟姑娘既然如此着重小弟？黄慕枫便冒昧动问，你方才说是为了‘荡魔宝录’，被群魔相逼，却又怎生逃出魔掌？”

孟红绡丝毫不隐地把自己由“娄山三煞”手中转被万劫群魔控制，最后终于在把“法华禅唱”及“万妙清音”两种神功传授给“妙音公主”以后恢复自由等事，向黄慕枫细说一遍。

黄慕枫听完喜道：“如此说来，孟姑娘对于那册‘荡魔宝录’业已精熟

贯通，则在四月初四的‘万劫大会’之上，大可独秀群伦，担负降魔卫道重责的了！”

孟红绡摇头笑道：“不瞒黄兄，我利用‘娄山三煞’、万劫群魔等对我竭力维护之便，摒绝万虑、苦心潜修之下，虽把‘荡魔宝录’秘奥整个参悟，但火候毕竟不够，未必敌得过那些功力湛深的一流名手！”

黄慕枫笑道：“孟姑娘对荡魔宝录中所载的妙音神功、大罗手、摩诃剑法等三般绝学，哪一种参研得比较精深？”

孟红绡笑道：“我对‘妙音神功’最有心得，自信已有九成以上火候，至于‘大罗手’、‘摩诃剑法’，恐怕火候只到八成左右。”

黄慕枫微笑说道：“小弟平生最爱好剑法，也曾蒙异人略加传授，但以资质鲁钝，所得毕竟粗浅，尚祈孟姑娘不吝指正！”

孟红绡笑道：“黄兄休得过谦，你那风神器宇的安详高华程度，已经显示你是一位身负绝学的内家好手！”

黄慕枫逊谢道：“‘内家好手’四字，黄慕枫万不敢当，我只有几招剑法，略具自信而已！”

孟红绡见他一再自诩剑法，遂含笑说道：“黄兄如不嫌孟红绡冒昧，可否请你一展绝妙剑法？让我开开眼界！”

黄慕枫笑道：“小弟正有此意，以求见教高明，但孟姑娘千万须加指正，不可丝毫客套呢！”

话完，掣出背后青钢长剑。便自一招一式的演练起来！

孟红绡凝神观看之下，不由大吃一惊，原来这黄慕枫的剑法，果然从来罕见，精奇无比！轻灵处，宛如云卷风飘，猛烈处，宛如雷沉雨暴，十来招过后，舞到酣时，人影顿杳，整个群玉峰头，只见剑光如海，并挟带着一片慑人心魂的风云雷雨！

直等黄慕枫剑光收歇，孟红绡犹自出神凝目，默然无语！

黄慕枫也自略含得意神色，微笑问道：“孟姑娘，你对我这几手剑法，有何批评？”

孟红绡赞叹万分说道：“耀如羿射九日落，矫如群帝骖龙翔，来如雷霆收震怒，罢如江海凝清光！杜工部观公孙大娘子弟舞剑器行中的这几句诗，便是黄兄剑法的极好写照！看了你这精妙招术以后，我不禁竟对‘荡魔宝录’之中所载那种慢吞吞而毫不起眼的‘摩诃剑法’，发生怀疑，不知它是否有实用了？”

说到此处，忽然目注黄慕枫问道：“黄兄，你这剑法可有名称？是何宗派？”

黄慕枫似是有甚难言之隐？微愕片刻，方自口中嚅囁说道：“我……我是无师自通，孟姑娘请你勿见怪！”

孟红绡素性平和，既见黄慕枫不肯说出，也就一笑而罢！

黄慕枫因对方未再追问，窘态渐收，又向孟红绡微笑问道：“孟姑娘，小弟已然献丑了，你肯不肯把‘摩诃剑法’也施出来？让我见识见识！”

孟红绡笑道：“‘摩诃剑法’比起黄兄所擅精奇灵妙绝学差得远了！”

黄慕枫摇头不信说道：“‘荡魔宝录’中三种神功，武林人物无不梦寐以求之，视为无上绝学，孟姑娘又何必如此自谦呢？”

孟红绡笑道：“我知道黄兄必不肯信，请把尊剑借用，让我毫不藏私地练给你看，是否颇为平庸？无甚可取！”

黄慕枫满腹疑云地递过宝剑，暗想孟红绡为人纯正，不会虚言，难道所谓的“三大荡魔绝学”中的“摩诃剑法”，真是徒负虚名，传闻有误么？

孟红绡接过青铜长剑，缓慢异常地演练了十三招平常剑式，便自收手笑道：“这十三个毫不起色的剑式，便是‘荡魔宝录’所载的‘摩诃剑法’！其中虽似略藏奥妙，但若以之对敌，绝难抵得上黄兄适才所练的一半威力。”

黄慕枫看完那慢悠悠、轻飘飘的“摩诃十三式”后，心中也觉诧异非常，要想请孟红绡把“妙音神功”、“大罗手”等其余两种荡魔绝学再复施展一遍，又恐对方怀疑自己有甚私心？只好默然不语！

一日光阴，极易消逝，转瞬间便是腊月廿九日黄昏，顾青依旧毫无踪影！

但黄慕枫与孟红绡却因气味相投，萍水相逢地，微作盘桓之下，竟彼此敬爱，宛若多年宿契！

孟红绡俏立雪山绝顶，风飏衣袂，飘飘欲仙，指着欲坠未坠的西天夕阳，含笑说道：“黄兄，我所料如何？顾青枫迄今不到，哪里还会来雪山践约？但等这夕阳一坠，蟾魄一升，我们便开始踏月南行，往野人山百丈坪的‘万劫魔宫’去找他了！”

黄慕枫见孟红绡独立斜阳影里，云霞映脸，容光焕发，委实是美绝天人，不由一阵爱意自心底滋生，眼珠微转，含笑说道：“孟姑娘，我陪你南行千里，窥探魔巢，孤男寡女的，颇有不便，我们先定个名份好么？”

孟红绡听得心内不免一惊，秀眉微蹙，目注黄慕枫问道：“黄兄此话何意？你想与我定的是什么名份？”

黄慕枫知道孟红绡错会了意，一张黄中透黑的俊脸以上，不禁微微一热，赶紧双目神光湛然的朗声含笑答道：“孟姑娘已经有了一位枫哥哥，愿不愿意再结交一个枫弟弟呢？”

孟红绡从黄慕枫一双湛如秋水的眼神之中，看得出他对于自己只是一片真诚敬爱，决无丝毫凡俗邪思！并因彼此闲谈之间，已知自己大他一岁，遂毫不犹豫地立即改口点头笑道：“枫弟既有此意，我们便在这群玉峰头定盟，撮雪为香，互指夕阳为誓便了！”

黄慕枫见孟红绡对自己毫不嫌弃，不由高兴得眉飞色舞地大笑说道：“红姊，我们既在群玉峰头相识，自然应该在群玉峰头定盟！你‘撮雪为香’之识，更是雅绝，但互指夕阳为誓，却似乎不太理想！”

孟红绡含笑问道：“暮霭烘千里，余霞明半天，眼前的景色绮丽绝伦，我们互指夕阳为誓，又有甚不好？”

黄慕枫笑道：“红姊难道忘了古人‘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诗句？我们定盟伊始，方期彼此敬爱永生，故而若指这将坠夕阳为誓，不甚妥当！”

孟红绡点头笑道：“在理，有理，我们便不要夕阳，请枫弟想想，指何为誓才妥？”

黄慕枫轩眉笑道：“我认为夕阳不如冰雪玉洁，且等西坠，明月东升，便以白雪为誓，玉冰为证地互相定盟，然后姊弟二人快步同奔野人山百丈坪，去找寻枫哥哥，并把‘万劫魔宫’搅它一个天翻地覆！”

孟红绡目注黄慕枫，微笑说道：“好一个白雪为誓，玉冰为证，确实比我所说的互指夕阳为誓强得多了！”

刹那间，暮色四垂，残阳匿彩，鱼天星吐，万里苍茫，孟红绡和黄慕枫二人对着白雪玉冰，结为了姊弟！

一盟既定，彼此更觉亲切，遂相偕踏月南行，赶往野人山百丈坪的“万

劫魔宫”而去！

一路无话，但刚刚进入野人山区，黄慕枫便偶然听得了传言，说是“万劫魔宫”中的“万劫魔主”与北天山“玄冰老魅”结为兄弟之好，并因两人为了准备四月四日的“万劫大会”，正在苦练玄功，坐关未毕，遂各派门下大弟子“瑶池使者”毕金环与“玉雪书生”萧九寒代表定盟换帖！

孟红绡听得这项传言之后，不由向黄慕枫笑道：“枫弟，天下竟有这种巧事，我们刚在雪山定盟，‘万劫魔主’居然也要与什么‘玄冰老魅’结为兄弟！”

黄慕枫眉头微蹙说道：“‘万劫魔主’平素高傲绝顶，把当世武林‘十三名手’均未看在眼内，怎会突然与人结盟？那个‘玄冰老魅’又是从里钻出来的？”

孟红绡笑道：“‘万劫魔主’大概已知‘十三名手’的实力不可轻侮，而‘万劫魔宫七使者’又两死一俘，才想结交外援，增张声势！至于那‘玄冰老魅’虽然不知来历，但‘万劫魔主’既欲向其结盟拉拢，总也是位武功卓绝的盖世魔头！须知宇宙之大，无奇不有，未为世知的怪异之事及怪异之人多得很呢！”

两人一面谈笑，一面行往深山，在走到一座高峰之前，孟红绡突然驻足，向黄慕枫低声说道：“枫弟，这峰后有人谈笑，好像是‘万劫群魔’中的‘餐霞使者’卫芳华与‘桃花使者’连城玉！”

黄慕枫闻言之下，忙自凝神侧耳，但听了片刻以后，却向孟红绡苦笑说道：“红姊，我怎么听不到丝毫声息？此处距离百丈坪还远，你怎会知晓对方是‘餐霞使者’与‘桃花使者’？”

孟红绡低声笑道：“我在九回谷及千危谷两地，静居暗室，苦参‘荡魔宝录’，其他功力进境如何？尚且还不自知，耳目之聪，却着实大异常人，枫弟如若不信？我便把她们引出来，让你看看好么？”

黄慕枫讶然问道：“红姊，我们正想听听‘万劫魔宫’人物的背后之言，悄悄掩去，不比惊动她们前来好么？”孟红绡摇头笑道：“万劫群魔无一弱者，我们悄悄掩去，难免将其惊动，只有引诱她们寻来，才是上策！”

黄慕枫眼珠一转，恍然大悟地微笑问道：“红姊，莫非你要施展‘妙音神功’？”

孟红绡点头笑道：“在我施展‘妙音神功’引诱对方寻来之前，我们应该先行找好理想的藏身窃听所在！”

黄慕枫展目四顾，指着山壁上离地丈许的一大堆藤蔓说道：“眼前无甚理想藏身所在，我们便藏在那一大堆藤蔓之中，对方也难发觉！”

孟红绡点头微笑，两人遂同闪身形，一齐藏入那堆藤蔓以内！

藏好身形，孟红绡方待发声引诱“餐霞使者”卫芳华，“桃花使者”连城玉寻来，忽又凝神倾耳似有所闻？

黄慕枫低声笑道：“红姊，你又听见什么？”

孟红绡笑道：“我听见另外有人吹笛作歌，也向这山峰缓缓走来。”

黄慕枫笑道：“我们志在引诱‘万劫魔宫使者’来此，以窃听他们的背后之言，却理会别人则甚？”

孟红绡笑道：“既有人吹笛作歌，缓缓走来，我便以笛声引诱‘万劫魔宫使者’来，岂不最为理想？”

说完，微撮红唇，立时便有一缕极低，但却清脆得如龙吟水、如雁叫云

的美妙笛音，自唇间袅袅吹出！

黄慕枫对于音律本来就是行家，倾听之下不禁佩服无已地，微笑说道：“碧玉谁家奏？红桥有客停，清风吹一曲，明月悟三生！红姊，你吹的这阵笛音委实太美，但怎不吹得高昂一些，如此低法，能使‘万劫魔宫使者’听得见么？”

孟红绡停口不吹，低声笑道：“枫弟不要看轻‘妙音神功’，我方才所吹笛音，足可声闻里许，你虽觉得低微宛转，但听在万劫魔宫使者耳内，却如裂石穿云般，高昂颇甚呢！”

黄慕枫闻言，益发惊佩，孟红绡又复笑道：“万劫魔宫使者业已循声寻来，枫弟再若与我问答，必须施展‘蚁语传音’功力，免得惊动对方！”

黄慕枫冥心细听，果然听出峰后有了人语之声，随声传到。

片刻以后，峰角转出两个彩衣女子，果被孟红绡猜得半点不差，正是“餐霞使者”卫芳华，与“桃花使者”连城玉，但连城玉的左臂，却已断去半截！

卫芳华、连城玉二女身形才现，正北方数十丈外，也有一阵嘹亮笛音划空入耳！

卫芳华倏然一惊，停步目注连城玉说道：“笛声来处居然还有这远？可见吹笛人真气极强，不知是哪路人物？”

连城玉笑道：“‘万劫大会’之期尚有数月，一般武林人物不会乱闯野人山，莫非此人便是北天山‘玄冰老魅’派来与我们定盟约的‘玉雪书生’萧九寒么？”

卫芳华点头说道：“五师妹这种猜测颇有见地，但不知‘玄冰’一派门下，是否真有实学足以克制‘烈火太岁’呼延炳及‘火孩儿’邬赤所用的诸般火器！”

连城玉笑道：“‘玄冰老魅’除了一身诡异武功以外，所练七种玄冰暗器，正足克制各种火器，否则魔主恩师何等高傲？怎会纡尊降贵与他换帖定盟！”

说到此处，柳眉双蹙，狠狠一跺蛮靴，满面凶光地咬牙又道：“若论武功，‘万劫’门下谁肯后人？但那些猛烈火器，却委实难当！不仅崔二师兄与唐六师弟双双被‘烈火太岁’呼延炳所害，我这只左臂，还不也是断在庞真真贱婢所施展的‘三离霹雳弹’之下！”孟红绡静听至此，施展他人不得与闻的“妙音神功”，专向黄慕枫笑道：“枫弟，原来‘万劫魔主’与‘玄冰老魅’结盟之故，是要利用对方克制‘烈火太岁’呼延炳及‘火孩儿’邬赤所擅长的烈火暗器！但从这‘桃花使者’连城玉的语气之中听来，那位三元帮帮主爱女‘黄衫红线’庞真真，却又未曾被困在‘万劫魔宫’之内呢！”话方至此，忽又笑道：“适才远方吹笛之人，业已行近，倒看看此人是不是‘玉雪书生’萧九寒？以及这位‘玄冰老魅’的大弟子究竟是怎样人物？”

黄慕枫倾耳凝神，果然听得正北方笛声已止，却随后传来一片歌声，唱的是：

“薄雨收寒，斜照弄晴，春意空洞。长亭柳蓓才黄，倚马何人先折？烟横水漫，映带几点归鸿，平沙销尽龙沙雪。犹记出关来，恰如今时节！将发，画楼芳酒，红泪清歌，便成轻别！回首经年，杳杳烟尘都绝，欲知方寸，共有几许新愁？芭蕉不展丁香结，憔悴一天涯，两厌厌风月！”黄慕枫听毕歌声，以“蚁语传声”功力向孟红绡笑道：“对方所歌，系北宋名词，方回乐府，来人如若真是‘玉雪书生’萧九寒，则此人还不太俗呢！”

“餐霞使者”卫芳华也向“桃花使者”连城玉笑道：“五师妹，不算来入是否北天山‘玄冰’一派门下的‘玉雪书生’，我们先摸摸对方功力如何？”

连城玉点头笑道：“三师妹既欲称量对方，则我们暂时不可问他来历，须等试出深浅以后，彼此再拉交情！”

卫芳华一点头，一位身着雪白长衫，年约二十六七的少年书生，已自十来丈外的峰脚转出！

十来丈的距离并不算近，但这雪衫少年未见若何腾跃作势，只是身形微晃，便到了卫芳华、连城玉二女面前，笑吟吟地负手而立！

此人腰悬玉笛，面貌极为俊美，只可惜目光中微带淫邪，令人一看便知，不是正经人物！

卫芳华目光微瞥雪衫少年，向连城玉冷笑说道：“五师妹，如今的江湖人物，多半都是坐井观天，不识宇宙之大！会一点‘五行挪移身法’及‘移形换影轻功’，有什么大了了不起的？居然还洋洋自得地故意卖弄，简直令人齿冷！”

雪衫少年闻言，脸上神色方自略变，“桃花使者”连城玉却目光凝注身边的一枝老梅，暗运无形真气，逼得一朵梅花离枝飞起，直向雪衫少年眉心袭去！

雪衫少年眉梢微轩，竟如未觉，直等那朵梅花飞近面门，才以一种极为敏捷的手法，疾伸三指，将梅花撮住！

但就在雪衫少年三指撮花之际，连城玉秀眉双挑，竟复又有七八朵梅花同时离枝，漫空飞舞，袭向对方前胸后背等各处要穴！

雪衫少年见状，脸上突然浮现一丝傲笑，不仅仍未闪避，竟自双睛微阖，根本不加理睬！

眼看那七八朵梅花，已将沾身，雪衫少年双目猛睁，纵声狂笑说道：“飞花过客，委实别致新奇，两位姑娘具有如此高明手段，大概是百丈坪的‘万劫魔宫’门下！”

在他狂笑声中，漫天飞花似遇极强无形劲气反震，一齐碎成数十花瓣，飘飘落地！

黄慕枫看得一惊，向孟红绡以“蚁语传声”说道：“红姊，这个雪衫少年若是‘玉雪书生’萧九寒，则我们又添一名劲敌！我看他功力湛深！似乎不在‘瑶池使者’毕金环以下呢？”

孟红绡微微一笑，并未答言，只以目光向黄慕枫示意，叫他静观究竟。

这时“餐霞使者”卫芳华、“桃花使者”连城玉，因雪衫少年那一阵纵声狂笑，不仅以无形暗劲震碎飞花，并还有一片酷冷奇寒向自己暗暗袭到，不由心中也好生敬佩！

卫芳华一面凝功抵御排空涌到的酷冷奇寒，一注目注雪衫少年，发话问道：“尊驾是何来历？‘万劫魔宫’中从无外宾，卫芳华、连城玉姊妹，有意飞花，无心迎客！”

雪衫少年闻听对方果然是“万劫”一派，脸上敌意全消，抱拳笑道：“在下萧九寒，人称‘玉雪书生’，是北天山玄冰门下！”

“桃花使者”连城玉在“万劫”门下最称淫荡，丈夫“氤氲使者”庄梦蝶被“苗疆双怪”中的“烈火太岁”呼延炳掳去，不知下落，久旷之余，早就为“玉雪书生”萧九寒的俊美风姿所醉，故在听他报名以后，立即哟了一声，嫣然笑道：“原来尊驾竟是北天山玄冰门下的‘玉雪书生’萧九寒师兄，

这才叫大水冲倒龙王庙，一家人不识一家人，请恕小妹等无心得罪之过！”

萧九寒原是一位脂粉魔头，调情圣手，见“桃花使者”连城玉对自己说话之际，媚态撩人，风情万种，遂也满脸堆笑，欠身改口说道：“姊姊太谦，萧九寒奉命代我恩师来此换帖定盟，尚请两位姊姊恕我鲁莽轻狂，并请教哪位是卫姊姊？哪位是连姊姊？”

连城玉见萧九寒如此嘴甜，益发眼角传情，眉梢送媚，含笑说道：“小妹等不敢当萧师兄如此称呼，那一位是我三师姊‘餐霞使者’卫芳华，小妹‘桃花使者’连城玉！”

萧九寒又是恭恭敬敬地一躬到地，含笑说道：“萧九寒适才冒昧，敬向两位姊姊陪礼请罪！”

这位“玉雪书生”的傲气一收，竟变得如此谦和有礼，人生得又极其俊俏风流，慢说“桃花使者”连城玉早在眉梢眼角暗送柔情，便连“餐霞使者”卫芳华也同样芳心“怦怦”，对他垂青不已！

萧九寒礼毕又含笑问道：“此次北天山、野人山及大雪山三派结盟换帖之事，家师与‘万劫魔主’均因坐关练功，不克亲自主持，但不知大雪山‘鬼手天尊’方面，是否业已赶到？”卫芳华笑道：“大雪山‘鬼手天尊’也因‘夺魄抓魂手’的功行正在紧要关头，特派他唯一弟子‘百变无常’郝大风代表定盟，并已于昨夜赶到！我毕师姊说是只等师兄一来，便在‘万劫门’前举行歃血之会！”

萧九寒闻言笑道：“既然‘百变无常’郝大风师兄已到，便请两位姊姊为我引见毕师姊，彼此早点结盟，成为一家人后，也好亲近亲近！”

卫芳华、连城玉二女，被“玉雪书生”萧九寒所说的“亲近亲近”四字，逗得遐思不禁，荡意盎然，双双抿嘴娇笑，转身引领着这位北天山来客，向百丈坪缓缓走去。

（请续看下册）

